

飲水室纂著第九種

外史鱗爪

啓超自署

# 外史鱗爪目次

飲冰室叢書第九種

斯巴達小志

雅典小史

波蘭滅亡記

越南亡國史

越南小志

朝鮮亡國史略

朝鮮滅亡之原因

日本併吞朝鮮記

歐洲大戰史論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外史鱗爪 目次

一

飲冰室叢書第九種

外史雜記 目次

曠蘇士傳

羅蘭夫人傳

克林威爾傳

二  
飲冰室叢書第九種

# 外史鱗爪

飲冰室叢書第九種

## 新會梁啓超箸

斯巴達小志 壬寅

發端

歐西惟古代近代有歷史。而中世無歷史。非無歷史也。其歷史黑闇而不足道也。故讀歐西中世之歷史。與讀中國數千年之歷史無以異。若其古代近代。則爛然放大大光明矣。古代歷史。國別雖多。要其中心點不外希臘羅馬。希臘歷史。建國不尠。要其中心點不外斯巴達雅典。

論者曰。雅典爲文化之祖國。斯巴達爲尙武之祖國。斯固然也。又曰。雅典爲自由政體之祖國。斯巴達爲專制政體之祖國。似也。然未得其真也。斯巴達之專制。與東方

所謂專制者大異。彼蓋民權之專制。非君權之專制也。斯巴達置兩王。置五執政官。置元老議會。國民議會。置兩王者。使互相牽倚。不能獨行其專制也。一國主權。全在五執政官之手。而此執政官每年更任。由元老國民兩議會選舉之。其民權之昌明。何如也。近世立憲君主國。皆以「君主無責任」之文。載諸憲法。且言君主不能爲惡。夫君主何以無責任。何以不能爲惡。其責任皆大臣代負之也。普魯士憲法第四十條云。各國大臣。凡關於政務之公文。必使大臣負責。大臣一類是。故憲法立而革命之慘劇可以永絕。所革者責任大臣。而於君主無與也。此誠過渡時代絕妙之法門也。而其精神其體例實自斯巴達啓之。斯巴達實今日全世界十數強國文明國之祖師也。

墨子非攻。春秋無義戰。雖然。此自宗教家救時之言。大同太平以後之義。而決非可以施諸今日。且按諸天演物競之公例。其勢抑有不能至者也。故尙武精神。爲立國第一基礎。識者所同認矣。而自今以往。二十世紀之世界。更將以此義磅礴充塞之。非取軍國民主義者。則其國必不足以立於天地。然則今後有國民之責任者。徒法

雅典而不足以自善。其不能不兼法斯巴達。昭昭然也。故雅典爲十九世紀之模範。斯巴達爲二十世紀之模範。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時代也。其所爭者在國內君與民主義時代也。其間故當法雅典與二十世紀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也。其與他族之間故當法斯巴達。安在乎斯巴達之可以岐視也。

凡世界之文明國。未有不爲『法治國』(Constitutional State)者也。但其民智開民德盛者。則其民不假他力而能自範於法之中。故監督之責可以稍殺。其民智稚民德弱者。則其民未能以自力以與法相浹。故監督之權不得不嚴。但使其法爲衆人而立。經衆人所認。而與衆人共守之。則以專制之手段行法。乃正所以進其民而成就其可享自由之人格而已。中國以專制聞於天下。然專制尙非所患。所患者。彼非有法之專制。而無法之專制也。故四萬萬人。若散沙然。暴君汗吏。得以左右其手。強鄰外敵。得以吮剝其膚。然則救今日之中國。莫急於納一國國民於法之中。夫古今中外之『法治國』。其整齊嚴肅。秩然不可亂凜。然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斯巴達乎。斯巴達實今日中國之第一良藥也。作斯巴達小志。

## 第一節 斯巴達立國起源

希臘人凡分四族。曰德利安族。Dorian 曰渥奇安族。Achean 曰埃阿尼安族。Ionian 曰伊阿里安族。Aolian 而斯巴達實德利安族之代表也。皮羅般尼梭 Peloponnesus 之南岸。本希臘全國發祥古地。而渥奇安族所居也。至紀元前一千一百年頃。德利安族侵而代之。歷史上名爲希臘人種大遷徙之時代。德利安人既宅斯土。於其間有二國起焉。曰亞哥士。Argos 曰米士尼亞。Messenia 曰斯巴達。而亞哥士襲前王正統之名。得地最廣。乃數傳以後。亞哥士以占形勝而轉弱。斯巴達以處多難而獲強。則亦有故。蓋斯巴達國雖小。而在天羅達河之下游。宅於平地。加以四面環山。常保持德利安人強武之舊習。又其地土人勢甚猖獗。全州皆爲渥奇安舊裔所分。布。斯巴達人如以軍隊屯營於敵國中。刻苦稍弛。則滅亡相隨。其所以不能不實行專制政治者以此。其所以能養成尙武之習以霸全希者亦以此。

## 第二節 來喀瓦士之立法

紀元前八百八十年。斯巴達有大立法家來喀瓦士 Lycurgus 者起。時去斯巴達建國百餘年矣。來喀者。斯巴達之王族也。斯巴達本爲兩王合治政體。蓋德利安人之侵入斯土也。與土著雜居。凡爲六族。無所統一。後乃於六族中。選其二爲王。來喀卽其中一王之子也。少時被讒去國。歷覽外邦。先往格來特島。此島者。德利安一族原居之地也。政治最美。或謂後此來喀所定憲法。多取則於是云。其後復往埃及亞尼。又往埃及。或謂曾往印度在外十餘年。乃歸國。人民歡迎之。使佐王改革國政。來喀乃託於天神所命以制定法案。雖反對者不少。卒排萬難以行之。如是者有年。猶欲舍其身以成就此制。使垂久遠。乃告國民曰。吾受神命當復游外國。但非待吾歸來。勿改斯法。則國家之福。永無疆矣。遂去不知所之。竟不歸也。或言實自沈以死云。而斯巴達人遵其教不敢紊易者五百年。遂使斯巴達爲世界空前絕後第一完備之軍國。常執全希臘之牛耳。噫嘻。哲人之功在社稷。不亦偉乎。

案凡所謂國家者。必立法、行法、司法、三機關具備。若缺一者。不得爲眞國家也。中

國數千年來無立法之事。惟姬公之周禮頗近之。然亦僅有行政法之一部。不足爲國法之全體也。歐西則當數千年前。卽有來喀瓦士、梭倫、兩人傑。專任立法。其政治之日漸發達。不亦宜乎。

又案凡人終身不出國門一步者。則只有本羣之智識。而無他羣之智識。且既無他羣之智識。卽本羣之智識。亦不完備矣。來喀所以能爲斯巴達創此大業者。皆由放逐居外十數年之賜也。

### 第三節 斯巴達之政體

斯巴達之政權機關有五。一曰王。二曰元老議會。三曰國民議會。四曰執政官。而王有二人。執政官有五人焉。皆來喀瓦士之憲法所明定者也。

(一)王 斯巴達之王。其主權悉如荷馬時代。

荷馬者希臘古代之詩人也。古代事跡不可考。荷馬詩所載者。史家稱爲

荷馬時代王也者。國民之祭司長也。每月必代人民祈禱於「焦士」見本章第一節之壇。全國中到處有其采地。且常受人民之貢獻。其死也。布告全國。數千人相會。以十日間行大

葬禮。雖然其名則高。其權實微。一國政權。實在五執政官之手。要而論之。王者祭司長也。裁判長也。外征時之元帥也。於元老議會則爲議長也。於國民議會則有發言權也。至其所以必置兩王者何也。蓋利其互相軋轢。以王制王。希臘諸邦欲坊專制而廢君主政體。斯巴達則增益利用之。至其所以爲坊一也。二王之制。恰與羅馬之廢君而置兩「孔蘇」Consuls之執執政官也者相同。又斯巴達之王。不許與外國結婚。亦不許兩王室互相爲婚。蓋一則坊其與他王族相結託。藉聲援以增其權也。一則使兩王族永不歸於混一。長保其對峙之形也。然則斯巴達政體。名爲君主制。而實則貴族共和制也。

案斯巴達政體。爲天下古今最奇之政體。無一不與尋常異。而二王亦其一端也。中國古訓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不以二之則國不能立乎。而斯巴達行之數百年。爲上古第一強國。則又何也。國爲王之國。則一而不能二矣。國爲民之國。則一之亦可。多則亦可。有之亦可。無之亦可。故觀今日美利堅法蘭西政體。而知無

主乃亂之言不足信。書經所言謂君主也非謂主權也若指主權言則固無以難矣觀上古斯巴達羅馬指「孔蘇」

政體而知民無二王之說不足憑。此豈目論之儒所能解也。雖然吾中國固未始無之矣。周人流厲王於彘。而周公召公執政。號稱共和者十四年。此正與羅馬之

「孔蘇」若合符節者也。

又案斯巴達之王。實與今世英國之君主無異矣。雖謂民權發達之極點可也。

(二)元老議會 斯巴達之王。一如荷馬時代。有元老議會以爲之輔弼。所異者。彼則一切政事。由王決定。而授意於元老。此則王不能專斷而已。凡審判重罪。權悉在於元老。王不過爲之議長耳。其資格與他元老無以異。元老議會之議員。併兩王而其數三十。人民統分三種族。每族復別十部。部各出一人爲代表。二王實代表其中之二部也。其任議員終其身。由國民議會選舉之。非六十以上免功役者不得與選。此議會之職掌。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每一法案。由元老會議提出。非已表決者。不得提之於國民議會。其所最要者。則審判重罪。關於斯巴達人之生命者也。又有監

督人民品行之權利義務云。

(三)國民議會 斯巴達王。每月最少必須以一次集會全國民。凡自由民得以其時露集於天羅達河濱之大地。共議決國家大事。凡與外國宣戰媾和締約。及元老議員高等官吏之選舉。憲法之應否修改。其權皆屬於國民議會。就其外觀之。似全握一國之主權。雖然。實非也。蓋此議會無權以提出各種法案。惟於元老議會所已決之案。或贊成或反對而已。既無修正之權。復無討議之權也。非得政府之許可。無論何人。不得演說。其取決也。不以投票。依軍隊之例。舉手以示可否。故國民議會。實則爲元老議會所操縱也。年在三十以上者。未經犯罪剝奪公權者。皆得與選。

(四)執政官 執政官號曰「埃科亞士」(Ephors) 譯言監督也。凡五員。任一年爲期。每歲由人民公舉之。此官自昔已有。後經來喀新法。職掌大變。權力益加。主擁護國法。監督國家一切公私權。以維持公共之秩序。檢察羣吏。有賞罰之全權。審判民事。斷重大之訴案。乃至人民日用飲食之事。一切得干預之。可以隨時召集元老國民

兩議會提出種種法案。凡國家財政外交一切最高權。均歸其掌握。國王每月必向「埃科亞士」以守憲法行特權自誓。「埃科亞士」則代表國民而奉答曰。王若不背此誓。我等決不侵犯王權。如是者以爲常。又每九年。則以王之有無過舉。筮諸神。祇若有災異。則「埃科亞士」提議使元老議會糾察王。國中一私人。皆有權訟王於「埃科亞士」。「埃科亞士」有權聽其訟。且得據法律停王權若干月若干年。其重者或逮王而實諸理。王之見「埃科亞士」。例須起立。當「埃科亞士」任內。其權蓋無限也。然所以限之者。則其任期不得過一年也。非五人悉畫諾不能辦理各事也。要其立法之主腦。在張民權而已。

案古今言專制政體者。必數斯巴達。就此觀之。可見斯巴達果非君主之專制。而人民之專制也。但其所謂人民者。國中一小部分耳。質而言之。則斯巴達民權之盛。殆有非今日歐美諸國所能及者也。夫立憲君主者。過渡時代之政體也。而此之過渡。直亘數千年。遠溯斯巴達。近洎英倫。彼之所以戴此共主者。其精神一也。夫所謂「埃科

亞士』者。與英國首相以巴力門 Parliament 多數黨之領袖爲之者何以異也。而英皇以神聖不可侵犯之條。著諸憲法。斯巴達則王可以被逮焉。非英國君權強盛之徵。而實其馴服之徵也。

又案漢制天子爲丞相起。天子爲丞相下輿。亦頗與斯巴達相類。

#### 第四節 斯巴達民族之階級

凡區國民爲三階級。第一級曰「斯巴忒亞泰」Spartiate 第二級曰「巴里阿以概」Perioeci 第三級曰「黑塔士」Helots

(一) 斯巴忒亞泰 卽所謂斯巴達人。『德利安』族之子孫。有完全之公民權者也。一國官吏。惟彼等得任之。彼等居於斯巴達。而得名田於附近黎哥尼亞之諸地。使「黑塔士」耕作之。而歲徵其貢租。但須守二律。乃得享其公權。以傳諸子孫。二律者。卽(一)服從來喀瓦士之訓練法。(二)負擔公共食場之費用。是也。食場制度詳見下彼等有權以名最良之田。但不得增加。謂兼吞他人者以歸己不得賣售。不得贈與人。借與人。子孫

世襲其產。絕嗣則以歸諸國家。歸回國家後。授之誰某。則王之權也。惟各人於所有土地區域。例附屬以兵役之義務。『斯巴武亞泰』人。凡分三族。族各三十部。部各三十黨。黨各三十戶。其在本級之人。本皆平等也。其有不能守前二律者。則降其權一等。故有優等公民 *Homoiotai* 劣等公民 *Hypomeionotai* 之分焉。然劣等公民亦可以復其權。凡斯巴武亞泰人。例不自耕耨。至商工業則尤其所禁也。

案此制酷似周禮管子。其族部黨戶。卽鄰里鄉鄙卒伍連正之類也。凡名田者必帶兵役之義務。卽鄉出兵車若干乘甲士若干人之類也。民名田而不得自私。卽井田貢徹之類也。蓋封建制之完備者也。

(二) 巴里阿以概 住居邊徼之義也。黎哥尼亞州之沃壤。悉歸斯巴武亞泰人所。而『巴里阿以概』居其周圍山地。專從事開礦及工商。故得此名。此種人無參與斯巴達國政之權利。亦無服從來喀訓練之義務。有時爲重鎧兵以從軍役。故兵事上之訓練。亦受一二焉。彼等皆自由民得任意名田。而貢稅於國王。雖然。不得有完

全之公民權。不得與「斯巴忒亞泰」人通婚。

(三)黑埭士 「黑埭士」者。農奴也。隸屬於土地。而爲「斯巴忒亞泰」人服勞作者也。雖然。與尋常奴隸稍異。不能隨意買賣。惟隨土地土地之主權易人。則此種人亦因而易主。蓋「黑埭士」者。非斯巴達人私有之奴隸。實斯巴達國家之奴隸。而分布之於各人土地者耳。故雖在豐年。地主不得逾額以徵其貢稅。凡「黑埭士」皆冠皮冠。服毳衣。以示別他公民。戰時則攜輕兵器以從。斯巴達人之後。此種人本前此之土著也。初時抵抗「德利安」族最力。雖力屈爲奴。其恨未嘗一日忘。斯巴達人爲防其謀叛。故行軍國主義以壓制之。來喀瓦士之制度。皆爲防制彼等而立耳。以上三級。其位第一者。有完全之公民權者也。位第二者。雖不有之。然尙有幾分之公民資格者也。位第三者。無權利之奴隸也。其人口多寡之比例。第一級最少。第二級三倍之。第三級二十倍之。其後「斯巴忒亞泰」人日漸減少。至阿里士多德時。僅餘千人。後竟以此致衰亡。

### 第五節 斯巴達之國民教育

來喀瓦士之立法。其重且要者。不在政體。而在人民之日用飲食及其教育也。蓋斯巴達之建國。本軫他族而奪之地。環其臥榻者。皆仇讎也。故非常戰常勝。則不能保其主權。而非身體精神皆優於所敵。則亦不可以蕲戰勝。來喀有察於是。故取教養之權。全歸於國家之手。凡「斯巴忒亞泰」人之初生也。先由官檢察其體格。不及格者。則委棄諸山中。故身體稍弱之嬰兒。非死則亦夷於第二第三級之列而已。其意以爲凡公民者。生而有護國之責任。苟不堪此責任者。而猶煦育之。是危國之道也。其及格者。復以葡萄酒浴之。是亦羸弱之嬰所不能受者也。兒童生六年。受家庭教育。及至七歲。則使離家以入所謂幼年隊者。有特別官吏。保傅指揮。而受元老議會之監督焉。其教育專重體育。剪髮使短。跣足裸體。以爲游戲。睡則疊蘆爲榻。衣則冬夏同服。食則賦以最薄之廩。使游獵山林以自給補。務養其耐寒暑耐飢渴之習慣。其有過失。則施以極嚴酷之鞭撻。以驗其能受與否。往往繫縛於神壇之前。集其父

母宗族而笞楚之。雖血灑祭壇。而顏色自若。從未有一發呻吟之聲者。蓋以流血爲榮。以流淚爲恥也。所以教之者使然也。

案立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豈惟智力之爲急。抑體力亦特重也。近世各國學校。以體育爲第一要著。雖不如斯巴達干涉之甚。然其精神則不相遠矣。中國以善傳種聞於天下。然爲父母者。率皆羸弱。猶復早婚早育。男女皆未成熟而生子。其所生之者。羸弱又必加甚焉。惡種相傳。每下愈況。人數雖多。半奄奄無生氣。不待敵國之蹙之。而已萎黃憔悴。凋瘵零落。不能自存矣。安得有來喀瓦士其人者起。而一掃其毒也。

年三十始爲成人。則使之結婚。得參與國民會議。可被舉爲官吏。雖結婚後。仍不許食息於家中。日則就公共食場以會食。夜則入營帳以就寢。其夫婦得相合并者。常不過一兩刻間耳。其妻常爲男裝。然後得見夫於兵營。史家布特嘗言斯巴達人往往有既舉子二三。而夫婦未嘗相見於日光之下者。非過言也。雖然。既成年者。毋許

不結婚。蓋以爲結婚者。對於國家之義務也。護國之要圖也。或有因人地之宜。而兄弟共娶一妻者。又既婚後若干年而不育。則國家例得使其離婚。凡此皆所以爲「斯巴忒亞泰」一種計也。自七歲以上至六十歲以下。皆依此嚴格以訓練之。斯巴達人。雖在平時。一如戰時。雖在鄉里。一如臨陣。凡男子皆須會食於公共食桌。Spartia 每桌額定十五人。有新來者。必須得全桌員之同意。乃許加入。一國人除「埃科亞士」之外。皆有會食之義務。雖國王亦不得自別異。各員每月須納一定之食物。與些少之貨幣。以爲食場之費。其不納者。則剝奪其 Spartia 之公民權。惟國王之食費。則以國帑支辦之。在食桌時。縱談國事。頗極自由。少年子弟。每從此得政治之智識焉。

文學者。斯巴達人所最蔑視也。彼以此爲武士道之蠹賊故。演說雄辯。亦斯巴達人所不喜。其發言也。惟以簡潔詞達而已。今日歐西稱此種論辯。爲黎哥匿派。斯巴達地名黎哥匿亞故雖然。彼等未嘗吐棄詩歌。荷馬之詩。斯巴達人所常諷誦者也。此外復有

侑神樂歌，軍中饒歌，日夕高吟，以爲娛樂。若夫詞賦戲曲，則視爲下等社會行樂之具。無厝意者。農事則委諸「黑埭土」，工商則委之「巴里阿以概」。其斯巴達公民，專從事於武藝及田獵。其赴戰場也，服深紫之馬褂，捲勇壯之美髯，攜笛及絃，鼓勇前進。其臨敵也，恰如赴宴，盛裝美飾，和樂融融，同食桌之友，相提攜以共生死焉。

案觀此而斯巴達軍隊之精神，從可見矣。彼蓋以軍事爲國民唯一之責任。以軍事爲修身唯一之目的。以軍事爲人生日用唯一行樂之具。其訓練也，自有生而已然。其團結也，自平昔之親愛。其以軍國主義雄視千古，不亦宜乎。

斯巴達教育制度，不徒在男子也。而尤在婦人。其於女子也，不視爲家族之一部分。而視爲國家之一部分。故男子之尊重婦人，有非自餘各國所能及者。而婦人亦深自重。自知其責任之所在。史稱有他邦一貴族婦，嘗語斯巴達王黎阿尼他之后曰：「惟斯巴達婦人能支配男兒。」后答曰：「惟斯巴達婦人能生男兒。」夫婦人亦孰不生男兒。而后之爲此言也，蓋以必如斯巴達之男兒，乃真男兒也。又以斯巴達之男

兒無一人而非男兒也。故其婦人皆以代一國產育勇壯之國民。爲修身大事業。至如女紅烹飪之事。非其所厝意也。凡女子皆與男子同受嚴格之教育。專以踢踘角。舐鬪拳各種體操術。使之相競爭。少女之體操場。使少男圍堵而觀焉。少男之體操場。使少女圍堵而觀焉。其技術之高下優劣。則互相以讚美而指摘之。以是爲激勵。以是爲訓練。雖然。其男女之別。肅肅如也。婦女人格之高尙純潔。舉希臘諸國。未有能斯巴達人若者也。

斯巴達婦人愛國之心最重。妻之送其夫母之送其子以臨戰場也。輒祝之曰。「願汝攜楯而歸來。不然則乘楯而歸來。」有一母生八子者。蔑士尼亞之戰。悉死於國難。而斯巴達卒以大勝。及奏凱招魂。其母不濺一滴之淚。乃高聲而祝曰。「斯巴達乎。斯巴達乎。吾以愛汝之故。生彼八人也。」當時以此名語。被諸詩歌。傳爲美談。卽此亦可見斯巴達婦人以愛國心激勵男子。而其所以立國之精神。亦於此可見矣。案讀斯巴達史而不勃然生尙武愛國之熱情者。吾必謂其無人心矣。吾嘗讀杜

詩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  
又曰。『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聞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  
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又曰。『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付書至。二  
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又曰。『今君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讀之未  
嘗不嗒然氣結。黯然魂傷也。夫同一送子也。同一死難也。而此斯巴達婦人之言。  
何其飛壯淋漓。使千載下讀之。猶凜凜有生氣也。雖曰。民賊使戰。與國民自爲戰。  
其道大異乎。而吾國人之弱柔異。爲數千年歷史之辱者。其果何日而始能一  
雪也。嗚呼。以二萬萬堂堂鬚眉。其見地曾無一人能比斯巴達之弱女耶。嗚呼。  
又案史記斯巴達女子愛國美談甚多。錄其一二。波斯之役。敵帥嘗遣說客賄賂  
斯巴達王格黎阿迷尼。王將許之。王有八歲之女在側。厲聲曰。父王乎。父王乎。豈  
可以五十打靈一打靈約當中國一千兩。蓋當時敵將以此數賂王也。之阿堵物。而易斯巴達乎。王乃悚然  
謝來使。又有波里尼亞者。嘗謀反。敗逃入某神廟之一室。國人圍之。其母憎其不

忠也。率衆人運石堵其門。以致捕焉。皆歷史上之佳話也。又羅馬史中之愛國婦人。亦先後輝映。今擇取其事與此相類者。附記之以資觀感……紀元前四百八十八年。羅馬有倭西亞之難。其原因由羅馬一貴族名戈利阿拉拿者。欲廢護民官。爲市民所逐。奔倭西亞國。說其王。假其兵。以攻羅馬。殆將陷矣。遣人求和於戈利。使者三反。不許。最後乃決議遣其母及其妻子乞哀焉。戈利之母。服衰經。圖示也。率貴族閨秀百數十人。往敵壘。戈利雖殘暴。然爲天性所動。一見便欲與母接吻。母肅然正容却退。峻詞拒之曰。『爲敵人耶。爲骨肉耶。今尙未分明。將軍安得近妾也。』於是乃率衆人納頭三拜。爲羅馬請命。戈利放聲大哭曰。天兮母兮。兒以母之故救羅馬。母以羅馬之故殺其兒。雖然。兒知罪矣。遂班師。

### 第六節 斯巴達行政瑣紀

來喀瓦士所行善政不一端。於前節所舉之外。其最著者。曰均田法。蓋來喀以前。斯巴達國情。勢亂無紀。而其原因率起於財產之不均。國中土地。皆歸少數富人之掌。

握。其餘多數無立錐地。來喀瓦士乃分斯巴達所屬之土地爲九千區。凡「斯巴忒亞泰」人。人占一區焉。亞來喀時代斯巴忒亞泰凡九千人。分斯巴達屬以外之黎阿尼亞土地爲三萬區。凡「巴里阿以概」人。人占一區焉。無大小。無貴賤。一切平等。

案近世哲學家論自由平等兩義。如狼狽之相依而不可離。然來喀瓦士之制度。其不自由。千古無兩也。其平等亦千古無兩也。斯巴達之治。無一不奇。此亦其一端。

斯巴達之土地財產。皆公物也。人民不有私財。故法律不禁盜竊。非惟不禁。且獎勵之。蓋將以此練其術智云。但盜竊而爲人所覺。則責其不智。而嚴罰之。嘗有一少年竊一狐。隱諸懷中。至被狐抓破其臟腑。終不肯放露之。使人見。泰西至今傳爲談柄。案此等法律。眞非異邦人言思擬議之所能及。然其人重名譽尊法律之心。亦可見一斑矣。

斯巴達所行用之貨幣。皆以鐵錢。其金銀一切禁之。或曰。是亦來喀瓦士所制定。或

曰。不然。來喀以前。固未嘗一用金銀也。

懋遷居奇以求贏利者。斯巴達人所最賤也。故此等事業。一委諸「巴里阿以概」人。當時「斯巴忒亞泰」之所以強在此。後此「斯巴忒亞泰」之所以衰亦未始不在此。來喀瓦士爲欲保存其質樸武勇之國風也。故嚴禁內外交通之事。凡「斯巴忒亞泰」人。不許移住他地。移住者處以死刑。蓋彼之政體。軍政也。移住者視之與逃營無異。亦固其所。又不惟移住而已。卽游歷國外。亦非得政府之許可。不能妄行。而其游歷有大不易易者。蓋國幣之外。不許攜帶。而其國幣則鐵幣也。不能行於國外。凡攜帶金銀者。處以死刑。要之皆以限制國民之他適而已。其他國人亦非受政府之許可。不得入境。逮其後也。斯巴達之諸港。無外船之帆。斯巴達之諸邑。無外客之跡。皆來喀瓦士制度之結果也。

### 第七節 來喀瓦士以後斯巴達之國勢

以來喀瓦士之訓練。遂能使九千之斯巴達人。成爲一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制

二十餘萬之低級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雄長數百萬之希臘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能統率列邦。以挫勢力滔天之波斯人。近世國家學者。常言必須有二萬人以上。乃可以成一國之資格。若斯巴達者。以此區區之衆。而輝國民之名譽於一時。而垂歷史之光榮於萬世。嗚呼。可不謂盛耶。可不謂異耶。

當波斯王德雷亞士之再舉以伐希臘也。紀元前四九〇。擁十餘萬之精兵。汎數百艘之戰船。先遣使風諭希臘列邦。使獻水土以納降。列邦皆望風而靡。及至斯巴達。斯巴達人則責其無禮。繫使者投之於井。曰。汝欲我水土。吾今以與汝。嘻。何其壯也。以常理論之。此豈非所謂以卵禦石。以螳當車者耶。而彼毅然行之而不憚者。有所恃也。所恃者何。曰軍國民之精神是矣。

案波斯遣雅典之使者。雅典人亦投諸深溝。蓋亦針對其水土之言也。當時有敵愾之氣魄者。惟此兩國耳。其狎主希臘。蓋亦宜哉。

斯巴達之國都。不設城堡。

至紀元後四百年頃。馬士德尼亞時代。始設之。蓋其時來喀瓦士之精神已喪失矣。

惟以斯巴人之



饒沃也。乃以疆場民婦爭鬪事藉口開戰端。自紀元前七百四十三年至七百二十四年。凡亘二十年間。蔑士尼亞人。知斯巴達之志。不滅國不休也。故出死力以抵抗。而卒不能敵。遂舉國以入斯巴達之版。此後蔑人潛謀獨立再血戰者四年。遂無成功。紀元前六八五年 亞爾哥士。亦一度謀恢復。亦爲斯巴達所敗。紀元前五四七年 於是斯巴達遂爲南希臘最強之國。執牛耳以盟諸侯。

當時與斯巴達並起。其勢力各蒸蒸日上。爲兩平行線形者。則雅典也。雅典爲遏狄加 *Attica* 之首府。自梭倫 *Solon* 克里士的尼 *Cleisthenes* 制定憲法。實行自由平等政體。鼓舞國民愛國精神。駸駸乎爲中希臘之主盟。兩雄相遇。其衝突安可得免。當雅典人之得志於比阿西亞也。紀元前五六〇年 斯巴達會合同盟軍。欲問其罪。戰雲慘淡。殆將破裂。忽有波斯人來侵之警。鬪牆之爭立解。同仇之念旋興。遂各捐私嫌。組織大同盟以拒強敵。時雅典以海軍著。斯巴達以陸軍名。兩者勢力。不相上下。然以令出兩途。兵家所忌。乃推斯巴達爲盟主。海陸總督之權。悉歸其手。此雖由雅典能

讓之美德。而斯巴達人浴來喀瓦士之遺澤。實力震於殊俗。亦可概見矣。是役也。波斯人於撒拉迷士、布拉的亞、迷茄兒諸地。三戰三北。自茲以往。不能復引兵而西。斯巴達國勢之盛。至是達於極點。

案讀此可以見當時希臘人公益之心矣。對於內而甲團與乙團之爭。寸毫不肯讓。一旦異種大敵起。則忽棄小忿。握手同胞。文明國民。不當如是耶。使希臘而能永保持此精神也。則希臘雖至今存可也。末葉不悟。自相攜貳。以取滅亡。悲夫。

#### 第八節 斯巴達之缺點

凡天下事倚於一偏。走於極端者。其所成就之結果。必較尋常爲加良。而其所受之流弊。亦較尋常爲加劇。於議論有然。於制度亦有然。故斯巴達之缺點。不可以不論。 (第一)重體力而輕智力。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爲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彼斯巴達人自有斯巴達之道德。今勿深論。至其蔑視智育太過。則立法人有不得辭其咎者。彼恐文學爲武事之累也。雖然。卽以武事而論。非有達觀之智識。則其武功亦不

可終。不觀夫紀元前四百七十九年。馬德尼亞人率波斯以陷雅典之役乎。斯巴達人背盟約而不相救。惟握哥靈士海峽以求自固吾圍。彼非畏敵也。實其闇於大局。昧於戰略使然也。而斯巴達自茲以後。遂不振矣。此不過其現象之一端。偶然表見者。實則其受病早自數百年以來。而未流特承其敝而已。

(第二)務內治而忌外通。人之不能以區區一小羣而孤立於世界也。勢也。羣與羣相通。則能吸取他羣之智識之力量。以自利其羣。而斯巴達忌之如蛇蝎焉。我雖不往。終不能禁人之不來。况我正欲有所大往。而烏可以不利用人之小來哉。斯巴達人自造出一種特別人格於天地之間。高自位置。而不欲易種於茲邑。志固可嘉。而無奈其終不過於天演之公理。故後此與雅典相遇。而終不能不爲之下也。

(第三)善保守而乏變通。來喀。瓦士之制度。治來喀時代之斯巴達。而利賴無窮。然來喀所以立此制者。有其目的所在。目的既達。斯百尺竿頭。當進一步矣。而斯巴達不然。則徒法之弊也。不法法固不可以治國。法不法尤不可以治國。來喀之制。所

以法法也。數百年後。而來喀之法。已成不法矣。彼英國之能以「法治國」爲一世師也。爲其法乎。抑有更存於法之外者乎。英國以「不文憲法」高視闊步於世界。蓋所重者法之精神。非法之機械也。而斯巴達則機械焉者也。彼斯巴達數百年之歷史。實來喀瓦士一人之傳記而已。舍來喀則無斯巴達。來喀不可復生。而斯巴達遂長此終古。吾聞來喀之功成身退也。誠國民曰。非待吾歸。勿改斯法。吾甚惜夫來喀之往而不返也。

以上三者。其弊同源。當波治的亞之役之起也。紀元前四三二年皮羅般尼梭諸邦。迫斯巴達人使開聯邦總會於其都城。哥靈士之總代人起席而責之曰。「雅典人果斷敏捷。天然具改革家之資格。而卿等希臘人反之。惟務保守。既得之事物。遂至其應盡之責任。必不可缺之事業。棄而不爲。雅典人有學識以佐其膽略。雖至危險之事業。毅然赴之。處非常之逆境。無所於撓。而卿等反之。以尺寸之事業自畫。遭遇艱鉅。失望落膽。不知所爲。雅典人決不退轉。卿等決不前進。雅典人常欲馳域外之觀。卿等

惟知有閭內之略。雅典人常思以新運動得新利益。卿等常恐以新運動失舊利益。一云云。此實可爲當時斯巴達人當頭一棒之言也。夫斯巴達人昔時之意氣。何以雄傑如彼。今也何以銷沈如此。毋亦世運進地位進。而羣治之實力不能與之俱進。故優勝劣敗之公例。終不可逃。而九跳十擲之乳虎。遂不免於蹶憊而無從復振也。雖然。此豈來喀瓦士之罪哉。

### 結論

新史氏曰。吾讀斯巴達史。怪其以不滿千里之地。不盈萬人之族。而赫赫然留絕大之名譽於歷史上。至今二千餘歲。論政體者必舉之。論教育者必舉之。論軍事者必舉之。髻鬣之子。入學校。則必咕嗶其詩歌。而記誦其實錄。何其榮也。吾更不解乎有人民四千萬倍於斯巴達土地。二千萬倍於斯巴達之一國。而乃不列於公法。不儕於人道。演說家引爲腐敗之例證。報紙上借爲笑談之詞柄。舉數千年來上下古今之歷史。無此奇醜殊辱。斯巴達處四面楚歌之裏。而日闢百里之國者。則並臥榻而

不能保也。斯巴達當十數倍敵軍壓境之際。敢毅然戮其來使。之國者則如客子之常畏人也。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是耶。是不能言其所以然。吾惟讀斯巴達史。而若有物焉。怦怦而來襲余心。使吾噫。使吾汗。使吾嚙。使吾慄。使吾笑。使吾啼。吾不知果何祥歟。

新史氏又曰。吾聞之前世紀之哲學家曰。政府者爲人民而立者也。人民者非爲政府而生者也。吾心醉其言。而竊不解乎。反於此公理之斯巴達。何以能立國於天地。何以能垂名於歷史。吾今乃讀夫所謂帝國主義者所自出之學說。吾今乃斯巴達之魂魄。歷二千餘年後。從冢中起。而徧生於今日。而徧生於大地。吾又聞之先史氏曰。使斯巴達而能兼吸雅典之所長。以自營衛。則全希臘將入於斯巴達。全歐洲將入於斯巴達。顧吾竊睨夫眈眈逐逐於吾旁者。爲斯巴達還魂者若干國。爲雅典還魂者若干國。數十年前。尙猶斯巴達自斯巴達。雅典自雅典。今則斯巴達無一不雅典。雅典亦無一不斯巴達。一雅典足以亡我。而奈何雅典無量也。一斯巴達足以亡

我。而奈何。斯巴達無量也。僅雅典足以亡我。而奈何其雅典。而斯巴達也。僅斯巴達足以亡我。而奈何其斯巴達。而雅典也。斯巴達而雅典。雅典而斯巴達者。徧滿於大地。於是乎。不斯巴達不雅典者。遂無所容。吾昨夜無寐而夢。何夢。夢。啜黑羹。吾不知果何祥歟。

## 雅典小史

發端

新史氏曰。國無大小。要在其國民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今日言世界史者必嘖嘖道希臘。希臘之地。不足以當吾一小省也。言希臘史者必嘖嘖道雅典。雅典之地。舉不足以當吾一大縣也。斯巴達當來喀瓦士時代。其有完全公民權者不過九千人。雅典當克里士典尼時代。其有完全公民權者不過萬六七千人。以視吾一大鄉鎮猶相懸絕也。而令數千年讀史者。無論言政治言法律言教育言軍事。言生計言學術言技藝。皆不得不鼻之以爲祖。嚮之以爲鵠。而令數千年讀史者。心目中懸一偌大之雅典。偌大之斯巴達。一若其廣土衆民。與今日之英俄德美相等者然。而豈知其版圖不過我古代一侯封。其戶口不過我古代一師團也。萬二千五百人。爲師嗚呼。果持何術。而能致此。

雅典與斯巴達。反對之兩極端也。斯巴達主干涉。雅典主自由。斯巴達重階級。雅典

重平等。斯巴達善保守。雅典善改進。斯巴達右武。雅典右文。斯巴達貴刻苦。雅典貴樂利。此其大較也。顧猶有當注意者二事。一曰斯巴達驟強。而雅典漸進也。二曰斯巴達之建國。專賴一豪傑之力。而雅典之建國。則由民族全體運動力使然也。斯雅二邦優劣得失之林。在是焉矣。

史家常言古代希臘者。今世歐洲之縮本也。吾以爲古代希臘之雅典。又今世歐洲之英國之縮本也。其爲海國也相類。其以商務致富強也相類。其思想發達也相類。其民以自由爲性命也相類。其由專制政治進爲貴族政治由貴族政治進爲完全之人民政治也相類。其進之以漸也相類。雅典之視英國。殆所謂具體而微者也。雅典立國之精神。歷數千年繼續不斷以傳至今日。雖其間或稍銷歇。要不過如黃河之有伏流。蓄其潛勢力於歷史之紙背。及其一出積石。則千里一曲。沛然莫之能禦也。十九世紀。正雅典文明出伏流之時代也。豈惟英國。卽今日世界上諸有名譽之國。皆移植雅典之花以自莊嚴者也。作雅典小史。

## 第一節 雅典立國起原

希臘四大族。其最強武者爲德利安族。其最文明者爲埃阿尼安族。參觀斯巴達彼  
小志第一節

則以斯巴達爲代表。此則以雅典爲代表也。雅典霸於遏狄加。Arica 遏狄加者。中

希臘偏東之一洲。而突出東海之一半島也。有大山脈障其後。與本陸相隔斷。全州

瀕海。海灣多而水深。適於碇泊。其平原開擴延亘於海面。交通最便。而雅典實爲遏

狄加之首府。初立國於高丘。其古城下距海平六百英尺。城下市街下距海平三百

英尺。丘上平坦。東西袤一千英尺。南北廣五百英尺。爾後戶口日繁。始廣布於丘下

之平原。

太古之事。不可深考。據其神話。希臘人最尊鬼神。歷史名  
荷馬以前爲神話時代則西曆紀元前一千七百

九十五年。有阿啓基者。始治遏狄加。逮紀元前一五五〇年。有啓克立布者。始爲王。

劃遏狄加州爲十二國。各有酋長。其五代孫西士亞者。始統一十二國。名曰雅典。而

諸市邑之貴族。悉爲雅典之貴族。西士亞復分民爲三階級。一曰貴族。二曰農民。三

曰工匠。凡貴族皆埃及尼亞人也。而其中復分四族。此等族制。至克里士典尼改革時代。歸然尙存。

## 第二節 王政之廢止

當德利安人移住之際。西曆紀元前一千一百一十年頃埃及尼亞人之居皮羅般尼梭半島者。皆被逐而遁入遏狄加。有米蘭沙士者。遂爲遏狄加王。其子哥特拉士。卽雅典最後之王也。相傳當時斯巴達人侵雅典。師將出。先祈於神。神託言曰。若不殺雅典王。則戰必利。斯軍壓境。國垂破矣。王哥特拉士聞敵人之受此神託也。乃微服夜入敵軍。斯巴達人不知其王也。殺之。翌晨視其鎧中印識。審爲雅王。則大駭氣沮。謂拂神意。將遭顯罰。遂班師。而雅典獲安。雅人追念王之爲國家流血也。謂此後嗣王亮無能追其盛德者。不足以瀆茲大位。遂廢王號。 *Kingly Rule* 而置所謂「阿克」 *Archon* 者。以爲一國之元首。「阿克」者。執政官之義也。是爲雅典王政廢絕之始。

案哥特拉士之盛德。史家或謂爲齊東野語。信否未能確定。要之希臘各國。當時

皆厭君主專制之政。而貴族權力日漸增長。雖微此盛德之王。而雅典王政亦當漸就衰滅矣。但得此則益增其國史之名譽耳。

### 第三節 由一人政體進爲寡人政體

雅典王號雖廢。然猶沿家族國體 The Family State 之舊習。未能遽變。故其王權之消滅。則以漸進。哥特拉士殉國後。而「阿康」之職。乃由子孫世襲。終身在職。其主權所在。未嘗有變也。雖然。其精神固異於昔時矣。疇昔之王。不徒握政治權也。實爲一國之祭司長。而主宗教之事。蓋地球上無論何國。其原始時代。莫不皆然。案中國亦餘見於傳記者。指不勝屈。蓋以王爲神裔。而其位爲天授。此實擁護王政之甲冑也。

雅典之廢王不置。非直變更其名號而已。實決破神權專制之護符。故哥特子孫任「阿康」職者。雖實際與從前君主無異。然已失「神聖不可侵犯」之資格。後此民政基礎。實開於是。哥特之子米頓。爲第一代「阿康」官。其後世及者十三代。等是君權也。而昔也無限。今也有限。昔也無責任。今也對於議會。貴族議會而不得不負責任。貴族

之權。日昌一日矣。

紀元前七百五十二年。遂改終身在職之制。定「阿康」之任期。以十年爲一任。然猶限米頓之子孫。方得就職。如是者復經四任。至紀元前七百十四年。始改定一切貴族。皆得有任「阿康」之權利。同六百八十三年。復大變革。改任期十年爲一年。改「阿康」一人爲九人。公任庶職。同稱「阿康」。蓋由世襲君主制一變爲終身「阿康」制。由終身制一變爲十年制。再變爲一年制。遂至爲九人合議制。至是而王權之跡始熄。雅典之有正史。實起於此時。今將九「阿康」之名稱職權略述之。

第一阿康 稱「阿康伊坡尼瑪」Archon Eponymos 蓋用其人之名以爲年號。故

得此名。希臘各國皆以君其職權爲阿康會議之議長。代表國家威嚴。判決族

制爭訟。

第二阿康 稱「阿康巴士利亞」Archon Basileus 蓋行古代王者之職權。爲一國之祭司長。凡關於宗教及殺人罪之爭訟。由其判決。

第三阿康 稱「阿康坡里瑪加」Archon Polmarchos 掌軍政。爲一國元帥。凡本國人與外國人之爭訟。由其判決。

自餘六阿康 統名的士摩的。Thesmothetai 立法者之義也。雖然其職權非主制定法律。而實專任司法之事。凡爭訟之案。不屬於前二人者。則由此六人決之。

#### 第四節 平民與貴族之爭

前此政權之變遷。由世襲而選舉。由永任而限期。由獨裁而合議。皆貴族之力爲之也。至是遂爲貴族共和制。所謂「歐巴特列士」Eupatrids 即雅典貴族之名。第一等爲

稱者。握一國主權。其餘人民。憔悴更甚於昔。蓋昔者君主雖以無責任之神權臨民。

然獨夫之勢力。終不敵多數。故其施政尙往公平。順民所欲。及貴族政治興。全注重一階級之利益。且恃其團體。無所忌憚。行政司法之權。皆在彼輩。自餘人民。學識寡淺。不知法律。一任其所左右。人民多陷於農奴之地位。受地於貴族而代之耕。舉債以自給。債不能償。則自鬻其身及其妻孥以爲人役。至是皆級之間。懸隔益甚。平

民之憐貴族。深入骨髓。革命之機。日急一日。

案貴族舉債於民而壟其利。古代萬國所同也。戰國策稱孟嘗君使馮煖持券往薛索逋。皆此類也。

當時遏狄加之人民。因其土地自然之結果。其職業大別爲三種。(第一)居於山谷者。其地產少。其牧場乏。故其民瘠貧。稱爲山谷黨。(第二)居於海濱者。從事造船航海製鹽漁魚諸業。其生計稍裕。稱爲海濱黨。(第三)居於平原者。遏狄加全州之利益。皆在平原。其附近多海灣。諸島橫接於海岸。農業商利。皆集於是。而貴族實壟斷其間焉。稱爲平原黨。三黨之利害苦樂。既已懸殊。而古代法律。所以保護債主權利者特重。債權者得沒收債務之財產子女及其本身。債權者謂有債權之權利者也。即債主也。債務者謂有債務之義務者也。即債客也。之人民。無力負擔。因以籍沒其產。奴隸其人。兼併盛行。中產之家。不能自活。束縛日甚。自由殆漸滅亡。

雖然。埃阿尼亞之人民。最愛自由者也。必非能忍此而終古者也。於是紀元前六百年。二十一年。競爭之潮。達於極點。其山谷黨激昂已甚。亟欲行破壞手段以達改革之目的。其海濱黨稍持溫和主義。欲以正義要求貴族。使之承諾。至其敵愾之精神。則兩者相均。先是雅典之法律。皆不文之法律也。不文者謂未嘗著之竹帛制爲定本者也如英國之憲法即所謂不文憲也法人民概無所知。一任貴族之上下其手。以故民益無所依賴。無所控訴。至是彼兩

黨所以要求於平原黨者。其第一事。曰「當先使我輩知法律之爲何物」。平原黨財力雖厚。至其人數。實不逮彼等遠甚也。故不得不有所憚。於是舉「阿康」中之一人名德拉康者。使之制定法律。後世所稱「德氏律」是也。德拉康非草制新律。而編纂舊律也。採集前代野蠻殘酷之制。而引申發明之。自德氏律布。而人民之無告益甚。史家某嘗言德拉康之法律。非以墨書者。而以血書者也。其刻薄寡恩。可想見矣。雖然。法律之公布與否。實爲人民權利之第一關頭。德氏律雖不足道。然自有此舉。而人民得有所憑藉。以爲競權之的。實開梭倫立法之先河。而雅典政治。自茲一進步。

矣。

案法律公布。實爲保護國民權利之最要着。能得良法律者上也。卽不能。猶勝於無法而任暴君汙吏之意也。蓋法律旣已公布。則無論治人者與治於人者皆不得不同受治於法律之下。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卽其義也。

我國民同俗諺有二語云。天子犯法庶民同罪。此語實含至理。情平吾國未嘗勅定一若民共守之法律。如何而謂之法。如何而謂之犯。其界說茫然。不分明。故此語不過一故泰西國民之爭權利者。必以求得一公布之法律爲起點。希臘羅馬

之前事。莫不皆然矣。羅馬自立十二個表。頒行後。近世各國之流血以爭憲法。亦

推此意而光大之者也。故英國有「大憲章」。「權利法典」等。而立憲之基礎以成。

匈牙利有「金牛憲章」。而自治之根芽不滅。推原其始。皆由治於人者與治人者

爭權限。而經千辛萬苦以得之者也。而今日歐美國民所以日進者。實皆賴是矣。

吾國周禮言懸法象魏。使民讀之。左傳鄭子產答晉韓起語。亦言國君有與商人

立約事。蓋春秋以前。其法律尙時或有與民同之之意焉。洎後世專制政體日益

進化。馴至一朝律例。不許民間窺誦。則非直君權無限。並吏權亦無限矣。

### 第五節 大哲梭倫之出現

德拉康之新法。既不能宜民。亂機益磅礴。勢將破裂。不可終日。於是有救時之大豪傑出焉。曰梭倫。Solon 梭倫者。賢王哥特拉士之苗裔。而雅典之名門也。生西曆紀元前六百三十八年。正全國黨爭萌芽之時也。稍長。家中落。因從事商業。徧歷埃及亞細亞諸地。覽其文明。大有所心得。好爲詩歌。長於哲學。歸國後。以撒拉迷士島之役。立戰功。撒拉迷士島者本雅典屬地後爲米加拉邦所略取雅典人初屢與爭不能恢復敵愾之念漸銷失至設禁令謂有言用兵此島者處以死刑及及亞細亞諸地。市梭倫以此島爲過狄加第一洋港。其得失爲雅典一儲邑之民。於是人心大感動。解於市中。謂與其爲失地。蒙垢之雅典人。不如爲希臘一儲邑之民。於是人心大感動。解於除此禁。卒使梭倫爲大將。征撒島。而名譽益高。梭倫見國中商業日興。中等社會勃起。因知夫前此貴族獨握政權之制之不可以久也。以爲非調和階級之爭。不足以致治。慨然有以此事爲己任之志。屢游說貴族間。使漸感悟。至德氏律發布後三十年。卽紀元前五百九十四年。貧民之情狀。實不堪命。貴族若不讓步。則恐有梟雄乘

之以行僭主之制。危機迫於一髮。於是乃公舉梭倫爲第一「阿康」界以全權。使爲國家制定改革方案。人民咸歡迎之。各黨派顛顛屬望。梭倫乃得大行其志。自是雅典開一新天地。

案各國改革之業。其主動力者恆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之人。皆憑藉舊弊以爲衣食。其反對於改革。勢使然矣。下等社會之人。其學識乏。其資財乏。其閱歷乏。往往輕躁以取敗。一敗矣卽不能復振。故惟中等社會爲一國進步之機鍵焉。梭倫之能成大業。亦由洞悉時勢。而順應此原動力使然也。中等社會者何。則宦而達者。學而未仕者。商而致小康者。皆是已。

## 波蘭滅亡記 丙申

吾聞之。波蘭之再亡於俄也。俄人窮治倡義之黨。凡迹涉疑似稍預其謀者。皆解往西伯利亞及韋喀蘇山。勒令充兵。遷波人三萬至靡喀蘇。開墾荒蕪。無許隨帶眷屬。其人皆權爵紳富。及爲士者。檻車纍纍。相屬於道。如驅羊犬。田產沒於異族。妻子夷爲奴。一千八百三十年三月。俄王諭波人。自七歲以上。凡窮困及無父母者。徙置邊地。初則夜拘幼孩。繼則白晝劫奪。其年五月十七日。有長車一隊。內置孩提無數。將解往西伯利亞。展輪之際。其父母號哭攀援。願與偕行。軍士怒。毆傷踏地。或入車下。甘爲輪蹶蹂死。血肉狼藉。闐衢溢軌。孩童途中。僅食粗饅。有病卽棄置於路。旣斃。其饅尙在其側。乃至禁士民言語。用波土音。令悉從俄人方言。書院學塾。咸習俄文。時有士子及少年。潛聚偉埠那。用波土音問答。爲邏者所執。遂科重罪。嗚呼。國之不競。而受人縛。其荼毒之苦。豈可言哉。豈可言哉。波蘭當一千六七百年間。固歐洲之雄國也。旣而內政不修。君民上下。習於疲軟。在官諸臣。貪惰失職。民亂毛起。不能

自救。公私困窮。日甚一日。至一千七百六十三年。俄命甘斯臨爲駐波公使。大出金帛。以賂波人。於是波廷諸臣。皆有倚俄之心。甚至百姓欲爲俄民者過半。是年十月。波王卒。俄遂以兵強立所愛爲波王。復與布立密約。有波蘭王位不得循世及之常。王死則令百姓公舉。如有擅立。吾兩國共廢之。等語。六十五年。波國民亂。乞兵於俄。以遏寇虐。俄兵乘勢入波。焚戮甚慘。是時波蘭孱弱已極。廷臣皆俄所命。所以波百姓尙多固結。陰以賄結其豪。使各相攜貳。波廷懲兵亂之事。下令凡士民聚會。講論政學者皆禁之。民氣益衰。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俄與布共立約。分波蘭地。俄得一萬九千八百里。奧得一萬三千五百里。布得六千三百里。強使波王上書。獻地求和。所餘之地。僅四萬二千方里而已。土耳其特倡義師。遏強扶弱。旋爲俄所敗。歐洲諸國。皆懼俄威。惴惴自保。無復有過問波事者。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俄與布廷私議。欲盡滅波蘭。免至遺民蠢動。九十三年。率兵八萬壓波境。波弁哥斯基爲鎮起義。拒俄不克。遁至意大利。九十五年。俄與布再分波蘭地。逼令波王遜位。許歲給銀二

十萬。以資食用。官欠債項。悉爲代償。波蘭遂亡。及亞歷山德卽俄王位。噢咻波民。疊沛恩施。視俄人有加。一千八百十八年三月。親至波蘭。闢議院。諭於衆曰。爾國生世。本有議部。今所以復設者。因爾民智慧。能識大體。故以此權相畀。吾非不欲使俄民共循此例。奈粗忽愚頑。不敢遽授以柄也。波人悅其言。深相信愛。時俄以柴洪石爲波蘭總督。監理國政。而王弟君士但丁公爲大將軍。鎮守其地。問一歲再聚議。波人訴曰。吾等徒列議會。而權不少假。惟大將軍總督之命是從。是受欺於王也。不省。又廢波人新聞紙館。無許印售。波民之充兵者。亦皆散歸。波蘭全土。旣歸三國版圖。及拿破侖起於法。嘗許波人自立。稱華沙侯。拿破侖敗。各國大會於維也納。議定爲王國。以俄帝兼之。其後波民屢懷再造。一千八百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一千八百六十年至六十五年。兩次倡義。血戰頻年。或以將帥失機。或以軍民不習。或以衆寡懸殊。卒被強俄摧陷廓清。廢波蘭總督爲聖彼得堡直隸。波蘭再亡。

論曰。俄之鯨吞蠶食諸國。以自廣大。雖由兵力。抑亦有權謀焉。或尊其教門以誘之。

或結爲婚姻以伺之。或通其權貴以脅之。以此道墟人國者。匪一姓矣。波蘭旣內政不修。積弱滋甚。家有狐鼠。乃欲倚虎狼以自壯。乃至擇肉以食。始相顧失色。無可爲計。謚爲至愚。不亦宜哉。大地兵氣。日結日深。好仁之士。倡爲公法學。冀以大義遏強暴。扶弱微。余觀俄布奧三國。結無道之約。出無名之師。矚然取二十四萬里之地。而瓜分之。諸國袖手。莫敢誰何。烏覩所謂公法者乎。不圖自強。而欲庇大國之宇下。藉他人之保護。嗚呼。則足以速其亡而已。今夫鄰俄之國。若瑞典。若丹麥。其地其民。未有以逾於波蘭。而至今歸然尙存。然則波蘭者。其亦自亡。而非俄之亡之也。

敘

世界有公理邪。強權而已矣。歷史上國名何啻千數。今所餘者數十爾。其它皆殫石也。而此數十中。其運命與殫石爲鄰者。又十而七八也。豈必徵諸遠。其與我接壤。雖大聲相聞者若干國。而今安在也。又豈必徵諸遠。我生數十年來。眼見其社爲屋。而宮爲瀆者。抑寧止一二數也。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吾最近得交一越南亡命客。嘗有以語我來。吾聞之而不知其涕洟之何從也。顧我不自哀而哀人耶。人將哀我。讀此編毋哀焉。而懼焉。其或庶幾。

乙巳九月

飲冰識

### 例言

一本書乃由越人巢南子自述。其間文字不有雅馴處。悉仍之。存其真也。

一書中尙有用越南字者。蓋著者之意。非徒哀告於他國。實欲以並警其國人也。吾儕雖不解。而可以意會耳。

一吾國人於越南興亡陳跡知之者希。驟觀是書。或且茫然。故特編越南小志一卷。以爲參攷。亦採集舊籍十數種以成之也。

## 越南亡國史

發端

痛莫痛於無國。痛莫痛於以無國之人而談國事。吾欲草此文。吾淚盡血枯。幾不能道一字。飲冰室主人曰。嘻。吾與子同病爾。且法人在越種種苛狀。舉世界無知者。子爲我言之。我爲子播之。或亦可以喚起世界輿論於萬一。彼美人放奴之舉。著書者之力也。俄土戰爭。亦報紙爲之推波助瀾也。子如無意於越南前途則已。苟猶有意。則布之爲宜。抑吾猶有私請者。我國今如抱火厝積薪下而寢其上。猶舉國酣嬉若無事。語以危亡之故。藐藐聽之而已。吾子試爲言越亡前事。或我國大多數人聞而自惕。因蹶然起。有復見天日之一日。則豈惟我國賴之。貴國亦將賴之。余感其言。因披淚以著是篇。

### 一 越南亡國原因及事實

越南在漢唐以前本交趾一部。與林邑占城同爲獠狃未開之人族。秦趙尉佗時。漢

馬伏波時。漸成一小部落。迨宋以後。交趾英雄丁璿丁先李公蘊李大等繼起。篳路藍縷。開拓漸大。已全有珠崖象郡文郎越裳等各部。漸成一國。至元時。有陳國峻陳光啓。越之人傑也。與韃人戰。戮元將唆都。虜太子烏馬兒。捕送燕京。時有詩云。

奪槩章陽渡。擒胡鹹子關。

太平當致力。萬古舊江山。

其時人才。人人思進步。事事求進步。故國勢日強。黎朝時戰退明兵。又收占城國之半。併有林邑全壤。前阮光中君又極英雄。攻敗暹羅。殺退洋艦。英威偉烈。實令人心口欽仰。至今朝阮氏建國。國初人才。實能極力求進步。遂全有占城。又得富貴真臘地今西。又西撫高蠻萬象。西北極哀牢鎮寧樂丸。南極崑崙島。北夾兩廣雲南。爲一全越南國。其時越南國。比唐時以前交趾部成五六倍之大。若使越南人君臣。常思進步。務益民智。務長人才。國計兵謀。事事求進步。豈非烈火得鉅柴。炎炎赫赫。光焰亘天耶。人亦有言。器滿則傾。越人彼時。自顧已滿。擁金睥睨。井蛙無天。文恬武

熙日甚一日。其間積腐政教。事事模倣明清。文人以陳編兔守。俗學鴉塗。自矜得志。武人以旗鼓美觀。棍拳兒戲。自謂無前。其最可鄙者。仰制民權。芻狗輿論。凡國家謀議。民黨從旁咨嗟而已。孟子有云。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於是有數萬洋里外于于而來之佛蘭西國。有人呼爲大法佛蘭西於百年前。遣其教徒來西貢河仙等處。乞講道。是爲嘉隆初年。是時法人已有窺覷越南之志。因見越南君臣輯睦。政教無缺。又國中虛實未詳。如何敢動。馴至嗣德初年。見越南的是野蠻政教。民權日削。公論不伸。知是越南垂亡時候。遂遣法教徒。問越南政府。陳乞通商。又大集商船於西貢。而以兵船出其不意。潛入沱灑。在廣南爲越南扼要海口攻沱灑。三年不能下。引去。自法人之失意於沱灑也。蓄憤潛謀。耽視更甚。是爲法人取越南之濫觴。

越南若及是時。大修兵政。大振民權。君臣上下。勵精圖治。深求外洋之智學。洗刷積腐之規模。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國猶可爲也。

乃越南朦朧雙睡眠。痠痹一病軀。尊君黨。抑民權。崇虛文。賤武士。盜賊窺伺於庭。妻

兒酣歌於室。主人擁被臥牀。時時作一欠伸。嗚呼。危乎。岌岌哉。

果也。負且乘。致寇至。嗣德十五年。法人以重兵厚集於西貢。要越南講盟。越國君以欽差大臣往會。越大臣奉國章如西貢。法人以兵劫盟。使紀盟詞曰。越南國君臣順情願。大法國保護。乞以六省爲讓地。嘉定 暹羅 河內 實祥 永隆 安江 河僊押國章訖。又定約章。有越南既願大法國保護。不得更與他外國交涉一條。是爲法人取越南之嚆矢。

其時三十省全轄未動。兵財充裕。苟奉命講和之人。有膽氣。有機略。但依通商講道前約。諤諤與爭。亦未至權利盡失。最可恨者。當時潘清簡林維義爲欽差大臣。二人羊豚其肝。狐鼠其技。一見法人。便戰戰慄慄。汗出如雨。倘法人要將其父母。獻其供宰。彼亦恭恭敬敬。雙手獻之。何況六省。

此六省者。人民勁悍。財粟豐饒。西貢 粟米 輪出 海國 皆利之實越南天府也。法人經營其地。已有四五十年之久。至此時始出狠毒手段。越南堂奧。爲之闐然。嘉定藤芹海口爲越南第一深廣海口。歐洲海船入越南。非此不達。是自西洋來之關鎖。

其時有鄉進士阮勳武舉人阮忠直鄉圍戶張定張白舉義兵與法人抗累數百戰。然以軍械不及法尋敗全家被戮墳墓一空。

阮勳最烈起兵時三爲法人所擒再脫於獄再聚義臨刑時有句云「縱死已驚胡虜魄不降甘斷將軍頭」終不屈死法人梟其尸投之海。

嗣德三十五年取東京河內城城臣黃耀以血書遺表自縊表有云「何忠義之敢言懼事勢之必至城亡莫救多慚北圻都人士於生前身死何裨願從先臣阮知方於地下」前法兵既襲東京壯烈伯阮知方父子殉難時以休官在家起義殉難者爲按察海陽北寧解元阮高聚黨千餘謀復省城爲法所擒以手刀自剖其腹不卽死復自斷其舌而死有義人輓以詩云「誓心天地流腸赤切齒江山吐舌紅」

高旣死法猶以不得殺割爲恨也斷其首梟之未幾諸省相繼淪陷甲申建福元年法兵入順京海口劫越南以清國封王璽章繳還清朝清國以越南讓法實在是年嗟乎數千百年受封之榮不足以償一朝還璽之辱也枯楊生花何可久也老婦得

其士夫亦可醜也。越南之謂哉。

乙酉年。法兵攻京城。咸宜帝奔乂安省。詔四方勤王。而輔政大臣阮福說赴廣東。求粵督達懇清廷乞援。法人知之。向清廷阻其事。且問越南人來意。清政府憚法。遂安置越南人於韶州。

法兵掠乂安。奪咸宜。駕徙之巴黎城。尋以帝有謀歸國之志。徙之南斐洲阿爾熱城。禁南人往來。絕音問。

越南地勢險要。人兵勁捷可戰。法人非容易可取。緣嗣德時。有姦臣陳踐誠。阮文祥。富國。此二人者。俱虎狼面目。狐獐肝腸。文祥比踐誠更甚。善于逢迎掩飾。深得主上心。嘗蓄篡奪之志。因國政內腐。法虜外窺。知法勢彊盛。遂借外交手段。脅制朝廷。以陰行己志。多以重賂結法人。約爲法人奧援。彼爲機密院大臣。每有機密。輒先洩於法。法人亦以重賂餌之。凡交通英德等事。皆爲祥所敗露。國中又有太后范氏。愚而貧。爲嗣德翼宗之生母。干預朝政。翼宗事事稟求母后乃行。阮文祥卽以法人所餌

之重賂。結母后心。昏嬰姦賊。表裏弄權。顛倒國政。陷害正人君子。或則橫被刀斧。或則黜削歸里。順京失守時。文祥實引法兵入城。阮福說出兵迎敵。使人向祥乞濟師。祥却向法營通信。絕彈藥弗給。城遂陷。法得國。祥自以爲功。謀求封王。法人惡其反側。恐留之爲後患。徙之海。溺其屍。以空鐵棺回。令祥子孫出十萬金以贖。法人之狡。猶如此。然引虎入室。爲虎所噬。彼假虎威以逞者。胡不以祥賊爲鑒哉。

小人當國。朝廷空虛。京城亡時。勤王詔下。應詔死事者。不是邊郡左遷。便是江湖閒散。無權無位之君子。手無寸鐵之豪傑。一旦義憤感激。視死如歸。除西貢淪沒已久。繩束太嚴。無可與法爲梗外。南北南圻諸省。以至山邊海徼。漢族清蠻。無處不有。揭竿斬木。與法人捐生。久者幾二十年。近者亦一二載。有與法人鏖戰死者。有爲法人拿捕以死者。有爲法人招誘不屈而死者。有陽爲法臣。陰結義黨。爲法人所覺而死者。有憤極填胸。自尋死法而死者。可惜幾千年江山精氣。所鍾毓之英人傑士。遭世不造。蘭薰玉焚。俱化作南海怒潮而去。冤哉痛哉。言念及此。爲之酸鼻。爲之痛心。爲

之撫膺大慟。欲言不忍言。欲不言。又不忍不言。嗟乎。海河清晏。則廟堂之上。庸夫高枕而飽餐。天地塵氛。則鋒矢之場。壯士捐軀而吞恨。使此數千百義人壯士。得於國未亡時。居之廟堂。布之州郡。國其能亡乎。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是誰爲之。是誰爲之。此數千百泉下義人壯士。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必不樂其以國破君亡。賣吾一身忠烈之名也。哀哉痛哉。有國者其可使國人偏有忠烈之名哉。

二 國亡時志士小傳

阮碧 南定人。舉二甲進士。法人取興安。碧爲巡撫。櫻城死戰。城陷。棄妻子入山。結義士。北圻全轄義人。皆隸磨下。二年餘。屢與法戰。適勤王詔下。遂奉詔如粵。援清兵。黃廷經李子才等。謀復宣諒。與法戰死。碧家南定。去諒山十餘日程。法人謂死信詐也。逮捕全家。時碧母已七十矣。幽之坡室。法名累年不得解。碧所居程浦社。以碧故。法人幽其豪役。沒其產。欲多方凌轢。以得碧之出也。一人盡忠。全鄉蹂躪。文明之流毒甚矣哉。



千百年來有此日。十八九事不如心。

未老杜老空懷古。再生賈生徒哭今。

宋維新 清花人。進士。全家死於法。今無嗣。維新初罷官歸里。與舉人子宋維清奉勳王詔。舉義兵於清花。結山蠻岑伯燦丁文毛等。兵數千餘。屢挫法兵。父安解元阮季淹亦以義兵會。屯岑。時有清花人高玉醴爲法獵獒。最得力。維新之故門吏也。維新爲所誑。被獲。維新一時有盛名。法奴隸者爲之謀脫死。竟不可。法人梟之。其家眷於維新未獲時。皆以幽獄死。阮季淹亦被戮。

阮敦節 清花人。倜儻有大志。謀舉義兵。未及發。事泄。法人幽之。杖之。鞠之。問其黨。固不言。法人引斬者數次。竟不斬。欲窮查之。盡得其全黨。乃已。敦節固終不言。法人發爲囚。徒牢堡。哀哉。著赭衣。荷板鍤。執役刀。從法兵背後。而供灑汲之役者。乃越南十年前儒冠文履。目炬聲鐘之阮敦節也。敦節以進士歷官知府。素懷國憂。多結山寨好漢。不肯死。非憚死也。嗟乎。此老心事。何日作一聲泉下笑哉。

丁文質 父安人。應詔起義。兵敗被執。法人梟其屍。屍爛。門人乞收葬。法人但予屍。奪其首而火之。文明強國所爲。固如是也。丁文質其幸而身被之哉。丁父與其弟。旣死於難。男二。姪二。女一。年甚幼。法人俱戮之。文明國嗜殺。固如是哉。丁初以進士蒞義興府。甚得軍民心。與法人戰。屢勝。南定城亡。義興府不能下。質受刑。乃酷慘如此。想是盡愛國者犯歐洲之最重律科歟。

阮效 潘伯扇 廣南人。以散官起義。三年血戰。法人未有以敗之。會廣義人阮紳。初亦附名義會者。後叛義會。投入法。法人奴隸中之最頭角者。其黨黎潔亦爲法黠狗。效扇所在。必極力蹤跡之。法虎得紳潔爲俚。捕效扇益急。效扇度兵必敗。全三省義人。必盡爲法魚肉。效乃與扇謀曰。三省義會。君與我實主之事。不可爲。有死而已。然俱死無益。君先死。我散其黨。而以身任法人執。法人鞠問我。我極力爲吾黨解脫。死一我。不足惜。存吾黨。他日有成吾志者。吾生也。扇慨然諾。遂著冠帶。望闕五拜。又向效再拜曰。君勉之。我去也。卽傾藥囊。一飲而瞑。蓋扇初起兵時。卽以衣袋貯鳩藥。

有死志久矣。效被虜。解赴順京。法人集刑官廷鞠。時廣南三省義會。不下數百人。此其有名者。效獨稱三省人甘心作賊者。惟效一人。其餘皆爲效所力脅。彼懼燒毀。不敢不從。無他心也。斬效足矣。他不辱問。獄成。竟無一言。伸頸就戮。効麾下胡學。以布役起兵。有戰將名。亦被戮。嗚呼。二人者。家破矣。不問也。身死矣。不恤也。區區思存其黨。以爲後圖。彼其眼中胸中。但有祖國有同胞耳。此等肝腸。真是天地欽鬼神佩。爲其黨者。顧乃僥倖偷生。蹉跎至死。不知人間有何可羞可恨。其何以地下告程嬰哉。

黎忠庭 陳猷 二人皆廣義人。阮紳同鄉也。庭猷以廣義人抗法。紳以廣義人助法。庭猷以勤王死於法。紳實戮之。越南固紳之同種。廣義又紳同種中至親至切之同種。夫同種而不愛同種。亦已忍矣。乃又爲異種者拔刀刃。必殺吾同種而後已。獨何心哉。法人愛紳慕紳庇護紳。於紳何取乎。倘使紳祖宗父母而生於法。法人能保其不助異種者以禍法乎。今日背越南忘廣義而助異種之法人。他日必將背法人忘欽使而助攻法之一種人。此翻覆事。阮紳固優爲之。法人而果愚昧與。法人而果

可欺可弄與。則必崇信此朝恩暮讐。反側顛倒之阮紳。阮紳必有以報法。聯法人以攻法。道與法異種者。以攻法。固阮紳一反掌間耳。然法人決不愚也。法人決不可欺弄也。法人決不信此忘祖國而崇殊族之阮紳也。危哉阮紳。危哉阮紳。

范纘。平定人。以武學生起兵。平定勤王會人。纘其赫赫者。與法抗三年。弗克。入山死。法人募入山。尋其墓。掘屍而火之。此等奇駭事。乃文明國亦嘗爲之也。

黎寧。河靜人。以蔭生爲義黨倡。寧世家子。有厚賞。少年時。知國必亡。已有短刀匹馬之志。結納俠客。揮金如泥。手下嘗有數百死士。順京失。卽舉義旗。奉出帝詔。爲義軍參贊。多敗法兵。馘法將。會病斃。法人分插其村民。沒其社村號。兄弟五人。四死於法難。麾下裨佐。後隸潘廷逢。皆有戰將名。功雖不成。實義黨中之最表表者。

何文美。河靜人。以書生應詔。深沉有智。能易裝服。混入法營屯。爲義會彊間。時偷取法屯軍械火器。裝載入山。法人不能害。爲仇人中傷。自射其喉而死。美起居必以短槍隨。誓不污法人手也。燈蛾赴火。美誠可憐哉。然義黨中之最凜凜烈烈者。美旣

死。法人以不得殺爲恨也。割其首。梟之市。十餘日。彼僮僮者何罪乎。酷虐至此。此所以爲文明國也。

阮仕 又安人。初本偷漢。不事人家業。常以短刀隨身。聞法人名。輒怒目切齒。頭髮指天。誓必殺割此賊。投義黨爲領兵。經百餘戰。見法人未嘗避也。善撫士卒。恩愛備至。帥府賞賜銀錢。輒分予手下。一文不入囊。嗟乎。不愛錢。不惜死。兼而有之。得如此偷兒。我且焚香稽首而祝之曰。吾千拜汝。吾萬拜汝。仕死。法人發其墓。仕出身甚微。然義黨中之名戰將者。仕死後。又安更無如此人。

阮有政 阮春温 皆又安進士。熱誠憂國。天性懇摯。温比政又過之。温被執。檻赴京。法人百般窘辱。終不屈死。揮刀劃天。齎恨入地。仇人尙在。肯忍見其子孫耶。

潘廷逢 丁酉難作。乘輿播遷。以香溪縣爲行在所。河靜轄也。河靜屬又安。安靜全部。赴義最多。與法相持最久。被禍較諸省亦最酷。十一年閒。販奴佃戶。偷漢屠兒。皆奮跡草萊。與法人拚命。有百戰間關。爲一時名將者。義兵掌營高勝。義兵提領阮橙。

尤庸中佼佼也。勝果敢善戰。能一見洋砲依式製造。精巧不下於法人。與法戰。輒馘法一畫二畫等官。法兵相戒。遇勝輒避。使國中有數百勝。法人其不狼狽而西乎。勝自投軍。遇敵輒戰。眞法人之無賴賊。勝死。所居里。法人燬之。勝墳墓被掘。橙果敢不亞勝。而謀略又過之。法人初來。橙卽投法兵。爲細作。引法兵拿匪。卻陰誑徒黨。以酒具餌法兵。乘醉誅之。盡奪其砲。遂赴義黨。奉出帝詔爲領兵。橙赴戰。能避銳擊惰。以逸待勞。臨變從容。應機神速。有古名將風。累與法交槍無敗者。天方授楚。未可與爭惜哉。橙勝死。河靜遂無名將。二人皆潘廷逢麾下也。逢書生時。已落落不入時套。舉廷試第一。尋補御史。會權姦當國。擅行廢立事。刀斧林立。乃集朝臣聽命。舉朝屏息。逢獨抗章嚴劾。義氣凜凜。不避鼎鑊。類如此。勤王詔下。逢方居母喪。以衰經奉詔。築山屯。掠法堡。董率諸道義兵。二轄民大半歸附。法人號令不能行。法大奴黃高啓。逢同邑人也。以甘言厚幣誘之出。不可。國新君爲法所脅。亦溫誘之出。終不可。法人糜其威譽。發其先墳。逢子弟哭告之。逢曰。世受國恩。與國同禍。我先人所甘心也。吾成

先志耳。死不休。遂據險養兵。儲糧造械。益爲進取之備。聲勢行於兩圻。會廣義賊阮紳爲法人獵。以數千習兵。與數千法兵。分道進攻。兵未入境。適逢病重斃。法兵遂搗巢焉。時麾下無橙勝比。兵遂潰。噫嘻。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逢臨歿。有絕筆聯云。九重車駕關山外。四海人民水火中。逢旣死。法人購得逢屍者。有厚賞。然逢麾下無肯指引者。法人遍求諸山中。得山蠻指逢墓處。法人發其屍。驗之。屍有枝指。棺面有咸宜帝勅。賜兩圻經略大使平西大帥之印。乃出其屍。沃以火油。燒之。恐有斂灰而葬者。復散其灰。自古及今。未聞有如是之酷刑慘狀者。乃一於歐洲文明國見之。治真正盜賊。無此律也。况其爲勤王之義士耶。文明國其何以解天下之疑也。

乙未年。七月。逢死。義黨潰。十一月。法人以軍費二十萬金元。責四轄民賠償。國遂定。於是三十六省一百二十餘府縣之土地。一百兆男婦老幼之人民。以至山蠻洞丁。南極河僊。北極諒山。西夾暹羅。東夾大海。無一不歸法人管轄。是爲法人取越南之

結局。

以後法人乃全出其經理越南之毒手段。以後法人乃徐展其蹂躪越南之狼脚跟。

### 三 法人困弱愚瞽越南之情狀

嗚呼。越南人三十年間。干戈了。又水火。水火了。又刀劍。幾番蹂躪。餘喘僅存。又豈堪法人之毒手段哉。今方日日割剝魚肉。嗚呼。越南豈不是早晚無遺種哉。今說法人之毒手段。只恐聽者猶以爲言者之過也。夫法國乃彊盛之國。而凌侮弱小之越南。成何國體。法人爲文明之人。而魚肉愚瞽之越南。成何政法。故說來。恐人或不信。然我據耳目之所及。從實說出。迥非臆聞調想。故將惡名歸于法人。若有一毫虛謊。天地亦不饒也。夫越南是有君者。今且說法人如何處置之。

越南故君。爲咸宜帝。冲齡在位。纔一年。有何失德。有何罪惡。不過一文弱之主耳。法人既攻下京城。咸宜帝于是出走。所到之處。尺地寸土。皆爲祖宗父母故地。於法何干。乃法人既追執之。又遷之絕域。曰南斐洲亞爾熱城。又幽之密室。又禁與外人交

通。又絕越人往來音信。以一有德無過之君。羈囚異地。法人倘欲殺之。則殺之已耳。而乃故留此一條命。歲取幾萬金。以爲供養之費。（法人於南國所入之常賦。分爲三款。其二款。全歸法人。越人不得干預。其一款。爲收養越國君臣之帑。每歲就此一款中。另摘出三萬金。奉歸法人。名曰供養越南王之金。）其實供養與否。越人如何得知。法人祇借那三萬金。留那一條生不堪生死不得死的性命。殘殘毒毒至此。法人卽白取那三萬金。越人莫敢誰何。法人要取之有名。好成個假仁義的。這是法人之狡險處。

越南現在之君。喚做成泰君。法人但留的內殿。與他居住。存的皇帝名義。與他稱呼。法人却以法兵環守殿門。一出一入。由法兵看管。國君出都門一步。須奉法人號令。國中一切政令詔旨。皆先稟白法人。得法人一諾。乃敢施行。或法人自傳出意旨。其越人爲奴隸者。行五拜三叩首禮。越人見君禮唯唯遵辦。而那皇帝却兩手拱拱點一點。更不得開口問一聲。這是何事。如此爲國君。法人便廢棄他。使法人自公然書個大

法大越兩國皇帝。誰敢問他。豈不更乾淨了。法人故留此土居木坐的虛位。凡所爲種種惡虐。必布之於國中。聞之於外國。曰。這是汝越南君臣所願爲。曰。這是汝越南君臣所順受的。法人想道。越南人是無耳目的。外國人是無公論的。只那一條計。法人謂可瞞過了。這敢明明白白愚惑越南。這敢明明白白欺弄外國。果然越南被他愚惑了。果然大國被他欺弄了。無那個問他罪惡者。這豈不是法人之狡險處。

法人以保護二字。欺五洲疆國。一國有利。各國均露。這是公約中所有。法人却遮遮掩掩。謂越南君在此。法人但保護客人。何利於越南。疆賓不壓主。想各疆國信法人此說。爲法人遮掩過。三十年來。無一疆國商船到越南者。無一疆國向越南開商館領事者。我謂各疆國。必不爲法所欺。此或有故。我未解得耳。法人因此緣故。纏縛束勒他王族極緊。每一月。兩三次檢王族譜宗人名。照名點面。有欠名的。法人必窮追。四面羅捕。嚴刑治罪。豈不是怕法人秘密情走洩麼。法人近來。絕王族的口食。王族如何生活。却無一人出外控訴。皆以此耳。越南國是有臣的。看法人如何處置。

越南之臣。請我同人聽者。

越南國破君亡。這般可痛可恨。那時越南臣子。受國王水土的恩澤。如何偷忍得過。若使越南人。個個都俯首貼耳。甘心事法的。竟成何世界。越南人勢力。固萬萬不及法的。與法爭命。猶如三歲兒童。去與拔生牛角的孟賁。一場決鬪。如何不敗。那越南人敗了。有不肯屈服的。有十分憤恨。憤極自死的。有投首求免罪的。不肯屈服的。如潘廷逢范纘一般人。法人偷容他逃遁山谷。他固與草木俱朽。於法何傷。法人却極力下毒手。糜他妻眷。連累他鄉族。掘發他墳墓。他不肯屈服。到底是他分事當然。法人罪其生者。梟不憐病。是語人怎敢怨恨他。可憐死者屍骸。而生者當得何罪。法人竟暴露碎解。懸之城門。投之水火。如此豈不痛煞。那痛憤自死的。如阮高何文美一般人。他身既無辜自戮。他妻子既困苦無依。冤哭愁呻。天裂地坼。倘法人休手罷了。容他一滴血入地。於法何損。法人却思快積忿。必發其屍而火之。必割其首而梟之。彼窮鬼殘屍。何能作賊。黑黑禿禿的骷髏。受天地間僅有之苦狀。法人努兩目狠視。

拍手稱快快。豈不令人駭煞。彼投首求免罪的。如阮城、潘仲謀、阮光瑠。一般人。

此三名不

被法殺然他是二個道士一個他固怯怯的兒。蠢蠢的漢。大丈夫行事。豈有一經敗

輒。輒低首下氣。向人乞哀。此等臭皮囊。留之可嫌。殺之不忍。但自法人而論。便是他

既降服的。又何他殺。可憐那安和北門外。一輩投降人。儘將一劍揮去。殺之已矣。又

禁絕他家人族人。不許認屍收葬。暴骨流血。行人爲之絕跡。法人又極狡。初間一二

出首。法人甘言醴賞誘他。自相牽引。陸續俱出。山中巢穴空了。便引出安和門。那時

出首人都還贈他一劍。那時諸不肯出首的烈士。定當拍案叫快。既受殺降的名。又

快烈士的志。又堅思舊的心。如此無名之刑。無辜之戮。文明人胡亦爲之。汝越南人。

好睜開兩目一看。勿謂法人可信也。彼法人於國未定時。勸諭出首免罪文。千口萬

口。汝今日視法人何如。汝尙信法人否。法人又有最兇最狠的手段。又有最姦最

譎的肝腸。初取越南時。他極以甘言醴賞誘越人。又以美官厚俸餌越人。他所行種

種惡狀。嗾越人爲之獵鷹。如阮紳、黃高啓。此二人最力輩。其搏噬如意者。爲越國中

猴面彘腸無義無行之惡棍。實越人平素所不齒。法人却極尊崇之。如武允迓以一通言。至總督協辦。其他督撫名祿。督撫名芳。皆爲法通言。助桀爲虐者。法人種種惡藥。先以意指授此奴輩。欲東噬之東。欲西噬之西。此輩奔走不遑。法人坐享其利。此輩所分肥染指。歲積月累。而得之膏血。法人知其多也。即便索瑕吹垢。罰一罰。便雙手捧數十年臭囊。奉還貴國保護欽使了。全利歸法。而惡名則此輩分任之。其兇且譎。實爲古今第一無二的手段。

越南國是有民的。看法人如何處置越南民。請看一看。想我同人聽到這一段。有不拍案叫哀。擊天稱痛者。便是無耳目的。便是無心血的。便是非人種的。我敢斷斷說。無是天理。無是人道。我同人好聽去。我只怕同人掩淚抑惱也。我不忍說。然不說出。我同人如何得知。我豈不是死罪死罪。我說去。越民在國未亡時。國君取於民。有喚做庸錢。有喚做租錢。此外更無雜稅。其庸錢是身稅錢。却只八九千。或至二三千。乃同出一口率。一率只有三百銅錢之多。蓋照戶不照口。所以甚少。其遇有凋瘵。更

行蠲免。其租錢是田土稅。有三十畝四十畝。乃出一畝稅。一畝稅。有一官方斛粟之多。蓋任民開供。官不過問。所以甚輕。緣越南待民甚寬。這是嬌養姑息政體。漸成惰懶。矚飭氣習。實非富強的資格。法人得國。若稍留意興滯振敝。令民出銀出錢。爲民開智興利。國民豈不甚大幸福。如何怨他。那法人却無利民的意思。一切利權。都被法人掌握。越人却無絲毫分潤。故民財民力民膏脂。却千端萬緒索取。朝供到夕。夕供到朝。想如此月年年。越人一定無食可餐。無衣可著的。其目有若干事。零零碎碎。却不勝言。請摘舉其大者。說與我同胞聽者。

(一)爲田土之稅。初法人令民盡括田土。依數開供。無得隱瞞。隱瞞者有罰。其田土沒入官。能覺出隱瞞者。有重賞。如現今陳日省。爲法通言。以查出丁田。得清化按察之職。此是法人吠犬象鷹的左券。田土分爲三等。上等田。每畝稅銀一元。土亦如之。中等下等準是而殺。與民訂約。永爲成例。纔得一年。法人謂南人留荒田土多。宜增加稅額。使南人勤於農業。法人將行一事。必設爲一巧飭仁義之說。瞞人耳目。這

亦是保護越南的話頭。這田土稅如是。遞年增加。下等加為中等。中等加為上等。其  
 上等無可加。即令於田簿。倍增其數。百畝增十畝。十畝增一畝。數年之間。田土但有  
 上等等稅。無下等稅。丁簿亦照此例一民村有不堪者。請法人勘度端供。法人不復  
 究問。但準交這田土。與法農官耕墾。其稅。由總里責賠。越南例收稅人員有稱曰現  
 民間出稅實田。為法農占奪者處處而有。實是無路可訴的實狀。越人修軍向官乞

實情確與  
不致購也

(二)為人口之稅 法人初言民生須為國供役。古今通義。若欲終歲安業。須於身  
 稅外。另出役錢。其人口稅銀。名曰公搜銀。每歲一壯丁出金二元二角。又役錢曰公  
 益銀。每歲一壯丁出金八角。是為每歲一壯丁納銀三元。然其初下令時只金一元。  
 遞年增加。至今西貢民。每丁歲納五六元之多。外兩圻諸省。歲每丁三元。或初成了。  
 不滿三元。積歲逐增。尙未有已時也。越南有一小小事。說來可哭可笑。有某村人。照  
 盛時丁簿太多。經兵燹後。耗其大半。法人丁例。有增無減。某村人一貧如洗。納個公

搜銀公益銀。實實不能堪的。智矣富人。哀此癯獨。乃相聚而謀曰。窮窘至此。無天可上。無地可入。我們盡率所有人丁。向貴保護官苦叫。任他烹宰。想保護官。必無盡殺我輩的理。看他如何處分。可憐他途窮計絕。作無首無尾的乞叫。他不想法人是狠狠毒毒的手。幾千百銀元。他如何肯放過。某村人一齊到法人庭下。蒲伏陳苦。法人謂。汝何不將汝妻兒家屋田地賣去。納銀與我大法便了。某村人慌忙。未及思算。哭一聲。向對法人。謂妻兒賣了。家屋賣了。田地賣了。只有一片天在頭上。未賣得耳。法官拍案大笑曰。好好。汝一片天未賣。將那天賣與我。寫下券文。我與汝免了搜銀罷。某村人面面相覷。未知如何回答。已見法官取紙筆來。押令某村人。寫下賣天的券文。寫訖。村人寫了本村同記字樣。某某人名。押手點指訖。逐出村人。其券文。法官納之袖。村人出。都想不出法官如何處分。有憂的。有喜的。有驚懼的。俱是未解法人的意。豈知某村人歸來。未入室。一隊巡警法兵。已四面圍著那村。疎疎密密。似攻城一樣。但聞彼處傳。此處呼。喧喧道。汝村人賣天與我大法。那村汝上面天。是大法有了。

非汝村有了。汝村人不得去走天下的。不得曝曬天光的。若見汝向屋牆外。出頭露面的。便是敢窺我大法天的。便是侵犯我大法天的。便是死罪。我大法決不輕饒。巡警兵護天的。一連三日。那村人直是水洩不通的。真是晝不見日。夜不見月與星的。此時村人愈窮窘。乃哭哭泣泣。千般訴。萬般哀。向法官乞許贖回那村頭上一片天來。真個是妻兒賣了。家屋賣了。田地賣了。方納清這搜銀。方纔討個安居的。法人方纔罷手。俗諺有云。

到底無天苦。

畢竟有天好。

妻兒將奈何。

田地未必保。

我贖吾天來。

那天不是老。

又有寓越華商爲城廂旅民身稅。較本國人逾重。上等身稅。可六十元。中等半之。下等至少亦十元。以上各項公搜稅銀。法人給一紙牌。用法文法印。註明姓名年貫。爲隨身信符。不許遺脫。途行者。家居者。若遇密魔那檢察。偵探人巡警兵爲密魔那兵無此

紙牌。作逃搜論。卽得重罰。其有官紳在家。及現爲法從事者。照越南國例。無身稅銀。法人却給一免搜銀牌。每三年一換。領牌換牌。皆納銀三年。較搜銀更重。其紙牌。有青紅黃三式。黃者爲免搜紙牌。紅者爲受搜紙牌。青者爲外籍紙牌。外籍紙牌。又有一則稅例。南人遊商。自居里過別處。若忙急。未及向法官乞通行文憑。到別處時。向法官納銀元。領個外籍牌。是青牌者以住限速遲爲多少。領紙牌訖。方得投客棧居住。客棧若許無紙牌者居住。巡警兵覺出。拿向法官。主客同罰。此是要分客棧之利。民間雖納公益銀。役亦不爲之減。每役民。必曰許雇役錢。初時少支。頃間便變易其說。囊錢裹飯。任民自供。未嘗雇也。其譎處在狙詐奴隸。其凶處在土酋人命。

(二)爲屋居之稅。照房定款。逐項徵收。其例不一。環城廂者。上等屋房。歲出銀九十元。或至一百元。中等屋房。歲出銀五十元。或至六十元。下等屋房。歲出銀二十元。或至三十元。房屋前後爲堂軒稅。南人曰堂外爲庭稅。南人曰庭外爲門欄稅。門欄外爲圍居稅。亦無一定規則。但按項出銀。照房屋例爲增減。處處門外。俱有法文爲

記。無者爲瞞稅。卽有重罰。登時逐去。若在村野。這稅則較輕。

(四)爲渡頭之稅。每到江河橫渡處。卽隔數尺水。而水上有一收稅公司。其役由南人領掌。其銀納於法官。每大江。一津次。一人渡江錢。可三四十個銅錢。極小江。一津次。一人渡江錢。可六七个銅錢。貧家貿易生理。極苦此事。

(五)爲生死之稅。男女初生。卽向法參辨堂呈開。納呈開銀。男女至死時。卽向法之參辨堂。乞驗。納乞驗銀。輕重視人之貧富爲差。此防逃漏身稅也。此是行之於西貢者。各處未有。法人徵收。皆以漸而至。不一時齊到。此是陰朶民脈處。

(六)爲契券之稅。法人知人間雇借。賣買田土家屋詞訟單憑。用紙必多。却生一術。於越南紙中。押下法人印信。凡上所用紙各件事。須向法人領這紙。納銀。賣領。若不用此紙。名爲背國法。一切事。行不著。

(七)爲人事之雜稅。或請僧。或忌臘。或禳祭。或改一椽。或易一瓦。或送喪。或行慶賀等事。凡聚會一筵。一時辰。打一聲鼓。吹一口簫。不論貴賤何等人家。皆須向法官

呈納請銀三角或五角。隨事之大小而定稅。法人給一小紙。乃得遵辦。名曰乞法銀錢。日間從輕。夜間倍之。此行之城廂者。村野各處未有。

(八)爲船戶之稅。這稅額亦照房屋稅額。分上中初三等。上等船戶。爲大商船。亦歲納銀百元。或至二百元。中等船戶。半之。下等商船戶。又半之。最慘苦者。是漁戶。漁戶人。無田地。無家屋。無工商各藝。以一葉爲生涯。朝得魚。暮得食。從前越南國君。於此等民。毫無征取。但令供水役。而給予役錢而已。法人亦令一一徵收。一漁民幾隻船。一船幾人口。出入口銀錢。又出船屋錢。得魚向市。又取魚稅錢。以上諸船稅。船頭皆有法文爲記。無者爲瞞稅。卽有重罰。

(九)爲商賈之稅。其最重者。旅商店。亦分大中小三項。照貨收銀。南人名曰其大項。或歲出二三百元上下。中項半之。小項又半之。卽一小小商賈。設幾件賣買品料。雖至賣漿。賣菜。賣碎柴。賣檳榔。極少的事。亦須有稅牌紙。無者爲瞞稅。卽有重罰。

(十)爲市廛之稅。市分大中小三等。令所在領徵。而納銀於法官。大市。歲七八百

銀元。中次之。小又次之。外又有行市者。自出之稅。擔一肩柴。挑一籃菜。亦必納稅。乃得入市。樵夫野人。以手足爲生理者。甚苦此事。貧人歸途。但聞嗷嗷相問。汝今朝出稅幾何。今晚出稅幾何。此外更無一語。

(十一)爲鹽酒之稅。其初。法人但責賣鹽戶納鹽田稅。後見越人嗜鹽。便起貪心。令所在有鹽田者。出其田之稅。亦照田土例徵收。而倍其額。其鹽貨。由法人自賣。責令鹽戶供其役。少少還些值錢。鹽煮成。業賣鹽者。出銀向法人領買。法人照銀授鹽。訖。給與一紙牌。每一紙牌。隨所買多少納銀。買鹽銀。不在此數。計一升鹽。至此已有兩重稅。一爲鹽田稅。一爲領買鹽紙牌稅。買鹽自場出。又到法商政司呈乞勸。商政司秤得若干斤。若干樹訖。納銀。取賣鹽稅牌。前兩重稅。是防盜煮。此一重稅。方的是鹽成。一升鹽。至此時有三重稅。三重稅納清。方得引鹽到市。入市時。又納市稅。成四重稅。鹽產那得不窮。鹽價那得不騰昂。國中前日一升鹽。不過五六十銅錢。今日一升鹽。有四五銀元之值。越人海濱僦居。實以鹽爲生命。漁獵至此。天焦海枯。慘慘酷

酷。越人苦極。有自脫於法網之外。閭閻自相貿易。不復向場入市。更苦法人巡警極嚴。偵探極密。一經覺出。全家爲之掃地。更人人忍饑忍死。尙可言哉。酒稅亦與鹽稅同。亦由法人自煮。業賣酒者。亦向法人領買酒紙牌。但只兩重稅耳。

(十二)爲殿寺之稅。法人無事神奉佛等事。人間殿寺。分爲大中小三項。向法官納稅。領法文門牌一紙。方得奉祀。大項五十元。中項三十元。小項十元。現今西貢。廟宇幾爲之空。其有

一二富鄉村。時得一見。眞成魯國靈光矣。

(十三)爲工藝之稅。越國工藝人。多專村居住。屋其地者。專其業。如鉢場業。陶。楓。林業。屨。文。林業。鐵匠等類。法人於身稅外。令納工藝稅錢。隨業之貴賤。定多寡稅額。亦人給一紙牌稅。無者禁。不得做生理。祇許在官供役。貧民以手藝自養。那堪束手待斃。噫。

(十四)爲地產之稅。這等稅却不勝書。山產有象牙。犀角。錦石。玉石等。海產有玳瑁。珊瑚。燕巢。珠貝等。清變之桂。廣南之飴糖。乂安之鐵林。黃草。西貢之砂仁。荳蔻。椅。

楠沉香。南定海陽之茶煙草。是名相思草可避風毒平定之蠶絲。一切土地間所有貨品。皆有專稅。其爲法人所自占管。不許本土人開採者。不納費稅。但出地稅而已。除此項外。稅額甚繁。言之可厭。怕同人爲之掩耳而走也。姑舉茶烟草稅一則。其餘可知。

一。(十五)爲種煙田之稅 每種煙家。向法公司納田稅。畝照常田倍之。方得下種。稅

(十六)爲生煙之稅 煙草自田間採還。未經三五日。割切成片。得若干斤。若干樹。須悉向法司呈勸。納稅訖。方得出賣。稅二。此兩重稅 煙家出

(十七)爲熟煙之稅 業煙商者向造煙家買回。卽呈商政司。得若干斤。若干樹。繳納稅清。許給稅紙牌。方得轉運他處。此一重稅 業煙商者出

(十八)爲公局煙稅 業商者自此省轉載他省。卽由所在之商政司納稅訖。給與紙牌。方得散賣。稅四。此一重稅 行商者出

(十九)爲私局煙稅。一切諸小本商家。從大商家零碎分買。又必向某處某處。小局商政分司。呈勸領稅牌訖。方得店前販賣。此一種稅。坐商者出稅。然入市時。一肩之擔。一掌之握。亦必向市司納稅。方得賣之市間。只緣法人預防越人太深。酷嗜越貨太熱。百端營謀。萬端索取。總之越人無一線生路。法人志願始滿耳。

大抵貨項之稅。不論貴賤。入商政司者。十斤有稅。入市政司者。值十文銅錢以上。亦有稅。入巡警司者。無論何人。無論何件事。銀錢便是護符。

法人有白取人財一妙法。想是五洲中文明國。千思萬想。不能猜到者。曰英豪會一

事。法人選民間猾豪姦魁。鄉曲所厭惡者。每地方二三人。名曰英豪會。其名甚美。月二禮

拜日。會於公使堂。指畫利路。某處有某款宜征徵。某事有某利宜收拾。法人虎也。此

輩爲之俚。日改月新。搜幽索隱。真箇是一文不遺一粒必摘的。方纔如意。此輩人。無

學問。無心術。驅之作惡。如蜂得甜。這是法人最善用人處。文明各國。有如是用人手

段麼。法人又有陰空人國一絕妙法。爲五洲中文明國千萬萬想不到者。是爲密

魔邪一事。

法人巡警隊之隱名 越人呼曰聖列兵

法人補給那密魔邪兵時。須擇那個無父母無兄弟

無家屋無資業的惡棍。又察他面貌。果然是極兇極狠極貪極譎的。方許選到。選到

時。法人喚那惡棍。向天罵一聲。又喚那惡棍。呼他父的諱名。罵一聲。法人乃欣欣懽懽。

以重金賞那惡棍。引那惡棍入隊。法人謂如此無所忌憚。巡捕偵探。方得力故也。

那入隊惡棍。正是密魔邪的漢子。搜查姦細也。此輩徵誅逋漏也。此輩。

西貢今日此輩最盛越人

日之曰遊棍黨然姦婦自盡未知何如有識者看此輩結局

然後設為夜行之禁。為偶語之禁。為博酒之禁。為盜

竇私鹽之禁。為窩娼貯贓之禁。為陰圖潛匪之禁。為異人異樣之禁。四布法網。愈密

愈繁。全藉此輩偵探之力。此輩人上無天下無地。中無身。但得悅法人心。取法人金。

何波濤不簸。弄得起。何風火不吹。煽得烘。一到法庭。大半是摹空語。法人亦知其然。

亦甚憐憫。要將罰銀與我大法。我大法釋了。便罷。絲毫之事。動輒罰銀。今日罰銀未

清。明日罰銀又至。其最可不哭能哭可笑不能笑者。為逼劫民家良婦女入娼之一

事。法人於各都會城廂處。皆設娼樓。徵妓女稅錢。亦有三等。上等娼。歲三十銀元。中

等次之下等又次之。給予黃紙一片。有法文印記。這紙隨身。方得賣藝。此等女人。遊惰無業。煙花生涯。實人間極賤品。重收稅錢。亦不足怪。其兇狠的。却在用巡警兵。假偵探爲唆嫁事。這是抑勒民家良婦女之妙法。法人律。每夜令巡警兵偵探娼樓。有實無黃紙牌。私引男子行嫖者。押赴刑曹重罰其女。卽沒入其本銀。若得娼樓稅日增。巡警兵有重賞。巡警兵乘風生事。尋禍邀功。但見人家有零丁寡婦。流落孤娘。無父母兄弟可依。無權要勢力可援。卽黑夜闖入其家。法律禁夜入人家。誣以竊窩嫖男。彼孤窮懼禍。怯見法官。恐喝雷霆。無所控訴。便歔唏忍淚。乞領黃紙了事。明明白白的良人。從此向賤妓場中生活。娼樓稅日重。巡警聲勢愈大起來。嗟乎。黃紙一貼。膚終身落地獄。零丁弱婦。何辜于天。真是古今絕奇慘事。如此政體。歐洲文明國。固當爲之也。呵呵呵。法律竊探者有罪探者無罪。此亦是滿敗越人一妙法。

法人又有個黑迷人國之一妙法。想是五洲文明國中。千馳萬驟學不得。請言那個妙法。與同人聽。我同人定當爲越南。汪汪淚流。作東溟怒潮湧也。

越南人得離火正氣。固聰慧易教。又孔孟書流入已久。不是全喪廉恥的國人。法人念現下民智未開。士習未變。容易播弄他。若一日天牖他心思。地豁他障蔽。却去各文明國。增幾條見聞。開幾路學術。長幾分才智。他必不肯寄人鼻息下。我那時駕馭他却難。便將那愚瞽牢籠的術。極力舞弄去。極力吹煙煽霧去。這如何是愚瞽之術。越南從前取士。有文武二科。國中並行。這二科都是越南千年來腐敝的政法。都無可觀。然武科比文科。偏有那剛彊奮厲的氣象。文科比武科。偏增那委靡柔怯的氣象。他纔得國。即便除去了武科。其卑卑悞悞無用的文科。他却不廢。他知越南人癖好此無用賤物。留此一條。癡惑蒙昧幾個聰明少年。那聰明少年。不由此科。便百般給役。不堪饑苦。如何拋擲得。國中大半人才。被此途壞了。法得國數年。知越南人才已漸漸壞些。他却將此途輕看。西貢初取。便拋棄科舉。西貢舊時進士。人間不知姓名。東京今日。此途亦漸滅殺。法人想此途雖無實用。猶令人喜讀書。就中有稍能自拔者。不如空空去掃了此途。絕他讀書的種子。恰好驅策。他便崇重那稍曉法話不

曉詩書的一般人。現在要官美階。全用通寄豪猾。其由科目進者。僅十人之一二。此輩科目。固是忘廉喪恥不成面目。他尙嫌忌。况真正好的人才。他那得不忌。他便下一禁令。極是叫天拍地。咽不能出聲的事。法人於國中。設大法學場一。設法越學場一。但敦以法文法話。能粗供法人奴隸役。卽罷。其精博處。一切有用處。越南人不得見也。法學場外。若有個人出洋遊學。及與外洋人交通。求學各國言語文字者。照暗通外人潛圖不軌律擬罪。法人必嚴捕拿獲。該犯身戮。該父母兄弟妻子干連。拿不獲時。籍沒其家產。掘廢其墳墓。父母兄弟妻子嚴囚俟擬。這條禁例。不識法人意何如。試思學外國文字言語。與外洋人交遊。於法人當得何罪。法人却如此嚴禁。

現今日本於越南東京西貢池  
囊有妓館然亦禁越人不得往來豈不是愚瞽越南人麼。不惟愚瞽越南人。并五洲  
中文明各疆國。都被他瞞飾遮掩得過耳。

法人又有一個法術。既攘了銀元。又愚弄國人。豈不妙絕。法人於國中設二報館。一曰大法日報館。一曰大南日報館。只大南二字已覺奇絕越南明白是  
無國的大於何有法人將誰欺欺天乎俱在東

京全權處。法報館。掌以法人。報紙中說天說地。獨西人知之。不許越人過問焉。南報館。以南人分司。而法人爲主席。却選個無廉無恥。得幾個銀元。便天神父母法人的俗子。起筆奉承。如武范誠朱孟楨之類。法人出一令。令未及行。報文便極力稱贊。貴保護的。歌誦貴保護的。法人閱過。捋鬚曰。好好。方許登報。若稍有謗議時政的話頭。悲憤時事的語氣。任爾舌端泉湧。筆底雷鳴。半隻字不敢入報。如此等事。豈非令人籍口結舌的。豈非要人耳昏目黑的。偏有可喜者。報紙成。郵寄各府縣社村。出納認紙銀元。大府縣。每月報紙銀三十元。小府縣。每月報紙銀十五元。各社村。大者月六元。小者月三元。所輸入法人者。一月有幾萬銀元之多。於南人真如霧裏看天也。豈不可笑呢。

#### 四 越南之將來

我聽到這回話。爲之於邑。咽不能作聲。旣而熱的面。豎的眉。向那男子道。果然。果然。越南國其終亡乎。越南國人種。其悉化爲水面沙蟲。火中螻蟻。一百兆黃

人種。其盡淪爲無數千萬億白人種乎。曰。是未可知。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越南國若是有人心。其終亡不終亡。未可知也。疆弱大小。是有形的軀體。勇怯誠僞。是無形的精神。以精神與軀體爭衡。愈磨練愈堅。愈頹唐愈壯。始不能勝。終必勝之。只爭那勇不勇。誠不誠耳。越南人。若果一腔愛國。有蜜蜂戀主的熱誠。萬死赴仇。有豹虎護兒的癡勇。任是地可老。天可荒。山可焦。海可涸。而此熱誠。此癡勇。無一刻消磨。是謂精神既充。軀體自猛。數千餘神怨人憤之法鬼。其不能與五十兆愛國赴仇之越南人並域而處也。頃刻間耳。若是越南國有人心。如何終亡。

曰。然。請問那越南人心。曰。此難言也。若據顯赫赫赫的事狀。實無一那個是越南國人心。若據鬱鬱勃勃的情狀。實無一那個不是越南國人心。他固不會把肝腸示與我的。吾亦不從他肚裏出的。然越南國是人種的國。不是獸種的國。吾即從人理猜想出來。說與同人聽者。

一般人。是閱閱高門。詩書望族。全家天祿。累世皇恩。百餘年鼎食鐘鳴。何非越南民

之膏血。一二輩輕裘肥馬。猶是越南國之頭顱。可憐地塌天崩。桑沉海陸。柱中流而奚托。支大廈以何人。業既無事時。受越南國如許恩榮。豈容有變時。任越南國如許禍患。中夜顧影。捫心自思。試問祖宗父母。何處生長來。試問妻孥服食。何處供奉來。一旦任異種人。做東做西。做天做地。我如何安忍得。我非牛豚。我非木石。我如何甘事法人得。張子房之破產。惟知五世酬恩。文天祥之散賞。不負百年養士。說到古人肝腸。知越南國故家子弟。必奮然曰。彼何人也。我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這一般人。是爲越南國報恩者。斷斷是要滅法人。若說他不要滅法人。是他決非人種。他必不如此。

有一般人。是頑固赤子。戴宋遺民。勤王固義所當然。乃一人荷戈。而全家墟塚。討賊亦何罪之有。乃子馳羽檄。而父入牢囚。彼法人誅戮汝父母師長。割殺汝兄弟妻兒。蕩毀汝家居。收沒汝財產。汝豈一日能忘之。汝豈一日忍忘之。汝家居。汝財產。汝忘之。吾願汝忘之。吾問汝父母師長。今何在。乎。是法人誅戮否。問汝兄弟妻兒。今何在。

乎。是法人殺割否。出頭便稱男子。世界上之美名。靦面而事仇人。宇宙間之穢物。汝將爲美名乎。汝將爲穢物乎。汝若飽汝食。煖汝衣。甘與法人並處。汝父母師長兄弟妻兒。地下含冤。汝何以對。我知汝是越南人種。不是法人種。我知汝是男兒血性。不是豚犬性。我知汝必沉然思。猛然起。振臂而大呼曰。仇人仇人。吾誓必殄滅此而朝食也。

這一般人是與法人有身仇家仇的。斷斷不肯與法人共生。若說他肯與法人共生。便是他非人種。我不敢說。

一般人。是祖宗父母。爲越國民。子弟妻兒。事耶蘇教。並生並育。誰非食毛踐土。斯世斯人。固亦共天而戴。皆吾兄也。皆吾弟也。有何嫌焉。有何疑焉。無論前日中法人之謀。但說今日被法人之禍。法人數十年來。重刑重罰。無一事爲耶蘇人寬。搜銀稅銀。無一文爲耶蘇人減。百年前之線路。爲恩翻是成仇。數十萬之生靈。求福轉而得禍。可知彼法人肝腸不測。非若我南人族類相孚。與其屈膝而事仇人。何如同心以保。

吾種族。死後之天堂未卜。但求現在和平。生前之地獄堪憐。忍視如斯塗炭。靜言思之。我耶蘇民。越南國民也。我必保越南國。我必不從法蘭西國。我必不肯助法人以禍越南國。如此乃是天主教中之民。如此乃是天主教救世教之民。如此乃是越南國同胞之民。若有不肯誅法人。忍視法人禍越人。便是非天主教之民。便是天主教救世教中無此道理。重是越南國同胞中無此人種。

這一般人是耶蘇民。要滅法人以保同類而扶主教的。若謂耶蘇民無誅法人思想。我越南國人。決無此說。

一般人是碌碌營生。嗷嗷待哺。窮年膏血。供搜稅而無餘。終日東西。入鹽場而未足。妻子之啼號。惶惶。但憂役吏叩門。父師之督責。猶寬。只恐巡丁捉手。如此情境。其何生。如此形軀。苦不卽死。我非魚肉。驚刀俎之縱橫。時無英雄。歎江山之寂寞。彼豈不知

曳拱托麻坤拱托 功兜椎辱買如埃

萬事到頭。一場拚命。不幸而死。猶死得勇。死得快。死得有名。與其憔悴消磨。奄奄待死。爲餓狗死。爲枯魚死。死亦必至。死得無名。榮辱相去幾萬倍哉。况以五十兆之多。若眞同心協力。彼摩拳。此擦掌。彼炊火。此搬柴。並足齊步。以與法人爭。萬越人。必能殺法百人。千越人。必能殺法十人。百越人。必能殺法一人。四五千法人。只以四五萬越人殺之。彼灰眼拳鬚。決不能與越南人俱生也。如是如是。越南人必不死。越南人必生。吾知越南民窮困的思想到此。必踴躍躍。決與法人鬪。決不使越南國中。有一個胡鬚灰眼的白種。

這一般人。是不堪苛虐的。要滅法人。若謂他不要滅法人。便是他非人種的是土木的。決無此理。

更有一般人。是眞正人種人。是眞正黃人種人。是眞正越南國人男子的種人。那人不是與國較恩。不是與法較仇。却只知黃種的人。不許白種的人魚肉。戴天履地。中覆載而爲身。倒海移山。信轉移之自我。

此一般人必不多得。然想越南國全無此人。豈不羞煞。吾甚願越南國有此人。吾敢信越南國有此人。

這諸般人。我但以人理論。越南國不是獸國人種。越南國是人國人種。這樣人心。定是都有的。

然我也不信。我聞越南自法人占了。越南國人。個個爲法奴隸。我聞黃高啓阮紳極爲法人出力。戕賊越南人。臂助異種以魚肉同種。我國無是。汝謂越南國有人心。我也不信。嗚呼。噫嘻。越南國人心。我正於此輩人信之。我正於此輩人望之。有女於此。東家西家爭娶之。西家美而貧。東家醜而富。問女所願。女曰。東家食飯。西家眠。阮紳黃高啓。何獨不然。彼豈樂爲醜漢婦哉。要食飯耳。阮紳是世受越南國恩。其父爲越南國伯爵。紳以名家子。能讀書。論事論人。實娓娓可聽。黃高啓於越南國應試。拔鄉解。少年頭角。有樹功名之思。二人者。在今日固法人臣僕。然以法人臣僕稱二人。二人斷不受也。所爲法出力者。或時驅勢迫。走錯路徑。未可知。或紆徐委曲。以待機會。

未可知。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販奴屠戶極寒賤之家。尙有一點良心。尙知越南是祖宗父母國。尙知越南是同胞國。不忍見法人磨壞也。况紳與啓哉。卽使喪心病狂。未至儘忘越南國。把眼前富貴。買身後惡名。彼固自嫌失策。况法人情態。彼二人豈不知之。兔死狗烹。烏盡弓藏。從古而然。法人更甚。阮文祥前鑿固昭昭哉。嗟夫。二人者。皆有智略。皆能讀書。有智略則其見機必明。能讀書則其改過必勇。一旦翻然易轍。猛然倒戈。爲祖父酬國恩。爲同胞延性命。此二人勢力又大其運動必靈。前日爲異種出力且二十分。今日爲同種出力當千百倍。白頭失節。不如老妓從良。此二人若斷然爲之。雨覆雲翻。乾旋坤轉。以二人勢力出之裕如。越南國脈。將於此二人是托。越南人心。正於此二人是賴。彼閉戶高眠。以越南人自命。實於越南人無一毫補者。相去不啻天淵哉。吾於二人者。且將尸祝之。歌誦之。金石紀念之。然我也不信。我聞越南國之爲法兵者。小府縣不下數百人。大省不下數千人。計全國習兵。當得三四十萬。以越南人鬚眉面目。爲法人肩鎗腰彈。任法人指麾。嗾之東

則東。嗾之西。則西。聚無數蒼髯黑齒之越南人。從法人背後。法人拳打之。法人腳踢之。終日不厭苦。如此人心。尙謂之有人心乎。我也不信。曰。然此我不欲明言也。姑言其略。鳩婦日營其巢。爲鷓計也。富家日誨其女。爲男役也。彼束縛其父母兄弟。窮餓其族黨州閭。而反驅策其人。倚爲爪牙之用。不反爲其所拏攫乎。無是理也。越南國三四十萬之習兵。法實操練之。法人軍械。習兵實掌握之。操法人之軍械。以從法人於戰場。越南國之習兵。可謂忠於法矣。然習兵之父母兄弟。誰則束縛之。習兵之族黨州閭。誰則困餓之。習兵固垂涕泣而道之。况自國定以來。法人待習兵極無恩。約束日以緊。勞役日以繁。月餉日以薄。前日一習兵月銀十元。或十二元。多者且十五元。今日一習兵月銀八元。或六元。少者乃止四五元。疆場有事。重之如天神。邊烽不驚。視之如草芥。採馬芻者習兵。治垣塗者習兵。前日無是也。今有之。執板幹者習兵。理薪水者習兵。前日無是也。今有之。法人之兇狠如是。法人之鬼蜮如是。習兵固側目而視之。誰無父母兄弟者。誰無族黨州閭者。同此面目。誰無血性。割女父母兄弟。

之肉。以飽啖汝。汝安之乎。煎汝族黨州閭之血。以酣飲汝。汝樂之乎。汝所得於法人者。一月不過銀十元。然汝之皮膚剝盡矣。法人所取償於汝之鄉族親戚者。一月且至幾千萬。法人之誅責。且未已焉。哀哉痛哉。熬炙我同種。以供異種人之養。而我願樂爲之搬柴炊火者。豈其情哉。謂習兵忠於法。謂習兵背越南。謂習兵助法人以攻南人。習兵斷斷無是理也。習兵習兵。豈非人種哉。習兵習兵。豈已羊彘肝腸哉。斷斷是習兵必不背越南。斷斷是習兵必不助法人。斷斷是習兵必要戮法人。歌曰

各註習兵。各註習兵。註於安南生。註於安南長。註克註暢。註撫註

批。註滿限衛。稅搜註折。也死戶當註羅劣。親戚註殼車。註擬吏別諸。

也未西傷腰之註。西功恩之註。註昆沒戶。註貼沒茹。厭嬰吏僕古嬰。

賴賴註。百拜千拜萬拜註。

豈獨習兵哉。法人通言。法人紀錄。以至爲法人陪丁。固皆越南人種也。固皆習兵之心也。彼豈有忘其祖宗父母之國。而甘心從法人哉。彼豈甘心從法人。而魚肉其祖

外史錄爪 越南亡國史

宗父母之國哉。法人危矣。法人危矣。

四八

飲冰室叢書第九種

# 越南亡國史前錄 (記越南亡人之言)

年月日。主人兀坐丈室。正讀日本有賀長雄氏之滿洲委任統治論。忽有以中國式名刺來謁者。曰□□□。且以一書自介紹。其發端自述云。吾儕亡人。南海遺族。日與豺狼鷹鷂爲命。每磨眼望天。拔劍斫地。輒鬱鬱格格不欲生。噫。吾且死矣。吾不知有生人之趣矣。次乃述其願見之誠。曰。吾必一見此人而後死。吾必一見此人而後死。無憾。且爲言曰。落地一聲哭。卽已相知。讀書十年眼。遂成通家。援此義以自信。其無因。至前之不爲唐突也。得刺及書。遽肅入。則一從者俱。從者蓋間關於兩粵二十年。粗解粵語者也。客容憔悴。而中含俊偉之態。望而知爲異人也。相將筆談數刻。以座客雜。不能盡其辭。蓋門弟子輩。見有異客。咸欲一覩其言論。采侍左右者。以十數也。更訂密會。後期行。越二日。復見於所約地。蓋橫濱山椒臨太平洋之一小酒樓也。海天空闊。風日麗美。自由春氣。充溢室內外。而惡知其中。乃有眼淚洗面之人在。坐定。叩客行程。客曰。自越之亡。法政府嚴海禁。私越境者罪且死。滅等亦鋼諸崑崙。

嶺越之南岸一小島也名見瀛涯勝覽乃若僕者為敵忌滋甚欲乞一通涉國內之關津券且不可得

違論出境僕之行改華服冒華籍偽為旅越華商之傭僕者僅乃得脫耳然一人逃

亡五族繫夷僕蓋茹痛飲恨奉母以終其天年母之既亡乃遣妻寄子於僻陬疋隸

乃今始得自効於外余曰傷哉君也客曰豈惟鄙人國中貴族長老慘隗且倍蓰乃

解貼懷小革囊出一物相眎視之則其畿外侯乞給通行券之文也文曰

東宮□□□□□□皇太子□□□□□□侯□□□□東為乞文□□批事緣卑竊開貴國有口

未識□□□□□□如何事體茲卑乞帶隨家人二名一往恭請□□□□以委徵情並

便反回□□□□□□收拾□□□□骸骨□□埋葬庶免漂流伏乞住京貴欽使

大臣 慎及 文批許卑 經執 通月 以防 別 礙

其紙用法政府印稅紙法總督署名簽印焉余讀一過泫然不知涕之承睫也曰傷

哉傷哉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亡

國之貴胄其現狀乃如此哉宋代之稱姪稱子猶天上矣時則客淚如墮麤談紙溼

漬

余曰。客哀止。願畢其詞。且吾聞越尙有君。今何如矣。客曰。乙酉之役。法人遷我君咸宜帝於南非洲之阿爾熱城。禁絕南人。毋得通問訊。於茲二十年。生死誰卜。今君號曰成泰。昔之親王。而法所擁立也。卽位時纔十齡。蓋不利吾有長君。是以置此。歲受俸六千。木居士焉爾。賞自從九品以上。罰自杖十以上。皆關白法吏。贅蝨於其間。奚爲也。余曰。余誠哀客。誠敬客。顧貴邑中志客之志者。幾何人矣。抑相率奴隸於法人。保一時殘喘以自適也。客曰。弟子沐甚風。櫛甚雨。聞關奔走國中。垂二十年。山陬海澨。所攀結殆遍。今矢天日。不敢爲讎言以欺長者。簿計國人。可分五等。喬木世臣。衣被國恩。旣數百祀。懷子房報韓之志。有三戶亡秦之戚。此中膏梁統袴。固其本性。然錚錚佼佼。蓋非絕無。一二巨室。爲世所宗。乘雲易尊。則亦有焉。其可謀者。二十得一。若乃羽林孤兒。丹穴孽子。在昔乙酉之難。勤王詔下。薄海雲涌。又安河靜北寧山西諸轄。按越南飛蛾赴火。驚蜂戀巢。倡義最多。拒持最久。事後猶雍亦最烈。今雖窮蹙帖屈。而怨毒積心。公仇私仇。有觸卽發。此輩無絲毫勢力。而猛鷲之氣。遇死當壞。舉

國之中。十有二焉。次則生計路絕。哀鴻嗷嗷。不樂其生。求死無路。渴望勝廣。有如雲電。絕無遠謀。有呼斯應。其若此者。十人而五。上則承學之子。悲憫是與。東馳西越。餐血飲淚。寧與國俱死。不與敵同生。所感非恩。所憤非仇。惟以血誠。立於天地。似此落。固無幾人。然受創日深。求伸日急。雞鳴風雨。聲聞於天。百人之中。亦一二焉。以上四派。其在國中。占十之八。此外爲佞爲狐。蓋十一二。但齷齪猥瑣。全無才智。彼寧忠於法。忠於衣食耳。一旦有事。亦法內蠹也。

余曰。哀哉。偉哉。客言信耶。果爾爾者。我國其猶慚諸。有人如此。國其能終亡。客曰。當國之未夷也。爲之佞者。將謂有私利也。從而導之。其一。則天主教徒。其一。則通寄之輩也。寧知君俘社屋。鳥盡弓藏。法之視彼。與常奴等耳。前此未亡以前。所予以特別利益。剝奪靡子遺。而西來教僧。益束縛魚肉之。故景教之徒。怨毒逾倍。十年以前。曾有私邀英艦。欲圖洩忿。機露被逮。火戮者百數焉。皆教徒而昔之鷹犬也。若其備於官署爲輿臺者。初則假以詞色。以爲功狗。獵弋所獲。俾餒其餘。及其將盈。則一舉而

攫之。彼輩直法虜之撲滿耳。奴顏婢膝二十年。所贏者亦僅免凍餒。他於何有。彼輩即冥頑。今亦知悔矣。但噬臍而已。余聞而憮然有問。不復能置答。竊自默念曰。安得使我滿洲山東人聞此言。安得使我舉國人聞此言。

客曰。安南之國。面積二十六萬三千英方里。與日本埒。全國人口。據法人所籍身稅。搜銀丁簿云二十五兆。蓋西貢十兆。東京順京及諸省共十五兆云。實則不止此數。

蓋搜銀

案此稅則之名。指口算也。

甚重。掩匿甚多。法人行政法。實非能密。惟西貢爲大吏所駐。

搜括逾密。所簿籍殆得實數。西貢以外。當尙三四十兆。全國則四五十兆近之。人數寧下於日本。有豪傑撫而用之。亦霸王之資矣。自茲以往。余與客詰難應對甚詳。余有固守秘密之義務。不能宣也。惟中間客言法兵駐越者。實數不逾五千。而所練越兵殆四十萬。守禦之役。一任越兵耳。苟得間。則遂人殲齊。指顧間也。余曰。法人究以何道。能夷然晏坐。使四十萬越兵戢戢受範。客曰。無外援而暴動。能殲之於內。不能拒之於外。此奚待著龜者。且前此既屢試矣。事蹶之後。株及鄰保。夷及宗族。豈無義

憤不成則獨身坐。無足恠者。如父母邱墓何。蓋法人所恃以箝制吾越者。無他。道族

誅也。如暹士宋維新以舉義旗拒法全案被戮發塚也。暹伯父潘廷達入山聚義十一年其父尚書潘廷

此公於南國義人中。最赫赫者。以東方野蠻之法律。還治東方之人。如斯而已。余覽

然曰。有是哉。以世界第一等專制之中國。近古以來。此種野蠻法律。且幾廢不用。曾  
是覩然以文明人道自命之法蘭西。而有是耶。而有是耶。嗚呼。今世之所謂文明。所  
謂人道。吾知之矣。

余曰。貴國人心。憤發若是。亦曾有組織團體以圖光復者乎。抑客言貴國民氣有餘。  
民智不足。公等志士。曾亦思所以遣子弟游學海外。爲自樹立之遠計者乎。客曰。昔  
晉惠帝聞民有飢者。咄之曰。何不食肉糜。先生之言。毋乃類是。吾越今法律。苟非一  
戶眷屬。敢有四人集於一室。則緹騎且至。而尙何組織團體之可言。人民在國中。由  
此省適彼省。猶須乞政府之許可。由舟而車。由車而舟。皆易憑照以爲符信。不則以  
奸僕論。往往行百里而易券。且至三四也。而遑論適異國以游學也。卽有一二欲冒

險鑿空以出。而父母爲戮。墳墓暴骨。誰非人子。其能安焉。嗚呼越南。從茲已耳。

客又曰。法人之所以賤削越南者。無所不用其極。其口算之率。初每人歲一元。十年前增倍之。今且三之。人民住宅。梁有稅。窗有稅。戶有稅。室增一窗一戶。則稅率隨之。其宅城市者。葺一椽。易一瓦。鳴鼓一聲。案越人以銅鼓爲宗教品。最重之典也。故法吏限制之。謙客一度。皆關

白山譚所。乞取免許狀。不則以違憲論。山譚所者。警察署之稱也。免許狀。則稅十分圓之三也。畜牛一歲稅金五。豕一歲稅金二三。狗一歲稅金一。貓亦如之。雞則半。貓狗之稅。鹽者。南人所最嗜也。需要之額。殆半於華人。法人旣征鹽地。又征鹽市。前此鹽一升值銅貨三四十文。今非銀貨三四元。不能得也。人民之生產者。納初丁稅二元。死亡者納官驗稅五元。一戶之中。生死稍頻繁。遂足以破產。他更何論矣。結婚者。例以贖入教堂。號曰「欄街銀」。分三等徵之。上者二百元。次百元。而下者亦五十也。若乃普通生計。若茶桂牙角。以至林木藥品。(砂仁豆蔻之類)凡一切地貨與酒米諸通行品。皆法人掌之。南人莫得營業。有所需則稟呈政府乞買而已。一言蔽之。則

法人之立法。使吾越人除量腹而食之外。更無一絲一粟之贏餘。然後爲快也。嗚呼。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彼蒼者天。何生此五十兆之僇民爲哉。

客又曰。往事不可追矣。吾儕固不敢怨法政府。蓋吾越人亦有自取亡之道焉。但使法人務開民智。滋民力。爲吾越掃百年腐敗政教。使有餘地可以自振拔。則百年後。有英雄起而復之。未晚也。其奈旣困之。又愚之。嗚呼。更數四年。越人必亡者半。更十餘年。越無遺類矣。此非過憂。彼誠不以人道視吾族也。客語至此。淚潄潄不能仰。飲冰室主人曰。吾與客語。自辰迄酉。筆無停輟。今掇其所述安南現狀之一部分者。記之如右。顧以吾寫哀之筆。未能殫其什一也。嗚呼。近世憂憤之士。往往懸擬亡國慘狀。播諸詩歌。託諸說部。冀以聳天下之耳目。豈知此情此景。固非理想所能構。更非筆舌所能摹。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今日吾輩所謂若何若何之慘酷者。彼越南人猶望之如天上也。我哀越南耶。越南哀我耶。請君且勿諠。賤子進一言。我不自哀。豈待十年。自有哀我者耳。

飲冰室主人又曰。今歐洲各國文明。皆濫觴羅馬。羅馬全盛時代。卽略奪其殖民地。人民之生命財產。以莊嚴其都會。以頤使其左右。羅馬文明。實無數人類之冤血之。苦淚所搆結晶體也。天道無親。惟佑強者。而羅馬之聲譽。遂數千歲照耀天壤。彼其嗣統之國。若今世所謂歐洲某強某強者。受其心法。以鷓張於大地。施者豈惟一法。蘭西。受者豈惟一越南。滔滔天下皆是也。自美國獨立以後。而所謂殖民政策者。其形式略一變。前此以殖民地脂膏供母國揮霍者。今略知其非計矣。故英屬之澳洲。之加拿大。其人民權利義務。與百年前之美國。既大有所異。雖然。此其同種者爲然耳。若美之紅夷。澳之黑蠻。則何有焉。吾未至印度。不知印度吾人之權利義務。視越南何如也。若乃日本之在臺灣。其操術又皆與此異。彼之計畫。蓋欲使十年以後。舉臺灣人而皆同化於日本人也。故恆思所以喚咻之。除其患害而結其懼心。則吾國古代所謂仁政者是也。臺灣越南。同一易主。以表面論。則臺灣若天上人矣。但今之越南人。求死不得死。而將來世界上。或猶有越南人。熙熙焉樂其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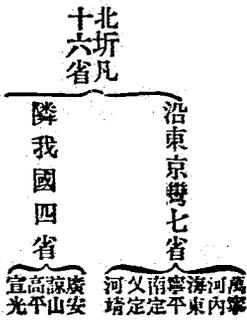
十年以後。世界上無復臺灣人。孰禍孰福。吾亦烏從知之。抑莊生有言。彼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臺灣區區數十萬人。海賊山番。十七八焉。日本之力。足以吞吐融化之而有餘。其假借之而被納之宜爾。若越南以五十兆半開化之國民。其在內者既有可畏之實。然則豈惟法人。任取一國易地以處。其所以撫之者亦如是矣。夫寧不見一年來日本之所以待朝鮮耶。今戰事且未集。而第二越南之現象。已將見矣。同一日本。而待臺灣與待朝鮮。何以異焉。其故可思也。越南且然。朝鮮且然。况乃其可畏什伯於越南朝鮮者。又何如矣。

飲冰室主人又曰。羅馬蠻律。中世史之殭石。自今以往。世界進化之運。日新月異。其或不許此種披毛戴角之僞文明種。橫行噬人於光天化日下。吾觀越南人心而信之。吾觀越南人才而信之。

# 越南小志

## 一 地志

越南在亞洲中央。東北與我兩粵雲南三省毗連。西與老撾為鄰。東接東京灣。地勢西北多山嶺。沿海多平陸。形若長蛇。南北羸而西東紉。截長補短。計面積二十四萬五千餘方里。人口約二千萬。土地沃饒。物產繁庶。尤富於五金礦。實亞洲一舊國也。當法人占領以前。其地分北圻南圻兩大部。北圻即今法人所號為東京 Tonkin 屬者。凡十六省。



中部五省

太原 北寧 濟寧 山西安 興安

南圻卽今法人所稱安南

Annam 屬及交趾 Cochinchina 屬者凡十五省。

南圻凡十五省

今安南屬九省

廣平 廣德 廣安 廣治 歸仁 平順 衛莊 嘉和 定祥 昭萬 永隆 河仙

今交趾屬六省

自昔一切制度皆仿我國。其省幅員不廣。僅抵我一二縣。然大省猶置府五六。小省亦二三。府有數縣。縣有數村。村亦置社及鄉。省有督撫藩臬。府縣皆有知事。郡村社鄉皆有長。此舊制也。

全國爲一大連山。二大平原所組織而成。二大平原者。一爲紅河及其支流之灌域。二爲眉公河及其支流之灌域。二平原之間。則所謂連山。幹脈發於雲南及圖伯特。地界劃紅河眉公河之中心。兩河皆發原雲南。紅河尤爲我國歷史上通越之孔道。唐咸通間雲南南詔王往來於東京河內府皆由紅河明永樂二年成祖征安南時分軍爲二大將張輔將第一軍自廣西入東京大將沐晟將第二軍自雲南經紅河。眉公則爲越境最大河。與緬甸暹羅爲界。近年英法兩國協議定爲永久中立地域者也。

## 二 建國沿革及與我國交涉

越南通中國最早。堯典已有宅南交之文。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來獻白雉。卽其地也。秦時闢地極遠。收之置日南交趾林邑象郡等郡。秦末海內鼎沸。南海尉趙佗擁衆自帝。國號南越。實兼王其地。漢武平南越。分其地爲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凡九郡。置交州刺史領之。交趾日南九真。卽今越南也。而刺史駐廣州轄屬焉。後漢改稱交州。黃巾之亂。士大夫多避地往焉。六朝復稱交趾郡。唐

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卽安南所由得名也。自唐以前。世內屬爲郡縣。與腹地等。五代時。土宇分崩。祖國皆爲藩鎮所割據。安南邊徼。紛擾逾甚。有楊廷藝。紹洪等。迭自署爲交趾節度使。後廷藝以牙將丁公著。擁驩州刺史。公著死。子部領繼之。盪平羣寇。部民德焉。乃推爲交州帥。號曰大勝王。時宋藝祖奪國於孤寡之手。偷安無遠略。以玉斧畫天南界。曰此外非我所有。安望越南爲哉。於是越南始離中國而獨立。彼中所號爲丁先皇者。卽公著之孫。部領之子。丁璉其人也。自建國以迄滅亡。凡一千餘年。丁李陳黎莫阮六七姓。篡弑頻仍。殆無寧歲。卒以內訌之故。舉太阿授人。以致滅亡。今略紀其沿革。

一 丁朝 丁氏自公著起。再傳至其孫璉。值宋太祖平嶺表。遣使貢方物。乃封爲交趾郡王。越人所號爲先皇者是也。璉卒。弟璿襲位。大將黎桓擅權。丁朝亡。

二 前黎朝 黎桓擅政久。宋眞宗卽位。封爲南平王。凡三傳而李氏篡之。

三 李朝 李公蘊。卽越人所稱李太祖者也。初爲黎朝大校。卒篡其國。宋眞宗因

封爲交趾郡王。實大中祥符三年也。再傳至孫日尊。彼號始僭帝號。國稱大越。五傳至李天祥。彼號當宋孝宗時。封爲安南國王。我之命越爲國自茲始。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至寧宗時亡。

四陳朝 陳朝初祖曰陳日暎。李氏八傳。至李昊。昊無子。日暎爲其壻。遂篡嗣。宋理宗景定三年。表請襲封。從之。終胡元之世。安南皆爲陳氏。有七傳。至陳日燿。當明太祖時。復四傳。而國相黎季犛篡之。

五後黎朝 明惠帝建文間。季犛大弑陳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爲胡一元。自稱舜裔。胡公復僭國號大虞。成祖永樂四年。命大兵討之。五年。詔夷其國爲郡縣。凡用兵十餘年。卒反覆不可得定。宣宗宣德二年。乃罷交趾布政使司。六年。命季犛子利權署安南國事。英宗正統元年。封黎麟爲安南國王。自是黎氏爲越王正統。至清乾隆間始絕。

六莫朝 明世宗嘉靖間。越相莫登庸。迫黎廣禪讓。篡其國。黎氏子孫走保清華。

自是越分東西。神宗萬曆間。廣孫維潭。以清華兵攻克莫氏復國。而莫子孫猶據高平。終明之世。兩姓並峙。莫能統一。清順治十六年。定雲南。黎維禔遣使至軍。康熙五年。詔封維禔爲安南國王。而莫元清尙在高平。亦受都統使印。互搆兵不相下。吳三桂之叛。維禔復乘間攻取高平於安南。盡歸黎氏。莫朝亡。

七阮朝 嘉靖中黎維潭之復國也。其臣鄭憶阮口實左右之。自是鄭阮世爲左右輔政。後鄭氏專國。出阮於順化。號廣南王。由是鄭阮世仇。乾隆五十二年。阮惠以廣南兵攻國都。黎王維祁出亡。詔兩廣總督孫士毅帥兵討之。功垂成。忽爲阮氏所襲。大潰。以福康安代之。時阮氏方與暹羅搆兵。懼暹乘其後。遂乞降。五十五年。封阮光平名憲改爲安南國王。

八舊阮朝 黎氏之亡。其甥耐農王阮福映者奔暹羅。藉暹力克復。耐農勢日強。號舊阮。屢與新阮戰。奪其富春舊都。嘉慶七年。遂盡滅新阮。全有安南地。自稱爲黎氏復仇。獻表乞復舊名。爲越南國。卽越南最後之王朝。今守府擁虛號者。

三 與法國之交涉

法之窺越久矣。其派遣傳教師。殆自二百年以前。迨一七三〇年。康熙五十九年法兵艦俄羅地號泊交趾。士官三人登陸。至平順省。土人羣集縛而獻之於王。艦長與在交之傳教師。商以重金贖歸。此爲法越交涉之嚆矢。

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法王路易十五命皮易甫亞孛爾者爲全權大臣。至順化府謀

通商。阮王不許。

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越人大窘戮天主教徒。多逃至印度。

一七八六年。乾隆十一年越內亂。阮文岳自稱王。阮光平使其子景叔詣法國乞援。翌年

遂訂法越同盟之約。割崑崙島之茶麟港於法。實爲法人經營越南最初之根據地。

未幾寒盟。不實行割讓。

一八二〇年。嘉慶廿五年越王以詔書命殺法人狄亞氏。以法艦來測量海口。國人激昂。

安南。將以之爲根據地。越人乃利用之。欲以驅法人於境外。紅河航路爲梗。全境騷然。法人乃以兵直陷河內。盡耗達順化政府。國王乃頒明詔。使黑旗軍拒法兵。我政府一面使公使曾紀澤牒責法國。而北京法公使布黎氏亦抗辨不相下。李鴻章力主平和。提出協商案四款。布黎氏亦提出協商案三款。正相持未決。而法國政府忽大更迭。拉克爾氏爲外務大臣。拉氏者著名之侵略家也。一意堅持。兩協商案皆置不理。且免黜布黎氏。一面增兵以略安南。遂陷南定海陽山西。直逼順化府。越人不支。爲城下盟。卒以一八八三年。結條約二十八條。所謂哈爾曼條約是也。語其內容。則

(一) 安南公然自認爲法蘭西保護國。

(二) 割讓平順省。

(三) 法國設兵備於安南各要隘。且於紅河沿岸設哨所。

(四) 順化府即越及其他大小都府。法國皆設官駐劄。

(五) 下列各件。皆受駐劄官之監督。

(甲) 諸大市之警察。

(乙) 稅務。

(丙) 自平順省北境以迄東京。一切官吏及東京城內大小官吏。

(六) 下列各件。法國駐劄官全權執行之。

(甲) 外交事務。

(乙) 稅關事務。

(丙) 內外交涉之司法事務。

(七) 增開三港爲通商口岸。

(八) 開西貢河內間之道路。且架設電線。

自此條約成。越南始全然永在法國羈輓之下。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復結順化條約十九條。不過取哈爾曼條約而修加之確定之耳。

今不多述。

自哈爾曼條約發表。我國人心大激昂。主戰之論。朝野囂然。於是有馬江之役。我當局者既著著失敗。而法國政府。亦生紛亂。閣員大更迭。外務大臣拉克爾以憂憤死。法亦厭兵。於是乃與我結天津條約。其第二條。聲明法國與安南從前所結條約。及將來所結條約。中國一切承認之。於是中國舉千年來主屬之關係。一切放棄。安南遂以正式再醮於法蘭西矣。

#### 四 法國之越南

法人自得越南後。設印度支那總督以統治之。其總督權力所及之地域如下。

(一) 領地 交趾 (Cochin-China) 一八五九年占領

東京 (Tonkin) 一八八四年占領

(二) 保護地 安南 (Annam) 一八八六年盟約

柬埔寨 (Cambodia) 一八六三年盟約

老撾 (Lao) )

一八九三年盟約

(三) 勢力地 比索省及米克利省大湖西沿岸地方 (Bassak, Meluprey, Bien

Ho)

一九〇二年占領

(附言) 我廣州灣硯州島。割讓於法國以後。亦歸其印度支那總督所轄。今以不關越事。不詳述。

今舉法領越南分爲五大部。列其統計。

(一) 交趾。

面積 二萬二千方英里。行政區域二十一州。

人口 二百九十六萬八千五百二十九人。

人種 安南人。柬埔寨人。中國人。苗人。占人。印度人。馬來人。達加拉人。

宗教 佛教百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七十人。羅馬教七萬三千人。

兵備 法兵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南兵二千六百六十七人。

(二) 東京。 一名北圻

面積 四萬六千四百方英里。 行政區域十四州。

人口 南人約七百萬。 中國人約三萬三千人。

宗教 羅馬教四十萬人。 餘未詳。

兵備 法兵八千人。 南兵一萬四千人。

(三) 安南。

面積 五萬二千方英里。

人口 六百十二萬四千人。 (中國人約四千)

宗教 羅馬教四十二萬人。 餘未詳。

兵備 法兵六百人。 餘未詳。

(四) 柬埔寨國。 古名真臘國

面積 三萬七千四百方英里。行政區域五十七州。

人口 百十萬三千人。

(五)老撾國 古名羅越國

面積 九萬八千方英里。行政區域十五區。

人口 六十萬五千人。

大抵法人勢力最張之地爲交趾方面。西貢所在地也。法人盤踞已半世紀矣。其次爲東京方面。河內所在地。千九百二年。印度支那總督府。由西貢移於河北。其所以經營之者至矣。其安南內地及柬埔寨老撾。則羈縻而已。然既在外控其咽喉。則彼三方面者。實釜底游魂也。

其內政諸慘狀。詳巢南子所述。茲不復贅。

五 法國越南政略與中國之關係

法國前宰相阿黎安公爵。嘗宣言於議院云。「我國以欲通道支那之故。不得不占

領東京。」此實法國百年來之一大計畫也。四十年前。法人初據交趾。建西貢爲首都。西貢在湄公河口。當全越之南端。距中國較遠。控制頗不便。故進次東京以爲策源。彼略有東京。既二十餘年。而三年前。移首都於河內。實政略之一大進步也。一八九七年。印度支那總督德瑪 *Donner* 氏。要求越之守府君王。令廢東京河內布政使司。而以法國政廳代之。一九〇二年一月一日。遂舉西貢之總督府遷焉。其時法人已得租借權於我廣州灣。因更大開海防港。以爲犄角勢。海防港者。河內附近控臨東京灣之一重鎮也。海防河內間。相距六十英里。鐵道旣成。四點鐘可達。更由河內經北寧諒山至廣西境上關隘之文烟 *Dong-tang*。鐵路七點鐘可達。由河內泝紅河以至雲南之思茅蒙自。亦甚便利。又海道自海防起行。至欽州之北海瓊州之海口。及新租借之廣州灣。皆一日可達。由海防至香港澳門。皆四十點鐘可達。由海防南航至安南王所居順化府城。一日半可達。至舊都西貢。四日可達。阿耶灣之烘崖 *Hongai*。東亞著名產煤地也。由海防北航。亦數點鐘可達。由烘崖運煤至廣州

灣亦一日可達。一二年後。文烟龍州太平南寧廉州北海之鐵道成。其延長線橫貫廉州半島。海陸勢力集合於一點。則其視廣西全省及廣東之南部。眞懷中物也。故曰法人遷都於河內。實世界一大事也。

四十年前。鐵路之用未廣。故狡焉思侵略者。惟注重航路。西貢條約一八七四年第十一款。汲汲以得紅河航行權爲務。凡以窺雲南也。然法國海軍大佐拉克里氏。曾以三年間。泝航湄公河。欲以上雲南。將河流之實相。細細調查。知其上游不適用於航運。其後法商德姚甫氏。卡爾尼埃氏。亦曾兩次探險於紅河。欲以進雲南。知其不能容大船。且沿河荏苒甚多。動生障礙。於是不能不別圖進取之道。適乘十九二十兩世紀嬗代之際。列強皆以鐵路政略。爲侵略之不二法門。於是法人亦集全力以注於此一點。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總督德麻氏初就任。卽發表鐵路經略策。蓋緣英人方擬築緬甸雲南鐵路。受此刺激。而急起直追。以相競爭也。乃緬甸鐵道發議雖早。而進行其

遲。近且有中止之勢。而法人越南鐵路。反以一日千里之勢。汲汲進步。今將一八九七年印度支那總督府所決議之鐵路計畫。詳記如下。

(一)安南縱貫鐵道。

起點

西貢 Saigon

主驛

歸仁 Qui-nhon

順化 Hue

清華 Thanh-hoa

寧平 Ninh Binh

終點

河內 Hanoi

起點

海防港 Haiphong

終點

河內府 Hanoi

延長線

老開 Lao-kay

蒙自 Mongtse

(二)海防河內鐵道。

雲南府 Yunnanfu

(三)老撾安南中央鐵道。起點 安南 廣治 Quang-tri

終點 湄公沿岸 沙威尼克 Mavan-nakhak

(四)老撾安南南部鐵道。起點 歸仁 Qui-nhon

終點 遏特菩 Atopen

(五)西貢南旺鐵道。起點 西貢 Saigon

終點 南旺 Phom-penh

右五線總里數 一千九百八十七英里

布設工費總額 一萬六千萬圓(每英里約七千七百二十九圓)

翌年爲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四日。印度支那政府。因時局急迫。更決議將安南全境鐵道。及入中國鐵道。更加工趕修。以下列諸線爲尤急。

(一)河內老開線。

全線百七十六英里  
限一九〇四年落成

(二)老開蒙自雲南府線。

於全線二百三十五英里。最近電報已

(三)河內南定又定線。

限全線九二〇二年。落成

(四)茶麟順化廣治線。

全線九〇一年。落成

(五)西貢慶和線。

全線四百四英里。現在布設中

(六)德美永隆線。

布設中

(七)海防河內線。

成現已

(八)河內諒山文烟線。

全線百〇三英里。現已

(九)西貢德美線。

成現已

以上八線路。當一八九八年。以法律發布之。前總督發鐵道公債八千萬元。既為政府所認許。現工事著著進步。已成者十之八九矣。其侵入中國之鐵路。已豫定測量者如下。

(一)廣州灣…高州…梧州線

由梧州接西江航路且延長於廣州

(二) 廣州灣……遂溪……鬱林線

至鬱林府接  
續第三線

(三) 文烟……龍州……南寧……鬱林……梧州線

(四) 南寧……柳州……桂林……衡州……長沙……漢口線

至漢口與重  
漢線接續

(五) 雲南……叙州……成都……重慶線

一九〇〇年  
測量完成

其規模之遠大。計畫之精密。真令人羨煞。令人嚇煞。近年以比利時爲傀儡。而攫我粵漢鐵路。又屢迫政府。欲自行敷設川漢鐵路。皆此計畫之一貫也。老開雲南之鐵路既成。雲南已爲法之俎上肉。蓋長已矣。此後進取以圖中原。封豕長蛇之勢。且未有艾。我國及今不圖數年之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則我舍束手待斃之外。更何冀哉。更何冀哉。



朝鮮亡國史略（外交上之經過） 甲辰

發端

章臺柳。章臺柳。昔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時。也應攀折他人手。吾以中日戰爭前之朝鮮與中日戰爭後之朝鮮比較。吾更以中日戰爭後之朝鮮與日俄戰爭後之朝鮮比較。而不禁淚潸潸其盈睫也。今者朝鮮已矣。自今以往。世界上不復有朝鮮之歷史。惟有日本藩屬一部分之歷史。記曰。喪禮哀戚之至也。君子念始之者也。今以三千年之古國。一旦溘然長往。與彼有親屬之關係者。於其飾終之故實。可以無記乎。嗚呼。以此思哀。哀可知耳。

第一期 朝鮮爲中日兩國之朝鮮

吾讀李文忠外交函牘。見其二十年前與朝鮮王之交涉。於其詞氣與其稱謂間。穆然想見上國之位置之威信。嗚呼。此如潯陽江頭琵琶婦。向人絮絮。道其鈿頭銀篋。血色羅裙時代之聲價。吾今羞言之。且不復忍言之。吾今惟舉中國始失保護朝鮮。

之資格託始焉。則光緒十一年中日所訂天津條約。其濫觴也。約文云。

嗣後朝鮮有事。中國當發兵前往。先咨照日本。日本派兵前往。亦必咨照中國。

此等語句。自國際法理論之。朝鮮既成爲中日兩國共同保護之國。明甚也。甲午之役。遂以朝鮮之爲藩屬爲自主一問題。至兩國以干戈相見。今補述其戰前之交涉如下。

(中國公使汪第一次照會日本外部)我朝素宏字小之仁。斷難漠視藩服之難。  
(日本外部陸奧第一次照覆)本大臣查貴國雖指朝鮮爲藩服。然朝鮮王從未  
自承爲屬于貴國。

(總理衙門第一次照覆日使小村)查我朝以朝鮮王申請救護。業已派兵前赴  
該國。此係按照撫綏藩屬之例。不容稍有延緩。

(日使小村第二次照會總署)本國歷來未認朝鮮爲貴國之藩屬。此次派兵前  
往。一係按照日朝兩國在濟物浦所訂之約。一係按照中日兩國在天津所訂

之約。妥慎辦理。

(日本外部第二次照會中使汪)亂事既定。所有朝鮮內政。亟應代爲修整。兩國擬各簡命數大臣。前往朝鮮。同心稽察各弊。其分應整頓俾朝鮮日起有功者。如國庫出納款項。如遴選大小官吏。如募練彈壓內亂陸兵等皆是。

(中國公使汪第二次照覆)但其內治作何整頓之處。應任朝鮮王好自爲之。卽我中國亦不願干預。至貴國旣認朝鮮爲自主之國。豈能干預其內政。其意不辨自明。

(日本外部第二次照覆中使汪)查朝鮮王常蓄陰謀。致釀禍亂。大爲敵國之害。乃其自主之力。又屬太薄。不足以膺重任。其關係於敵國者。不特通商一端而已。地之相去甚近。又有干涉遠方之處。敵國萬難坐視。(中略)且妨敵國之榮名。是以決計代爲設法。以保太平之局。

由此觀之。朝鮮對於中日兩國地位之變更。略可覩耳。中國以不明國際法上對於

屬國之權利。許朝鮮以與外國締結條約之權。授日本以口實。且使中日一役。日本大得列強之同情。所謂合九州鐵鑄一大錯也。天津條約。純使朝鮮立於中日共同保護之地位。開戰前之交涉。全以此問題爲爭點。及兩國公同干涉內政之議不諧。日本已悍然露獨占之勢。觀最後兩次之照會。其肺肝如見也。更述當時兩國宣戰之詔勅。

(中國宣戰書)朝鮮爲我大清藩屬。二百餘年。歲修職貢。爲中外所共知。(中略)乃倭人無故派兵。突入漢城。嗣又增兵萬餘。迫令朝鮮更改國政。種種要挾。難以理喻。我朝撫綏藩服。其國內政事。向令自理。日本與朝鮮立約。係屬與國。更無以重兵欺壓。強令革政之理。(下略)

(日本宣戰書)(前略)緬惟高麗爲獨立之邦。而與各國結約通商。實由我日本勸導之也。然而清國恆稱高麗爲藩邦。干涉其內政。(中略)茲按高麗獨立之地位。原係日本維持之力。各國條約所公認。清國非但謀損高麗之地位。兼且

置條約於不顧。(下略)

此藩屬與獨立之一問題。以口舌不能解決。而至求解決於干戈。自開戰以後。而朝鮮與中國。恩斷義絕矣。甲午七月二十六日。即開戰後未及一月。日本駐韓公使。與朝鮮外部大臣。締結所謂日韓協約者。

(第一款)本約之設。專為維持朝鮮之獨立。日朝之利益。清兵在朝者。宜逐出境外。

是朝鮮與中國斷絕關係之始。然其第三款猶云。中日休兵後。此約作廢。則其地位猶未確立也。及馬關條約第一款云。

中國確認朝鮮為完全無缺獨立自主之國。凡前此貢獻等典禮。損害其獨立自主之實者。全廢之。

朝鮮王旋布告誓廟文。其第一條云。

割斷依附清國之思想。確建自主獨立之基礎。

中日和約既定以後。中國派徐壽朋爲駐紮朝鮮公使。純立於平等國之地位。而韓王亦進而皇帝矣。自茲以往。遂入於第二期。

### 第二期 朝鮮爲日俄兩國之朝鮮

中日媾和以後。漢城咫尺之地。遂爲日俄外交競爭之燒點。於是韓廷有俄日兩黨。日黨擁大院君以清君側而戕閔妃。光緒廿一年四月十日俄黨旋奪門挾韓皇及世子幽於俄使館。廿二年四月十一日廿二年西曆五月十四日。駐韓日使小村與俄使威拔。遂爲

日俄協商之約。

(第一條)日俄兩國代表者。當隨時忠告韓皇。使以寬大待其臣民。

(第二條)日本以保護電線之故。得置二百名以內之憲兵於韓境。

(第三條)有事變之時。日本得在韓京置兵二中隊。在元山置一中隊。俄國亦得置衛兵。保護外交官。惟所置不得過日本之人數。

因此條約。日俄兩國在朝鮮之地位。恰如天津條約時代。光緒十一年中日兩國在朝鮮

之地位。其後日本山縣有朋以賀加冕使俄。與俄外部大臣魯巴諾甫更由協約。

(第一條)日俄兩國政府。以救濟朝鮮困難之目的。當勸告朝鮮政府省一切冗費。且保其歲出入之平衡。若從事改革而須募外債。則兩國政府合意救助之。

(第二條)朝鮮若不爲財政上及經濟上所困。得以本國人組織軍隊及警察而維持之。使至於不藉外援而能保國內之秩序。則兩國政府皆勿干涉之。

(第三條)日俄兩國。皆得設電線於朝鮮。

自茲以往。俄人益運陰謀於韓廷。以聘用教習聘用顧問兩問題。幾舉全韓勢力。胥

入俄手。此等現象。巨一年有奇。其事實頗繁。今避冗不備載。於是日俄幾決裂。卒以光緒廿四年西曆四月廿

五日。日本外部與俄使羅善。爲第二次之協商。

(第一條)日俄兩國政府。確認韓國之主權及其完全獨立。且相約於其內政不爲直接干涉。

(第二條)若韓國將來有向日俄兩國求助之時。凡練兵教官及財務顧問官之

任命。苟非經日俄兩政府先行互相商妥。不得以一國擅爲處置。

自茲約後。俄國在朝鮮之勢力。稍被限制。而日本勢力。駸駸益盛。不數年。遂入於第三期矣。

### 第三期 朝鮮爲日本之朝鮮

#### 一 預備時代

日本處心積慮以謀朝鮮者。既數十年。其第一著。則謀離朝鮮於中國。其策源在天津條約。其收果在中日戰爭。其第二著。則謀併朝鮮於日本。其策源在日英同盟。其收果在日俄戰爭。吾觀於此。而歎日人外交之略。至遠且大。至敏且驚也。日英同盟約文第一條云。

兩締約國互相承認中國及朝鮮之獨立。當聲明於此兩國。全然不爲侵略的趨向所制。然據兩締約國之特別利益。(中略)在日本。則以於中國既有之利益以外。又於朝鮮有政治上及商業工業上之特別利益。若此等利益被損害。不得不

干涉之時。兩締約國爲自衛起見。得執行必要不可缺之處置。

自此同盟成立。日本乃益有後援。以揮手段於韓半島矣。其約文中聲明日本在朝鮮有政治上之特別利益。蓋朝鮮爲日本人之朝鮮。既已經英國之默許。所謂維持其獨立者。特表面上一空談耳。自去夏以來。遂因滿洲問題。釀成日俄之役。然其爭點。不徒在滿洲。而更在朝鮮也。俄人所最重者在滿洲。當時日本政論家。有倡滿韓交換之議者。雖其目的不免局縮。未見採行。然日人之重視朝鮮。不惜犧牲他種利益以易之。可概見矣。今將日俄戰前交涉往復文書。摘其關於朝鮮者譯要如下。

(第一號日本外部致其駐俄公使)使俄國駐據韓國之方面。則韓國之獨立。必爲之頻被侵迫。卽不然。亦必至使俄國在韓半島。占最優之勢矣。夫韓國原爲我國防禦線最緊要之前哨。故於其獨立。爲我國之康寧及安全計。實最爲必要者。且我國在韓國所有政治上及商工業上之利益與勢力。實卓絕於他國。而此利益與勢力。我國爲已安固起見。斷不肯交付於他國。或分與於他國者也。(下略)

日本對韓政略之方針。略具於是。其舉全韓以置於日本勢力範圍下之野心。直揭之不自諱也。於是日本政府提出協商案。尙以滿韓交換爲一手段。今記其原文如下。

(第三號日本政府提出協商案)(第一條)相約尊重清韓兩帝國之獨立及領土保全。(第二條)俄國當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勢利益。日本則承認俄國在滿洲經營鐵道之特殊利益。(第三條)日本在韓國俄國在滿洲之商業的及工業的活動之發達。相約不爲阻礙。(第四條)日本之於韓國。俄之於滿洲。遇爲自衛起見必要之時。可以派遣軍隊。(第五條)爲韓國改革或行善政。而與以助言及援助(應於必要且得爲軍事上之援助)者。屬於日本之專權。俄國當承認之。

由此觀之。日本之視朝鮮。更重於其視滿洲也。章章然矣。使其時俄政府能慨諾此協商。則此次戰役。可以潛消於樽俎間也。而乃遷延復遷延。齟齬復齟齬。其後俄國卒欲以滿洲問題。置於日俄協商範圍之外。蓋俄人亦深察夫日之視韓尤重於滿



者。與中日戰役時之日韓協約。又絕相類也。今譯其議定書之要點如下。

(第一條)日韓兩帝國。因欲保持恆久不易之親交。確立東洋之平和。自後韓國政府。當確信日本政府。凡其關於政治上之改革。有所忠告。皆聽從之。

(第二條)日本政府於韓國之獨立及其領土保全。爲確實之保障。

(第四條)韓國若遇第三國之侵害。或遇內亂。日本政府可執行臨機必要之措置。而韓政府對於日政府之行動。許以完全便宜行事之權。(日本政府因欲達此項之目的。凡軍略上必要之地點。皆得臨機收用。)

此議定書既發布。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從而論之曰。「朝鮮以此條約之故。遂永爲日本之附庸。今後朝鮮之在日本。其猶埃及之在我英也。其權能同。其效力同。其性質亦同。質而言之。則朝鮮之獨立。形式上之獨立也。日本所謂忠告權。實蒙一薄紙之命令權也。」可謂知言。光緒十一年以來之朝鮮問題。至是遂揭曉。

開戰之初數月。日本政府。全副精力。悉注於軍事上。其於干涉朝鮮內政。蓋未遑也。

至近兩月。乃始入於實行時代。

## 二 實行時代

日俄開戰後數月。日本之在朝鮮。除軍事外。未有特別之舉動。韓人坦然安之。而日本國中輿論。頗有以對韓政略之遲緩。責備政府者。至最近兩月。而霹靂手段遂迭見。

長森案 長森案亦名韓國荒蕪地開墾問題。蓋日人長森藤吉氏。以私人之資格。欲壟斷朝鮮全國荒蕪地以從事開墾也。其契約之要點如下。

(一) 韓國內府所屬土地及官業民業土地未經開墾者。悉歸長森氏集資本從事開墾。

(二) 長森氏開墾以上之土地而改良之。以後種植牧畜漁獵等有利事業。悉歸長森氏全權辦理。且有完全使用之權。

(三) 開辦五年。不納租稅。五年以後。若所經營事業既有利。則與現在已開闢之

土地納同率之稅於朝鮮政府。（但遇天災地變水旱之類。收穫不足。則其租稅或減或免。）

（四）本約由所經營各部分經已完成之後起算。凡五十年爲滿期。期滿之後。商議再續。

此等契約。吾無以評之。若欲強評者。則如漢武之語田蚡曰。君何不遂取武庫而已。而日本政府乃爲之代表。將全案提出於韓廷。而韓廷怵於其勢。亦殆將應之。實陽曆 月 日也。是爲日本實行日韓議定書所得權利之第一著。

韓人之激昂及其運動。此案既提出於韓廷。舉國譁然。於是朴箕陽李宗說等。首倡異議。聯合縉紳士夫抗疏爭之。以宗潢李乾夏首署。其疏略曰。

（前略）韓國地形。山多野少。環海三千里。山澤居三之二。凡此山澤。皆荒蕪地也。今乃一舉而割國土三分之二。予諸外人。天下可駭之事。孰有過此。（中略）且以日本人言之。二十年來。號稱扶我國家之獨立。證我領土之保全。今茲憤強俄之

侵略。動全國之師團以爭之。其以信義自暴於東洋。非一日也。今以義始而以利終。名實相悖。情僞互眩。臣等以爲此殆不過起於一二商民私利之見。在日本政府之老成謀國者。未必弁髦信義至於如是也。今若束手聽從。則割肉飼虎。肉有盡時。而虎無饜期。臣等誠不忍見祖宗之疆土日蹙。不忍與賣國之徒同立於陛下之本朝也。云云。

其言慷慨激昂。聲淚俱下。韓廷亦大有所感悟。而諸人者。又非徒抗疏而已。一面傳檄四方。激動全國公憤。一面倡立所謂農礦會社者。以相抵制。以宮內省大臣朴陽圭尙禮院卿金相煥中樞院副議長李道宰等爲首領。號稱集賣本一千萬元。分爲二十萬股。每股五十元。其股東惟朝鮮人乃得充之。其經營事業之第一著。卽從事於荒蕪地之開墾。而全國荒地之先占權。皆歸該會社所獨有。此其手段。與吾湘人創礦務總公司以圖挽將失之礦權者。何其相類也。韓人以是爲抵禦外力之不二法門也。官紳倡之。政府贊之。雖然。以韓人之能力。與其資力。豈能組織此龐大之會

社者。當其社會章程之發布也。日人譁然笑之。曰。是滑稽的政策也。是俳優之舉動也。果也。倡之月餘。所集資本。不能及千分之一。不旋踵而解散。

然自是以往。排日之運動大起。漢城西門外鐘路天洞一帶。日日集會。處處演說。以培方學堂漢語學校兩處生徒爲中心點。於是有所謂保安會。獨立協會。興國協會。一心會等。所至號召會員。切齒裂眦。喘汗奔走。其他有散在全國之負祿商者。出沒於平安咸鏡兩道。或切電線。或毀鐵道。或以日本軍情。洩於俄國。而種種舉動。實韓廷有力諸大臣陰主之。在日本各報。則目之曰亂暴之徒也。陰險之輩也。以旁觀公平之眼論之。使韓人並此區區之敵愾心而無之也。則禽畜之不如也。雖然。此區區之敵愾心。其終必無救於亡韓。又稍達時局者。所能預斷也。

日人專制政治之發端。此長森案之交涉。韓廷一面拒絕。韓之人民復一面運動反對。日本則一面使其公使威逼要求。一面使其駐紮軍隊。實行軍事警察。委其司令官原口氏以全權。使處置韓境內回復秩序之事。其手段如下。

(一) 捕縛會黨首領。保安會長元世性等三名。又負裸商首領吉泳洙內官姜錫鎬。先後被逮。

(二) 禁止集會自由。以妨害治安名義。一切新立之會。皆被解散。不許人在韓京聚集演說。

(三) 束縛出版自由。韓人所發行之皇城新聞帝國新聞。皆須呈日本警官檢閱後。乃得發行。

以脆蒲弱柳之韓人。當此嚴霜烈日之處置。不轉瞬間。而其指天畫地。愁跳狂擲之氣象。全歇滅矣。嗚呼。無能力以盾其後。則客氣之不足恃也如此。嗚呼。

此案之結局。自長森案提出以來。韓國朝野上下。皆激烈抵抗。而日本輿論。亦大不直其政府。不直之者。非謂其對韓手段。失於嚴厲也。一則長森氏之在本國。本非知名士。以此不足輕重之私人。畀以全韓土地之大權。謂其政府之輕重失當也。一則以對韓政策。大綱未立。諸事曾未一著手。而以此區區者。害韓人之感情。謂其政

府之先後失宜也。於是政府幾度商議。乃於實際上撤回長森案。於名義上改爲無期限之延期。而別提出所謂韓國內政改革案者。以爲此權利之代償。自茲以往。而朝鮮乃真爲日本人之朝鮮矣。

內政改革案。陽曆八月十二日。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謁見韓皇。將改革案提出。未幾遂書諾。今將原案全文譯出。次乃略評之。

(一) 韓國因欲整理財政。特於度支部內設財政監督。聘日本人目賀田種太郎氏充之。

(二) 因整理財政之故。日本許貸與款項於韓國。其第一期貸款三百萬圓。

(三) 略

(四) 將韓國舊有之典圖局廢去。別爲白銅貨幣之處置。以確立幣制。

(五) 結日韓幣制同盟。凡日本政府所鑄造之貨幣及鈔幣。在韓國一律通行。

(六) 特設中央銀行。司理徵收租稅及其他公金各事務。

(七)略

(八)因向來外交事務。辦理失宜。故特設外部顧問。永由日本政府推薦。而現薦美國人田尼遜氏充之。

(九)韓廷將所有一切外交事務。及保護海韓人之事務。皆託諸日本政府。俟此約實施後。即將前此派出駐劄各國之公使領事。盡行召還。

(十)韓國召還各國公使之時。各國派來駐韓公使。亦同時撤退。惟留外國領事。駐紮境內。

(十一)因欲整理財政之故。將韓國軍備縮小。以節糜費。前此全國二萬之兵額。當減爲一千內外。除守備京城之外。各地方兵丁。一切撤退。

(十二)結日韓兵器同盟。整理現在之軍器。

(十三)整肅宮禁。除君側之惡。禁巫女卜祝。凡一切雜輩。不許出入宮廷。

(十四至二十三)略

(二十四)除規定度支外交兩顧問官外。不復置總顧問官。前此所聘外國顧問皆黜免。

(二十五)略

右二十四條。則日本公使提出於韓廷改革案之內容也。其後經歷次協議。雖稍有修改。然大體皆經許諾。至二十二日。先行發布三條。則其一爲原案第一條設財政顧問。原提議名爲監督後經磋商改稱顧問云之事。其二爲原案第八條設外交顧問之事。其三乃另加特詳者。文曰。

韓國政府。若欲與外國人締結條約。及其他重要之外交案件。如對於外國人許與特權等事。一切皆須先經日本政府協議。

同日又別訂一約云。

前此各國公使謁見韓皇。例須經外部請於宮內省。待其指定時日。乃許召見。自今以往。因內政改革之故。韓皇之下問於日本公使者。與日使之忠告於韓皇者。

皆當甚多。特廢此例。除捧呈國書仍循故事外。其餘不拘何時。得以任意入謁。

合觀以上諸約。則韓之爲韓。從可知矣。國家行政機關最要者三事。曰財政權。曰軍政權。曰外交權。三者亡則國非其國也。今改革案之第一著。卽以設財政監督爲綱領。厥後雖改稱顧問。猶朝四暮三之長技也。其充此顧問者。曰目賀田氏。其人曾任大藏省主稅局長者十數年。日本第一流財政家也。今遷此職。日本之輿論。皆爲得人慶也。其中央銀行。握全國貨幣之權。約中雖未明言辦理細章。然必在日本人支配之下。豈待論也。今以彼中道路所傳說。或謂將使「日本銀行」開支店以充之。或

謂以韓京現有之「第一銀行」支店充之。

第一銀行者日本民立諸大銀行之一也。現有支店在韓京。此次戰事發行軍用鈔

幣等皆經其手

雖或未必然。然卽以韓國皇室之名義新創立。其支配權亦豈復韓人所能

過問也。至其借款之約。或謂是卽英國之所以待埃及。顧吾猶以爲不類也。何則。埃及以借款而失財政權。朝鮮則既失財政權而後借款。然則日人今後之借款與韓其猶前此之借款與臺灣行政廳也。

日人得臺灣後極力經營。凡十年間皆由東京政府特別借款與臺灣政廳。蓋有

半獨立的性質其豫算決算皆不與中央政府混也。至今年而臺灣不必資助矣。 至如貨幣同盟。名則同盟。實則主屬。不俟

論也。朝鮮今後之財政權。有如此者。吾儕驟觀其外交顧問之條約。見所聘者爲一

美國人。吾滋惑焉。謂日人乃肯割其權利之一部分讓諸他國。咄咄怪事也。徐乃知

田尼遜其人者。在華盛頓之日本公使館數十年。約如科士達之在中國公使館而關係之深切尤過之。美人

其名。而日人其實也。顧日本本國之外交家固自不乏。而必假美籍之田尼遜爲傀

儡者。其深意殆別有所存。非吾人之所能測也。抑此外交顧問者。不過在漢城耳。自

今以往。朝鮮外交之主動。不復在漢城。而在東京之霞關也。日本外務省所在地。故區區顧問。

非其所最注意者也。夫寧不見公布協約之第三條。將締結條約之權。盡收攬於日

本政府乎。而漢城所餘者更何有也。朝鮮與列國不復互派公使。而列國派駐朝鮮

者惟餘領事也。是國際法上保護國之地位則然。吾昔者斷斷自號曰。朝鮮爲大

清藩屬二百餘年。而顧聽其自與外國立約。今請觀他人之所以待其保護者果

何若也。此次之西藏一如前朝者。朝鮮之覆轍矣。朝鮮今後之外交權。有如此者。普之初敗於法也。法人

限其常備兵額。今者日本限制朝鮮之兵。由二萬而減至一千。使朝鮮永無死灰復然之望也。雖然。即使朝人有兵二萬。其亦何能爲。日本於此。未免過慮也。或曰。彼所重者固不在是。彼誠見夫糜費之無謂。以整理財政之目的。故省之。非有他念。吾蓋亦信之也。朝鮮今後之軍政權有如此者。三權既去。然則朝鮮政府所餘者能幾乎。吾以爲舍伴食外。真無有也。甚乃宮禁之事。君側之惡。而亦干預及之。嗚呼。二千年來箕子之血食。其遂已矣夫。其遂已矣夫。吾今乃知夫扶助云保全云者。其結果乃如是也。

兩月以來。日本輿論研究對韓政略者。更僕難數。就中柴四郎氏。進步黨一名士著佳。人奇遇者也。新著一論名曰「韓國之將來」。登諸本月太陽報中。綜羣說而徧評之。其所舉者得九說。

甲 韓皇半面論。主仍扶持朝鮮之獨立者也。

乙 日韓大帝國合併論。略如奧匈之變立。君主國云。

丙 顧問政治論。派一總顧問官其餘各

丁 保護國論。

戊 韓國永久中立論。使之如瑞士

己 總督政治論。謂收之爲郡縣如

庚 放棄政治獲取實業論。

辛 韓皇讓位論。

壬 亡命客利用論。

柴氏原著凡二萬餘言。臚舉此諸說者之論據。而疏通證明之。日本之輿論。略具於是矣。今避繁不復博引。要之日之視韓。從可知也。而現在所實行者。則丁說也。丁說者。亦實日本今後對韓政略之不二法門也。

嗟夫。嗟夫。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昔人所歎。今乃見之。吾於三年前曾著滅國新法論一篇。於近百年來已墟之社。憑弔陳跡。而追想其馴致之由。未嘗不汗浹背。

而涕交頤也。今朝鮮又弱一個矣。昔人詩云。日出狐狸眠冢上。夜歸兒女笑燈前。吾恐吾之哀朝鮮者。其又將見哀於朝鮮爾。嗟夫。

## 朝鮮滅亡之原因 庚戌

嗚呼。而今而後。朝鮮名實俱亡矣。而今而後。中國以東。日本以西。突出於黃海與日本海間之一半島。更復何有。無復有國家。無復有君主。無復有政府。無復有民族。無復有言語。無復有文字。無復有宗教。無復有典章文物制度。舉二千年所有者。一切隨鴨綠江水滔滔東逝以盡。惟餘穢亂腥臊陰慘黑闇狼狽辱之史跡。長點污白頭山之雪色。而不可湔拔。以此思哀。哀可知矣。昔漢陸賈作新語。意在推論秦之所以亡以爲漢戒。一時方聞之士。若賈山賈誼董仲舒。其所著述。指引秦事。詞並危切。漢世鑑之。賴以小康。竊附斯義。次論朝鮮滅亡之原因。以告我后我大夫百執事暨我邦人諸友。古人有言。與治同道罔不昌。與亂同道罔不亡。我后我大夫百執事暨我邦人諸友。試一內省焉。其亦有一二與朝鮮同道者乎。如其有之也。則吾恐不暇爲朝鮮哀也。

朝鮮滅亡最大之原因。實惟宮廷。今世立憲國。君主無政治上之責任。不能爲惡。故

其賢不肖。與一國之政治無甚關係。惟專制國則異是。國家命運。全繫於宮廷。往往以君主一人一家之事。而牽一髮以動全身。致全國億兆。悉蒙痛毒。徵諸我國史乘。其覆轍若一邱之貉。而朝鮮則其最近殷鑒之顯著者也。朝鮮所謂太皇帝者。即前

以四年前讓位於其子稱太皇帝 在位垂五十年。上則見撓於所生。內則見制於哲婦。下則見習於

貴戚豪右。見熒於左右近習。政出多門。舉棋不定。而國家之元氣。遂斷喪以盡。韓之

亡。實韓皇亡之也。朝鮮宣布獨立後改國號曰韓。本文或稱朝鮮。或稱韓。隨行文之便。又此所稱韓皇者。即指亡國時之太皇帝。非新皇也。下仿此。

韓皇系出庶孽。其父大院君。貧不能自存。以子入繼大統。遂因緣女謁得專政。而二

十年間。大院君之攝位。與韓皇之親政。相爲嬗代。主權不出於一。韓政之亂。實基於

是。大院君者。其天性刻薄人也。其陰鷲之才。舉韓廷無出其右。惟驕汰而卞急多猜

忌。無君人之器。其攝政伊始。李朝本久已中衰。彼不思所以整飭紀綱。而惟土木游

觀之。是崇腴全國之脂膏。以修一景福宮。前後亘五年。其所以苛斂於民者。非言語

所能殫述。至有所謂結頭錢。願納錢者。名目百出。竭澤以漁。雖秦之阿房。隋之迷樓。

不足以喻其汰也。民力之瘵。於茲始矣。我國曾有又不度德量力。欲舉區區之韓。與天下萬國爲敵。時天主教徒在朝鮮者已逾十萬。大院君忽命軍隊圍而殲之。死者萬餘人。哭聲震天。血流成渠。坐是得罪天下。卒脅於要盟。與諸國結約。而權利遂棄擲無量。我國曾有故大院君之爲人。雖敢於任事有斷制。遠非韓皇所能逮。而論亡韓之禍首。彼實尸之矣。且一國中而有二尊。亂之所階也。大院君之專。韓皇若守府然。父子之間。缺望斯起。其後大院君避位者三次。奮起而再居攝者三次。羣小日煽搆於其間。宮黨院黨。動成水火。蕭牆之內。殺氣屢伏。人人有自危之心。外國得居爲奇貨。因而援繫以弋奇利。韓自茲蓋不國矣。然使韓皇果有中主之姿。憑藉其勢位。未嘗不可以弭禍於方來。然而韓皇之爲人也。憊懦而不自振。多疑而寡斷。好聽讒言而闇於事理。多內嬖而昵宵小。喜行小慧而計常拙。倚賴他人而不自立。好爲虛飾而不務實。此諸德者。有一於此。其人固不足以主社稷。而韓皇乃具之。故閔妃擅政。豔妻煽處。舉國中知有君之妃而不知有君者殆二十年。則晉惠帝之受制於賈

后也。

韓皇之生母亦閔氏閔妃即其姪女也閔族之事閔太妃亦與有力焉

坐是與大院君構釁使小人乘之則唐肅

宗之惑於張良娣也。女謁盛行。雜進宮掖。則漢安帝之寵王聖也。諸閔布滿朝列。苞苴公行。數年之間。閔氏起家百萬以上十餘人。其金趙諸后族稱是。則漢之田寶王梁不是過也。甲申以降。執政者無半年得安其位。朝縮金紫。夕橫路衢。則明莊烈之十六年易五十六相也。屢興黨獄。作瓜蔓抄。愛國之士。族誅瘐死者相屬。其竄逐於外者尙百數。則漢之黨錮。明之東林也。甲午以後。亡徵盡顯。而鉤黨尙興不已。則明福王之偷息南都。逮治復社也。大國之使者。咆哮唾辱於其前。帖耳而莫敢校。且恬然不以爲怪。則石敬瑭之求人容我爲君也。投以甘言。則歡忭委信。如小兒得餅。則楚懷王之受欺於張儀也。見偏於此。則求助於彼。不思自立。惟引虎自衛。則宋理宗之約元滅金。而不顧己之隨其後也。事變一生。蒼黃無主。任人播弄。望門投宿。則漢獻帝之見挾於李傕郭汜樊稠張濟也。舉事失當。不負責任。而動諉罪於受旨奉行之臣下。則唐文宗之賣李訓鄭注也。日日創法立制以爲美觀。而無一能實行。則王

莽之法周禮也。且假之以爲殃民之具。則宋徽宗之用蔡京而侈言紹述也。強鄰壓境。命在旦夕。而色荒禽荒。不聞少減。則齊東昏之作無愁天子也。蓋歷代亡國之君之惡德。韓皇殆悉備之。然其他皆可云小節。獨其無定見而好反覆。怙威權而憚負責任。多猜忌而不能舉賢自佐。此則膏肓之病。雖和扁不能以爲治。以如此之人爲之君。雖使國中濟濟多才。而四郊無纖芥之警。其國猶將岌岌不可終日。況朝鮮之植基本薄。而所遭爲前代未聞之變者哉。

失德之君。國家代有。苟其下有人焉。亦未始不可補救。范蔚宗論晚漢朝局。謂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出於仁人君子心力之爲。誠篤論也。若朝鮮社會。則又亡國之社會也。朝鮮貴族寒門之辨。至今日而猶甚嚴。有所謂（兩班）者。國中政治上社會上生計上之勢力。咸爲所壟斷。非兩班則不得爲官吏。非兩班則不得從事學業。非兩班則私有財產不能安固。質言之。則朝鮮國中有自由意志者。有獨立人格者。惟兩班而已。而兩班則萬惡之藪也。彼其兩班之人。皆養尊處優。驕佚而不事事。惟以作

官爲唯一之職業。故他國之設官。以治國務。朝鮮之設官。則以養無業之人。何如國其官吏專務繁文縟節。一命以上。儼從如雲。何如國呼蹴人民。等於禽畜。人民生命財產。無一毫法律上之保障。任官吏予取予攜。各種租稅。納於國庫者。不及其所取諸民者三之一。何如國以故官吏爲朝鮮最有利之營業。全國趨之若鶩。喪名敗檢以求得之。何如國非所恤也。何如國然欲爲官吏者之數。總浮於官吏員額之數。求過於供。勢固不給。乃出於相傾軋相撓奪。以故朝鮮最多朋黨而好爲陰謀。何如國百年以前。卽有所謂南宗北宗老論少論諸派者。以依附排擠爲事。至晚近而益盛。而其所謂黨派者。又非有一共同目的也。各借黨以營私利而已。故朝握手而夕操戈。不以爲怪。何如國故朝鮮爭奪政權之劇烈。視各立憲國議院中之政黨。殆遠過之。而其人皆恣睢闇昧。不知世界大勢爲何物。不知政治爲何物。又無論也。近十餘年來。留學於外國。學成而歸者。固亦不乏人。然皆假所學以爲獵官之具。及其欲獵官也。則自有宦海之專門科學。以何術而攀援。以何術而傾軋。非棄昔之所學者而學之不得也。朝鮮所謂

有新智識之士。其精神皆蔽於此間。而不復遑他顧。以故海外卒業留學生將千人。而至今不能辦一完全之學校。至今無人能著一書。且並譯本之少可觀者而無之。我國何如其人最能趨時而變。前此以頑固著名之人。及甲午以後。則日滔滔談改革。前此之中國黨。不數年忽變爲日本黨。不數年又變爲俄黨。旋又變爲日本黨。惟強是視。惟能庇我者是從。蓋全世界中箇人主義最發達之國。朝鮮其首矣。我國何如朝鮮人最喜談。二三人相遇。輒喋喋終日。而外人稍知朝鮮人性格者。謂其所言固無一由衷也。我國何如朝鮮人易怒好生事。一受侮則攘臂而起。然其怒不崇朝而息。一息則蕭然若已殭之蛇。撥之不動也。我國何如朝鮮人對於將來之觀念甚薄弱。小民但得一飽。則相與三三兩兩。煮茗憩樹陰。清談終日。不復計明日從何得食。儻然若羲皇上人也。其宦達者亦然。但使今日有官有權勢。明日國亡。固非所計。故自日本設統監以後。盡人皆知朝鮮命在旦夕。朝鮮人自知之與否。吾不敢言。惟見其爭奪政權。醜醜然若有至味。視昔爲尤劇也。此次合併條約之發表。鄰國之民。猶爲之歎歔泣數

行下。而朝鮮人酣嬉自得。其顯官且日日運動。冀得新朝榮爵。栩栩然樂也。夫以朝鮮一千萬人中。若安重根其人者亦未始無一二。吾豈敢一律蔑視。雖然。此種人固億萬中不得一二。卽有一二焉。而亦不見重於社會。匪惟不見重。且不能以自生存。蓋朝鮮社會。陰險無恥者常居優勝之數。而貞潔自愛者常居劣敗之數。其人之爲惡。殆非必出自天性。而強半由社會現象迫之使然也。何我國

西哲有恆言。政治者國民心理之返影也。以如此之宮廷。以如此之社會。則其政治現象之所表見。豈待問矣。朝鮮於四十年前。已知練兵之爲急。嘗改革兵制。請外國人爲教習矣。而其所發軍餉。乃至雜以泥沙。故所練者不久旋潰。何我國甲午以後。韓

皇嘗率羣臣誓於太廟。頒布洪範十四條矣。考其條目。視我之憲法綱領九年籌備案。尤爲體大而思精也。而一誓之後。其君若臣卽已渺不復記憶。何我國嘗大改革官

制矣。建所謂一府八衙門者。名稱悉仿日本。日本政府所有之機關。無一而缺也。而據當時游韓者所紀載。惟見有巍巍廣廈若干所。矗立漢城中。大榜於門曰某部某

部。而其中乃無一文牘。大臣會議。則惟圍坐一桌。菸氣瀰漫。游談無根。無一語及政務也。何如我國略舉數端。他可隅反。夫他事猶可假借。獨無財不可以爲悅。朝鮮之財政則何如。當日俄之既戰也。日本政府派目賀田種太郎者爲朝鮮財政顧問。目賀田種之報告書曰。人皆言韓國財政紊亂。以吾所見。則殊不足以當紊亂二字。彼蓋無財政之形也。噫嘻。此可想像得之矣。何如我國然則朝鮮十數年來所以參此蠹國之官吏者。究何所出。曰種種惡稅。其名固不可殫舉矣。然朝鮮官吏之取於民。非必據法定之租稅也。其所欲者則掠奪之而已。然直接掠奪。亦已至於無可掠奪。然數年前尙有間接掠奪之道焉。曰鑄惡幣。朝鮮嘗取日本之貨幣法。譯而頒之。號稱改革幣制。然主位幣未嘗鼓鑄一枚。惟鑄所謂五錢銅幣者無量數。當日本之五釐銅貨當我銅元之半又以警察機關不備。外國私鑄輸入者滔滔不絕。以致此種惡幣充溢市場。百物騰涌。民不聊生。何如我國朝鮮民本已媮惰不事生產。而政府復朘削之不已。農民終歲勤動無所得食。以故舉國之田悉廢不耕。草萊彌望。何如我國其官吏則懸缺而沽。公然不諱。沽

缺不足。益以科第。一進士定價爲二千五百圓。何如我國其外交也。喜弄智術。日言縱橫。捭闔。常商榷於聯某國。以抵制某國。而實則割臂飼鷹。舍身施虎。鷹虎未飽。身肉已糜。然而至死不悟也。何我國蓋朝鮮政治之棼亂不可理。臭腐不可嚮邇。雖罄南山之竹。不能述其萬一。一言蔽之。則厲精圖亂。發憤自戕而已矣。

眉山蘇氏之言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日本雖處心積慮。以謀人國乎。日本雖養精蓄銳。有能亡人國之實力乎。顧何以不謀他國。而惟朝鮮之謀。不亡他國。而惟朝鮮之亡。使朝鮮而無取亡之道。雖百日本。其如彼何。不見乎瑞士。荷蘭。比利時。其幅員戶口。皆遠在朝鮮下。而以歐洲數大強國。莫能亡之乎。此猶曰藉國際法上之永久中立。以幸存也。不見乎前此。以至強之法蘭西。欲亡德意志。之二十餘小邦。而不可得乎。不見乎前此。以至強之奧大利。欲亡久衰之意大利。而不可得乎。不見乎赫赫英國。以獅子搏兔之力。加諸杜蘭斯哇。僅乃克之。猶不能收其地爲直隸殖民地。而卒聽其自設政府乎。是故亡朝鮮者朝鮮也。非日本也。

夫朝鮮人既自樂亡。亦何足恤。然以彼之故。釀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戕三國百數十萬之生命。絞三國人民血汗所出之資。以爲戰費。日本人之得之也。其代價固已不菲。而尙有蒙大損失而永世不可復之兩國。從旁以贊其葬禮。嗚呼。其不祥之國哉。嗚呼。而今而後。朝鮮已矣。皇室之威嚴何在。官吏之權勢何在。兩班之門第何在。腹民膏以成之。景福宮何在。三清洞中諸閔壯麗之邸何在。南宗北宗老論少論之派何在。一進會大韓協會何在。賄賂之纍纍於腰囊者何在。頤指氣使。一呼百諾於前者何在。其四紀天子。惟有揮涕乘傳車。以作歸命侯於昔日之與國。仰主人恩賜以餽其口。其舊時王謝。幸者則得微祿。足以代其耕。不幸者則降爲皂隸。不免飢寒。其假虎威以自覆其宗者。則亦烏盡弓藏。惟長留一賣國奴之名於史籍。供萬世之笑罵。回憶數十年來事。費幾許鉤拒以相軋。出幾許拳勇以相屠。作幾許不可見人之聲音笑貌。以求一命之榮。用幾許不可質天地鬼神之手段。以自殖其筐篋。而今也。舉灰飛燼絕音塵響滅。尋思諦觀。卻爲誰來。然而朝鮮人固非至今日不寤也。嗚呼。

# 日本併吞朝鮮記 庚戌

## 記例

一 本文名爲日本併吞朝鮮記。故記事以日本爲主。其朝鮮內治及他國經營朝鮮之事蹟。惟舉其大概。取相發明耳。

一 本文既名曰記。自不容多下論斷。但事實之原因結果。有不得不略爲說明者。將使讀者易於循省。故文體不能謹嚴。方家諒焉。

一 本文所記事。其由朝鮮發生者。甲午以前。用中國年號。乙未以後。用朝鮮年號。其由日本發生者。用日本年號。

一 本文或稱朝鮮。或稱韓。從行文之便。別無他義。

一 朝鮮君主昔稱王。中稱皇帝。今則稱李王。本文所記。各就時代而從其稱。

外史氏曰。朝鮮今眞亡矣。朝鮮之亡。不自今日。特今日則名與實俱亡云爾。是故記朝鮮之亡。不得不託始於四十年以前。夫亡者朝鮮也。而亡之者日本也。朝鮮

之所以由存而卽於亡者。其所歷之塗徑有四。一曰役屬於中國之時代。二曰號稱獨立之時代。三曰役屬於日本之時代。四曰併吞於日本之時代。日本之所以亡朝鮮者。其所歷之塗徑亦四。一曰與中國爭朝鮮之時代。二曰與俄國爭朝鮮之時代。三曰以朝鮮爲保護國之時代。四曰併吞朝鮮之時代。此兩造之四時代。其界線略同。今畫前兩時代爲前記。後兩時代爲本記。於以觀朝鮮自取勤絕之由。與夫日本謀人家國之術。此眞當世言政者得失之林也。

### 前記

#### 第一 中日爭韓記

朝鮮與中日兩國之關係。朝鮮自古服屬於我。然惟漢代曾收其一部爲郡縣。過此以往。羈縻勿絕而已。我國自昔待屬國如此。匪獨一朝鮮也。而其國與日本一輩相望。日人之狡焉思啓。殆非一日。據東史所記。則當我漢獻帝建安中。日本有神功皇后者。曾親征新羅。略其地置戍兵焉。當時朝鮮裂爲三國。曰高句麗。曰百濟。曰新羅。

蓋高句驪與我交涉最繁。新羅則昵近日本。百濟則常修玉帛於二境者也。自唐以還。三國統一。名曰高麗。常北面於我。與日本之交殆絕。及明神宗萬曆間。日本有豐臣秀吉者。雄略爲彼國史中所僅見。嘗大舉伐朝鮮。幾滅之。賴我援僅免。日本之與我爭朝鮮。實自茲始也。未幾我朝崛起。朝鮮恭順。臣服最早。列聖懷遠以德。舍歲時享覲外。無所誅求。而日本則德川氏柄政。專務文教。不遑外事。朝鮮閉關酣嬉者三百年。俗日以偷。政日以亂。其勢旣不足以自存。值歐勢東漸。寔益多事。而日本方於其間就維新之業。磨刃欲試。我亦當中興之後。朝氣未衰。兩國相接。而以朝鮮爲之間。朝鮮亡機。兆於是矣。

日韓交通初期。日本明治新政府初建之日。正朝鮮大院君專政之時。大院君李是應者。朝鮮王李熙之生父。熙卽朝鮮前王甲午以後自稱皇帝四年前讓位其子稱太皇帝今被廢爲李太王者也。王方幼而爲之攝政。其爲人也。好弄術智而不知大體。喜生事而無一定之計畫。性殘酷僞慢而內荏多猜。實朝鮮民族性質之代表。而亂亡之張本人也。大院君之始攝政。實當

我同治二年。熙以同治十二年即位時年十三其時我國五口通商久開。日本亦已闢三互市場。世界

大勢所趨。固不容朝鮮長此閉關自守。天主教勢力。寔瀰漫於其國中。而俄法美諸

國。次第遣使議修好。而大院君壹以諉諸我政府。其諉諸我政府也。非守國際法上

屬國之名分也。非懾我上國之威也。圖狡卸不自負責任而已。著者案對於外交事

此吾中國人相傳心法朝鮮人亦師我長技者也大院攝政之四年。而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初日本當將軍

秉政時。其與朝鮮交際。專委諸對馬守宗氏。幕府不自直接。至是遣對馬守宗重正

使韓。告王政維新。韓人以其璽書中有皇帝字樣。拒不受。明治二年。同治八年更使外務

權大錄。大錄官名權署理也下仿此佐田伯茅少錄。森山茂爲交涉使使韓。韓人拒如故。三年。復

遣外務少丞吉岡弘毅往。使森山茂廣津弘信副之。淹留一年有半。不得要領。宗重

正再移書喻指。勸韓廷引見吉岡等。不省。五年。宗重正復使其家臣相良重樹往與

周旋。凡上書於韓政府二十四次。終不納。其年八月。復遣外務大丞花房義質少記

森山茂乘二軍艦往使焉。韓吏拒如故。六年。廣津復奉命往。森山旋至。亦無所得。快

快歸。蓋自日本明治維新以還。朝鮮之草梁館。草梁館者所以待外賓也。如我會同四譯館。無一日無日

本使節之足跡。韓廷之虛僑無禮。誠出情理之外。而日人寧含垢忍辱而終不舍去。

且終不肯轉而就商於我政府。當時俄英等國皆轉而與我交涉。蓋其處心積慮。務置朝鮮於我勢

力範圍以外。四十年間。政策一貫。而自始絕不肯誤一著。以取自縛有如此也。

所謂征韓論。征韓論者。日本內政上之一大事也。而其因乃發自外交。先是明治

二年。佐田伯茅反自朝鮮。卽首唱用兵要盟之議。四年外務權大丞丸山作樂等。謀

組織一秘密隊。出奇襲韓。爲政府所覺。逮而錮之。繼此遷延數年。使節十數往返。而

受侮於韓者愈甚。日人殆不復能忍。六年六月。森山茂歸。盛言韓罪之當誅。且陳言

方略。於是廷議分爲兩派。一曰征韓論派。參議西鄉隆盛副島種臣板垣退助江藤

新平後藤象次郎主之。而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爲之魁。二曰非征韓論派。參議大

久保利通木戶孝戶大隈重信大木喬任主之。而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爲之魁。兩派

堅持所信。抗爭亘數月。非征韓論派卒勝。日本維新元勳。自茲分裂。西鄉一派。聯袂

辭職。朝列空其半。遂以導明治十年西南之亂。雖然。非征韓論派。固未嘗謂韓之不可征也。謂今尙非其時云爾。要之日本自維新後。本已予韓人以不能安席之勢。而韓人所以因應之者。復失宜。我國所以指導之者。復無狀。坐使以區區小節。長強鄰敵愾之氣。而授之以問罪之口實。日本之有今日。未始非韓人激之使奮也。

江華灣條約

明治九年

光緒二年

日本與朝鮮始結修好條約。所謂江華灣條約是也。

先是征韓論既決裂。日本政府於明治七八兩年。仍先後派外務大丞宗重正理事官森山副官廣津詣韓。卑辭乞結約。韓人深閉固拒。猶昔。明治八年九月。日本一軍艦測量朝鮮海岸。其舳板過永宗島。島上礮臺忽轟擊之。軍艦遂應戰。壞其堡壘。翌年正月。日本遂以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爲全權大臣。議官井上馨爲副大臣。率六艦詣江華灣。即永宗島問罪。且脅使結約。於是朝鮮舉國鼎沸。議和議戰。莫敢執咎。而日本威逼急於星火。遂以其年二月二十六日。締結所謂日韓修好條規者十二款。禮曰。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朝鮮臣於我。而其有外交。實始此。條規第一款云。朝

鮮爲自主之邦。與日本國有平等之權。當時韓人固視此爲義所當然。卽我國亦從不識國際法上自主二字作何解釋。且素賤視日本。謂不足與大邦齒。方謂彼自願與我屬邦平等。足徵恭順。而不知日人所以十年間鏗而不舍。持滿而後發者。其目營心注。卽在此自主平等之四字。此約旣訂。日人遂不復認我之主權。得行於朝鮮矣。

壬午之變。朝鮮旣與日本結約。遣使往報聘。其達官亦漸有游於日本者。觀其政治修明。羨而思效之。乃先從事練兵。聘日本一士官堀本某爲教習。而其督練大臣。旣不曉兵事。且貪黷無藝。尅扣軍餉。至食中雜沙土。於是新軍與見汰之舊軍咸怨。胥謀作亂。光緒八年六月。暴徒數千驟起。殺官吏三百餘人。堀本與焉。遂火日本公使館。公使花房義質僅以身免。日本遂遣軍艦三兵士八百入仁川。遂定所謂濟物浦條約者。其內容則（一）朝鮮逮治罪犯。（二）償日本金五十萬圓。（三）派謝罪使於日本。（四）日本使館置守衛兵也。朝鮮有日本兵自茲始。

甲申之變 自光緒八年以後。中日之爭韓始劇。壬午變起之際。北洋大臣李鴻章使道員馬建忠。俘大院君。安置保定。使提督吳長慶率師四千戍漢城。專治兵事。使同知袁世凱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專司對付韓人事。使德人摩靈德夫爲外交顧問。其海關亦使總稅務司赫德監督。當時我國勢力之在朝鮮者。視後此日本設統監時。有過之無不及。使吾有人焉。雖百日本。無如我何也。乃吾之當其衝者。旣無絲毫政治上之常識。不能爲之革秕政以靖亂源。而復暴戾恣睢。以賈其君民之怨。坐使其新進氣盛之輩。羣思結日本以撓我。於是朝鮮有中國黨日本黨之目。雖然。中國黨盤踞要津旣久。日本黨後起。勢固不敵。日人不得已假卑劣手段以濟之。遂有光緒十年十一月之變。先是其年七月。我軍與法戰於馬江。敗績。朝鮮人益輕我。而日本駐韓公使竹添進一郎忽歸國。九月。復返漢城。舉濟物浦條約所索償金五十萬圓中之四十萬。退還韓人。聲言助其行政改革之用。著者案與美國之退還韓我庚子賠款何相類也韓人深德之。十一月日本在漢城所設之郵政局。行落成禮。韓廷貴顯及各國使臣咸

集獨日使竹添託故不至宴方酣。突有放火於比鄰者。座客驚散。號稱中國黨之閔臺鎬趙寧夏李祖淵尹泰駿韓圭稷閔泳穆柳在賢。皆遇刺死。日本黨之金玉均朴泳孝馳入宮門。疾呼清兵作亂。日使竹添旋率兵一中隊。稱入衛。擁王移別殿。謀挾以適仁川。王以失妃及太子所在。涕泣不肯行。翌日我兵至。遂移王於我營。竹添不得逞。怏怏歸國。日本黨悉隨以去。其不及遜者。咸就誅夷。是役也。日本誠心勞日拙。然其機變之巧。與其一往無前之概。使人一驚。

天津條約 甲申之變。戎首實爲日本。五尺之童。所能知也。而日人有藏身甚巧者。一事當我兵之入韓宮也。竹添禁其軍隊。不許開鎗。而袁世凱乃礮擊日本公使館。且焚燬之。予彼以一絕好之口實。果也。光緒十一年三月。日政府居此奇貨。遣伊藤博文爲全權。詣天津與我北洋大臣李鴻章交涉。卒議定專條三款。(第一)中日兩國皆撤退朝鮮戍兵。(第二)兩國皆不得派員爲朝鮮軍隊教習。(第三)朝鮮若有內亂。兩國中無論何國派兵前往。必預先行互相知照。此約款所以限制兩國者。若

甚平等。雖然。日本不過不能驟得其所欲得而已。我則舉旣得權而盡喪之也。此如吾世畜一僕。忽與客約曰。吾與客皆不得漫役此僕。客欲管僕。必得請於我。我欲管僕。亦必得請於客。天津條約。正此類也。蓋江華灣條約。使朝鮮自認非我屬國。天津條約。使我認朝鮮非我屬國。蓋江華灣條約。明朝鮮與日本平等。日本既非他人之屬國。朝鮮自非他人之屬國也。天津條約。明中國對於朝鮮之權利義務與日本平等。中國旣可目朝鮮爲我屬國。則日本亦可目朝鮮爲彼屬國也。

甲午戰役 自天津條約後七八年間。日本如鷲鷹將擊。先以蟄伏。其與朝鮮交涉。無甚大事可紀。我袁世凱侈然以上國之代表臨之。頗使韓君臣若奴僕。日以賈韓人怨而招列國之嫉。嘗一度謀廢韓王。立其姪李垞。而使大院君再攝政。有告密者。乃中止。而閔妃之族。初以媚世凱得政。至是益橫恣。贖貨虐民。無所不至。民窮財盡。內亂蠶起。光緒二十年三月。有所謂東學黨者。揭竿於全羅道。勢頗猖獗。袁世凱方思假此以立功名。遽勸韓王乞援於我。乃我軍艦揚威平遠操江方入仁川。而日

本軍艦七艘。儼然已在。且以陸戰隊四百大礮二門護其公使大鳥圭介入漢城。世凱驚愕。不知所爲。我政府據天津條約。知照日本。謂依保護屬邦之舊例。從朝鮮之請。派兵戡亂。日人以不認朝鮮爲我屬邦。覆書相謝。此問題爭辯殆匝月。日本不屈。我國約共同撤兵。不許。中間經英俄調停無效。更主張干涉朝鮮改革內政。我師方逍遙平壤。遷延待交涉之妥協。而日軍已徧滿漢城。韓廷狼狽無措。乞計於袁世凱。世凱惟告以自稱中國屬邦。理合乞援。日本出兵。甚爲無理。令以此當日本而已。而適啓日本以攻瑕之路。日使大鳥卽騰書朝鮮政府。詰其爲獨立之國乎。抑爲中國屬邦乎。限一日覆答。至是世凱口舌之力。不復得施。遷延三日。而朝鮮卒以獨立國答。日使謂旣爲獨立國。宜速改革內政。乃上政綱五條。促施行。韓廷益洵懼。決諸世凱。世凱謂宜陽許之。而促其撤兵。更爲後圖。蓋敷衍延宕。實吾國惟一之外交術。爲我屬邦者。例宜師之。韓廷與世凱心理同也。而日本固非若是易與。越旬日。且以書倡韓廷曰。朝鮮與中國昔所締約。與獨立國之性質不相容。宜摧棄之。韓廷未決答。

而世凱已宵遁。自是朝鮮遂告絕於我。且與日本結攻守同盟條約矣。

日本干涉朝鮮內政之始。韓人之不自立。而惟人是賴。其天性也。日兵之既入韓京也。韓人之號稱維新黨者。舉欣欣然有喜色。競通款於日軍。乞以兵衛王城。廢王妃。起大院君再攝政。日人從其二。惟廢妃之舉。持而未發。未幾遂盡黜舊官。而設一議政府。八大衙門。名稱悉仿日本。以日本黨人充之。大院君爲之魁。新政府雖以改革自標異。而大臣日日會議。惟口銜菸管。游譚無根。從未一及國事。內之則朋黨傾軋。彼此互欲割刃於其腹。著者案中國所  
謂新黨者何如時我軍敗報未至。大院君復貳於我。事發日人逼使退位。日政府以大鳥圭介干涉韓政之不得要領也。使其維新元勳井上馨代之。井上上政策二十條。謁見韓王。聲色俱厲。韓王震懼。乃率羣臣誓於太廟。頒布所謂洪範十四章者。其要端。則將王室事務與國家事務分離也。設責任內閣也。統一財政也。租稅以法律定之。不得妄徵也。改定官制。明正權限也。派游學也。行徵兵也。編纂法典也。用人不拘門地也。條理粲然。與後此我國之立憲九年籌備案乃

大相類。然上自君主。下逮百執事。其嘗有一日定行此誓廟之洪範乎。則不待問而可知矣。雖以日本第一流政治家井上其人者。而無如朝鮮何。日本於是益知朝鮮人之不足與立。而取而代之心益決矣。

馬關條約 戰役既竣。我與日本結馬關條約。其第一條則我國認朝鮮爲完全無缺獨立自主之國也。蓋朝鮮之以公文表示脫離上國之意思也。嚆矢於江華條約。而大成於攻守同盟條約。我之以公文表示捐棄屬邦之意思也。嚆矢於天津條約。而大成於馬關條約。自是我在朝鮮。無復發言權。日本謀韓之第一期政策。全然告成。而朝鮮王亦妄竊帝號。聊以自娛矣。

## 第二 日俄爭韓記

俄國謀韓之始 俄勢東漸。一日千里。旣得海參威。則與彼密邇之朝鮮。在所不舍。理有固然矣。俄人有威拔爾者。在北京俄使館爲書記官。歷有年所。善能揣摩東方人之性質而操縱之。甲申變起之際。彼方銜命在朝鮮。要求結約。以贖貨無藝之韓

人。餽而市之固易易。威氏乃出俄人所最擅長之懷柔政策。一舉而博韓人之信。其夫人又交際社會之尤物也。日玩閔妃於股掌之上。勢力漸彌漫宮中。於是光緒十年五月。俄韓通商條約成。威爾拔爲駐韓公使兼總領事。全韓政界勢力。有折而入於俄之勢。先是我北洋大臣李鴻章。曾派德國人摩靈德夫爲韓國外交顧問。本欲收其權於我也。乃摩氏以不慊於袁世凱之故。反背我而卽威爾拔。鴻章旋將摩氏撤回。派美人田尼代之。田尼到任不數月。又與世凱交惡。爲威爾拔所利用。一如摩靈。蓋當時世凱之在韓。若匈奴使者之在鄯善。而威爾拔則從天而降之班超也。威爾拔之驟得勢。雖由其才術。論者謂袁世凱之驕蹇。間接以助成之者實不少云。其後英國擬占領巨文島以防俄。以調停中止。俄復汲汲從事於烏蘇里江流域之開拓。訂結俄韓邊界通商條約。開咸鏡道之興慶爲通商口岸。氣益張矣。

閔妃之難 中日戰方酣。威爾拔僕僕往還北京者殆一年。馬關條約正成。而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之事旋起。三國中俄爲謀主。天下所共知矣。是故日本爲戰勝者。

俄又爲戰勝者之戰勝者。我之於俄。猶敬而德之。趨踰若不及。况乃朝鮮。加以當時日使井上。對於韓廷。屢行威逼。其旁若無人之概。深爲各國駐使所嫉。威爾拔乘其間。內之籠絡宮掖。而外之以各使爲爪牙。韓人之不嫌於日本者。咸倚威爾拔以爲重。而閔妃實爲之魁。時則有貞洞俱樂部者。自俄使法使美使以下。韓廷所聘外國顧問五六人。及李允用李完用尹致昊徐光範閔商鎬輩。朝夕燕集。實爲政界之中樞。前此日本黨人之在要津者。皆怏怏失職。光緒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忽撤回井上公使。以三浦梧樓代之。先是日人有岡本柳之助者。居朝鮮殆二十年。蹤跡詭異。常出入宮禁。而尤爲大院君所信任。自閔氏之專。大院君久已積不能平。三浦到任之第三日。卽遣岡本夜謁大院君於孔德里。厥明大院君挾訓練隊入衛。號稱清君側。訓練隊者。韓軍由日本將校訓練者也。大院君旣入。日使挾使館衛兵一隊從其後。韓宮衛士拒之。闕於光化門。有死者。晡時大院君謁韓皇於乾清宮。方有所陳奏。而內侍以皇妃閔氏見戕告。皇失色。是役也。各國輿論咸不直日本。謂以代表國家奉

命修好之使臣。而致峻亂黨。以戕與國主權者之匹耦。文明國際所未前聞也。日本政府亦知衆怒不可犯。越兩旬。繫其公使三浦梧樓。及凡有職於使館者。與夫岡本柳之助等諸蒙嫌疑者四十人以歸。錮諸廣島。彼中所稱廣島疑獄是也。

俄人勢力全盛時代。日本之不惜名譽。欲出奇兵以摧敵。此其第二次矣。然其結果乃適以福其敵。甲申郵政局之變。韓王走入我軍。日本坐是不能得志於韓者七八年。今茲之變。若出一轍。事起後閱兩月。韓皇挾中官走俄使館。於是局盡翻。礫總理大臣金宏集軍務大臣鄭秉夏於市。詔旨從俄館如雨下。俄人更自仁川港軍艦中調集軍隊衛館門。而與各使議撤日本戍兵。於是韓皇作寓公於俄館者且一年。俄人於其間。行財政監督。代練軍隊。設俄語學校。使京城元山間電線與西伯利電接續。得咸鏡道採礦權。日本羨且妒。末如何也。

日俄協商 日俄爲朝鮮問題。協商凡三次。第一次則明治二十九年五月駐韓日使小村壽太郎。俄使威爾拔在韓京所商三款也。第二次則同年九月日本賀俄皇

加冕專使山縣有朋與俄外務大臣羅巴那甫在俄舊京莫斯科所商四款也。第三次則明治三十一年四月駐日俄使羅善與日外務大臣西德次郎在日京所商三款也。其條款內容不及具述。要之前兩次則日本甚屈從。後一次則俄國稍退讓也。俄國所以退讓者。其一則因韓人方設一獨立協會。排俄氣燄驟張。英又爲之聲援。俄稍懾焉。其二則因德國方占膠州灣。大有事於中國。俄人乘之。略取旅大。方將於大陸求所大欲。無暇瘁精力於區區半島也。此後數年間。朝廷稍得安堵。然俄人猶於其間有租借馬山浦事。有取得鴨綠江伐木權事。

日俄戰役。俄人乘義和拳之難。踞我滿洲。三次約撤兵。不見實行。且控上游以臨朝鮮。日人固無一夕得安寢。兩國尊俎交涉。僕僕年餘。始終不得要領。而彼此在韓國境內所設施。則光武五年。我光緒二七年  
日明治三四年日本有布設京城釜山間鐵路之事。七年有俄國租借龍巖浦建設礮臺之事。皆軍事上之設備也。當時兩國當局。頗有持滿韓交換論者。則日人承認俄人占領滿洲。俄人承認日人占領朝鮮也。然俄人方

驕。其所許與日人在朝鮮之權利。不能如其願。即日本輿論。亦咸謂俄若奄有滿洲。日本無一日即安。卒於明治三十七年<sup>我光緒三十四年</sup>一月。日俄大戰爭起。方戰之初起也。韓皇議走避於法國使館。不果。又效鞏中國。向列強宣告局外中立。而日本則已先期火急完竣京釜鐵路工程。不旬日間。日軍已占領韓疆全部。遂締結所謂日韓國防同盟條約者六條。朝鮮之生命。自此全在日本掌握中矣。

善孜瑪士條約 日韓國防同盟約既成。朝鮮旋宣言將前此俄韓條約。悉行摧棄。朝鮮與俄之關係悉斷絕。及戰局告終。日俄兩國在美國之善孜瑪士結構和條約。其第二條云。「俄國政府承認日本國之在韓國有政治上軍事上及經濟上卓絕之利益。日本政府在韓國認爲必要時執指導保護及監理之權。俄國不阻礙干涉。」自茲以往。俄國認朝鮮爲日本屬邦。列強亦舉無異言。日本謀韓之第二期政策。全然告成。

本記

### 第三 日本役韓記

懷柔策 日俄之初開戰也。日皇命侯爵伊藤博文爲皇室專使。往慰問韓皇。韓皇亦派其皇族李址鎔於東京爲報聘大使。日人待之有加禮。極力示韓人以日本之可親。雖似閑著。實要著也。其後日本皇太子巡遊韓國。亦同此意。

顧問政治 當日俄戰方酣。而韓國政治勢力。已漸推移於日本之手。其時之政治。吾名之曰顧問政治。明治三十七年三月。日人以其陸軍少佐野津鎮雄爲韓國軍部顧問。九月。以其前公使加藤增雄爲韓國宮內顧問兼農工商部顧問。十月。以其大藏省參事官日賀田種太郎爲韓國財政顧問。以其所親信之美國人士狄布爲韓國外事顧問。以其文學博士幣原坦爲韓國學政參與官。以其內務省某官丸山重俊爲韓國警務顧問。而前此韓政府所自聘之內部顧問法人狄爾哥。法部顧問法人克黎瑪士。總稅務司英人白里恩。皆解職焉。蓋自是韓國各部。政自顧問出。大臣伴食而已。而日人於此期內。復派陸軍大將長谷川好道爲駐韓軍司令官。兼管

其警察權之一部。命各地領事受理韓民辭訟。又將韓國通信機關全部委日本管理。又訂韓國沿岸航行自由契約。蓋已取全韓卵而翼之矣。

一進會成立。滅韓者日本也。助日本滅韓者。韓之一進會也。一進會者何。冒政黨之名。而獻媚於敵。以獵取富貴者也。一進會之領袖。曰宋秉峻。曰李容九。而秉峻尤爲主動。秉峻者前以國事犯罪。遞跡於日本者十年。及日俄交戰。乃爲日軍嚮導以歸國者也。其人本有陰鷲之才。而巧於因利乘便。日軍方席累勝之威。彼茹柔吐剛之韓民。既爭思得新主人。一顧盼以爲榮。秉峻乃利用此心理爲號召。以日本明治三十七年八月開一進會於漢城。標舉贊助日本爲第一政綱。不數月而全國響應。會衆號數十萬。平心論之。卽微一進會。日本固未嘗不可以滅韓。而有一進會。則日本滅韓。更不費力。故一進會之成立。雖謂爲亡韓之一大事。無不可也。

統監府建。善孜瑪士約既定。日本旋派伊藤博文爲遣韓大使。謁韓皇。譬陳利害。越數日。日使林權助與韓外部大臣締結日韓新協約。定韓國爲日本保護國。先收

其外交權。韓民洵抗爭。而一進會首贊之。時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也。越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遂頒統監府及理事廳制。任伊藤爲韓國統監。通告各國公使。以本年內撤歸。而韓國派駐外國公使。亦一律召還。明治三十九年二月。伊藤至漢城。入統監府視事。首嚴宮中府中之別。禁雜流出入宮禁。政界稍肅清。而韓皇坐此憤懣特甚。始嚴憚統監矣。其明年。韓國仿日本官制。設立新內閣。對於統監而負責任。以李完用爲總理大臣。

海牙密使事件與韓皇讓位

光武十二年

我光緒三十三年  
日本明治四十四年

七月。有韓人李相窩

李瑋鐘李俊三人者。自稱韓皇代表。突然出現於荷蘭之海牙。要求參列萬國平和會議。越數日。有用美國人之名。發電報於各國大報館者。謂韓皇今見幽於日本之警察。殆同纍囚。日夕在此。只以眼淚洗面。於是日人洵怒。韓人失色。月之四日。韓皇派特使於統監邸。辯密使之不關己。韓廷諸大臣。連日祇謁統監。各自辯不與聞密使事。且刺探統監處置此事善後策。統監伊藤博文。始終緘默。不發一言。六日。各大

臣開御前會議。詢韓皇以事實之有無。韓皇不答。遷延旬日。韓內閣決議。乞韓皇讓位以謝日本。韓皇大怒不聽。十七日。日本遣外務大臣林董爲特使如漢城。翌日。韓皇召見統監伊藤。且且以未派密使自誓。詞甚哀。伊藤不答。詢讓位可否。伊藤毅然曰。此非外臣所宜言。伊藤退。諸大臣入。夜分。韓皇下詔。禪位於皇太子。十八日。皇太子卽皇帝位。改元隆熙。尊皇帝爲太皇帝。立太皇帝之幼子英親王爲皇太子。八月一日。新皇下詔解散韓國軍隊。十一日。統監伊藤歸日本。日本人環擁呼萬歲。如歡迎凱旋將軍之儀。

太皇帝之讓位也。廷臣惴惴交贊之。獨宮內大臣朴泳孝不畫諾。泳孝者。二十年前以倡議改革得罪太皇帝。避地居日本。而韓人所指目爲日本黨者也。伊藤雅重其人。及任統監。薦授顯職。辭不就。讓位前數日。泳孝忽詣闕乞召見。遂自請爲宮內大臣。難作。泳孝守宮門。拒外客。護持璽綬不舍。太皇帝今乃知其忠。讓位後。韓京蠢蠢有暴動。日人謂是泳孝所煽。捕而投諸獄。

日韓皇儲交聘。伊藤之治韓也。務市以恩。使韓人感而自馴。威偪禪讓。乃事勢相薄。不得已焉耳。大勢既定。旋復斂其厲烈之氣。以爲霽容。當其歸日本也。奏請日本皇太子游韓。以交驩其皇室。而鎮撫其民。旋請設副統監。以曾彌荒助任之。其請設副統監也。將使之代。已率其職。而已別有所事也。其年十月二日。副統監曾彌受事。十一月二十日。韓皇遂命皇太子留學日本。授伊藤太子太傅。旋晉太師。使挈以行。伊藤自是日左右韓太子。如保母然。如是者年餘。

伊藤博文遇刺。伊藤之治韓也。其功績在馴擾韓皇。操縱韓吏。故表於外者無甚可稱述。其最大事。則設立東洋拓殖會社。立韓國中央銀行。全韓生計機關。自是悉握於日本矣。明治四十二年。伊藤遂辭統監職。曾彌代之。而以日皇之命。特命伊藤爲韓太子輔育長。其年十月。伊藤以私人資格游歷我滿洲。月之二十四日。抵哈爾賓驛。韓人安重根狙擊之。旬三。旬遂卒。重根者。耶穌教徒。曾學於美國者也。既就逮。日人鞠之。不諱。獄成。得死刑。問曷爲不逃。曰吾爲光復軍一將官。義不可逃。問何欲。

日吾已殲吾仇。吾事畢。一死外無他求也。日人爲之起敬。

第四 日本併韓記

一進會建言 日本併韓之謀。遠發自豐臣秀吉。近發自西鄉隆盛。彼其君臣上下。四十年來。曷嘗一日以茲事去懷抱。卽自統監政治既建以後。徒以名實不相應。故種種却顧。不得騁其志。彼其厭苦而欲一決其藩也久矣。蓋維勳元老山縣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輩。與時相桂太郎及其閣僚。密勿集議非一度。蓋於兩年以前。早已有所決。茲事甚秘。彼中報紙前此未嘗一言及合併。協約發表後。乃歷歷敘其始末。若數家珍。而特不欲發難於日本人。蓋其前此所以語韓人者。所以語俄人者。所以語全世界萬國人者。皆曰扶持朝鮮之獨立。保全其領土而尊重其主權。口血未乾。載書高可隱人。而兩次用兵。曰以義戰。號於衆曰。吾自始非有利人土地之心。不寧惟是。吾不忍坐視吾友邦之顛沛。吾乃不惜糜吾數百兆之帑藏。擲吾數十萬之民命以匍匐而救之也。吾友邦不治。吾乃不惜使吾垂老元臣曠厥職而佐其理也。夫如是。故其言甚順。而其

所以自處者常綽綽有餘地。而併合之舉。則終不能以與此美譽相容。故日本人羞出諸口。今世所謂國際道德實有然也。而幸也有一進會出而助之張目也。初一進會首領宋秉峻。列席於李完用內閣。爲農商務部大臣。去年七月。秉峻與完用齟齬。翩然辭職。作汗漫游於日本。而一進會長李容九入京。伊藤遇刺後九日。容九率會員三十萬人連署。呈日韓合邦請願書於其政府及統監府。統監曾彌荒助拒不受。而合邦論已風起水涌於全韓。秉峻逍遙日本。不識何作。容九與其會員。則日日游說各郡。稱道合邦之利。其言曰。合邦得請。我韓民自今遂爲一等國民也。以此相號召。韓民信之者日益衆。自上請願書後八閱月。宋秉峻忽歸自日本。越旬日而合併協約成。或曰。一進會察韓國形勢。知合併與不合併等亡耳。不如合併猶可得增進人民樂利之一部也。或曰。一進會不嫌於李完用內閣。欲取而代之。既不得。則寧並此虛名之政府而破壞之。以同歸於盡。或曰。一進會非有見於韓民之利害也。亦非有所偏惡於韓政府也。而知合併成則一進會員將有所獲焉。皆勿具論。要之一姓。

代興。法堯禪舜者。則九錫文勸進表。不可不成於先朝耆舊之手。日本賞合邦之功。則宋秉峻李容九宜在伊藤博文上也。

合併與日本輿論 當合併論之極昌於韓也。而日本漠然若不措意。全國報紙。惟節錄一進會之請願書。有時敘其游說各地之狀。爲簡單之記事而已。從不一置論其可否。全國各報皆然。各處集會演說。亦不齒及。如是者殆半年。蓋日人於對外政策。嘗從先覺者之指導。全國同一步武。若軍隊然。其訓練有素也。及時機將熟。然後同時論者纔起。則大率商榷合併之條件及其善後策。而論合併之得失者蓋甚希。蓋此爲數年前已決之問題。今無取嘵嘵也。著者案日本報館之規律的行動我同業所當鑑之而自責也

統監之更迭 今年五月。統監曾彌荒助以病乞休。日皇乃命陸軍大臣寺內正毅爲統監。以前遞信大臣山縣伊三郎副焉。七月十五日。新統監寺內入漢城。日惟從事於交際。優游若無事。韓廷大臣亦惟循例酬酢。而絕大問題。已暗解決於尊俎之間。八月十六日。韓首相李完用借慰唁東京洪水之名。訪統監邸。合併協約之內容。

遂決於是時。李完用者。當閔妃遇害時。奉韓皇入俄使館以與日本爲難者也。及日本置統監。完用乃見賞於伊藤博文。於是相韓者四年。寺內之入也。舉國知大變在卽。完用所親勸其避位。毋以身當茲衝。完用曰。吾府怨於民久矣。今欲避賣國之名。更安可得。託庇日本。猶可苟全。與其失職而坐受鬻炙也。不聽。

日韓併合條約 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日韓兩國同時併合條約發布。其

文曰。原文直譯

日本國皇帝陛下及韓國皇帝陛下欲顧兩國間之特殊親密的關係。增進相互之幸福。永久確保東洋之平和。爲達此目的。確信不如舉韓國併合於日本。爰兩國間決議締結併合條約。爲此。日本國皇帝陛下命統監子爵寺內正毅。韓國皇帝陛下命總理大臣李完用爲全權委員。右全權委員會同協議後協定左之諸條。

第一條 韓國皇帝陛下將關於韓國全部一切之統治權。完全永久讓與日本

國皇帝陛下。

第二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受諾前條所揭之讓與。且承諾將韓國全然併合於日本帝國。

第三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約令韓國皇帝陛下太皇帝陛下皇太子殿下並其  
后妃及其後裔。各各應於其地位而享有相當之尊稱威嚴及名譽。且供給以  
充分保持之之歲費。

第四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約對於前條以外之韓國皇族及其後裔。使各各享  
有相當之名譽及待遇。且供給以維持之必要之資金。

第五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對於有勳功之韓人。認爲宜特表彰者。授以榮爵。且  
給以恩金。

第六條 日本國政府因前記併合之結果。全然擔荷韓國之施政。凡韓人遵守  
該地所施行之法規者。其身體及財產。充分保護之。且圖增進其福利。

第七條 日本國政府對於韓人之誠意忠實以尊重新制度而有相當之資格者。在事情所得許之界限內。可登庸之。使爲在韓國內之帝國官吏。

第八條 本條約經日本國皇帝陛下及韓國皇帝陛下之裁可。自公布之日施行之。

明治四十三年八月廿二日

統監子爵

寺內正毅

隆熙四年八月廿二日

內閣總理大臣

李完用

與此條約同時發布者。更有日皇書詔四通。其第一通則宣示合併之意。其第二通則李王家優遇之詔書。册封前韓國皇帝爲昌德宮李王。前太皇帝爲德壽宮李太王。以特恩許用殿下之敬稱也。其第三通則封前韓皇族李瑬李憲二人爲公也。其第四通。則韓國境內大赦免租也。復有合併宣言。通告各國。則凡前此朝鮮與各國所結條約悉無效。領事裁判權卽行廢止。而關稅則十年後乃議改也。

朝鮮自此非復國家矣。朝鮮自此無皇室矣。朝鮮自此無政府矣。朝鮮自此無國民

矣。朝鮮之主權者。十年以前本本王耳。今亡而得王。可無恨也。獨其皇室財產能享有與否。約中無明文。各報所記。或曰讓與日本。或曰聽其自處分。疑莫能明也。惟韓皇室五百年來相傳之私產本至富。蓋全國土地。五之一隸少府云。但蕪而不治。日本設統監後。早盡取爲國有矣。自今以後。仰新主所賚。毋恤飢寒已耳。韓皇族不下數十萬人。今受爵者得二人焉。餘則與齊民等也。韓人祇能在韓地爲官吏。且須合於日本政府所謂相當之資格。而又在事情所得許之界限內也。所謂一躍而進爲一等國民者果安在。嗚呼。亡國之君主。亡國之皇族。亡國之人民。如是如是也。

或問曰。日韓兩國中。苟今後有一國不履行條約。則將若之何。答曰。凡以兩國主權者之名締結條約。苟後此有一國不履行約中義務者。則對手國應提出抗議。抗議不恤。則可請第三國居間裁判。裁判不服。則開戰。一切條約。皆同茲軌。今既名爲日韓兩國條約。由兩國主權者命全權締結而裁可施行。則亦豈能外此原則。而無如緣此條約之結果。而兩締約國中之一國從此消滅。則安從得抗議之主體。安從得

受裁判之主體。安從得交戰之主體。質而言之。則條約成立之一剎那頃。卽條約消滅於此一剎那頃也。何也。凡契約皆以兩人格者雙方之意思。互規定其權利義務關係。人格消滅。則意思消滅。而權利義務關係。自隨而消滅也。問者曰。然則條約中所許與韓君民之權利。果足恃乎。日本食言奈何。答曰。不足恃固也。然日本爲政略上起見。吾信其於最近之將來。決不食言也。且日本亦何惜此區區者。問者曰。然則此直命令耳。恩詔耳。非復條約。曷爲以條約之形式定之。以條約之名名之。答曰。今世文明國之文明舉動。皆尊形式而尙名。故雖滅人國。猶出之以禮讓。此非自日本作古也。

合併前後雜聞 合併條約於八月十六日經寺內正毅與李完用議定。十七日寺內以其結果電告日本政府。十八日日本政府開臨時內閣會議。二十二日開臨時樞密院會議。既決以二十五日公布矣。韓政府忽以月之二十八日。爲韓皇卽位滿四年之期。請開紀念祝賀後乃發。日人許之。是日大宴羣臣。熙熙若平時。而日本統

監亦循外臣禮。拜舞於其間。世界各國凡有血氣者。莫不驚韓君臣之達觀也。

合併條約發表後五日。日本册封使稻葉某至漢城。李王李太王拜受印綬後。與勅使分庭抗禮。自陳願入覲。其妃嬪皆汲汲學日語。日不暇給云。大約本年以內。當見東京中有巍巍賜第也。

一進會四年來到處游說。頻提出政見於政府。合併條約發表後一日。獨上二建白書於統監府。援刑亂國用重典之經義。請日本師子產治鄭孔明治蜀。識者謂不失爲朝鮮對症之藥。但不宜出諸韓人之口。且不勞韓人之教。猱升木耳。越三日而一進會宣告解散。似一進會爲亡韓之特設機關。韓既亡。則機關自可廢也。

合併條約發布之日。日本卽下緊急勅令。廢韓國國號。名其地曰朝鮮。置朝鮮總督。以前統監寺內正毅任之。其副統監山縣伊三郎。則任總督府民政長官。寺內總督卽日布戒嚴令。禁止集會。今舉朝鮮全境。方若束溼也。

列強對於日本併韓之舉。咸視爲意計中事。不以爲訝。惟汲汲自護其既得權耳。日

本輿論於關稅十年從舊之條。大有所不慊。然日本政府。方思交驩歐美列強。頗懷專欲難成之戒。其出此非得已也。

朝鮮之亡。郡縣長官。海外學生。頗有殉國者。而韓廷達官。不聞一人。其地方農氓。僑外商工。亦復有毀家獻身謀光復者。今報紙方傳其消息。未審其進行若何。然結果無可見。五尺之童知之矣。寧蹈東海而不帝秦。君子哀其志而悲其遇而已。

外史氏曰。自菩孜瑪士條約以後。朝鮮已不復得齒於國家之林。此次合併。所易者僅其名義耳。實則即徵合併之舉。亦安得云朝鮮未亡者。雖然。明知其亡不於今日。而今日之事。有心人聞之。猶且歎歔流涕不能自勝。此如有病人於此。羣醫謂其不治。戚黨早知無幸。而及其死期之至。固不得無所動於中也。夫國必自伐然後人伐。朝鮮苟非自亡。則無人能亡之者。期固然也。然四十年來。欲得爲日本之所爲者。非一國。而獲其實者。曷爲惟在日本。此不能徒曰天幸而已。夫以我之在朝鮮也。積二千年之威。而復臨之以大義名分。事勢之順。日本弗逮吾萬一也。

卽俄羅斯挾其廣土衆民。奪之以先聲。其能爲重於朝鮮。亦倍蓰日本也。而日本處至逆之境。奮至綿之力。以與此二強者爭雄長。而得失之數。乃反於其所憑藉。雖曰乘一戰之威。然戰事以外。其所以致之者。蓋亦有道矣。吾嘗比次論之。得八端焉。日本之謀朝鮮也。數十年間。政策一貫。自始卽爲一定之計畫。率而行之。一絲不亂。例如朝鮮閉關絕使之時。一切諉責於我。俄美諸國。亦且移而與我交涉。而日人始終不肯遷就。寧含垢忍辱。以求朝鮮之見許。蓋早已灼見乎朝鮮非離我獨立。則彼無所施其技也。此其一也。日本之在朝鮮。失敗亦屢矣。吾厄之。俄人厄之。朝鮮人自厄之。乃至列強屢助其敵以厄之。而彼曾不以此廢其初志。如河流然。或繞嶺以旋。或伏地以行。或挾沙石以下。必至於海然後已。其忍辱負重。百折不回之概。眞乃精誠所至。鬼神避之。此其二也。見機至敏。而赴之也至迅疾。苟有絲毫可乘。決不肯縱之使逸。此其三也。冒險邁往。能爲他國所不爲之事。其甚者如郵政局事件。如閔妃事件。常以霹靂手段。使應之者不知所措。而因以收其

後效。此其四也。他國之謀韓者。惟專肆力以操縱其宮廷。卽在宮廷中。亦僅視現時勢力所在。圖利用之。而一切潛勢。無暇兼及。日本則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無論何方面。彼皆用力。又善能察知黨派之同異離合。或鬥之。或揉之。抑揚抗墜。變動不居。而壹以有利於己國爲鵠。此其五也。其人民輿論之勢力。他國莫或厝意。而日人則四十年經營不怠。故能造出一進會等以供彼無形有形之機關。此其六也。他國所汲汲扶植者。惟政治上之勢力。彼則生計上之勢力。與政治上之勢力。同時猛進不休。此其七也。他國之主動者。有若我之袁世凱。有若俄之威爾拔。不過一二人已耳。彼則種種方面。皆有人分途活動。如一軍隊然。上自將校。下至小卒。咸率其職共趨一切。而游擊偏師出奇制勝者。更所在而有。此其八也。信乎優勝劣敗之不誣。而成功之有自矣。夫其於朝鮮。則旣已奏凱而歸矣。而彼之挾此優勝之技以心營目注者。豈直一朝鮮而已。是故吾觀朝鮮之亡。乃不寒而慄也。

# 甲寅冬假館箸書於西郊之清華學校成歐洲大戰史論賦示校

## 員及諸生

在昔吾居東。希與塵容接。箱根山一月。歸裝藁盈篋。吾居東所箸書多在箱根山中雖匪周世用。乃實與心愜。如何歸乎來。兩載投牢筴。愧俸每類泚。畏譏動魂懾。尤材憚享犧。遐想醒夢虺。推理悟今吾。乘願理夙業。郊園美食物。昔游記道狎。願言賃一廡。庶取容孤笈。其時天降凶。大地血正喋。藏怒夙爭鄭。導崧忽刺歛。解紛使者標。合從載書敵。賈勇羞日逃。鬪智婁踵躡。遂令六七雄。傴舞等中甓。瀾倒竟疇郭。天墜真已壓。狂勢所簸蕩。震我臥榻艤。未能一丸封。坐遭兩黥挾。吾衰復何論。天僂困接摺。猛志落江湖。能事寄簡牒。試憑三寸管。貌彼五雲疊。庀材初類匠。詞勢迺如謀。邈往旣纒纒。衡今逾喋喋。有時下武斷。快若髭赴鑷。哀我久宋聲。持此餉葛儲。藏山望豈敢。學海願亦輒。月出天宇寒。攜影響廊屨。苦心碎池凌。老淚潤堦葉。咄哉此局碁。坼角驚急劫。錯節方余界。畏塗與誰涉。莘莘年少子。濟川汝其楫。相期共艱危。活國厝妥帖。當爲彫蕭

墨。莫作好龍葉。夔空復憐蚊。目苦不見睫。來者儻暴棄。耗矣始愁僕。急景催跳丸。我來亦旬浹。行袖東海石。還指西門堞。慚非徙薪客。徒效恤緯妾。晏歲付勞歌。口喏不能嚼。啓超初稿

# 自序

幼讀春秋左氏傳。至韓、城濮、穀、鞏、鄆、陵諸戰。輒肉躍色舞。稍長讀資治通鑑。至鉅鹿、赤壁、淝水諸戰。則亦有然。非性好戰而獨樂聞戰事也。彼其戰動爲兩造與替所繫。而事之與之相緣者不知凡幾。顧能以恢廣明密之史識。曲折銳敏之史筆。提絜之而摹述之。使百世下讀者。若列廟堂而參謀議。履疆場而察進止也。其尤勝異者。若城濮、鞏、鄆、赤壁。戰者匪止一國。多或至七八。立乎兩軍之帷幄者。皆一時之彥。曠世之才。而史家能曲傳諸國之情勢。羣豪之器識。一一如其分。吁。可謂極文章之能事也已。歐洲今茲之役。爲有史以來所未嘗睹聞。交戰者十數國。皆泱泱當代之雄也。其在前敵者都數千萬人。一日戰費。當小國政府一歲之所出入。大小陣地。恆十數處所。其廣長者至亘千里。其構峙之所由。千端萬緒。錯綜紛糾。遠者或在數年數十年以前。而莫不各有其所不得已者存。曲直壯老之數。乃至不可究詰。蓋天地間瑰偉絕特之觀。未或過是矣。不有紀載。何以示後。不揣庸陋。輒箸斯編。冀以吾國之

文言。傳他方之故實。毋俾閭閻。爲簡冊羞。夫左氏溫公之紀戰。一役廬千餘言。或數千言。而纖悉賅舉。吾今茲編。方述戰因耳。交綏以後。且未遑及。而已費數萬言。才力之不逮古。茲可見矣。雖然。事物之理。愈後起則變蹟之度愈增。今之戰。殆全世界人類相互之戰也。與一域中國與國相互之戰既異。與一國中人與人相互之戰更異。則記載之義例。其亦安得不有以異於古所云。况左傳通鑑。爲亘數百年千餘年之通史。紀事以年爲緯。諸役之遠因。在數年前者。既已別見。讀者得循是而識其故。今吾爲專書。非遠溯補述。何以竟端委。且吾之爲此。非以希藏山之業也。吾自託於道。鐸爲國人周知四國之助云爾。是故寧蕪毋漏。寧俚毋晦。此籌帙之所以滋也。抑古之良史。惟記事耳。而論議不加。自能使讀者躍然有會於言外。所謂據事直書。其義自見。史之正軌。恆必由茲。吾病未能。而曉曉焉間以論列。若不暇給。文體之不純。而筆力之不任。蓋自知也。然太史公之傳伯夷屈原。論與紂相錯。寧得曰非史。斯又非自我作古也已。若吾書能爲國人所不棄。而藉此戰役以洞明世運變遷之所由。更

進而審吾國之所以自處。則區區之榮幸。何以加茲。  
民國三年十一月新會梁啓超

## 第二自序

吾初發意著此書。當戰事初起之旬日後耳。其前此各國關係之故。畧能審記。故成之不甚勞。至最近之交涉。吾國報所譯載。讀之不能得要領。勢必遠求之於外國。而方在戰中。交通梗塞。外國公報。來者殊希。佇待兩月。資料乃畧備。而都中人事冗沓。每日欲求二三小時伏案操觚。竟不可得。於是乃假館於西郊之清華學校。挈女兒令嫻居焉。吾所需資料。多由女兒爲我搜集。吾故不能離彼也。閱十日脫稿。蓋十日間筆未嘗停綴矣。此書所敘述。自審良不免蕪冗。蓋敘各國大勢。與戰前數十年來相互之關係。居其泰半。博士買驢之誚。其安能免。雖然。吾之所以爾爾者。則亦有故。此次大戰。本非一時突發。其原因千端萬緒。實遠種自數十年前。苟非遠溯。終未能明其所以然。而吾國人能洞察此事勢者甚希。則吾安得憚辭費而有所避。且吾國人研究世界之興味。淺薄極矣。此次大戰。予我以至劇之激刺。稍好事者。固欲求知其真相。吾以爲是國人研求外事之一良機會也。故欲借此以引之入勝。此又所以

寧繁毋畧也。夫紀載外事。勢不能不多引外國人名地名與年月日。鈎輯詰籟。最易起厭。吾之此書。自問尙不至使人讀之惟恐臥。或者乃至非終卷不能自休。蓋吾於全體之結構。與夫用筆行文之際。常三致意。務思所以導人以興味。此區區所以自效於社會之微意也。若此書爲國人所不棄。吾將更用此體。以著一稍完善之世界史。則其於我國學界之前途。或更有所裨。清華學校者。我國設之以爲游美學生之預科也。其校地在西山之麓。爽塏靜穆。其校風嚴整活潑。爲國中所希見。吾滋愛焉。故假一室以著書其間。亦嘗以此書梗概爲諸生講演。聽者娓娓不倦。若相說以解。竊意國中諸校。節取而講之。或亦誘導學僮常識之一資也。斯編名曰第一編。其第二編以下。行當陸續。然吾之取材。乃益窘矣。蓋此次戰爭。世人名爲祕密戰爭。報館訪事。不許一人詣前敵。所有區區消息。惟憑兩軍當局者各自報告。而各皆自譽以毀敵。其言可置信者不及一二。論次之難。蓋可想見。然吾今方日日搜集資料不怠。或猶可以得其梗概。願非閱數月後。未敢率爾布之爾。

民國三年十二月九日梁啓超自序於京師西郊清華學校之還讀軒

外史餘爪 歐洲大戰史論 第二自序

三

飲冰室叢書第九種

# 歐洲大戰史論目次

## 一 導言

現象與因果 史家之職 天道百年一變 三十年爲一世 四十年平利之局 軍事的均勢與外交的均勢 民族國家主義之發展與國民生計之劇競 民族國家主義之兩種進行法 商戰與兵戰之比較

## 二 戰役直接近因 奧皇儲遇難案

一命之價值空前絕後 疑問種種 皇儲遇難地之畧史 遇難情況 皇儲家傳 奧皇室與國存亡之關係 全奧託命之人 大塞爾維亞協會之大陰謀 兇黨之慷慨自白 奧民敵愾之熱狂 塞人敵愾之熱狂 奧國之最後通牒 奧塞國交絕

## 三 大斯拉夫主義與大日耳曼主義

大斯拉夫主義大日耳曼主義釋義 斯拉夫民族派別及其分布地域 日

耳曼人分布地域 兩主義之動因 兩主義各自理想的地圖 東西兩羅馬帝國再造之理想 德奧俄塞之主從關係

#### 四 奧塞國情及其交惡之積因

塞爾維亞情勢 短小精悍之新造國 大塞爾維亞主義 塞國沿革小史 無海之國 塞人夢想中之大塞爾維亞王國 塞人終天之恨 奧匈國情勢 奧匈境內人種派別 民族主義之病奧 奧皇儲經國遠謨 奧塞共爭之海 塞與撒的尼亞及普魯士之比較 奧人今昔之感

#### 五 俄國進取東方之動機及巴爾幹問題之由來

邦交離合變遷之奇觀 爭海之戰 俄人謀出黑海政策與巴爾幹問題之起原 大彼得遺詔 巴爾幹地勢 六獨立國 二州 禍源在巴爾幹自身 列強自作孽 巴爾幹紛亂之原因 政治問題 列強干涉巴爾幹問題之原因 斯拉夫人之宗盟 大斯拉夫主義之驟昌 大斯拉夫主義與

巴爾幹內亂之關係 俄奧利害之直接衝突 奧匈國存亡問題

## 六 俄土戰爭與柏林會議

俄人計畫之見厄 柏林會議爲今次戰役之母 克里米戰役與巴黎會議  
俄國東方政策第一次失敗 英法普奧對俄之關係與今正相反 一八  
六二年巴爾幹內亂 一八七五七六年巴爾幹之內亂 第二次俄土戰役  
戰前之形勢 俄塞關係與今合符 聖士的夫條約 俄之豐穫 俄人  
之厄星俾斯麥 俾斯麥賣俄 歷史上最有名之柏林會議 柏林條約之  
要點 禍水者柏林條約也

## 七 柏林條約與今戰役之關係

奧國无妄之福 今次无妄之災所自來 諸小邦之不平 兩年來巴爾幹  
戰役所由起 德人近東政策之發軔 俄人之怨毒 三十六年之積恨  
公平之經紀人俾斯麥 廉賈更富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 八 三國同盟與俄法同盟

德國外交之兩大時期 法人復仇之蓄念與俾斯麥伐交政策 新神聖同盟 德奧同盟條約 俄法交驩之發軔 德奧同盟之精神 德人離間意法 三國同盟成 俾公外交之大成功 俾公之離間英法 俾公兩重保險政策 嫁禍東亞 德國政策變遷之鴻溝 俄法同盟成 保守的外交 俾公豈忍見有今日

## 九 德國外競之發展及英德交惡之積漸

英德莫能兩大 德國外競之必要 過賸人口之處置 工業品銷場之競爭 國權與生計勢力發展之關係 德人召嫉之真因 英德反目之濫觴 德皇駭人之電報 德國之將來在海 德人四次擴張海軍之計畫 英德爭海之役

## 十 最近歐洲外交形勢之推移 三國協商與三國同盟對抗

英國名譽之孤立與其危機 英日同盟 協商前英與俄法之感情 主持  
三國協商之四傑 狄爾喀西之苦心 英法協約 英俄政局之變遷 英  
俄協約 三國協商性質之豹變

### 十一 三國同盟之渙離——意大利之中立

意大利中立之原因 意大利加入三國同盟之由來 意人見誘脅於德奧  
名存實亡之三國同盟 盟約期滿與戰機陡發同日 法奧遲遲宣戰之  
故 俾斯麥九原之恨

### 十二 德爾與土耳其

德人示信於土之始 德帝朝土 三萬萬回教徒之保護者 德國絕代之  
雄圖與巴克達鐵路 英俄之憤妒

### 十三 戰役之間接近因——摩洛哥問題

戰機數度之醞釀 奧洛二州與法人復仇心 偉人狄爾喀西 第一次摩

洛哥問題 德皇入朝於摩 阿支士拉會議與德人之敗績 有名之外交  
演說 第二次摩洛哥問題 戰機殆迫 戰機再迫間不容髮 與武昌革  
命同時 釀戰之種子

十四 戰役之間接近因二 奧國併合坡赫二州

俄奧攻守之勢互易 奧人進取之第一著 土耳其立憲之影響 布加利  
牙獨立與坡赫二州兼併 違反柏林條約之舉動 俄奧兩外相反日之軼  
事 土塞之抗議 當時俄國國情 列國會議之不成立 奧塞開戰之風  
傳 德皇威嚇手段之大成功

十五 戰役之間接近因三 兩次巴爾幹戰爭之餘波

前哨游弋戰 俄德各自之失望 戰役後現狀不利於奧德者 戰役後現  
狀不利於塞俄者 土耳其國勢消長之影響

十六 開戰機會之轉泊

戰禍所以獨發於今日之原因 列強對德之客觀方面其一 其二 法之主觀的方面其一 其二 英之主觀的方面 俄之主觀的方面其一 其二 德之主觀的方面 德對列強之客觀的方面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奧塞相互之方面 偶然驕泊之種種情實 德奧對列強客觀方面誤料諸點其一 其二 其三 英俄法亦然

#### 十七 奧俄德法宣戰與戰前外交

奧塞通牒前後各國之態度 奧人無牽動全局之意 塞之咎責 奧之咎責及其不得已 俄之咎責及其不得已 燎原之勢漸成 四國調停議不成立 俄奧交涉不成立 俄皇沉痛之勅語 俄奧宣戰 德人咎責與其自辯 德皇沉痛之誓詞 俄德宣戰 德法宣戰

#### 十八 比利時中立與英國加入

比利時在國際公法上之地位 德人破壞中立 英外相感人之演說 英

德宣戰 首加遺一矢於國際公法 德人可諒 義戰與非義戰

十九 結論一 戰局前途如何

人人所懷之兩大疑問 德人制勝之大原因 德人預定之計畫 西部陸  
戰計畫之錯迕 德軍勝算漸少 中途議和之無望 兩軍持久力之比較  
軍器 軍食 軍數 德人最後之勝算 戰後世界大勢之變遷

二十 結論二 戰役所波及於中國之影響

坐失千載一時之機 中國不亡之決論 借款絕望之影響 列強戰後處  
分遠東之影響 中國與土耳其異 均勢破後一國獨霸之影響

## 歐洲大戰史論

### 一 導言

現象與  
因果

外史氏曰。聞諸智者見事於未形。未形云者。非無形也。月暈而知風。礎潤而知雨。風雨之未至。而其形則既具矣。特爲他種現象所障。隱伏焉而未予人以共見。及其既至也。人人以爲吾固見之矣。信能見乎。未也。所見者爲當時之現象。而希能見其現象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譬諸颶颶。迅發橫厲。兒童駭汗。羣動惴仄。瞭然而已矣。烏知乎當其未起於巔末也。而勢固有必至之符。觀象者既蚤惴惴焉。思所以應之。且其爲勢也。恆或息於此而張於彼。例如居上海者。聞颶發於香港。拔木發屋覆舟。不可勝計。或竊竊焉私幸其災之不及我。而豈知數日之後。必旋轉而相襲。無所逃避也。是故明者見果則遡因。見因則推果。能審乎因果相發之理。則恆能思患而豫防焉。會值時勢。或且轉禍而爲福。卽不爾者。亦得以懲前車之覆而毖後車之戒。夫史家之職。不徒在敘述事實之真相而已。其最要者。則在深察事實聯絡之關係。推究

史家之  
職

天道百年一變

其因果之起卒。以資今鑑而垂來訓。茲編之作。非曰能之。承乏而已。

外史氏曰。昔人有言。天道十年一小變。百年一大變。又曰。三十年爲一世。豈不信哉。距今二百年前。俄皇大彼得與瑞典大戰於北徼。俄實始霸。普王腓力特列維廉第一卽位稱王。普始通於上國。歐人笑其以蕞爾國而竊王號以自娛也。王曰。吾不辭爲假王。吾將以眞王詒吾子孫。而法王路易第十四世亦以其年殞落。喟然嘆曰。朕死後洪水其來。十八世紀歐洲之局。開於是矣。距今一百年前。則掀天撼海之偉人拿破侖敗於滑鐵盧。身爲俘纍。賈志以歿。校其時日。距今歲戰禍之發。相去恰一年耳。拿破侖第一次之見俘在一八一四年四月十一日。今奧塞宜戰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相距兩月餘。拿破侖第二次之見俘在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前於彼恰一年。後於彼恰一月。亦奇事也。自是維也納會議竣事。更閱數年。而全歐始定。以開十九世紀之局。然閱三十年。至一八四八年。各國革命蠶起。而歐洲內治之情狀一變。又三十年。爲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成。而歐洲外交之情狀一變。更三十年。爲一九〇八年。奧人併吞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二州。遂爲今茲戰禍之媒。其間相距。恰各三十

三十年  
第一世

年。天耶人耶。吾烏乎知之。

自一八七一年普法戰役告終後。歐洲列強相互間無戰事者。四十餘年於茲矣。其間若俄土戰爭。若中法中日戰爭。若英意諸國征非洲北岸之戰爭。若英杜戰爭。若義和團戰爭。若日俄戰爭。若土耳其革命戰爭。若中美南美諸國革命戰爭。若中國革命戰爭。若巴爾幹諸國相互間數度之戰爭。若美墨戰爭。雖未嘗不間歲一起。然或則純在歐洲以外。或歐洲諸國出其餘威以征略所謂野蠻國者。否亦歐洲邊陲蠻觸小國而已。若夫歐洲六七雄。世共指目爲文明中樞者。則四十年來熙皞驩虞。耳不聞鼓鼙。膚不親金革。雖偶有一二違言。恆能折衝於尊俎。以弭禍於未形。幾疑大道之行。講信脩睦。昔惟夢想。今乃真見。然夷考其實。則各國相競於擴張軍備。日夜無休時。軍費遞年增加。常占國家經費全部什分之六七。科學之發達。強半應用之以改良軍械。陸海空各方面。咸研習相斫術。蓄養實力。惟恐後時。而各國之治兵。各有其心目中對待之一國或數國。常比例之以爲蒐討軍實之標準。故雖日日

軍事的  
均勢與  
外交的  
均勢

冠蓋往來。縞紵投報。實則剎那剎那間。常瞋目相視。互思所以扼其吭而剗刃於其腹。伺機即發。其未發者。莫敢先動耳。若此者。無以名之。名之曰軍容的平和。夫欲築平和之殿宇。而以軍容爲之基礎。此何異以炸彈支牀。以棉藥爲茵。而謀寢處偃息於其上。此其不容即安。五尺之童所能睹也。彼列強者。其智計寧不及此。雖亦及此。而事勢則亦無可奈何。騎虎背者不得下。乘利風者不得泊。則惟縱其馳騁。極其流駛。終局之死生禍福。任其所遭焉耳。然當彼刻刻殺機四伏間。不容髮之際。而猶能蒙平和之假面。歷四十餘年。則非徒恃軍事上之均勢而已。而更恃外交上之均勢。於是有所謂俄德奧同盟。德奧意同盟。俄法同盟。英日同盟。英俄協商。英法協商。英意協商。法意協商。日俄協商等。相起伏。相消長。連橫合縱。日夕捭闔。期以五雀六燕。保其衡平。然此種鈎距接搆之術。一面固暫足爲平和之保障。一面又實永爲爭亂之因緣。蓋各有所以互相倚以爲重者。則易以陵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則其所還相加遺者。亦必如其分。且既分曹比耦。要約於平日。一旦有事。自必相夙負而未由。

民族國家主義之發展與國民生計之劇競

自主。無復能有以調人資格立乎其間者。故禍一發而不復可收也。嗚呼。今茲滔天之禍。豈不由是耶。

夫兵凶器。戰危事也。其在古代。時或以一二人功名之欲。糜爛其民而殉之。進逮今世。庶政取決於輿論。既非一夫之喜怒所能興戎。而其當局者。又率皆諳練持重。絕非輕僥債張。苟徼利於一時。以彼之智。夫豈不知戰禍一開。其慘酷非復可思議。敗焉將覆滅宗社。卽勝焉亦斲喪元氣。顧乃連翩踊起。如飲狂泉。朝野上下。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咸距躍以赴。議不及顧。計不旋踵。夫人情不甚相遠也。豈其好勞而惡逸。好危而惡安。好死而惡生。而今旣若是。一國爾爾。而他國何爲亦爾爾。此其中必有一公共之原因。以主宰之而衝動之。不可不察也。公共原因維何。則民族國家主義之發展與國民生計之劇競是已。今歐洲諸國。其建國最古者。不過數百年。其新者或僅數十年。新者勿論矣。卽其古者當百年以前。其所以立國之具。且未大備。在國境內。而階級與階級相仇。地方與地方相鬩。以今日嚴格的國家之定義繩之。雖

民族國  
家主義  
之兩種  
進行法

謂未成國焉可耳。經十九世紀百餘年之鍛鍊。而此數大強國者。乃始能擄其國民爲一丸。以國家爲單位。而所屬之人民。爲組成此單位之分子。國家譬則筆。人民則其所束之毫。國家譬則帛。人民則其所縑之絲。此所謂國家主義也。而以彼都百年來之經驗。則以謂欲求國家機能之發達。必當建設於民族基礎之上。如欲求良筆。務純其毫勿使雜。欲求良帛。務均其絲勿使龐也。雖然。國於歐洲者以十數。其民族大宗派三四。而小枝派亦且十數。一國中恆數族。而一族亦恆散居於各國。於是乎謀國之士。其國中有數族者。則思所以同化之而維繫之。其一族散在數國者。則思所以聯絡而吸集之。坐此而戰爭乃往往起於其間。夫意大利也。德意志也。在五十年前。皆民族之名詞。非國家之名詞也。今意德之領土。彼時分隸奧法名義之下。或爲小侯。或爲郡縣。徒以民族國家主義鼓吹實行之結果。則既龐然爲大國。以立於天地矣。其他族之同一境遇者。安得不聞風而起。此巴爾幹半島斯拉夫派之諸民族。所爲日尋干戈。爲全歐禍源也。夫既國與國並峙而相競。惟廣土衆民者乃能上

人。此事理之至易明者也。既以一民族組織一國家。苟其國家之容積與民族之容積適相脗合。而無復有一同族之民受治於他國。斯亦已耳。如其有之。則其外屬之族姓。恆思內嚮。而其族之宗邦。恆思外吸。此又自然之勢也。於是乎有所謂大日耳曼民族主義。大斯拉夫民族主義者。各負一隅。以接構而交鬪。此禍發之所由日張也。抑彼諸民族者。當其立國之具未備。國中內亂屢作。則固無暇日以競於外。而喪亂彫敝之餘。其子遺者反易以自給。亦不必荒其業以與人競也。歐洲各國則半世紀以來。整頓內治之大業。略已告成。休養生息。戶口歲增。土地不給於養。人滿殆成公患。加以學藝昌明。制作窮巧。皇皇焉求市場於外。失之則無以自全。論者謂之商戰。商戰之名。半世紀前所未嘗聞也。夫商戰之慘。與兵戰之慘孰甚。吾蓋難言之。推商戰之禍之所極。其敗績者。可以使全國民悉喪其衣食之源。永劫爲人役。其所亡損。豈直喪師輿尸之比而已哉。况夫生計之勢力。恆隨政治之勢力爲消長。已國政治勢力所不及之地。而欲以生計勢力侵畧之。爲事固已萬難。爲勢抑亦不可久。故

商戰之勝負。恆待兵戰之勝負。然後解決。又事勢之無可逃避者也。一孔之儒。動則謂今世各國生計上相互之關係太密切。各有投鼠忌器之心。藉此可以保持和平。此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使全世界諸國。各皆已修明其內治。發展其國力。而無復他國覬覦之餘地。則狡焉思啓之心。或可以稍戢。而戰機或莫爲之導。無如國於全球者百數十。而完全發達之國僅十數。其餘則既弱且亂。不克自保其業。而甘以之供他人競爭之目的物。譬諸羣犬。本已狺狺相向。而復投骨以煽之。夫安得不搏噬。故論者謂全世界之禍源地有二。其一則泰東之中國。其二則近東之巴爾幹。譬諸兩癰。今乃決其一耳。夫以國供他人競爭之目的物者。速競爭之勝負既決。則物有主而目的消滅。此其爲自作孽不可活固無論也。而以其醞釀競爭促進競爭之故。而競爭之兩造。固不得不蒙其害。律以春秋之義。雖謂之罪累焉可也。夫明乎民族國家主義發展之情狀。與國民生計劇競之大勢。則於今茲戰役之總原因。思過半矣。

二 戰役直接近因——奧皇儲遇難案

一命之  
價值空  
虛絕後

種間種  
之

今次戰役。肇自奧塞。奧塞交惡。以奧皇儲遇難案爲之媒。此稍治國聞者所能共睹也。昔吳楚之戰。起於一采桑女子。希臘波斯之戰。肇禍於三漁夫。近若尼堪搆難。七恨告天。克使捐軀。六飛避地。斯皆以箇人之報復。釀國際之血腥。雖蠻邦交涉所常聞。宜非號稱文明國者所宜尤效也。今茲之役。則以一親貴之非命。而驅六七國數百萬血肉之軀以償之。其究也。或將墟數家之社稷以爲殉。自有史以來。一命之價值。未有若此之崇貴者也。夫數十年來。歐美各國之元首執政。橫被刺害者。歲有所聞。卽刺客出自異邦。亦非無先例。如俄今皇在日本遇刺是曾未聞因此危及邦交。釀成戰禍。今茲之事。胡獨異焉。且太子雖貴。何至以一死而激動全奧之民。願賭其國以爲殉。奧儲在奧境遇刺。何與於塞。卽曰凶人實隸塞籍。抑與其國家何涉。叢爾新造之塞。曷爲敢與強奧抗顏行。塞自敵奧。何與於德。而德赴之。奧自敵塞。何與於俄。而俄赴之。德既敵俄。其攻取之軍。曷爲不於俄而於法。曷爲不惟於法而更於比。乃至英何

爲而奮身。意何爲而袖手。羅馬尼亞布加利牙土耳其何爲而觀望出入掉闔無定。凡此諸疑問。其因果關係。締綱重重。至遠且曠。若欲洞垣一方。悉睹癥結。非爬羅追溯。無自徹明。今先就奧儲案列舉事實。而推論兩造所執之理由。非特敘述之體應爾。而牽一髮動全身之故。亦可略識矣。

奧儲案  
離地之  
略史

奧皇儲菲的南親王及其愛妃之遇害。實一千九百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距奧塞宣戰前恰一月也。其遇害之地。爲奧境內坡士尼亞州之首府。坡士尼亞者。本巴爾幹半島中之土耳其屬地。其住民之大多數。與塞爾維亞同出於斯拉夫種族。其地則自柏林會議後。以統治權公委諸奧國。距今三十七年前事自日俄戰爭後。奧人始夷之爲郡縣者也。距今六年前事皇儲之臨幸斯州。爲閱兵也。所閱何兵。則設想塞爾維亞與門的內哥兩國軍聯合侵奧。而演習防守進取之略也。夫閱兵本有國之恆政。然奧之此舉。內之有以威新服之坡士尼亞人。而外之足使塞爾維亞旰食。至易睹矣。演閱既終。首府之市公會設讌相勞。皇儲臨焉。有要於路投爆彈者。不中。中副車。侍衛及行

遇難情

人傷者十三人。謙席既徹。皇儲自驅無蓋之汽車往醫院存問傷者。從臣怵於前難。咸尼其行。皇儲勿顧也。途間遂爲兇客所襲。拳銃三發。與愛妃並命。兇客曰苦靈的布。實十七歲之一學生。在場就縛焉。此二十八日未晡時事也。

皇儲家

皇儲者。老皇佛蘭約瑟之猶子也。老皇之齡。今則八十有四矣。其初卽位。在一八四九年。承新革命之後。與名相梅特涅於前一年竄死國家多難。霸權驟替。而皇宵衣旰食。勤政愛民。

奧皇室  
與國來  
存亡之  
關係

用能聯奧匈爲一家。結德意作與國。在位六十餘年。能使國運日恢。不失舊物。奧國之難爲理久矣。其民族複雜。恆有外渙之勢。能搏控勿散者。愛戴此賢皇已耳。或謂立憲之國。元首可委裘而治。若奧匈者。則皇室之興替。國家存亡繫焉。其災樂決非徒在一姓而已。顧老皇功德隆崇。命途殊舛。舉人世間傷心之事。幾悉集於一身。嚆昔惟一愛子。旣已正位東宮。英邁之稱。流聞與國。而未逮壯歲。甘爲情死。餘兩公主。乃及皇后。咸遭慘變。死非其所。皇儲菲的南。今年則旣五十二矣。仁厚類今皇。而英銳則又過之。近十年來奧國外交政略之赫赫於全歐。則皇儲之功也。二三年來。又

全奧託  
會之人

大塞爾  
維亞協  
會之大  
陸謀

兇黨之

注全力以改革其軍政。論者謂偷假數年。則奧軍之成績必有以大異於今日。故奧皇儲者。實全奧六千萬人所託命也。遇變之日。奧人若喪考妣。蓋有由矣。時老皇以新病初起。憩療於伊西里行宮。聞變之日。反袂揜面淚淋浪下而言曰。「嗚呼。自今以往。人間世更無一物以憊遺余。」外史氏曰。菲的南之遇難。豈惟奧皇之痛。豈惟奧民之痛。凡有血氣。固當共之矣。

是役之刺客。其手行兇逆者二人。一卽拳銃奏功之普靈的布。一爲域提。卽前此投爆彈之人也。皆卽日就縛。其籍貫則皆塞爾維亞人也。訊鞠之結果。則塞京有所謂國民共厲協會者。實主其謀。而彼協會之幹部員。則塞國之政治家軍人議員豪商與夫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兩州之巨室名士莫不與焉。而塞國參謀次長布黎卑威氏爲之魁。爆彈拳銃金錢。皆授自布黎氏。其蓄謀經畫。在數來復以前。其親受兇器當實行之役者逾十人。間助者不可數計。凡此皆刺客口中所自白。且重爲言曰。吾儕所以誓致死於皇儲者。以彼一旦嗣位。則吾塞國之運命。將與坡士尼亞赫斯

戈維納同歸於盡。吾爲國家剪此大敵。吾含笑入地也。尤可駭者。坡士尼亞州州議會議長亦以嫌疑就逮。遂抗言曰。皇儲此行。吾黨環而圖之者不知凡幾輩也。就令幸免於銃難。不旋踵而奇變亦且隨襲於後。謂余不信。試一檢食卓與寢室。視其間有何物也。法庭命檢之。則時表之側。盜器之旁。纍纍然三爆彈焉。有妙齡之婢值寢食者且持爆彈七。於是茲事陰謀之真相遂畢露。

夫塞人之處心積慮以出於此舉。彼自爲國家計。誠有所不得已。刺客之奮不顧生以徇國命。爲事亦良可敬。雖然。以居樞要秉國鈞之人。乃躬爲謀主。圖戕鄰國之儲貳。復潛煽彼國臣民以爲之東道。其操術之卑劣。固宜爲普天率土所同嫉。况親受奇慘深酷如奧人者哉。訊鞫之結果既已暴露。奧人敵愾之念。全國若狂。示威之舉。所在蠶起。聞變後三日。學生罷學。商民罷市。團聚萬數。執梃以襲奧京之塞國使館。拔其國旗而裂之。餘波遂及俄館。警察力不能制。繼以憲兵。始勉解散。猶日夜囂囂無休時。報館珥筆之士。日日以復仇大義責政府。曾不許執政以寸毫包荒之餘地。

匈牙利者。自有其國會。其內閣夙與奧人非爲一體者也。至是亦義憤瀾發。其輿論之排塞。無所不用其極。七月七日。遂開奧匈國臨時聯合內閣會議。決議問罪於塞人。

奧之民氣。旣若是矣。塞國政府。則一面抗議力辯。謂此次兇變。無與政府事。一面聲言對於人民所謂大塞爾維亞主義之運動。當加以警束。雖然。激昂之民志。遂不可復制。國中競爲仇奧之言論行動。以與奧人之仇塞者相應和。或則抵制多惱河上奧國郵船。或加奧僑以危害。其報紙則大聲疾呼。謂政府若對於奧人要求稍予屈服。則全國民當以頸血濺之。

奧國之  
最後通  
牒

塞人敢  
憤之熱  
狂

如是兩國國民瞋目切齒相視相詬者。俟逾兩旬。其間各已密勿調遣軍隊。至七月二十三日午後六時。奧匈國政府遂發最後通牒於塞國政府。其大畧如下。

當千九百零八年。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兩州之併於我奧也。塞國政府嘗有約言。謂於我奧斯舉。誓不相妨。載書之言。今猶在耳。乃塞國人民公然於其政府之

下。爲明反此旨趣之行動。潛煽我南境各州之斯拉夫民族。謀蕩析之以入於塞。計不獲逞。則以可賤之陰謀繼之。塞政府熟視。曾莫之禁。去月廿八之變。率我蠢賊。毒我儲貳。塞人不我弔恤。其報紙乃宏獎凶醜。塞政府若爲弗聞。據凶人自首之言。發蹤指示。實存塞京。一切凶器。皆彼京所謂國民共厲協會者供給之。會中泰半官吏軍人。咸與其事。凶器入境。復經現駐塞奧境上高級軍官之手。凡茲事實。旣已著明。我政府爲國家自衛起見。要求塞國政府履行左列各事。

一 塞國政府當發嚴肅之宣言。聲明塞人仇奧思想之不合。以後此等行爲。當加嚴禁。將此宣言登載全國各報紙之第一葉。且發陸軍令。將此宣言普告各軍隊。

二 塞國報紙。凡有挑撥塞民仇奧之言論。政府嚴禁之。

三 解散國民共厲協會。此後如有同此性質之團體發生。塞政府當預防禁止之。

四 凡參加於仇奧運動之官吏軍人。悉罷黜之。

五各學校所用教科書。有稍涉排奧之語句。悉削改之。

六塞政府在其境內。調查暗殺案之陰謀。奧政府當派代表員參加之。

七塞政府處罰此次暗殺案有關係之人犯。當由奧政府監督行之。

本通牒之答復。限來復六日(廿五日)午後六時。

奧政府既發此通牒。同時復布告各國。謂對塞問題。凡友邦欲爲調人者。吾奧敬謝焉。

塞政府於二十五日之夕。如期答復。大段允爲勉諾。惟於第一第七兩事。毅然峻拒。同時塞京奧使下旗返國。自是奧塞國交絕而大戰之幕遂開。

外史氏曰。今世之戰爭。殆皆起於不得已。兩造各有其所不得已。必謂直盡在我。而曲盡在彼。則自敖之詞已耳。奧塞之役。以近因論。塞人首難之咎。誠無可辭。然傳不云乎。蹊牛於田而奪之牛。蹊田者固罪矣。而奪之牛不已甚乎。奧人既強塞以不能受。其鋌而走險。亦固其所耳。况其遠因之複雜難理。更非一二語所能批導者哉。

大斯拉夫主義  
大日耳曼主義  
釋義

斯拉夫民族源  
別及其分布地  
據

三 大斯拉夫主義與大日耳曼主義  
今茲之役。首發難者爲奧塞。而爲之主動者實德俄。若英若法若比。皆被動而已。欲明德俄奧塞相狼狽相衝距之真相。非先知有所謂大斯拉夫主義所謂大日耳曼主義者焉不可。

大斯拉夫主義者何。大日耳曼主義者何。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各以民族之名相標榜。欲舉其同族之民散在各國者。聯爲一大政治團體。而揭發此主義以相號召也。歐洲之大民族四。曰日耳曼。曰拉丁。曰盎格魯撒遜。曰斯拉夫。德法英俄四國爲之代表。而歐之東南境。則日耳曼人與斯拉夫人錯處。相偪相猜。而禍亂遂蘊釀於其間。今先列敘此兩民族分布之大勢。然後此兩主義之源流可得而論次也。

全世界之斯拉夫人約一萬六千萬。其派別及分布之地域略如下。  
俄羅斯人一萬一千二百七十萬。住俄境。  
波埃末人六百萬。住奧匈境。

斯羅哇克人二百餘萬。住奧匈境。

波蘭人千八百萬。住奧匈境者五百萬。住德境者百萬。住俄境者千一百萬。餘

百餘萬移  
住美國

魯的尼亞人二千七百萬。住俄境者二千三百萬。住奧匈境者四百萬。

布加利亞人六百五十萬。住本國境者四百萬。住巴爾幹各國者二百五十萬。

塞爾維亞人九百萬。住本國境者二百七十五萬。住門的內哥者二十五萬。住

奧匈境者五百餘萬。

士羅溫人百三十萬。住奧匈境。

全世界之日耳曼人約九千萬。其分布地域略如下。

在德國者六千萬。

在奧國者九百九十萬。

在瑞士者二百萬。

日耳曼  
人分布  
地域

在俄國者二百萬

在其他歐洲各國者百二十萬。

在美國及加拿大者一千萬。

在中美南美者一百萬。

耳曼主義  
之動因

耳曼主義

由右表觀之。則知斯拉夫人居俄羅斯者約三分之二。自餘三分之一。散居各地。而在奧匈境者逾所餘之半焉。日耳曼人居德意志者亦三分之二。自餘三分之一。散居各地。而在奧匈境者亦占所餘三分之一焉。彼德意志帝國曷爲能建設。則此日耳曼主義之鼓吹爲之也。今霸氣橫溢之德皇。常思百尺竿頭進一步。於現帝國境外更建殊勛。此大日耳曼主義所由起也。俄人於歐洲列強中較爲後起。海陸要害。多爲他國所占。非拓境無以自強。而同族之民。又多呻吟於他族虐政之下。其後後來蘇之念至迫切。俄乃因而利用之。此大斯拉夫主義所由起也。大抵大斯拉夫主義所夢想之將來大帝國。以俄羅斯爲基本。北則兼併瑞典那威。壟斷波羅的海之

各自理  
想的地  
圖

東西兩  
羅馬帝  
國再造  
之理想

東西兩岸。而與英國共爭北海海權。中則將德奧兩國所屬波蘭舊地。全割而隸諸俄。其奧屬之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二州及其南境。凡斯拉夫族所居地皆割取之。乃至並匈牙利。亦編入聯邦之列。而巴爾幹半島中羅塞布門亞諸國。其全屬此大斯拉夫帝國之版圖。自不必論。即希臘亦割取其北部之半。而其尤要者。則爲土都之君士但丁堡一帶。必欲得之以通黑海與地中海之關鍵。此斯拉夫民族雄圖遠略之大凡也。大日耳曼主義所夢想之將來大帝國。北則合併荷蘭比利時。與英法共有英吉利海峽。中則兼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亞爾巴尼亞及希臘之北境。毋使爲通小亞細亞之梗。在巴爾幹半島中。惟羅馬尼亞布加利亞兩國純粹異族。且偏在東隅。可以置諸不顧。其他迤西諸地。則皆攘取之。而其最注重者。亦在土都君士但丁堡一帶。必不使落他人之手。然後巴克達鐵路得一氣貫注。巴克達鐵路之形勢下文別論之而因壟斷小亞細亞以直達波斯灣。此日耳曼民族雄圖遠畧之大凡也。更質言之。則斯拉夫民族以再造東羅馬帝國自負。日耳曼民族以再造西羅馬帝國自負。而



大斯拉夫主義之理想地圖  
(也士頓之國帝族夫拉斯大來將者包黑)

外史譯介 歐洲大歷史

二二

各自心目中所欲  
攫奪之地。其攫奪  
之程序與手段何  
若。或為攻畧。或為  
脅割。或為聯盟合  
邦。皆不能預定。其  
進取之前途。亦殊  
遼遠。雖然。今固已  
各自着手。而漸至  
於短兵相接之時。  
而當下所爭之標。  
則同在南歐一隅。

飲冰室叢書第九種



大日曼耳主義之理想地也 (也上領之國帝曼耳日大來將者色黑)

飲冰室叢書第九編  
 之地。故其暗閔於廟堂尊俎間者已數十年。直至今日。乃始盛土囊之怒而為尾閭之洩。而奧塞兩國者。各緣其所處之地位。不得不託於所謂大日耳曼主義。斯拉夫主義者以自庇。故不知不識之間。遂為德俄作驅

德意志  
 之同盟  
 與俄國

除難。明夫此中消息。則今茲戰禍所以肇釁於奧塞。而遽飛渡於德俄。其故從可識矣。今爲敘述之便。請先語擁籌前驅之奧塞。次乃及發蹤指示之德俄。

#### 四 奧塞國情及其交惡之積因

塞爾維亞情勢

何物塞爾維亞。而悍然攫強奧之鋒。彼恃俄之立乎其後。固也。然彼固自有其能戰之具。與其不得不戰之由。計吾國人之知塞者。蓋極希矣。不避複沓。稍詳述之。

魁小精  
博之新  
遠圖

塞爾維亞在巴爾幹半島之最西北。南接奧匈國。以達紐布河爲界。八十餘年前。本土耳其一行省也。漸爲半主國。卒乃爲獨立國。面積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平方英里。約比我國中縣。人口二百九十餘萬。約當我北京住民之數。此去年以前之情狀也。去年七月。巴爾幹第二次戰事既終。據布加黎士條約。詳下大廓境宇。今有地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平方英里。有民四百五十七萬九千餘人矣。而其陸軍平時有二萬四千四百餘人。戰時有三十五萬二千人。今世各國。實行國民皆兵主義者。惟塞爲峯極矣。頻年以來。一戰勝土耳其。再戰勝布加利牙。在歐洲諸國中。戰事經驗

之富。殆無逾塞人者。其侈然不肯爲奧下。蓋有由也。

大塞爾維亞主義

塞爾維亞人爲斯拉夫民族之一枝派。前旣言之。故塞人一面以斯拉夫人之資格。與俄人等共倡大斯拉夫主義。一面又以塞人資格。更自倡所謂大塞爾維亞主義。大塞耳維亞主義者何。其一則舉凡散居各國之塞人。悉結集之使同受治於祖國政府之下。無俾爲人魚肉也。其二則規復七百年前塞國全盛時之疆域。使不失舊物也。由第一義言之。則據前表所列塞爾維亞人都九百萬。其居本國境者僅二百七十萬。餘皆僑蕩他國。塞人之痛心疾首。有固然矣。由第二義言之。則今之事勢。與塞人所夢想者相去尤遠。欲得其情勢。當遠溯前史。故不避枝蔓。更略述其興衰沿革如次。

塞國沿革小史

當我國元明之交。塞爾維亞儼然一帝國也。其種民之徙殖。莫詳其所自來。或疑卽漢書西域傳所稱之塞種云。西紀六三八年。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始建國。卽以種名爲國名。其時所謂塞爾維亞者。今坡士尼亞。即奧地亞門的內哥之地皆屬焉。至一三三八年。其

王士的芙那者。併有古代馬基頓希臘之地。拓境及巴爾幹之泰半。遂稱帝。其時之塞爾維

亞包有今日之布加利亞門的內哥阿爾巴尼亞三國南嶺 其後土耳其之阿曼帝

今希臘之半境北括今奧屬坡士尼亞赫新戈維納二州 國興。遂侵畧之。屢抗不勝。至一四五八年。卒夷爲郡縣。而其民厲意墨守國粹。言語

習俗宗教。皆不肯與土同化。如是者數百年。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土敗於奧。割塞爾

維亞及坡士尼亞以講。自是爲奧屬者二十年。一七三九年。土與再戰。塞人叛奧。復

歸於土。一七九〇年。土奧之戰。塞人復謀應奧。不克。一八〇四年。塞人自起叛土。土

人征之。旋仆旋興者十餘年。其間亦嘗乞援於俄。俄人要求歸俄保護。塞人不應。遂

止。其時俄方集全力以謀擯拿破侖。抑未遑遠畧也。迨一八一七年。塞人經數次血

戰。盡攘土軍於境外。自選君主而立之。越十二年。一八二九年土廷與之結約。責其歲貢

而已。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以柏林會議之結果。公認爲完全獨立國。此塞爾維亞建國

沿革之大畧也。

彼自旣爲半獨立國之後。務教育。勸工藝。修軍備。國基漸奠。將徐謀生計之發榮。雖

塞人之

塞人夢  
想中之  
大塞爾  
薩亞王

然。塞國位置。其北與西皆控於奧匈。東則羅馬尼亞與布加利牙。西南則門的內哥。與土耳其舊屬之阿爾巴尼亞。南則希臘。六面閉鎖。殆如鐵圍。蓋巴爾幹八國中。其他七國皆瀕海。獨塞則並尺寸之海岸而無之。夫立國於今世。無海則何以自存。塞人之疾首痛心。惟此爲最。於是日夜謀所以自振之策。其所心營目注者。則在併吞門的內哥與坡士尼亞。合爲一大王國。因得從阿德里亞海。與意大利相鄰之海開一牖戶。此策之成敗。塞國存亡所由判也。門的內哥。本與塞人同族同派。又以國太小。不能自立。久懷合邦之志。將仿奧匈之例。兩國各置議會。各置內閣。而同戴一元首。說者謂密約久已成立。待兩王卽世之後。實行焉。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兩州。其面積殆倍於塞。而其居民皆塞種。在昔固塞之版圖也。其復與塞合。非惟塞人欲之。坡赫之民尤樂之。塞人之夢想斯境。就吾儕平情論之。固不能謂爲已泰也。而柏林會議之役。奧人藉德後援。篡取坡赫兩州統治權於土廷之手。塞人遠志。則已十隳八九。然此統治權以三十五年爲期。猶希破甑可以復完也。逮一九〇八年。距今六年前奧人竟取

塞人終天之恨

奧匈國情勢

二州者而縣之。於是塞人之希冀遂盡絕。當斯時也。奧塞國交。間不容髮。徒以俄方不競。遂爾飲恨。各事別詳下方不寧惟是。壬子癸丑兩歲。塞人掃境內之師。以從事於巴爾幹戰爭。兩役咸捷。已據有阿爾巴尼亞之北部。得阿德里亞海之沿岸地。奧人以師壓境。脅之使退。詳別下壬子之役有然。癸丑之役亦有然。傳不云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塞人之蓄怨積怒於奧。已逾數紀。及今不有所引決。卒爲奧役而已。夫塞人且有然。坡赫兩州之民。更可知矣。故今茲謀害皇儲之舉。其行固可鄙。其志實可哀也。然則曲將在奧乎。曰嘻。是又安能以一言武斷者。夫國之欲自存也。誰不如我。地位相偏。而馴至利害不兩立。則竭全力以爭於毫髮之間。謀國者所宜爾也。夫由塞人言之。則非推演此大塞爾維亞主義以底於成就。則今之小塞爾維亞。將不能自存。由奧人言之。則大塞爾維亞主義成就之時。卽奧匈國滅亡之日。此又非深通奧國內情者。不能得其真也。請更晰言之。

若僅皮相而已。則以奧匈國之幅員人口。在歐洲儼然爲一等國。無可疑也。雖然。其

奧匈境  
內人種  
派別

立國之基礎。實至薄弱。彼蓋由各種異言語異宗教異習俗之民族。勉強塗附而成。以較英法德俄意諸邦。則健全之國家要素。所缺實多。此奧國先天之遺憾也。今將其境內人種列表如左。

所居地 人種	新 拉 夫 族				計
	奧	大 利 匈	牙 利 坡 赫	兩 州 合	
日耳曼人	九、九五〇、二六六	二、〇三七、四三五	二二、九六八	一一、〇一〇、六六九	
匈牙利人	一〇、九七四	一〇、〇五〇、五七五	六、四四三	一一〇、〇六七、九九二	
坡埃米人 斯羅哇克人	六、四三五、九八三	二、〇三一、七八二	七、五二七	八、四八五、二九一	
波 蘭 人	四、九六七、九八四	四〇、五三七	一〇、九七五	五、〇一九、四九八	
塞爾維亞人	七八三、三三四	二、九三九、六三一	一、八二二、五六四	五、五四五、五三一	
魯的尼人	一、二五二、九四〇	四七二、五八七	七、四三一	三、九九八、八七一	
士羅溫人	二七五、一一五	九三、一七四	三、〇一八	一、三四九、二二二	

羅馬尼亞人	二七五、一一五二、九四九、〇三二	六〇八三、二二四、七五五
拉丁人	七六八、四二二	三三、三八七
其他	一	二三八、三四五
外國僑民	六〇八、〇六二	一三、九五八
合計	計二八、五七一、九三四二〇、八八六、〇四四一、八八九、〇四四五一、三五六、四六五	六〇八、〇六二

由是觀之。奧匈國所屬民口五千一百餘萬。其與皇室同族之日耳曼人僅一千二百萬。次則匈牙利人一千萬。而屬於斯拉夫系統之各種民族。合計二千五百萬。就中塞爾維亞族亦五百五十餘萬。故以大斯拉夫主義侵略奧匈。可以奪其民三分之二。即以大塞爾維亞主義侵略奧匈。亦可以奪其民十分之一。信如是也。何以爲國。故民族主義之爲物。與奧之國情最不相容。當十九世紀中葉。民族論狂捲全歐。而奧之名相梅特涅。擲生命以與之鬪。匈牙利名士噶蘇士嘗持民族論。思傾奧以振匈。其子愛國之誠。不讓乃翁。而所持政策。適得其反。斯皆忠於謀國。炯識邁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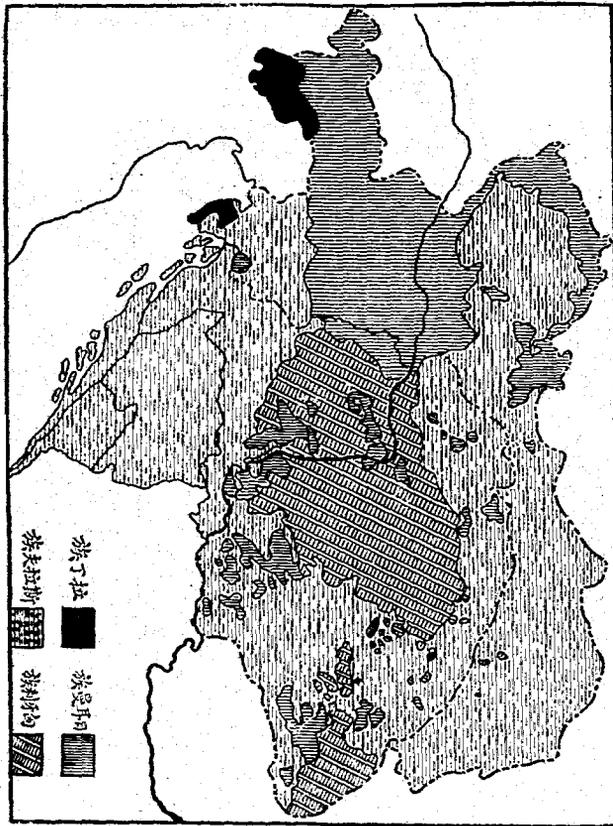
奧皇諸  
經國遠

也。今也所謂大斯拉夫主義大塞爾維亞主義者。日蹈瑕隙。以思逞於奧匈境中。則奧人竭其力所能逮以防堵之。又何足怪。據最近所聞。則奧皇儲治奧之根本計畫。有一奇策焉。曰舉奧匈境內之斯拉夫人。別畫爲一王國。如匈牙利之例。使之自有國會。自有內閣。與今之奧匈鼎足而三。而共戴一元首。軍政外交。統於一尊。此策若行。奧之國基。庶可不墜。而所謂大斯拉夫主義大塞爾維亞主義。自茲將一蹶不能復振矣。嗚呼。奧儲不死。其或有終償此志之一日。而塞人坡人所以必致死於奧儲者。則亦坐此焉耳。

奧塞共  
爭之海

抑奧人所以毅然求戰者。尤有一因焉。吾曾言塞爲無海之國。卽奧亦何嘗有海者。彼自得坡赫二州。乃始於阿德里亞海得一洩口。然猶與意大利共之。彼之不能不取坡赫二州者勢也。僅取坡赫二州。猶以爲未足。亦情也。故皇儲與前外相埃連達所規畫。遠着眼於土耳其屬之薩羅尼加港。欲壟斷桑治耶克鐵路。直貫巴爾幹半島。以臨多島海。則經過下方實會巴爾幹戰役起。其和議之結果。路線所經之地。半隸塞

奧匈帝國境內各民族圖



版。雄圖於焉大挫。此亦奧人不能已於戰之一大原因也。

要而言之。奧塞之戰。兩造皆起於不得已。塞國為建樹新國計。而利害與奧不相容。奧則為維持舊國計。而利害與塞不相容。夫自十九世紀下半

塞奧歐  
約尼亞  
及普魯  
士之比

奧人今  
昔之惑

紀。民族建國之義大昌。區區之撒的尼亞。其境土民衆。皆不逮今之塞國。而其王埃瑪努與加富爾瑪志尼加爾波的二三豪俊。竟能挈之以創造意大利國。至今廁於六強之間。即德國當四十年前。亦二十餘小邦並立。操縱於他國主權之下。而以一普魯士能結之以成今之帝國。以彼例我。則大塞爾維亞國之出現。曷爲而不可致。此塞人所日夜夢想。願得須臾毋死。以一睹其盛者也。徒以有奧人爲之梗。乃若羶羊觸藩。求寸進而不得。此塞人所爲舉國飲恨而思一雪也。若夫奧人者。自西羅馬滅亡後。爲全歐之宗主者數百年。自拿破崙以前歐洲各國無稱帝者惟奧大利有之也俄自彼得大帝則欲襲羅馬之統也法拿破崙之稱帝則自謂羅馬之統也英則惟帝印度不帝本境自餘諸國至今無及撒的尼亞人肇建意大利。而奧之主權。蹙其十二三。及普魯士人肇建德意志。而奧之主權。蹙其十六七。就中匈牙利屢瀕於破裂。其幸而維持至今。已不知費國中志士仁人幾許心血。若所謂大斯拉夫主義大塞爾維亞主義者。湧起於今後。則剝牀以膚。將不復能以國家之資格。立於天地。奧人之必死以爭之。自衛之

邦交離  
合變遷  
之奇觀

爭海之  
戰

道宜爾也。故曰兩造皆不得已也。  
以上述奧之關係畧竟。次及德俄關係。

### 五 俄國進取東方之動機及巴爾幹問題之由來

外史氏曰。世事如浮雲。其變如蒼狗。豈不信哉。今茲之役。固明明英法俄合縱以措德也。然夷考數十年前之大勢。則英法號稱百年世仇。相猜嫉不解。俄人處心積慮。謀東侵。屢進而英屢厄之。英俄不兩立久矣。而俄普奧三國方締結所謂神聖同盟者。將以北撓英而南控法。及德帝國既建。而俄德攻守同盟。猶歷五稔。當十九世紀末葉。而謂歐洲國交之離合。將如今日。誰則信之。而事實則竟爾爾矣。夫今茲戰禍之導線。巴爾幹問題也。然巴爾幹問題之發生醞釀。惟俄國實始終之。故敘述遠因。以俄託始焉。

吾曾言奧塞皆無海之國。構峙大原。實由爭海。夫無海之國。豈惟奧塞。雖俄亦有然。雖德亦有然。故謂各國皆爲爭海而戰焉可也。今且置德而先論俄。當大彼得即位



巴爾幹  
地勢

題者。遂自茲濫觴焉。今欲明問題之真相。宜先將其形勢歷史畧敘之。

六獨立  
國

巴爾幹半島。位於歐洲之最東偏。東臨黑海。西控阿德里亞海。與意大利相望。東南瀕多島海。以眺小亞細亞。而以波士波羅及達達尼爾兩海峽爲其關門。南襟帶地中海。遙對亞非利加。惟北則毗連大陸。而與俄羅斯奧大利境相錯焉。俄奧之爭巴爾幹。猶漢與匈奴之爭西域。一得一失。強弱興亡之所由決也。而英與俄之競覬覦其海權。則亦如南北朝之上爭荆襄。下爭淮泗。全半島中除土耳其外。今有獨立之國六。曰希臘。曰塞爾維亞。曰羅馬尼亞。曰門的內哥。曰布加利亞。曰阿爾巴尼亞。希臘之獨立。告成於一八三〇年。塞羅門三國。皆一八七八年。經柏林會議認其獨立。而塞爾維亞之始建國。實在一八一七年。羅馬尼亞之始建國。則一八五九年也。布加利亞則柏林會議認爲半獨立。至一八八一年。始建國。一九〇八年。照今前始完全獨立者也。最後起者爲阿爾巴尼亞。一九一三年。年去巴爾幹第二次戰爭後。各國協議認其獨立者也。此外尤有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二州。屢謀獨立不成。柏林會

二州

議。以其統治權公委諸奧匈國。至一九〇八年。奧人夷之爲郡縣者也。此六國二州者。前此皆土耳其行省也。使土耳其能修其政治而輯和其民。自可以搏控全境。使永爲一統一之國。而近數十年來所謂俄土戰爭。土希戰爭。意土戰爭。及屢次巴爾幹之內亂戰爭。皆可以不起。更何有於今次之役。又使此諸地者。旣已脫土國之羈勒。卽能混合爲一國。如意大利。或相結爲聯邦。如德意志。則據其形勝。亦足爲歐洲之一雄。以保均勢之局。兩皆不能。而令歐洲各國。互眈眈於其旁。競思嘗其一鬮。相持相妒。以有今日。乃至動數千萬之師旅。全歐肝腦塗地。池魚之殃。波及他洲。推原禍始。不能不痛恨於土耳其。其政綱之不振。與夫諸獨立國之不務輯協。而迭相鬪。有以自賊而賊人也。而所謂歐洲列強者。各酣溺於私利。而日謀以巴爾幹諸國之利益爲之犧。或煽動之。或牽掣之。縱橫捭闔無休時。使諸國常陷於杌隉不安之境。末由遂其自然之發育。然後冀乘此以償其宰割之欲。卒至釀禍滔天。至今日乃不得不各自以其本國爲孤注以賭一擲。則又列強自作孽而不容尤人者也。今先畧叙

羅源在  
巴爾幹  
自身

列強自  
作孽

巴爾幹紛亂之起因。以次述列強操縱離合之陳跡庶幾此次戰事深遠之動機可得而闕也。

巴爾幹之紛亂。其總因蓋起自土政之不綱。彼土耳其人之結合小亞細亞與東北部之亞非利加及歐羅巴之巴爾幹全部以成爲阿士曼大帝國也。非能具備立國之根本要素。規以兵力而已。此如元代之蒙古大帝國。雖拓境幾及全球之半。兵力一衰。則隨之以瓦解。此自然之數也。而巴爾幹之艱於統治。又爲各地冠。就人種問題言之。全半島之人民。計二千二百七十餘萬。而爲政治主宰之土耳其人。僅及百萬。居全人口二十二分之一耳。其他則屬於斯拉夫系之塞爾維亞族。布加利亞族。凡千餘萬人。屬於拉丁系之羅馬尼亞族。屬於峨特系之希臘族。各約四百餘萬人。自餘阿爾巴尼亞族。日耳曼族。猶太族等。一二百萬人。以極少數之土耳其族臨之。固已若朽索之馭六馬。而土耳其人又極富於排外性。末由以自力吸化異類。且其文明程度。又遠出被治諸族之下。其不能懷服。固其所矣。就宗教問題言之。巴爾

政治問題

列強干涉巴爾幹問題之原因

幹宗教之大系三。奉希臘正教者最大多數。奉回教者之數次之。奉羅馬舊教者之數又次之。其奉新教及猶太教者。亦所在多有。而回教人實握主權。且以政教合體之故。土皇以人皇兼教皇。常奮無上之權威以遇其民。而回教又以勦絕異己爲職志。所謂信仰自由者。絲毫不能行乎其間。其上下之互以草莽寇讐相視。理固然也。種族宗教糾紛之象。既若彼。使其政治之組織稍得宜。猶可以補偏救弊於萬一。而能維持今日之現狀者。政治之組織。尙完故也。而土耳其席東方專制之習。閹宦女謁盛行。宮廷侈汰無度。財政涸竭。仰給外債。迄於破產。則以橫征苛斂施之其民。軍隊橫恣。草薶禽獮。比戶騷然。道路以目。此等現象。百餘年繼續以極於今日。民不堪命。蓋亦甚矣。以此諸因。故巴爾幹人民。勢不能不出死力以求自脫於土耳其專制之外。故坡赫二州與夫希塞羅門布阿諸國。累叛亂以叛亂。摩頂放踵。百挫而不悔。論世者固當哀其遇而嘉其志矣。夫巴爾幹之民與土廷爲仇。則何與他人人事者。雖然。凡倡叛亂於專制政府之下者。其力恆單微。而常思假手於外援。強鄰

之懷抱野心者。則從而利用之。而不競之政府。亦或思假手外援以遏內亂。故列強之容喙於巴爾幹問題。其機一矣。彼巴爾幹民族之複雜既已若彼。其能結合一致爲共同之步武者。惟敵愾土耳其之一事耳。舍此則其利害隨處可生衝突。而各族又皆有同族之強國立乎其後。而間接之利害衝突與之相緣。故列強之容喙於巴爾幹問題。其機二矣。又况今世政治勢力。常隨生計勢力爲遷移。彼貧弱之老大國及新造國。無論財政方面。產業方面。皆不能不仰給外資。外資所至之地。國權隨焉。故列強之容喙於巴爾幹問題。其機三矣。嗚呼。綿綿不絕。將尋斧柯。一髮之牽。全身動焉。此巴爾幹問題所以爲半世紀來歐洲外交之樞軸。而全歐識者。咸惴惴然於厝火積薪之局。遷延隱忍至今。而卒不免於橫決也。

夫巴爾幹半島爲十餘種之民族錯糅而居。而斯拉夫族實居過半數。則斯拉夫之力。常能爲巴爾幹問題之中堅甚明。然斯拉夫人非恃巴爾幹爲本營也。全世界之斯拉夫人一萬六千萬。其在俄羅斯者一萬一千萬焉。參閱第三卷所列表故斯拉夫族。以

斯拉夫

人之宗

大斯拉夫主義之驛昌

俄爲宗盟。而塞爾維亞布加利牙等支族。其視俄也。若弱弟之怙恃。其長兄。此事理之最順而易馴致者也。俄人既秉大彼得遺訓。注全力以經略東南。其始則亦專恃軍威以力征已耳。故十七十八兩世紀。其與土與奧交戰。前後凡大小十餘役。迨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披靡一世。俄人遂利用之以爲侵略之資。於是所謂大斯拉夫主義者興焉。大斯拉夫主義者。舉凡住居於東南歐之斯拉夫民族。相結爲一體。脫離他族之統治。或成爲一單一國。而戴一斯拉夫人爲之元首。或成爲聯邦國。而戴一最大之斯拉夫國爲之主盟也。俄人既揭斯義以號召於其族。而復以快語歆動之。以憤語激刺之。其言曰。歐洲三大民族迭興。拉丁族之歷史在過去。條頓之歷史在現在。而我斯拉夫族之歷史在將來。又曰。以擁有一萬二千餘萬人之斯拉夫族。而讓區區五千萬人之條頓族握世界霸權。實爲吾族恥之。此等言論。起於一千八百三十年頃。其始倡之者不過數人。而響應之速。乃非始願所及。至十八世紀之下半紀。而屬於此主義之團體與其言論機關。已徧於東南歐矣。夫以巴爾幹政象之混

大斯拉

夫主義  
與巴爾  
幹內亂  
之關係

勢。既已若彼。其民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久懷僉僉後來蘇之望。而就中半數之斯拉夫人。又習爲此主義之所歆動。譬猶失母啼飢之弱弟。而忽有被服麗都之長兄。炫翹翹車乘以招之。而謂其能無所動於中。豈情也哉。故十九世紀巴爾幹諸地之叛亂。雖曰土政不綱。有以釀之。而亦半由俄人之大斯拉夫主義爲之汨流而揚波。事實章章。雖百喙不能爲俄解也。

俄奧利  
害之直  
接衝突

俄人利用此大斯拉夫主義。使巴爾幹人執爨爲之前驅。以求遂其飲馬黑海奠鼎君堡之壯圖。爲俄計則誠得矣。而全歐咽喉。委諸強俄之手。其影響於全局果何若者。他國且勿論。其直接接受剝膚之痛者。則奧大利匈牙利也。夫非徒曰鄰厚君薄。俄勢張則奧畏。偪云爾。奧匈境內。其民族之複雜。既如前述。倘大斯拉夫主義之進行。沛乎莫禦。其結果必將剖全奧之半。折而入於俄。否則斯拉夫人起而爲奧匈國之最高主權者。而舉全奧以受俄指揮。然則奧匈國之與大斯拉夫主義不能兩立。所爭者非國運盛衰問題。而國統絕續問題也。明夫此中消息。則俄奧曷爲數十年積

奧匈國

存亡關  
題

不相能。奧人曷爲忽獨宿憤而甘與德相依爲命。其原因旣洞若觀火。而此次之由奧塞戰爭。遽一變而爲德俄戰爭者。其機樞所存。亦從可識矣。

六 俄土戰爭與柏林會議

俄人計  
畫之見  
厄  
之  
母

傷哉俄也。東坡詩云。園中草木春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吾於俄人之經營巴爾幹見之矣。蓋其前半段之歷史。則見厄於英法。其後半段之歷史。則見厄於德奧。俄人所施於巴爾幹之種種手段。強半爲他人作驅除難。而所獲遠不足以償其勞。俄國目營八表之英雄。其實志飲恨以沒者。不知幾輩也。其所最痛心疾首者。莫如一八七八年之柏林會議。蓋自柏林會議後。俄人重厄運以厄運。德則驅奧作偃。著著承人之敵以徼其利。於是疇昔以俄爲歐洲之公患者。今則公患已漸移於德。譬諸春秋之世。英其晉也。俄其楚也。德其秦也。晉楚爭霸數十年。及秦起而不得不出於合縱。今日之事。蓋有類於是。而旋其樞者。實自柏林會議。故雖謂柏林會議爲今茲戰役之母焉可也。

柏林會  
議爲今  
次戰役  
之母

克里米  
戰役與  
巴黎會  
議

俄國東  
方政策  
第一次  
失敗

柏林會議。爲歐洲政局嬗變一大鴻溝。而現今巴爾幹諸國之基礎。半皆託命於是。欲知此會議成績所由來。宜先知會議前巴爾幹諸國變遷之狀態。故今先畧述之。當一八二九年。塞爾維亞之獲爲半獨立國也。俄人實左右之。蓋十八九世紀之交。俄土交鬪。迄未嘗絕也。及維也納會議後。俄方與普奧結神聖同盟。汲汲謀干涉各國內亂。故巴爾幹賴以無事者垂二十年。旣而俄人乘歐洲中原多故。思得當以一逞。遂以一八五三年。藉口於薄物細故。要脅土廷。使舉巴爾幹境內基督教民之保護權。委諸俄國。不應。遂臨之以戰。是爲第一次俄土戰役。歷史上有名之克里米戰役是也。遭英法之同盟干涉。綿閱四年。以巴黎會議終焉。其結果則定黑海爲中立。各國軍艦。悉禁勿許入。俄土皆不得於沿岸設軍械局。塞爾維亞及某某二州。歸各國共同保護。使土廷宣言優待巴爾幹境內基督教徒。俄人所要求代保護權。永拋棄之。於是俄人所懷抱之大欲。一舉而空。此俄國東方政策失敗史之第一章也。克里米之役。俄人所以輕於一試者。以爲歐洲正當二次革命之後。

一八四八年全歐各國皆起革命

役前四年米 各國皆兢兢防內亂。無暇他顧。不意英法起而掎之。遂令俄皇尼古拉

第一資志以歿。顧由今日觀之。其最足注意者。則普奧二國之態度也。當英法從事

干涉。屢示意於普奧。普則嚴守中立。奧則最後雖加入同盟。然始終不肯出兵以與

俄敵。以大勢論之。則英法為俄之仇。而德奧反若為俄之友。其與現在縱橫之勢適

相反。雖由神聖同盟之遺蛻猶存。然普奧人輕視東方問題。亦可見一斑矣。

自茲以往。俄人知徑遂直行之不能得志也。於是益從事於煽動。以期收間接之利。

所謂大斯拉夫主義之傳播。乃孟晉而益厲。果也其效不虛。一八六二年。塞爾維亞

以謀完全獨立故。塞雖於一八一七年已建國復發難稱兵於土。門的內哥同時應

之。門的內哥者塞爾維亞南之一小國也。面積不及塞五分之二。然自始未嘗馴服

我。後遂自選酋長。練軍。隊拒土。無慮歲巨數。百年土族強人殺之。精神大斯拉夫主義之

亦。動常特為根據地。此土人征之不克。割地以和。羅馬尼亞人亦於其年以始建國

牒告列邦。土弗能禁也。巴爾幹東北境有兩國。威及哇拉西亞兩地。本以小侯國而

英法普  
奧對俄  
之關係  
與今正  
相反

一八六  
二年巴  
爾幹內  
亂

一八七  
五七六  
年巴爾  
幹之內  
亂

第二次  
俄土戰  
役

戰前之  
形勢

亦有少數之塞爾維亞族。克里米戰役後。此兩國謀合為一。以建一羅馬尼亞。奧皆不喜之。卒將此問題提出。巴黎會議。議公議兩國各有國會。各舉一侯。馬尼亞。年正月廿九日。摩達威國。事實上已併為一。一八六二年。遂以羅馬尼亞侯國之薩為哇。西亞侯於兩國。事實上已併為一。一八六二年。遂以羅馬尼亞侯國之次。建國。羅馬尼亞。強加盟於德奧。蓋羅人非斯拉夫種也。今一八七五年。赫斯戈維納坡士尼亞二州。不堪土廷苛斂。揭竿而起。塞門兩國應之。明年布加利牙人復應之。未幾悉為土軍所戢服。是時土人仇視基督教徒之念日益熾。其年五月。回教人在各地恣行屠戮。其基督教徒所居鄉市被騷擾者五十八處。老弱男女見殲者一萬二千人。土廷莫之禁也。於是予俄人以莫大之機會。而第二次俄土戰役起。

俄人飲恨於克里米之役。於茲二十年。今也法國新敗。拿破侖為俘。克里米之役。拿破侖第三實為主奧亦甫見挫於普。常兢兢若不自保。英人不能以獨力伸遠。躡於東方。抑甚明也。俄皇亞力山大第二。以謂此千載一時之機。宜擢勿使逸。土耳其虐殺事件之起也。全歐同憤。輿論抨擊土廷。不遺餘力。六月一日。塞爾維亞復首發難。與土宣戰。有大斯拉夫主義所屬之團體。曰國民共厲協會者。即此次主謀暗總會設於塞都。分會

俄塞爾  
係與今  
合符

聖士的  
夫條約

循巴爾幹各地。而俄之將校實陰主之。土塞始交綏。俄爲之資助餉械。其義勇兵之從軍於塞者。不知凡幾。然塞軍竟不支。屢爲土所破。幾瀕滅亡。俄人提出種種條件以謀調停。土人不應。明年一七八七三月。俄土遂戰。蓋俄塞合縱之軍實起於茲役。俄藉塞爲驅除。塞恃俄以無恐。其事勢與今茲之役。若合符契也。夫以積弱之土。安能敵方張之俄。况乎土之屬民。爲俄耳目爪牙者。什而八九。勝敗之數。豈待著龜矣。交戰未及一年。俄人以全捷之結果。遂於一八七八年三月。與土廷締結所謂聖士的夫條約者以講。其約文主要之點如下。

- 一 土耳其承認門的內哥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爲完全獨立國。
- 二 以魯米里州之大部分及馬基頓州北部割隸布加利牙。許布人自選基督教徒爲國主。土人除徵朝貢外。一切聽其獨立。締約後二年間俄人置統監且派兵五萬駐布境。

三 土償俄金五萬萬盧布。且將亞爾米尼亞州北部及德布的亞州全部（羅

俄之豐

俄人之  
厄星俾  
斯麥

俾斯麥  
實欲

馬尼亞東沿岸地）割讓與俄。俄復割土屬小亞細亞之一部分。

此條約者。當時猶以英人方派艦隊於馬爾馬拉海爲示威運動。俄有所憚。僅乃出此耳。苟非爾者。其要求之奢。當尙有加焉。然卽此條約之結果。則俄人所得之豐。已不可思議。蓋割德布的亞州。則控黑海之中權。與君士但丁堡對峙。割亞爾米尼北部。則勢力直達多島海。布加利牙爲巴爾幹中原。而俄置統監及戍兵焉。門塞羅號稱獨立。事實上必成俄之附庸。至易睹也。參觀地圖蓋自大彼得歿後垂二百年。俄人所臥薪嘗膽夙夜夢想之東漸政策。至是而始獲一伸。使非有他強有力者撓乎其旁。則巴爾幹全島爲俄縣之日久矣。嗚呼。天下之患。每出於所備之外。其強有力以撓俄者誰耶。則德相俾斯麥其人也。

國際之無道義也久矣。而以欺人之英雄秉國鈞。則其裨闔之作用。遂益不可以方物。當俄土之將戰也。俄人未嘗不先窺試各國之意旨。而其率先宣言爲善意之中立者德人也。戰之既起。奧人欲有所抗議。謀之於德。俾斯麥揚言曰。東方問題。豈有

歷史上  
最有名  
之柏林  
會議

吾儕亡一矢遺一鏃之價值。與人遂止。及俄勢日張。英蹶起執言。奧亦嚴兵從其後。而德泰然若罔聞也者。不寧惟是。且假壓制無政府黨爲名。日與俄奧酬酢。倡所謂新神聖同盟者。當此之時。俄人以爲舉世之惠而好我者。莫德人若也。聖士的夫條約之既締也。不獨英奧等國囂然不平而已。卽巴爾幹諸邦。亦緣分配之不均。偏壓之過甚。嘖有煩言。而俄境內之虛無黨。且有蠢動之報。俄人勢難以再戰。貫其初志。俾斯麥知事機已熟。乃投袂而起。以倡設歷史上高名不朽之柏林會議。當時全歐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集於一堂。俄之代表。則有名之緇衣宰相俄查哥夫。英之代表。則的士黎里與沙士勃雷。其餘法奧意土代表。皆當局有力知名之士。巴爾幹諸小國亦咸遣人蒞盟。而鐵血宰相俾斯麥。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概。堂堂爲之議長。俄人方以謂得此後援。其厚於己者。將無量。俾斯麥之在議場。固若事事皆爲俄人調護也者。而孰知議場公開討論之外。別有事焉。經一月後條約公布。而結果乃全反俄人所期。雖曰列強鉤心鬪角。各有出奇。而此天吳紫鳳之柏林條約。強半出

自議長俾斯麥方寸之杼柚。此則路人皆見者也。條約凡分十九章六十四條。號稱歷史上文字最浩瀚之條約。今撮其要點如下。

一 縮小布加利牙領土。以多惱河與巴爾幹山脈間爲限。（按該國據聖士的夫條約。應得地面積十六萬三千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四百萬。今據此約。僅得面積六萬四千平方啓羅米突。人口百五十萬。）

二 在布加利牙之南。別置東魯米里亞一州。使自選基督教徒爲長官。與布加利牙皆同在土皇主權之下。各布自治政。（按將布加利牙剖分爲二。前此布人幾經曲折。將摩達維及哇拉西亞兩州合併爲一者。至是其局全破。）

三 俄兵之在東魯米里亞及布加利牙者。限九箇月撤退。其在羅馬尼亞者限一年撤退。

四 俄國依聖士的夫條約所得小亞細亞之地。將內中擺察市附近一部分交還土耳其。

五 門的內哥侯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兩王國。公認其完全獨立。

六 門塞二國。皆擴張領土。門的內哥得安的巴里之地直達海岸。其原擬歸布加利牙屬地之一部分。割以予塞。（按門塞二國。本欲得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而合併之。今既將二地予奧。故以此稍殺其憤。）

七 羅馬尼亞僅得德布的亞州。其最繁盛之伯沙比亞州。割予俄羅斯。（按羅馬尼亞損失最巨。伯沙比亞州。非徒膏腴耳。且歷史上之舊屬也。德布的亞多沼澤。人口極稀。）

八 希臘割取惕沙里亞及歐比羅士之一部。

九 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二州之行政權及守備。委奧大利執行之。

十 土耳其對於境內人民。無論奉何教者。均須平等相待。

十一 西布拉士島之行政權及守備。委任英國執行之。（按西布拉士島在地中海之極東。小亞細亞之南。英之得此。與土訂別約。不在柏林條約正文內也。

屬水者  
柏林條  
約也

奧國无  
妄之稱

此其最重要之點也。此條約之造因貽果於歐洲各國果何如。英相的士黎里之蒞盟而歸也。宣言於議院曰。經此次會議。於以確定土耳其立國之基礎。保增歐洲之平和親睦。噫嘻。此滑稽之言耳。此勝者以不入耳之談夸敗者耳。由君子觀之。豈惟不足保和平增親睦。徒以醞釀列邦之猜忌嫉視。而蒔禍種於將來。夫巴爾幹問題所以歷三十年不獲解決。而最近數年間希土意土戰役繼起。重以兩次巴爾幹戰役。卒成今日滔天之禍者。何一非柏林條約階之厲也。今略揭此條約詭祕之所伏。而述其與今次戰禍因果之關係如左。

#### 七 柏林條約與今戰役之關係

柏林條約。其最可駭者。則將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兩州之統治權。委諸奧大利也。夫此兩州者。在中古時代。本爲塞爾維亞之一部。其人與塞同族同俗。此次倡義抗土。又與塞同爲最初發難者。而戰後所得之結果。與塞苦樂懸絕。塞雖得完全獨立。而坡赫二州。甫脫土羈。旋蒙奧軛。等是異族。進狼拒虎。究何所擇。而奧人曾無亡矢。

遺鏃之費。乃晏然坐得數千里之地。夫俾斯麥果何所愛於奧而獨厚之若此。普方新與奧戰而大創之。奪德意志霸權於其手。奧人憤恥未蠲。而普旋結深仇於法。以新造之德。而法與二憾日伺乎其旁。欲求一夕高枕而臥。何可得者。俾斯麥洞察法仇之不可解。而奧恨之較易消。忽遇此機。乃攫之爲市恩之具。懷他人之慨。在德爲不費。而在奧爲大穫。後此德奧同盟所以能成立。而三十年來德奧之交。若夫婦之倡隨。皆賴是也。而坡赫二州之民。日抱戴盆望天之痛。茹苦飲恨。馴致今次奧儲遇害。卒發難於坡州。非柏林條約拂戾恆理。造其惡因。何至有此。

今大元  
案之災  
所自來  
諸小邦  
之不平

塞門羅布諸國。前此畔亂。土廷無虛歲。今茲之役。其所犧牲亦不可謂不鉅。乃塞門二國所最希望與坡赫合併之舉。機緣殆將永絕。羅馬尼亞盡失其固有膏腴之地。而僅餘荒磧。布加利牙不惟失其南部。且並獨立之資格而不能取得。自餘東魯米里亞馬基頓阿爾巴尼亞諸地。同爲歐洲民族基督教徒所居。而不獲與彼四國者享同等權利。仍使憔悴於土廷虐政之下。且國界之分畫。全不因民族自然之勢。而

兩年來  
巴爾幹  
戰役所  
由起

巴爾幹各國形勢變遷略圖



故爲斷鼻續鶴。使杌隉莫能相安。其用意蓋一以摧殘諸國發榮滋長之萌蘖。一以使彼互相猜忌。無復寧謐之日。此近東問題。所爲數十年輾轉不清。而最近兩年來

兩次巴爾幹戰役所由起也。而今茲之役。即受彼餘波而軒然別起大波而已。

土耳其以數百年世守之地。供人宰割。其為悒悒。自無待言。然以較聖士的夫條約。則其失而復得之權利。固自不少。此又俾士麥特市恩於土。為德人近東政策布一遠勢者也。

德人近東政策之發軔

俄人之怨毒

三十六年之種

最冤酷者則俄羅斯矣。聖士的夫條約所收之豐穫。參觀前節一舉而空之。僅贏得小亞細亞之片土。曾不足為歐洲大勢之輕重。其在巴爾幹境內所得之地。則割自羅馬尼亞者也。羅馬尼亞本非斯拉夫族。與俄情感殊惡。至是則更甚焉。俄之得不償失明矣。繙衣宰相俄查哥夫。當時第一流之政治家也。既見賣於俾斯麥。喪氣而歸。不數年遂悒悒以死。俄之奇恥深恨。豈復有血氣者所能任受。此次俄皇宣戰勅語云。朕忍辱含垢。於茲七年。嗚呼。若語於垢辱所自來。寧止七年。蓋三十有六年於茲矣。

當時俄皇亞歷山大之後馬利亞語俄德使曰貴國之友誼非乃太毗於柏拉圖派耶至今傳為俊談柏拉圖者希臘大哲也嘗言男女相愛惟在神交無取肉慾故俄后引以為喻言德人口惠而實不至也其怨毒深矣

公平之經紀人俾斯麥

廉賈更富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柏林會議之初開也。議長俾斯麥宣言曰：「吾爲諸公作一最公平之經紀人而已。」蓋自比於司市者爲人議價。而已一無所利於其間也。果也。條約發表之結果。英俄法奧意五大國。乃至塞門羅布希五小邦。各有所獲。而德未嘗絲毫染指於其間。俾公信能踐言哉。而豈知其所獲者。乃在巴爾幹以外。食其大利者。且數十年。太史公曰：廉賈更富。俾公之謂矣。最可憫者。英法意諸國。各捲懷其所獲者。踴躍以去。英相的士黎里歸至倫敦。英人歡迎狂沸。若慶凱旋。身爲鐵血宰相之一機械而不自知也。嗚呼。當時合數國之力。共遏一俄。其究也。全爲德人所利用。及今乃與俄狼狽以倒戈於德。吾國小說家有一俊語云：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柏林會議列席諸公。死而有知。不識其何以爲懷也。而鐵血宰相瞞天遁地之智囊。其福德耶。其禍德耶。今猶未能言之。外史氏曰：吾亦何言。吾惟怪彼蒼蒼者。誕育此輩龍跳虎臥之政治家。毋乃多事耳。

## 八 三國同盟與俄法同盟

德國外交之兩大時期

法人復仇之著  
金奧俾斯麥伐交政策

新神聖同盟

德國建國四十餘年。其外交政策之變遷。顯分兩期。俾斯麥時代。力謀自衛。今皇維廉二世時代。專務進取。此其大較也。德既挫法。遂霸中原。雖然。法人會稽之恥。曷嘗一日能忘者。普法和約之既書。諾也。康必達集國人而申傲之曰。一嗚呼。願我子孫勿忘今日。雖然。不足為外人道也。一復仇雪恥。在法人固宜認為天經地義。俾斯麥料之熟矣。兵志有之。太上伐謀。其次伐交。俾公畢生之外交政略。惟在孤法人之援。使其莫余毒。其心力所集。法則俄奧意也。初奧相貝士。常不嫌於俾公。故德雖屢托微波。而奧終不為動。貝士去位。安德拉西繼之。於是一八七二年。奧帝與新相同朝於柏林。是為德奧交驩最初之動機。俾相慮俄人之見猜也。以皇室姻婭為口實。勸俄帝來朝。俄相俄查哥夫從焉。三帝三相會於柏林。遂以九月五日。締結所謂新神聖同盟者。神聖同盟本維也納會議後俄普奧三國所結五十年前事也今續而新之翌年。德帝復率俾斯麥朝於俄奧。溫舊盟焉。於是德漸得兩強為與國。稍即安矣。而俄查哥夫。嘗嫉德之淳奧。憂俄之見偏。其與德常貌合神離。固俾公所熟察也。所謂新神聖同盟者。當有事之秋。後援

德奧同盟條約

之力殊薄。又俾公所能預測也。無端緣俄土戰役而有柏林會議。俾公攫此機緣。陽示親於俄。而陰市恩於奧。坡赫之割。奧人之感激可知矣。或曰俾公以與奧異族之

俄法交誼之發軔

其旨趣大略。則兩同盟國無論何國受攻於俄國時。皆互起相援。若受攻於俄國以外之他國。則互為善意的中立。惟俄國若援助此第三國時。兩同盟國即互以軍相助。近世所謂攻守同盟條約者。此其嚆矢也。當是時。俄相俄查哥夫。怨德甚至。稍稍欲通殷勤於法。法人頷之。俄募外債於巴黎。不數日而應募者三倍焉。又以實行柏林條約。障礙迭生。俄與英奧。頗有違言。俄皇親致手書於德皇。謂德若長此相厄。則兩國之交將不保。德皇憂之。躬自詣聖彼得堡。與俄皇有所密議。非俾公意也。俾公即以此時與奧相定此德奧同盟。議定之時。德皇方在巴典。俾公遣人齎約稿馳奏。德皇以憚俄故。沉吟久之。俾公以去就相爭。始書諾焉。夫奧之所患者俄也。而德之所患者法也。據此盟約。俄若攻奧。德即助之。奧人其可以即安矣。法以獨力攻德。德

德奧同盟之精

內治益增糾紛而不復能與德競。此恐是誅心過當之論。翌一八七九年五月十月。有名之德奧同盟條約成立。

自能以獨力禦之。無須求助也。故但求與人中立而已足。俄助法以攻德。德腹背受敵。殆將不堪。故求奧援以牽制之。劫俄使莫敢動。德奧同盟之精神。實在於是。

柏林會議後。英俄奧土及巴爾幹諸國所發生之新關係。前文既略敘述。而法意之關係亦有焉。當時法國在阿非利加洲之北部。有殖民地曰阿西里。阿西里接壤之境。有地曰突尼斯。突尼斯者。上古加爾達額國所都。與意大利有歷史關係。而其地正與意之西昔里島隔海相望。意人久欲攘為已有者也。柏林會議之際。法人示意欲併吞此地。而英德默許之。一八八一年。法遂收為保護國。英德所以樂以此權默許諸法者。英人欲取薩布拉島。故甘與法交換利益。俾無違言。德則欲藉此以離法意之交。使相反目。然後德人得安枕也。果也。法之侵突。意人咸怒。輿論沸譁。格里士比一派。意之名相也。乘國垂危。十年當時尙未登相位。昌言宜聯德奧以脅法。其年九月。意王朝與明年朝德。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一月。德與意。意與奧。各互結同盟密約。德與意之約。謂兩國無論何國受攻於法。則相為應援。意與奧之約。謂意與法戰。俄與奧戰。奧意各為善意。

德人離  
尚意法

三國同  
盟成

俾公之  
實之大  
成功

德公之  
離國英

的中立。於是完全之三國同盟成立。此盟約初以五年爲限。一八八七年期滿。再展五年。一八九一年再展十二年。一九〇二年一九一三年各再展十二年。以迄於今。夫法意本同種之國。意之建國。法實助之。法意睦親。於事最順。德人能間之使離於我。其慘澹經營之苦。可推見矣。三國同盟既立。自南暨北。貫注一氣。而德人坐中樞以綰轂之。博矣哉。俾斯麥外交之成功也。若乃至今日。真以干戈相見。而三國同盟。忽墊其一角。此則固非俾公所及料。抑亦繼體者謀之不臧。不能盡爲俾公咎也。

三國同盟既立。德人其自茲莫余侮矣。然俾公猶以爲未足。復謀所以間英法之好。而溫德俄之交者。其時英人方投鉅貲以收蘇彝士河股票。英法之間。爲埃及問題。屢有違言。俾公則從而搆煽之。說法之康必達。謂與德相提攜。共圖拓境於非洲及太平洋羣島。德實未嘗進取也。而法人所至。見尼於英。於是法之怨英。視德尤甚。俾公之術。售其半矣。前此俄查哥夫。恨俾公次骨。德俄之交。斯爲大梗。俄氏旣以憤恚卒。基羅繼爲俄外相。俾斯麥復誘之。於一八八四年結一密約。謂俄德兩國無論何

俾公兩  
重保險  
政策

蘇聯東  
亞

國受敵攻擊時。彼此互爲善意的中立。時人稱爲兩重保險政策。凡以間法使勿余毒而已。或曰。俄人當時之侵略遠東也。俾斯麥實惡患之。其信否蓋無確證。然俾公政策。恆務引列強之眼光。使驚於歐洲以外。然後歐洲之政局。乃能悉如吾意以操縱之。此事實章章。不必爲諱者也。且俄人自柏林會議以後。數十年所懷想之近東政策。殆已入斷潢絕港。非顧而之他。則何道以展其驥足。故自茲以往。俄人注全力以經營西伯利亞鐵路。與日本角力於遼瀋間。致我國無復寧歲。雖謂皆俾公外交政策間接之影響焉可耳。

德國政  
旋變遷  
之沿革

終俾公執政之世。法國常處於孤立之地位。而全歐外交之樞軸。恆在柏林。昊天不弔。一八八八年。德意志之始皇帝維廉一世溘焉崩殞。儲貳立。不半歲而逝。今帝以太孫紹統。年少氣盛。不復能委國於元輔。於是手造帝國之俾斯麥。怏怏罷就第。實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三月也。德國內治外交。皆自茲一大變矣。俾公罷政數月後。俄德密約已滿期。即所謂政策者漸冷之交。勢難溫續。俄人正以其時兩度募債於法。

俄法同盟

人力爲之援。一八九一年七月。法艦隊聘於俄。俄人掬誠迎之。越八月二十二日。所謂俄法同盟者遂成立。其盟約內容。至今未顯於世。要之必爲對於德奧之攻守同盟。此五尺之童所能測知也。時國老俾斯麥。方隱居於士羅埃之家園。年七十有六矣。聞之投牀而呼曰。「嗚呼。自今以往。吾德人其盱食乎。」蓋深傷之也。然此俄法同盟與三國同盟對峙。保持歐洲均勢之局者亦且二十年。

保守的  
外交

外史氏曰。當世言外交術者必宗俾斯麥。俾斯麥操術之神。豈惟夔絕前古。恐繼今以往。終莫有能與抗顏行者。雖其天才獨絕。仰亦藉可乘之勢也。然其爲術也。毗於保守。勇於自衛。而怯於進取。是以今帝少之。由俾公之政。則能使德國已成之業。永不失墜。其更有進於此。則非俾公所遑計及也。雖然。俾公耗無量心血。鉤距甲乙。與接爲搆者二十餘年。苟利社稷。雖冒狠鷲險詐之名。亦所不避。一言蔽之。則操縱羣雄使常睡我。以陷其敵於孤立而已。今也墓木未拱。而其所乳哺顧復之德意志帝國。乃反斃斃柴立。以一敵八。其畢生最得意之伐交政策。盡爲敵所竊取。以還加諸

俾公堂  
事見有  
今日

我。九原有知。其何以爲懷哉。

九 德國外競之發展及英德交惡之積漸

今茲之役。英若中立。其禍決不至若今之甚。英之奮袂而起也。自言爲保護比利時中立。此不過以爲名高耳。實則英之與德。已處於莫能兩大之勢。德人之視英也。常竊竊然曰。「寡人飲此。與君代興。」英人之視德也。亦常竊竊然曰。「爲虺不摧。爲蛇奈何。」英德之必不免於一戰。兩國之民。中智以下。咸能審之。所爭者速發與遲發。彼我孰利焉耳。欲明此趨勢之所由致。非先察德國情變遷之概不可。

德國外  
觀之必

英德交  
惡之大

吾嘗言俾斯麥之外交政策。毗於保守而乏於進取。夫在俾公之時代。固宜爾也。其時德方新造。內力未充。固不能遽以競於外。抑內治有餘。或亦不必遽以競於外。泊乎休養生息二十餘年。迨今皇御宇之際。而德人所以自視者與他國人之所以視德者。皆不能復如其舊。譬之雛鷹。羽翼已就。其必思奮飛。勢則然矣。夫歐洲各國。在今日幾莫不以人滿爲患。而德爲尤甚。當一八七〇年建國伊始。人口不過四千零

總人口之數

工業品  
銷場之  
競爭

八十一萬耳。至一九一〇年。已增至六千四百九十三萬。僅四十年間。而所增二千四百萬。據最近十年間之統計。每年平均增加九十萬人以上。繼今以往。勢且益滋。今境內之地力則既竭。以養現在之民。猶苦不贍。年年增加至九十萬人。將從何處得衣食。是故頻年以來。其民之襁負而適美國者。歲必數萬。一去輒易其國籍。爲他國服兵役納租稅。不寧惟是。且舉其生產之能力。爲他國增貨殖。此何異有子弗鞠而使之謂他人父。忠於謀國者。安忍坐視。故德人二十年來。蚤作夜思。必欲得廣大良好之殖民地以收容其年年新增之人口。使雖去德國。而永爲德民。謂爲度外之野心焉。固可。謂爲分內之天職焉。亦可也。德人三十年來。已漸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其應用科學之能力。超軼他國。其製品日日增加。不得不求銷場於境外。而各國率皆以關稅政策自衛。對於他國物品。深閉固拒。無瑕可攻。其國權不振之國。例如中國爾入焉。宜若易易。然其市場率已爲先進國所壟斷。根深蒂固。非奮萬鈞之力以相競。不能拔趙幟以立漢幟。故彼中碩儒斯摩拉

斯氏任柏林大學教授垂三十年又  
任職邦參議院職員其所著生計學

國權與  
生計勢  
力發展  
之關係

德人召  
族之真  
因

英德反

之否甚富當代治此學者或宗之  
德政府之政策當受其指導也

有言。凡國家欲求生計政策之奏功。必須將生計組織與政治組織同建設於一基礎之上。其意蓋謂欲生計力發展於外。必賴有國權以隨乎其後也。要而言之。德人自經俾斯麥時代休養生息之後。國力之廣。日千里。勢不能不向外界而有所宣洩發育。譬諸人然。既已成年。則必求交感。妊孕以長子孫。各國外競之動機。罔不由是。德國亦何莫不然。雖然。獨惜其驥足之展。已稍後時。全世界要害之區。沃衍之原。既入人手。德人所能染指者。僅太平洋中普通航路所不經之孤島。與夫非洲中林莽未闢之腹地。其不能躊躇滿志。抑甚明也。德人如不思進取則已。苟思進取。則將無往而不遇強敵。而利害最不相容者。尤莫如英國。英德之終不免於一戰。則今茲之役。列強羣起而擠德。實此之由。

英德種族統系最相近。且為甥舅之邦。維今皇之皇太后英前  
女皇維多利亞之女也柏林會議之際。德之

所以助英者至厚。兩國睦誼自昔稱最洽焉。其反目之濫觴。自一八九六年德皇一電報始。時英將詹遜方率遠征隊闖入南非洲之杜蘭斯瓦。杜人擊退之。德皇遽發

日之  
德皇  
入之電  
報

德  
國  
之  
將  
來  
在  
海

德  
人  
西  
大  
張  
張

一電以賀杜總統古魯加。當時全歐外交界譁然。瞠目相視。英廷雖未嘗以正式公文詰責。然輿論激昂。自茲以往。英德兩國報紙。相譙訶者無虛日矣。世人多謂德國今日所以陷於孤立之厄。全由德皇外交之失於鹵莽。此電雖小。可以喻大。誠哉然也。雖然。此猶其助因而非主因也。試思以德國今日所處之地位。為國家發榮滋長計。欲不取妒取憎於強鄰。又安可得。德皇即位伊始。即宣言曰。『德國之將來。在於海上。』噫嘻。海上者果誰家之海上耶。試一覽輿圖。凡海岸厄塞之峽。何一不有英之堡壘。凡大陸綰轂之口。何一不有英之軍港。凡遠洋航路經行之線。何一不有英之島嶼。英之為海王也。百年於茲矣。以海岸線僅千英里之德國。乃侈然號於衆曰。吾之將來在海。此言若信。則海不其有二王也乎哉。當德國第一次海軍計畫案之提出也。一八八九年十月即倫敦一著名畫報。為圖以諒之。曰。『田鼠忽習水嬉。意欲何為。』雖尚輕之。抑已忌之矣。乃未幾而一八九八年。遂為第二次海軍擴張計畫。一九〇〇年。復為第三次計畫。一九〇六年。復為第四次計畫。德皇及其首相海

海軍之新章

相等屢次演說。激厲其民。大都言生今之世。非雄於海者不能圖強。吾德艦隊。須以當今最強大之海軍國為鵠。無論與何國會戰於海。皆當圖所以制勝之道。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英非積弊。安能默息。日謀所以防節之。而術安所得施者。曾幾何時。德之海軍。駸駸與英踵武。英人惟有恪守所謂兩國標準主義者。以與之競。然奔命固已疲矣。兩國標準主義者。英之海軍常以能敵量強之兩國為標準。蓋勝於英國之此標準。為一定政策。以曩者漫習水嬉之田鼠。今也殆變為圖南之鯨鵬。行將擊水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英人雖欲高枕為樂。豈可得耶。豈可得耶。故今茲之役。雖謂為英德爭海權之役可也。

英德爭海之役

### 十 最近歐洲外交形勢之推移 三國協商與三國同盟對抗

英國名譽之衰。並與其危懼。

自柏林會議以來。德國為全歐外交中樞者垂三十年。及俄法同盟成。而縱橫之局略定。時則英人恆以「名譽之孤立」號於眾。自謂無所待於他國。而能卓然自樹也。然事勢推移。遂使英人不能復持故態。蓋曩昔英人之在歐陸。本與羣雄無競。歐陸

以外諸地各國勢力無足與英抗顏行者。故可以夷然自尊而無所倚。及柏林會議後。俄人以全力經營遠東。日本亦以其時崛起。甲午一役。我國喪師。列強眈眈。遂利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未幾而膠州旅順繼割。又未幾而團匪變起。俄兵占據滿洲。不肯撤。日則汲汲經營朝鮮。爲侵入亞洲大陸之根據。美又因西班牙戰役。略得菲律賓。賓爲東方海軍策源地。英之霸權已漸動搖。而習水嬉之田鼠。且駸駸乎有水擊三千里之勢。爲英心腹大患。適值南非洲戰役起。英人竭全國之力以謀征服。玻亞人所建杜蘭斯瓦阿連治之兩共和國。疲於奔命。綿亘二年。歐洲各國多憫玻人之窮。敬玻人之勇。而尤英人之無道也。當是時。所謂名譽之孤立者。殆變爲可憐之孤立。英之政治家有怵於是。又見夫日人畏倭於俄。與己同病。乃利用之以締所謂英日同盟者。外交樞軸之由柏林而移於倫敦。自茲濫觴矣。

抑英人所以翻然擲棄其名譽孤立政策者。豈非以防德爲最大職志耶。夫然則僅友一日本。何能爲役。勢固不得不更求友於歐洲。歐洲強國。英德而外。則俄奧法意

協商前  
英與俄  
情之盛

已耳。奧意既黨於德。所餘者厥惟法俄。然英與法俄。其積不相能。匪伊朝夕。就英俄關係言之。俄人所懷抱之遠東近東政策。殆無一不爲英所破壞。百年來英人外交方略。什九皆爲防俄而設。前文所述各節。言之詳矣。就英法關係言之。兩國之爲世仇。既百年矣。逮十九世紀末。法人馳騫於殖民政策。買怨於英滋甚。其在東亞方面。在太平洋馬達加斯加方面。在非洲埃及摩洛哥方面。無往不與英生衝突。當一八九八年。法之馬西耶將軍。乃至在尼羅河上流之法梭達地方。逼英將吉治那撤退。吉氏即今塞宜戰後新任陸相者也。時爲埃及統監。當是時。英法國交殆將絕。是故距今十五年前。而謂英之與俄法。非久將成爲和親之邦。五尺之童。猶將嗤爲譫嚅。乃曾幾何時。而竟有所謂英俄法三國協商者出。爲全世界外交開一新紀元。寔成今日之局。誰實爲之。則英前皇愛華德第七及今外相格黎。與俄前外相伊士倭士奇。法今外相狄爾喀西其人。當愛華德之在東宮也。常喜微行於巴黎。故與彼都人士情好素篤。一九〇一年即位。翌二年五月。遂正式往朝於法。全法上下。歡迎若狂。其年十月。英法解紛條

主持三  
國協商  
之四傑

狄爾喀  
西之苦  
心

英法協  
約

約成。兩國睦誼。自茲兆矣。其時年少氣盛之德皇。親政正及一紀。精銳氣燄。熏灼全歐。巴黎政客。強半畏偪。競倡聯德。以冀苟安。而狄爾喀西獨深非之。常以聯英爲法國百年大計。在其機關報中。屢發危詞。指陳利害。值伯里安內閣成。狄氏入爲外相。其主義遂見實行。初法前外相阿那特。以排英主義聞於世。嘗宣言於衆曰。吾法無論如何。終與英不共戴天。英之視法當亦有然。狄氏之在政府也。日俄之戰將起。狄氏私憂竊計。以爲日之同盟英也。而俄之同盟法也。使日俄闕於東。而影響乃各波及。其同盟以闕於西。則其爲英法之不幸孰甚。爲世界之不幸孰甚。於是開心見誠。舉凡積年與英紛爭之宿案。務一舉而掃之。蓋七閱月間。而所解決者大小共二十有三案焉。其最主要者。則爲埃及摩洛哥權利交換問題。法人承認英人在埃及有最高主權。英人承認法人在摩洛哥得自由行動。質言之。則前此英法兩國。共有埃摩。共爭埃摩。今則法人將其在埃所既得之權利讓一大部分於英。英人將其在摩所既得之權利讓大部分於法也。於是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四日。英法協約成。

夫英法協約關於埃及部分之事且勿論。若夫摩洛哥。則固德人所久眈眈而視也。英法躡足耳語而處分之。是蔑德也。故德人於此協約公表後。爲激烈之示威。狄氏卒坐茲去位。詳下論者或以此咎狄氏之敗績失據。殊不知狄氏本意。實假此爲親英之媒。英既親矣。區區筌蹄得失。豈足介意。德愈反抗。而英法之和親愈固。德人所以助狄氏之成功者。其勤至矣。

日俄戰役之將終也。俄外相槐忒銜全權大使之命以議和於美之朴斯茅。歸及巴黎。而俄駐英參贊哥緇兒突往訪焉。出英皇愛華德親翰。則招槐忒一游倫敦也。質其意。哥氏以欲解決兩國懸案對。槐氏謝焉。以受命議和。他非所聞。不敢專也。此奉

交上一輪密昨午俄京列支報始發英之政聞槐忒自言也槐氏歸而執政。哥氏復以斯策進。卒未之應。槐氏之

意。以謂甫經大戰。瘡痍未復。所務者惟在戡救內亂。蘇復生計。對外之策。有所未違。其時德亦以神聖同盟之舊誼。屢託徵波。思與俄別結密約以規復俾公之二重保險政策。俄人卒莫應也。而當時執英政者。爲巴福氏之統一黨內閣。統一黨數十年

來以排俄為職志。其於愛華德親俄之政策。蓋微有所不慊。一九〇五年。巴拿門之自由黨內閣成。格黎入為外相。以謂俄方汲汲於內治。且海軍燿焉。在最近十數年間。必無力以擾英屬地。而德之羽翼漸成。異日終為英患。英陸軍不足恃也。舍俄無可與當德者。以此鼓動輿論。故英人暱俄之願望日切。同時俄之士德列賓內閣成。伊士倭士奇入為外相。伊氏者。故緇衣宰相俄查哥夫之記室也。緇衣切齒於柏林會議之役。賈志以沒。伊氏秉其遺訓。疾德如仇。且以內政漸修。略可展驥足於外。而近東問題。德奧實為大梗。不知不覺之間。既與英目成心許。而法之狄爾喀西一派。復殷斯勤斯。為之鳩媒。狄氏辭職後在議會演說云余之政策在使歐洲確實和法均之。大國之共同利益。次則鞏固法英兩國之交。更進而與英締結協約。以余所見。英國密使。與各國之舊友。握手共賀。誓之於是一九〇七年。宣統元年八月三十一日。英俄協約成。協約全文。分為三部分。其一。關於波斯者。其二。關於阿富汗者。其三。關於西藏者。於是英俄積年之雞蟲得失。一旦掃除。俄之暱英。其藉以捍德者。不過什之一

二。其藉以控奧者乃什之七八。然德乃自茲益孤矣。傳曰：一憾往矣。弗備必敗。此德之君民所爲盱食也。

三國協  
商性質  
之約變

蓋最近十年間。史家名之爲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對抗之時代。歐洲之能小康以迄今歲。未始不賴此。夫三國協商。固絕無所謂攻守相助之意味。含乎其間也。以較德奧意之三國同盟。其結合力之緻密。誠若遠有所不逮。雖然。利害關係既相一致。情好之障復已消除。彼此披襟相往還。交誼固宜日趨濃摯。西諺有之。男女三度廣。續共跳舞者。其勢必至於結婚。英與俄法。雖無攻守同盟之成言。今茲乃不期而遂同袍澤。理固然矣。戰後不及二月。而三國更訂連帶議和之約。蓋結婚後而始交換婚證耳。而不然者。情愛已濟。雖婚約在懷。又寧足恃。不見夫三國同盟中之意大利。今尙翩然作壁上觀耶。

### 十一 三國同盟之渙離——意大利之中立

意大利  
戰事既起。全世界稍治國聞之士。於意大利之態度。皆屬耳目焉。而意人遂中立以

中立之  
國

意大利  
加入三  
國同盟  
之由來

迄於今。或者深訝之。然深究史實者。不以爲訝也。意與法本同爲拉丁民族。意之建國。其受法人之賜者。又至豐。法之於意。譬則恩養之懷兄也。準此以譚。意人不欲求同盟國則已。如欲求之。宜莫先於法。顧乃與法之仇讎相狼狽者。垂三十年。謂非外交界一變態焉。不得也。初法帝拿破侖第三。既直接間援助意人離奧自立。其後羅馬教皇與意爭政。拿破侖復以兵爲教皇助。故意國人士。其對法情感。顯分二派。米蘭俾尼士諸地之政客。常懷念法之義俠。羅馬以南之政客。則致憾於法。而與德親。拿破侖爲俘。法之第三共和成立。共和黨在議會不能占絕對優勢。乃與舊教徒派相結。從其要求。常爲羅馬教皇援助。於是法意之隙漸深。俾斯麥畢生政策。以伐法人之交爲職志者也。察此情狀。謂機不可失。遂益謀所以煽而間之者。意大利隔海相望之亞非利加洲北岸。有一地曰突尼斯。古代加爾達額國都也。當俾公時。其地屬土耳其。而法人意人移殖其間者。略相埒。法意各皆欲乘間攫取。而莫敢先發也。俾公遂藉此市恩而兩鬪之。柏林會議之將開也。德外相彪羅與意大利全權哥忒

交涉。謂將以突尼斯與意。意相海羅士窺其隱衷。使哥忒謝焉。曰。德國政府。何其殷勤導我。使與法開也。同時奧國駐意公使海彌勒亦以此議提出。意廷。海羅士曰。吾意人之赴會也。載名譽之自由以往。及其散會。將載名譽之廉潔以歸。於是俾公之志不得逞。乃轉而市諸法。其會否直接與法使談判。疑莫能明。而柏林條約以突尼斯予法。爲俾公所贊同。則章章不可掩也。越四年。一八八八。法人遂以兵入突。據之以爲保護國。夫意之視突。非特地勢上恃爲屏障而已。建國三傑之一加里波的者。埋骨於茲焉。法人一旦取之。其動意人公憤實甚。自是意法益相嫉矣。北派之海羅士內閣。以昵法招此敗。遂爲輿論所不容。一蹶不振。南派之杜布黎特格里士比等起而代之。而格氏秉國之日最久。其間復與法人爲激烈之關稅戰爭。益不得不求援於德以自固。而奧人復常以援助教皇之利害恫喝之。以故意大利之加入德奧同盟。杜布黎特締造之。而格里士比維持之。綿互至二十四年之久。若以同盟譬諸婚媾乎。德之與奧。洵爲伉儷。意殆鄰於妾媵矣。而德之對意。則爲誘婚。奧之對意。則爲

脅婚也。難乎其全始終。識者早料之矣。

狄爾喀西。其法蘭西之俾斯麥乎。俾斯麥出全力以伐法交。而使法國孤立者十餘年。狄爾喀西還推其矛以陷之。亦出全力以伐德交。而使德國孤立以有今日。狄氏政策。其最末一著。在特親英而更牽俄以漸合於英。其最初一著。在特親意而先開意使漸疎於德。故其就任後第一事業。即訂法意協約。求意人承認法人在摩洛哥自由行動。而法人亦承認意人在德里波利及西里尼卡之自由行動以爲代償。此一九〇〇年十二月與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兩次交涉之結果也。自是法意之民大和。當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國同盟期滿。賡續訂約。意政府同日牒告法政府曰。『吾意大利值同盟國中之一國。見侵於他國時。吾固對之而盡同盟之義務。但同盟國中之一國有襲擊他國之事。吾意人決不助之。』夫意之與德奧。本爲防禦同盟而非攻擊同盟。雖無此次之聲明。其性質固自若。而意人獨斷斷向法言之。其所以慰藉法人者至矣。意與法既日親。而奧人自併吞坡赫二州以來。駸駸有與

名存實亡之三國同盟  
滿與戰機陸發同日

法奧運遲宣戰之故

俾斯麥九原之恨

意人爭渥奇海權之勢。奧意之相猜日益甚。故三國同盟之名存實亡。非一日矣。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正三國同盟第四次續約期滿之時也。而奧皇儲遇害之事變。恰以是日陡發。天下事固有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者如是夫。

今茲之役。自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六日以前。德國既向俄法宣戰。奧國亦向俄宣戰。獨法之與奧。則相持不發。奧使狄克森。泰然留於巴黎。直至八月十二日。法人始以責備奧軍向法境進發故。用英法兩國聯合政府名義與奧宣戰。蓋奧人務欲使法人爲先發難者。而因以望意人履行防禦同盟之義務。法人亦務欲使奧人爲先發難者。而因使意人得解除防禦同盟之義務也。然而意大利遂袖手不起。蓋二十餘年之三國同盟。卒有緩急。終不可恃。而俾斯麥之志荒矣。

## 十二 德國與土耳其

歐洲列強相互間過去之關係。既略如上述。抑土耳其亦南歐自昔一名國也。今茲之役。雖與土直接無關。而禍源實起於彼之舊屬國。且土今亦加入交戰國之林矣。

德人市  
之始

故不可以不論次之。

俄土之仇久矣。二百年來。俄之所以蹙土者。無所不用其極。其間英人雖往往爲之仗義執言。然所取償者。恆過於其所效力。土人有以窺其隱矣。獨德國者。當柏林會議之役。以公平之市師自居。破壞俄土之聖士的夫條約。爲土人規復一部分之權利。歐洲大小十餘國。皆緣柏林條約有所獲。而德國曾不一染指。土人漸覺可交之友。無逾德者。德人卽利用此心理而益操縱之。此德土所爲日親也。歐洲各國帝王。自昔往還朝覲。無虛歲。惟土皇以東方之帝制自封。深居簡出。而歐洲諸元首。亦若外視之。而羞與爲伍者。好奇好勝之德皇。乃乘此隙而自以其身爲和親之媒。初。土希戰爭起。德人常裁抑希臘以市歡於土。土人德焉。一八九八年。克里得島問題再起。土希之戰。卽爭克島也。英俄法方謀脅造土廷。推卻而司親王爲克島督。德獨陰與奧謀。掣其肘使不得逞。其年十月。德皇遂以巡禮耶路撒冷之基督陵墓爲名。入朝於君士但丁堡。與土帝爲極摯渥之交驩。自君士但丁宅都以來。敵體國元首之足跡。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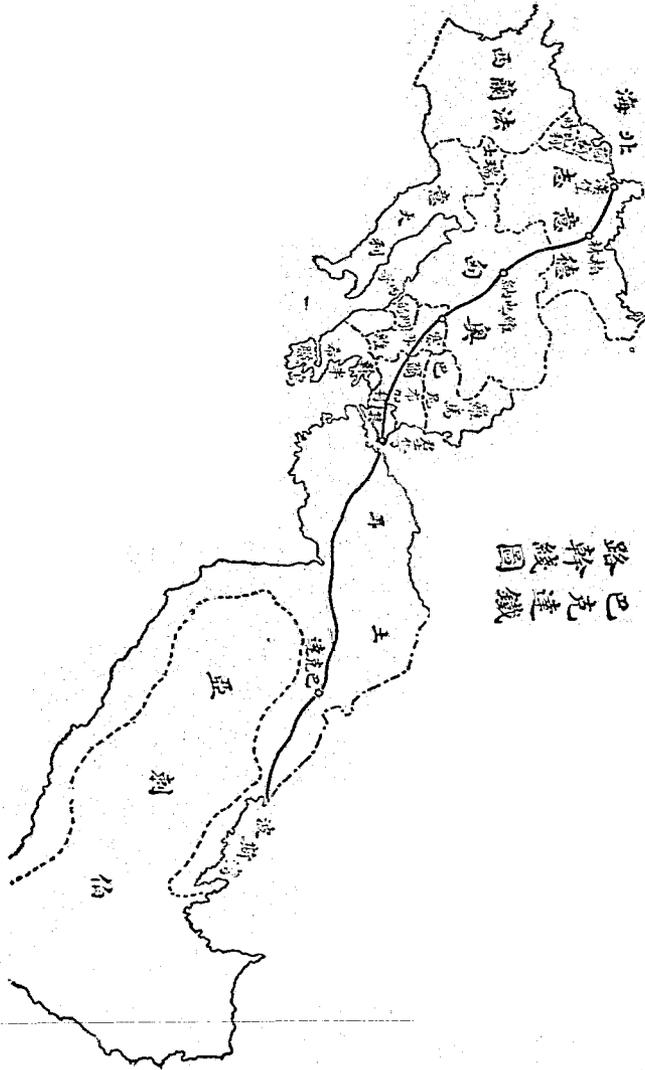
德帝朝  
土

第一次也。上帝卽席贈德皇以百畝之地。地在西奈山麓。相傳聖母馬利亞所居也。德皇乃躬詣其地。舉行極莊嚴之受地禮。同時致電於羅馬教皇。謂上帝渥贈。歡喜祇領。顧不敢自私。行將委諸土國內之羅馬教徒。使便宜處分之。此電之作用。一以示鄭重親敬之意於土廷。二以結歡於德國議會之中央黨。三則前此土境內之羅馬教徒。其保護權爲法國所獨占。欲藉此使其權漸移於德也。自此遂徧歷小亞細亞諸地。歸途復致電於上帝曰。「朕此行感激陛下厚愛。出於肺腑。朕發大願。誓爲陛下及全世界三萬萬回教徒之良友。願陛下與陛下之徒其推信之。」噫。德皇此言。是直以回教之護法天王自任也。其手段蓋略與清聖祖之撫蒙藏相彷彿。歐洲諸基督教國。其不嫌焉。固無待論。然彼遘閱旣多。受侮不少之土人。安得不墮其轂者。翌年。遂有巴克達鐵路之事起。

巴克達鐵路何物乎。巴克達鐵路者。起點於北海一大都會之漢堡。經君士但丁堡。直達波斯灣。縱貫歐亞兩大陸。綿亘八千九百餘啓羅米突。世界空前之大幹線鐵

三萬萬  
回教徒  
之保護  
者

路也。僅就其在亞洲之線路言之。其長已在三千五百啓羅邁當以上。其建設已在  
一千六百萬磅以上。其所經之都市。則漢堡也。柏林也。德里士丁也。布拉尼也。維也  
納也。君士但丁也。皆西洋文明轉輸之中樞。龍跳虎擲之要地也。其在亞洲方面。則  
古代之巴比倫國、亞西里亞國、猶太國、波斯國、凡幼發拉底河、泰格里河兩岸之名  
國。悉包孕焉。此路通後。二三十年無數之廢市荒鎮。皆當復活。而歐洲與印度及中  
國西部之交通。將開一新捷徑。全世界軍事上商業上之形勢。皆當爲之一變。德人  
懷抱此壯圖。既非一日。而今日以德皇朝土之酬報得之。初自維也納達君士但丁  
之路線。半由德奧合資公司所辦。自君士但丁對岸索達里達小亞細亞之哥尼亞  
一路線。爲德國獨力所經營。主之者曰亞拿德里公司。今所新延長之路線。則自哥  
尼亞達巴克達以出波斯灣之哥溫者也。故總名曰巴克達鐵路。一八九九年。土耳  
其政府與德之亞拿德里公司定約。此路權遂全歸德手。距德皇朝土後恰一年也。  
此路權俄嘗欲之。英嘗欲之。而遂歸於德。自此路成。而俄人前此自命爲歐亞陸上



交通之媒介者。將驟失其位置。自此路成。而英人前此恃蘇彝士運河以制歐亞商

英俄之  
憤妒

業大命者。將銳減其價值。自此路成。而英俄兩國之在波斯。皆有反主爲客之勢。兩國之憤妒可知矣。然土既許德。則他國固無可奈何。惟以工費太大。非德國獨力可任。因共運籌以尼其募集資本之途。至竟無效。法人貪利以應募。政府禁之不能止也。今此路行將落成矣。羽翼已就。橫絕四海。雖有增繳。當安所施。此亦英俄不能不與德戰之一原因也。而德國運用此路之勢力。以土耳其存在爲前提。今也緣巴爾幹兩次戰亂之結果。土殆瀕於滅亡。德人思拯之以爲己援。此又德不能不與諸國戰之一原因也。而此次土耳其所以崛起助德之故。亦從可察矣。

### 十三 戰役之間接近因一——摩洛哥問題

吾語今次戰役之直接近因。而起筆於奧皇儲遇難。因推原禍機所由隱伏。不得不遠溯諸普法戰爭柏林會議以來之史實。以觀各國縱橫離合之大勢。明知傷於冗沓。然事理本極錯綜。非得避也。抑列強自七八年以來。瀕於戰者屢矣。徒以憚於發大難。恆各竭全力以調停彌縫之。僅乃無事。而急管哀弦。遂愈蹙愈緊。幾度之調停

戰機數  
度之隱

彌縫。適互增其怨毒。馴至假手於薄物細故以驟迸裂。非通觀其前後。求其斷續銜接之跡。則事之真相。未易見也。吾故論列其間接之近因。得數事焉。

此次醞釀戰禍之事故。雖千端萬緒。絜其綱領。則法對德之復讎其一也。英德之爭海權其二也。日耳曼族與斯拉夫族角逐於巴爾幹其三也。三者皆造端甚久。而至最近數年間。愈益成短兵相接之勢。英德俄奧相互之關係。前所述者既略可睹矣。惟德法之關係。未嘗專爲一節以論之。今得於論摩洛哥問題之先。補敘一二焉。

奧洛二州與法人復仇心

一八七一年。德法議和之際。德人割取法之奧斯洛林二州。此德之大失計也。取之無大裨於德。徒增統治之困衡。而貽法人以歷劫不忘之國恥紀念。以持養其同袍敵愾之心。勿使失墜。至今奧洛二州之法人有終身德君臣四十年來之盱食。蓋自取也。俾斯麥其後其日記出現於世中有一段記當時議和情故法人語及奧洛二州。輒飲恨切齒。人人有死之心。蓋四十年如一日。然竟隱忍至四十年而至今始發者何也。其一。由俾公伐交政策。弱之使孤立。其二。由俾公陰援其殖民政策。使其國

民眼光注於歐洲以外。以漸忘奧洛之恥。凡茲設計。具詳前節。今不喋述。其三。法國以共和國體故。常猜忌兵權之集中。故軍綱不期而廢弛。其四。法國以政黨複雜。故不能行完滿之責任內閣制。政權交迭頻繁。國是遂難貫徹。法之所以積久不能報德。皆此之由。其起法人之沈疴使之可以一戰者。則狄爾喀西之勞最著矣。狄氏外交上之功績。前文已具。其當國之久。亦爲法國共和成立以來所未有。蓋自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一九〇五年六月六日。凡任外交總長者七年。中間內閣更迭五次。而狄氏始終安於其位。辭職後至一九一一年。復入爲海軍總長。中間復下野。直至今次戰端既開後。法人網羅各黨派之才俊以組織所謂國防內閣者。而狄氏復入長外交。蓋以其愛國之誠。見事之敏。重以執政之久。故其所懷抱之政策。能貫注於國民心理而發揮之。不獨外交而已。若三年兵役制。若海軍改良計畫。多出其手。雖謂十餘年來之法國爲狄爾喀西之法國焉可也。而其事業最爲世界所矚耳目。且將來足以定狄氏之功罪者。則莫如摩洛哥問題。

圖

德皇入  
朝於摩

阿支士  
拉會議  
與德人  
之敗績

狄爾喀西以埃及與英交換。以德里玻里與意交換。以壘斷摩洛哥於法國。其實事已詳前節。德之與摩。其關係之深。不讓英意。而獨無所取償。德之見侮至矣。在常人猶不能忍。况霸氣彌滿如德皇者。一九〇四年四月英法協約成。明年三月。正俄人覆師於奉天之時也。德人見法人同盟國之不足恃也。德皇忽輕身往朝於摩。謂摩王曰。『朕認蘇丹回教國主之稱號也爲獨立國之主權者而來朝焉。朕望蘇丹所統治之自由獨立的摩洛哥國。永勿爲豪強所兼并所獨占。常開放門戶。使萬國均沾其利而共保之。』此實對於英法協約公然報復。而首以一矢相加遺也。翌月。遂倡議開列國會議。公決摩洛哥問題。法人開閣議討論諸否。狄氏謂當拒之。首相羅威顧陸相曰。陸軍情狀何若。對曰。一切未有所備。顧海相對亦如之。狄氏遂辭職。而法政府卒徇德議。一九〇六年。開會議於地中海岸西班牙境內之阿支士拉。英法德奧俄意美比荷瑞班葡及摩洛哥十三國皆遣使焉。德人當開會前後。密勿運動。百計誘脅。而結果遂反乎其期。雖其同盟之意大利。猶左袒英法。他更靡論。翌四月議竣。德

有名之  
外交演  
說

所主張。全歸敗績。憚於遠衆。忍受而已。其後法國議會關於此事。有社會黨領袖卓黎氏之質問。卓氏亦法議會第一流之雄辯家。全世界社會黨宗仰之當行大巴。人物也。夙持弭兵主義。與狄氏爲政敵。今次戰端將開。卓氏偶步行巴雖捕治罪人。而卓氏已莫顧矣。在殺之者。發於愛國熱狂。原非惡意。然千秋萬歲。後或視卓氏爲梭格拉底爲耶穌亦未可知耳。此以供談助。而狄氏答辯之。狄氏時已辭職。仍爲議員。此答見羣衆感備作用之可畏也。附記於此。以供談助。辯實近年世界最有名之外交演說。各國傳誦不衰者也。其中警句曰。「法國者。自由之國家也。凡國家不能聽人限制我自由。尤不容自限制其自由。若然則是國家之自殺也。」又曰。「卓君謂英法協約。由鄙人以國爲孤注武斷成之。鄙人不惜負完全之責任。蓋我國在世界之位置。使我如是也。」又曰。「德固我友邦也。而比年頻欲以我所難堪者加諸我。彼曷爲爾爾。彼其自一八七一年以來所贏得之優勝位置。緣吾法人努力之結果。其所憑藉之基礎已動搖。窮無復之。乃至以開戰相恫喝。吾儕愛平和之法人。不忍言戰也。姑徇其請以開會議。而結果何如者。益使彼孤立寡助之情狀。暴著於天下耳。」前第十節記三國協商歷史一段。有記狄氏演說語。即此次演說之末段也。附記。讀此演說。凜

然見狄氏不可一世之概。而當時情勢之迫切。亦略可睹矣。

夫德皇則豈甘於敗績者。亦惟暫戢翼以待時會之來已耳。而時會遂來。法人自阿支士拉條約後。銳意經營摩洛哥者數年。遂漸收之作保護國。摩人不服。抗亂累作。一九一一年三月。法國白里安內閣仆。摩尼繼之。狄爾喀西入長海軍。遂決派大軍深入摩地以鎮內亂。無端而與西班牙人衝突。班廷派兵入衛租界。德人亦突派礮艦泊摩洛哥南部之亞格狄爾港。時七月一日也。英人以英法協約中既有承認法國在摩特權之約言。且親加盟於阿支士拉條約有維持該約之義務。遂使駐德公使質問柏林政府。詰彼派艦意欲何爲。德政府遷延不答。其月中旬。復詰之曰。德國得毋欲得南摩之一部分乎。抑欲以摩委法而別求他地以爲償乎。吾英以忝附署於阿支士拉條約故。自信有質問之權。而德政府遂不答。其月二十日。倫敦泰晤士報。遂探得德人欲割取法領公果國之一部以爲代償。公表於報中。於是愁雲妖霧。徧覆全歐矣。翌日。英財政大臣羅意卻而司赴倫敦市長之宴。席間演說曰。一吾英

以愛平和聞於天下。雖然。徒以維持平和故。舉吾先民數百年來勞苦勇毅。僅乃贏得之地位與名譽。一旦而棄之。乃至吾爲自保利益。自完義務之故。與人爲正當之國際談判。而見蔑視若無物也者。似此不贊之平和。諒非吾國民所能忍受也。一觀此則英人之義形於色可見矣。德乃震駭。三日後。遂答覆言無他意。英相阿斯葵旋在議會演說。謂摩洛哥以外非洲各方面之地域。德法兩國各自協定界線。吾英決不漫爲干涉。若協定不調。吾英不能不更起而參與以圖解決。此一九〇四年協約及阿支士拉條約所賦與吾英人之義務也。其意蓋一方面默許德人之別求代償。一方面暗示法人之不可深侮。自是歐洲時局。遂暫小康。

德法協議。不下十數次。德人要求。非法所堪。遂瀕於破裂。適九月中旬。英國之船塢鐵路工役。爲全體同盟罷工。德人謂英之不遑他顧也。所以蹙法者益甚。而英之紛亂。非久遂靖。全國上下協力。爲政府外交後援。在北海一帶。盛修戰備。以壯法人之氣。其時英法德間之戰機。間不容髮。荷蘭比利時。皆遣旅備邊矣。法人則將其前此

道固不  
容疑

與武昌  
革命同  
時

戰之  
種子

投下德國之資本。驟回收之。柏林市場。大起惶恐。證券交易所休業。銀行破產者三焉。德人震恐。稍就範圍。十月上旬。德法協約遂定。德人承認法人在摩洛哥全境之特權。法人割所屬公果之一部酬之。夫然後僅免於戰。或曰此大德法協約乃伏爾

在白登也其事極詭異而有奇趣以無徵信故不紀錄時則正我國武昌革命初起。與國鼎沸。而歐人之驚心動魄。蓋亦與我相伯仲也。

經此一役。歐洲之持平和論者。益有所以自信。以謂今世界各國。生計上之連屬若彼其密切。無論何國。皆不敢悍然出於戰。凡言戰者皆恫喝而已。然正惟狃於此種輕信。遂卒以恫喝釀今日之禍。夫即以摩洛哥問題論。德法相持。已十年矣。其瀕於戰者亦三度。雖曰交讓妥結。而彼此皆有不能躊躇滿志者存。僅此一端。識者固知難之未已。况其為四十餘年之夙怨也哉。

#### 十四 戰役之間接近因二——奧國併吞坡赫二州

俄奧之在巴爾幹。其利害之切相若。故其勢力迭為消長。前此惟俄常積極的進取。

奧則消極的防衛而已。自柏林條約後。俄以全力經營遠東。其力之加於近東者。自稍鬆弛。俄敗於日。重以內亂。蟄伏不敢動。遠略者垂十年。德人正以其時刻意經略小亞細亞。一面結好土耳其爲東道主。一面藉奧爲前驅。以植勢於巴爾幹。然後柏林維也納君士但丁堡克達間。始得呵成一氣。然後大帝國之威力。可以北盡波羅的海。南暨波斯灣。奧人亦樂藉長兄之庇蔭。以自拔其國於否塞之淵。而其國中又適有英邁絕特之儲君菲的南與勇毅沉雄之政治家埃連達其人者。進取之情。不能自禁。至是俄奧攻守之勢。殆一變矣。先是柏林會議之結果。將馬基頓一帶地方。仍歸土領。地爲巴爾幹半島之西南部。面積約占全半島四分之二。自兩次巴爾幹戰爭後。今分歸各國矣。其地皆耶教民。不堪土虐政。屢起叛亂。布加利亞等國復陰左右之。俄奧乃相約出而調停。提出馬基頓行政改革案。迫土廷實行。蓋自一九〇二年以來。俄奧之對巴爾幹。其步調同一也。一九〇七年四月。奧外相埃連達發表桑基耶克鐵路之計畫。俄始怫鬱不平。而西歐諸邦始側目而視矣。此鐵路者。蓋起點於坡士尼亞邊境。沿埃連海岸。以達土耳其。

取之第一著

土耳其立憲之影響

南部之要港蔭羅尼加。此路若成。則全半島交通之樞。為奧所緝轂。而德之巴克達鐵路。亦更得所貫注。其不利於俄也明矣。故俄人亦於其國境之達尼幼布河邊。築一路以出阿得里亞海。取桑基耶克路縱斷之。俄奧交惡之象。日益暴著矣。

其年七月。土耳其革命軍起。非久遂發布憲法。宣言與民更始。其驟受影響者則布加利牙國與坡士尼亞赫斯戈維納二州也。蓋據柏林條約所定。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馬尼亞皆為純獨立國。惟布則半獨立耳。宗主權固儼然在土也。坡赫兩州行政權雖以委奧。然名義猶稱土屬。土新立憲。進取氣盛。行將以此諸地為其憲法效力所及之域。而現在之民。不嫌於現在政象者亦多。難保無眩於立憲虛聲。思與故國復合。此布奧兩國所引為大憂也。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二日土耳其新帝壽辰。獨謀宣告獨立。奧之併坡赫亦頗有繫於此。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布公入朝於奧。布加利牙時續為公國。其所密勿計議。世莫得知。翌十月五日。布加利牙遂宣告獨立。六日。奧政府以兼併坡赫二州牒告列國。於是歐洲外交界之狂瀾陡起。

布加利

牙獨立  
與坡赫  
二州兼  
併

違反柏  
林條約  
之舉動

坡赫二州。受治於奧政府之下。既三十年。事實上已成奧屬。在土廷固不敢望更收覆水。卽歐洲列強。亦孰思攬諸其懷者。雖然。塞爾維亞以種族上歷史上之關係。思與之合爲聯邦以自廣。奧有統治之實而無其名。他日正名論起。或猶可圖名實俱歸焉。望乃絕矣。其在列強。則視奧人取其閨闈中三十年來久奉箕帚薦枕席之弱婢。正其名曰妾媵。亦寧復更有外人容喙之餘地。雖然。奧人之得有坡赫二州統治權。柏林條約委任之也。凡條約之旨趣。非以約中署諾各國之協議同意不得變更之。天下之通義也。柏林條約僅予奧人以統治之實而不予以名。今欲並其名而取焉。雖明知必可得。而不可不循例以先商榷於前。此署約之諸國。事之程序宜爾也。今奧人乃率己意以孤行之。此奧之不直。而各國輿論所由洶洶也。然則奧人豈其見不及此。胡乃吝此區區循例之程序。彼非懼他國之沮我也。患他國有所挾以求代償。而所挾或爲我之所不能應。則事殆矣。故毋寧悍然孤往之爲得也。初。九月十六日。宣告兼併俄外相伊士倭士奇與奧外相埃連達。遇於布曷斐之溫泉旅舍。相

俄奧兩  
外相反  
目之較  
事

與語土耳其革命善後策。談次。埃連達微示欲兼併坡赫之意。伊士倭士奇頷焉。曰。吾俄亦欲得達達尼爾峽之通航權。達達尼爾峽者。黑海與地中海間之咽喉也。一八五六年巴黎條約。禁各國軍艦毋得通行。一八七一年倫敦條約復申禁之。凡以防俄也。伊氏以奧人欲變更柏林條約故。亦乘此機欲變更巴黎倫敦兩約之。此條以爲代償。埃氏亦唯唯應之。伊氏乃與埃氏約。俄奧兩國。當同時各提出其所要求。奧人宣告兼併之前。當密以情先告俄政府。伊氏遂行。經羅馬。達巴黎。而奧之兼併。則既露布矣。伊氏乃知爲埃氏所賣。大憤恚。至嘔血云。而達達尼爾通航權。遂爲列國所尼。不得逞。蓋事甚秘。除伊埃二人外。無聞者。半年後。英國某報始記其始末。蓋伊氏洩之也。夫以私人道德論。埃氏之蔑信欺友。洵可鄙賤。雖然。埃氏固奧之外相也。苟利社稷。寧顧其他。彼蓋逆料俄人所欲。達達尼爾通航權。終不能以得志。故不願與之併案。提議以自取敗也。兼併露布既發。擁有虛名之土耳其。首倡異議。欲收回桑基耶克鐵路以爲代償。君士但丁市民。相率抵制奧貨。而抗議尤烈者。則塞爾維亞也。駐奧塞使以去就爭諸奧外部。

土塞之  
抗議

埃連達堯爾而笑曰。奧土界約。塞人何權與聞。塞人計無所出。於是其外相歷聘英法。其太子入朝於俄。哀籲各國干涉。而盛陳兵於境上以待變。

俄人視巴爾幹斯拉夫族諸國。猶長兄之撫弱弟。其不甘坐視塞爾維亞之受人蹴踏。理固然矣。雖然。其時距日俄和議之成。僅三年耳。傷者未起。創痍者未復。俄欲助塞張目。則以何物助之者。伊士倭士奇之歸自巴黎也。俄議會囂囂質問。責以異懦。督其抗議。伊氏答曰。『諸君亦知外交上提出抗議。當有重大之責任隨其後乎。質而言之。偷無用武之決心而貿然提抗議。外交家所大忌也。』其言外之意。蓋可推見。奧牒之既發也。各國不置可否者數月。奧人乃於其間與土交涉。假賠償國有財產之名。酬土人以二百五十萬鎊。又改訂商約。予土利權。土人無復後言矣。而塞之憤恚愈甚。要求坡赫二州之完全自治。且請割讓二州邊境之與塞門兩國接壤者。以爲代償。而俄政府則警告塞人。勸其勿空奮螳臂以自取辱。塞人不得已。撤回其所要求。悉聽列邦公決。此一九〇九年一月事也。



而塞人則含吞聲飲恨外。更有何術。三月之杪。各國皆以無異議覆牒奧廷。而柏林條約第二十五條遂廢棄矣。論史者試細繹茲事端委。則可以知此次俄皇宣戰詔勅所謂忍辱含垢於茲七年者。其言何指。而塞人之以頸血濺皇儲。其遇良可哀也。夫終已不免一戰。則七年與今日何擇。德皇宸翰其枉費才耶。非耶。

### 十五 戰役間接近因三 兩次巴爾幹戰爭之餘波

前年去年兩次巴爾幹戰爭。歐洲列強之不捲入旋渦者幸耳。然固已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全歐人士。咸惴惴焉。若大禍卽在眉睫者。兩年於茲矣。其所以卒免於破裂者。全賴戰端將起時。列強相互間以二事堅明約束。一則各國皆自矢無利巴爾幹土地之心。二則各國皆爲一致之步調。雖然。第一事固行之匪艱。第二事則談何容易者。蓋列強之與巴爾幹利害關係。各有其絕對不能相容之點。英法意緣屬稍遠。且勿深論。俄與德奧。則終何術以求一致者。故兩年來幾度會議。往往不能免其捉襟見肘之態。徒以投鼠忌器。權相隱忍。正惟相隱忍也。而怨毒所蘊愈深。故雖謂兩

前哨游  
七戰

次巴爾幹戰爭。爲今次大戰之前哨游弋戰可也。

大抵兩次戰爭之主動。雖仍在巴爾幹諸國之自身。然俄與德奧。則各自以爲有可供利用之機。俄之所利者。各小國之日赴強大而能利衷也。以爲各小國羣起犄角。必能攘斥土人使遁跡於歐洲以外。然後組爲一同盟團體。而以俄人指揮之。則俄之勢力確立矣。德奧之所利者。則土耳其之健全存在也。各小國愈張。則奧之畏懼愈甚。故奧人常消極的袒土。德人經營小亞細亞之雄圖。凡百皆假途於土。故德人常積極的袒土。第一次戰爭之起也。在德奧一面。以爲土雖積弱。其武力終在羣小之上。且其陸軍強半由德國將校所訓練。其或終可以博最後之一勝。然而土人遂一敗塗地。舉西南部之一大廣原而盡失之。即馬基頓一帶地此德奧所爲深痛也。在俄人一面。以爲諸小國旣以同種同教之關係。共起以當大敵。事定之後。必能戮力一致。休養生息。受俄人之顧復。以自振遂。然而諸小國遂以薄物細故。迭相睽乖。卒釀二次戰爭。此又俄人所爲深痛也。第一次戰爭。自前年十月土布宣戰起。迄去年五月

俄德各  
自之失  
望

戰役後  
現狀不  
利於奧  
德者

倫敦條約終。第二次戰爭。自去年七月希布宣戰起。迄去年九月土布國境條約終。前後十二月中。半島內土希塞門羅布六國。日奔命於干戈。半島外英法德俄奧意六國。日敵神於尊俎。其間錯綜糾紛之跡。與此大戰無直接關係者。不必多述。其最重要之諸點。則第一次戰後。土人盡失其屬地。諸小國各瓜分之。以自廣。塞爾維亞幅員。視戰前幾增兩倍。馬基頓州北部之地。全歸其手。奧人所經營之桑基耶克鐵路。其所經重要地點。皆隸於塞。而該鐵路終點之薩羅尼加港。又爲希臘所攘。希亦奧之宿敵也。故經此戰後。奧人蒙莫大之損失。故奧深不慊於現狀。而亟思破壞之。此釀成今日戰役之一大原因也。然塞人初不以得此而自足也。彼以皇皇求海之故。乃出於戰。戰勝之結果。既已自以兵力與其同懷國門的內哥共占領亞得里亞岸一帶要地矣。而以奧意併力阻撓之故。竟哇其喉而奪之。以建所謂亞爾巴尼亞國者。不寧惟是。當亞爾巴尼亞畫境問題發生。極力謀所以損塞門而益亞者。奧人至以兵船封鎖門的內哥海岸。去年四月而德法英亦附和之。俄人雖腹誹。無如何也。

戰役後  
現狀不  
利於塞  
俄者

土耳其  
國勢消  
長之影  
響

不寧惟是。以各小國內訌致成二次戰爭故。土耳其乃獲漁人之利。規復亞德里亞堡。以制西部之咽喉。故塞門等國亦深不嫌於此現狀。而亟思破壞之。此又釀成今日戰役之一大原因也。夫塞門之直接利害。即俄之間接利害。奧之直接利害。即德之間接利害。故奧塞共有所不嫌。即德俄共有所不嫌。夫既已凡有關係之國皆不嫌於此現狀。則此現狀儼然其何以終日者。要之巴爾幹一隅之莽亂。所以雖綿互數十年而卒不至牽及歐洲全局者。實賴土耳其擁虛器以鎮之。各國之干涉者。仍不能不假手於土。得土爲之緩衝。則列強有游刃之餘地。土勢既墜。則凡有利害關係之國。不得不直接自當其衝。巴爾幹戰事告終。識者早已知全歐之無幸矣。豈惟土哉。有國焉爲世人所常舉以與土相提並論者。倘其運命一旦等夷於土。則全世界第二次之大禍行至矣。生斯國者。其念茲在茲。毋或自禍以禍天下也。

### 十六 開戰機會之轉泊

以上所述。互數萬言。此次戰役之遠因近因主因從因。大略具矣。雖然。此種原因之

戰禍所以獨發於今日之原因

列強對德之客觀方面其一

構積非一日矣。數年以來。日日在瀕戰之中。胡為皆不戰而直至今歲。前此既幾度可以不戰。則亦何為不可更遷延於數年之後。而遂發於今歲。欲求其故。更須綜合各國國情。各就其客觀主觀兩方面研察之。當亦論世者所樂聞也。

就列強對於德人之客觀方面言之。德人席卷囊括之雄心。既昭然為天下所共見。而其國運進步之速。月異而歲不同。各國合縱攢德。既終為事勢之無可逃避。則早一日或能占一日之優勝。他勿具論。德國第四次海軍擴張計畫。非以一九一七年

完成乎。巴克達鐵路。又非以一九一七年完成乎。徐羅大運河。又非以一九一七年

完成乎。徐羅大運河。歷史前此諸人。造運河也。德國前此兩洋之艦隊。不能聯絡。欲

相策。應必須迂回於丹麥之北岸。費時且易。為人擊斃。德皇親政後。即首開此

河。自一八八〇年。動工。丹麥之北岸。費時且易。為人擊斃。德皇親政後。即首開此

十大。艦隊。增前此工程。不適於用。乃於一九〇七年。再作擴張計畫。使其深三

夫一

九一七年。距今則三年耳。況其飛行機。潛航艇。野戰砲等之日新月異。亦稱是。倘以

俾戰故。聽其坐大。荏苒數年。則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各國舍膜拜屈服外。更何道以



俄之主  
觀的方  
面其一

其二

德之主  
觀的方  
面

德對列  
強之客

以蹂躪英倫。是既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若他日事過境遷。或協商關係變更。或海軍計畫齟齬。則更何恃以與人爲敵者。故英亦利速戰也。就俄人主觀的方面言之。前此徒以新敗於日。元氣未復。故坡赫之役。蒙茲奇辱。今臥薪嘗膽。已歷年所。士飽馬騰。哀鳴思鬪。若再受恫喝。依然屈讓。則將大失巴爾幹同族諸國之望。威信一墜。奚自補牢。且俄之爲國也。能致人而不致於人。以拿破命蓋世之威。遂以深入覆師。故俄之與人戰也。勝則奮迅展翮。敗則蟄伏以待再舉耳。無論何國終不能以戰勝而損其固有境土之毫末。故天下之最不憚戰者。宜莫如俄也。就德國主觀的方面言之。彼自數世以來。無日不討軍實以訓警。舉國上下。日日如在陣中。故在他國或時而能戰時而不能戰。德則無有也。然以德人所規畫。其最勝算乃在不戰而屈人之兵。故蓄力四十年。終不肯輕於一用。雖然。既妒恨者環集其旁。則其終必一度決裂。固已自知無可逃避。而德人所以自審者。則等是戰也。寧緩毋速。數年之後。德勢之莫禦。夫既言之矣。轉而就其對於列強客觀的方面言之。則其利於速戰者。

觀的方  
面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抑又不少焉。其一。法人固非德所甚畏也。然以其積怨之深。雖蠶蠶猶能整人。矧乃一國。嗜昔彼以黨派紛歧。國是不定。故積久不能自振。今則國有人焉。內競日利。百廢漸舉。軍備既修。愈益難侮。不如及其未備。加以一擊。使之不可回復也。其二。俄國敗後休養。已閱十年。國勢蒸蒸日上。及其內訌未盡寧息。種種計畫未盡完成。擊之猶可以得志。假以數年。則彼新興之運。豈其後我。且以人口增殖力言之。德視法雖遠優。而視俄則已遜。然則愈閱久而愈能爲德患者。蓋莫俄若也。其三。與英競海軍。猶形與影競走。而彼更附益之以俄法。德之富力雖日進。亦安得不疲於奔命。以云止競。舍戰曷由。且今英方自由黨執政。改革關稅之議。閣置。其與殖民地之關係。未甚緊密。猶有隙可乘。一旦政變。或遂與德爲關稅戰爭。則德已將坐困。又英之陸軍。在今誠無足道。而改革論已大昌。徵兵制或將實現。及其時蓋益難侮矣。其四。巴克達鐵路。爲德人雄飛東方最大之憑藉。然必以巴爾幹爲中樞。以土耳其爲護法。兩年以來。巴爾幹臥榻已屬他人。土耳其殘喘且將不保。非奮起一翻此局。壯志何由

其五

奧塞相  
互之方  
面

俄塞淡  
拍之種  
種情實

獲酬。其五。環顧宇內。憂樂與共者。僅餘一奧大利。彼其國家構造。本自不良。久已岌岌不可終日。今則外蝗內蝨。嚼其枝葉。啣其本根。倘不振救。一旦瓦解。非直負義。而亦以自孤。以此諸因。故德人速戰緩戰。其利害正未易軒輊耳。再就奧人塞人相互之方面言之。塞之見厄屢矣。非戰終無以自振拔。而塞人以獨力戰。無論何時。皆立於必敗之地。故塞人於緩速之時。機無所擇也。惟視其所倚賴之國。認爲適當之時。機者。則亦塞之時機耳。奧則不然。國命殆與皇室相倚。老皇鐘漏。則向盡矣。一旦宮車晚出。則國家且不知命在何時。更安從搏控其民。以待其敵。惟希冀一戰之後。毋以大患遺其子孫。國其庶有多。故今交戰諸國中。求戰之迫切者。宜莫如奧也。綜此諸因。則大戰所以必起於今日。其故略可察矣。雖然。歷考古今中外戰史。備戰雖在平日。決戰恆在臨時。謂各交戰國咸於若干年前。處心積慮。共爲今歲必戰之規畫。天下固無此情理。且吾敢信各國者。於交綏前一刹那頃。猶各自沈吟審顧。如不欲戰。其卒不免於戰者。則相摩相盪。電熱忽迸。以致不能自制已耳。請更申吾說。蓋自

德奧對  
列強各  
類方面  
談判諸  
點其一  
其二

始實由德奧兩國。狃於藩籬之役。見夫一九〇七年以來。屢瀕於戰而卒不戰。謂脅喝必足以奏奇效。乃襲故技而動用之。其在奧人。以喪其儲君。痛憤失度。不復計所要求者為敵人之必不能堪。實則奧之要求雖駭然以視日本之待朝鮮則何如日人也。亦以曲本在塞。他國何至袒彼。奧人初意。亦欲如去年五六月間。以不戰屈塞耳。塞有恃而敢拒奧。或非奧始願所及也。惟德亦然。察俄人整頓軍備之計畫未盡告成。而兇變初起之際。適值俄境內有全國同盟罷工之事。謂俄豈復有餘勇以與我相拒。且俄波蘭芬蘭諸地。殷頑實繁。虛無黨亦未絕跡。日俄之役。其國中不逞者方利用此機以謀顛覆政府。俄廷能不懲毖。其必將仍屈服於我一震之下。如一九〇七年故事。而孰意俄人竟舉國一致。同仇敵愾。此非惟德人所不及料。恐凡覘國者所皆不及料也。俄既戰而法必隨之。此固意計中事。若乃英者。與俄法本非有攻守同盟之連帶責任。且其人民素以好和平聞於天下。其現內閣之自由黨。又以非攻寢兵為歷史上相傳之黨義。不寧惟是。愛爾蘭問題。正直鬭爭劇烈之最高潮。國軍

英俄法  
亦然

與民軍方列隊對峙操戈相擬。事與奧儲遇難同時當又安能有餘裕以禦外。故德人始計。謂俄雖搆。而英終當中立。英人之忽焉舉愛爾蘭問題烟消雲散。而舉國奮袂以起。亦非先事所能臆計矣。抑非惟德奧有所誤察也。卽英俄法亦何莫不然。彼等蓋亦狃於摩洛哥役之已事。見德廷以柏林一夕之恐慌。遽就範圍。謂今茲亦當爾爾。故彼以恫喝來。此亦以恫喝應。而豈知愈接愈厲。遂橫決而不可復禦也。

### 十七 奧俄德法宣戰與戰前外交

外史氏曰。吾文以敘述今次歐洲戰役爲職志。而自第二節記奧塞國交斷絕後。縷數萬言。所說皆戰前事。其遠乃在三四十年前。博士買驢之誚。知所不免。爲欲使讀者洞明端委。不得不爾也。今始得復入本題。而吾文亦將終矣。本節所述據八月五日英國所發布之白皮書爲材料該書乃英外相報告議會者也其中或不無編宕之處讀者宜分別察之

七月二十三日。奧政府發最後通牒於塞政府。限以四十八小時答覆。蓋使塞人無取決於他國之餘日也。翌日。錄通牒全文布告列國。末綴一語云。凡友邦欲爲調人

奧塞通  
廉前後  
各國之  
態度

者。吾奧敬謝焉。其不願第三國容喙之意。蓋甚果決。其日奧外相語駐奧俄使云。今茲之事。爲吾奧與廢所關。吾奧爲相當之處分。想列強必無異議。又發通牒之前一日。二十駐德英使語德外相云。今茲之事。實奧塞兩國間之問題耳。吾意他國決無容干與。數年來奧之待塞。本已非常忍耐。此次加以嚴重之膺懲。吾儕旁觀者宜諒之。又二十四日。德政府有一長牒分致列國。亦申言此意。謂茲事解決。宜任彼兩國。若第三國參與其間。則列強各有同盟協約等關係。或至釀滔天之禍。吾儕各宜自慎。當奧塞通牒往復之前後三四日間。英德等國之所期待。其大略如此。惟俄人之意。則未有所表示。時通牒內容。尙未周知也。及其全文露布。則讀者莫不愕眙。蓋兩獨立國外交上之往復公文。用如此嚴厲之字句。列如此苛酷之條件。實前此所未嘗聞也。就中一條。言在塞境內捕治元兇。須由奧官憲監督執行。此寧獨立國所能忍受。著者曰亦安見必不能忍受古之識者固知奧有必戰之志矣。雖然。奧之決戰。凡以威塞。殆不能謂其有意牽動全局。當時駐意奧使嘗語意人曰。歐洲西境之

奧人無  
牽動全  
局之意

塞之咎  
責

奧之咎  
責及其  
不得已

人未嘗親受人種錯居之痛楚。故於塞人此種詭異之行動。終苦索解。彼所謂大塞爾維亞主義者非他。質言之。則謀宰割奧國并吞奧境內操塞語之各州而已。彼其國民共厲協會之主腦。即前首相畢治博士也。而此次戕我儲君。全由該會慘淡經營。乃至兇客旅費。亦該會所給。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夫奧與塞戰。譬則以珠彈雀。吾奧何利焉。徒以爲國家自衛計。不得已乃出於此。諸君試思。假如有國焉煽俄境之芬蘭人使叛俄。煽德境之波蘭人使畔德。不得逞則戕其元首以洩忿。諸君謂俄德之待此國宜何如者。而又豈更有第三國調停之餘地者。一此其言於奧國之境遇及其態度。最能說明。二十五日。塞國覆牒至矣。其辭旨頗極恭順。惟於條件中一二重大節目。不能盡行屈從。使奧人能稍寬假之。則斷渡之顛風。其或可遂息。奧人必鬪困獸。此奧之咎責也。然奧之通牒。既以全體無條件承諾爲前提。塞既不應。則奧人思所以貫徹其言責。亦義所宜爾。未足遽爲奧人病也。於此時也。若俄人持以鎮靜。則戰事亦限於奧塞焉已耳。初二十五日。駐奧俄使語駐奧英使曰。奧之通牒。尙

俄之咎  
責及其  
不得已

燎原之  
勢漸成

不失爲中和。奧人若無併吞塞國之野心。吾俄固願靜觀其後。是俄國最初固如不欲戰者。然二十九日。俄廷遂下動員令於與奧接境之三軍區。以致釀俄奧交涉。此俄之咎責也。雖然。俄人又豈得已者。自坡赫二州問題以來。俄民以巽懦辱國責政府者。既囂囂盈耳。彼其民夙以拯拔巴爾幹之宗族自負。坐視塞之滅亡。固非所得忍。且自其政府之地位言之。奧塞交戰。以弱塞當強奧。其勢必舉塞。塞舉而門亦隨之。則亞德里亞海權。悉爲奧物。不寧惟是。塞布希羅諸國。方疲弊於戰後。且互相睽乖。奧若乘滅塞滅門之餘。操縱諸國。則巴爾幹寧復有俄側足之餘地。故俄之救塞。非惟自託於齊桓存邢之大義。抑亦爲自衛計。有所不得已也。於是俄廷以二十四日內閣會議之結果。翌日致牒奧國。求其對於致塞通牒爲具體的說明。再翌日。奧覆牒至。俄人不慊焉。再有所交涉。奧竟不答。俄始以師壓奧境。自是奧塞間問題。一變爲奧俄間問題。燎原之勢。自茲作矣。

先是英外相格黎。於二十四日得見奧國致塞之最後通牒。乃倡英法德意四國會

四國調  
停議不  
成立

俄奧交  
涉不成  
立

俄皇沉  
痛之勸  
諭

議調停之議。不邀俄者。知俄與奧之爭論交涉已開始也。其時形勢。奧師若壓塞。則俄師亦必壓奧。故最要者在稍緩師期。然後調人有游刃之餘地。而奧之最後通牒限以二十四小時。所餘僅一日耳。三國乃共勸德。使德勸奧略爲展限。德人領焉。以命駐奧德使。而奧外相方適伊西里。奧皇病地也不獲見。而通牒滿限之時已屆。英法意仍賡續主張四國調停之議。德人不欲。謂調停云者。一種之解紛裁判也。據國際法理。凡解紛裁判。必由紛爭國之籲請乃得行之。今俄奧未籲請我四國也。且聞俄奧兩政府。已直接互相交涉。行將解決矣。若其不解。調停未晚。於是格黎所提議遂閣置。惟共勸俄奧開誠交涉而已。奧人自始宣言不願第三國干與。故頗不肯與俄交涉。經四國之勸。則姑諾之。惟聲言交涉當以奧國通牒原文爲基礎。不得以塞國覆牒爲基礎。俄不許。於是調停議復興。德亦無異詞。此二十八日事也。仍以欲造出調停餘地。故勸俄奧兩國中止軍事行動。使法勸俄。使德勸奧。遷延不決。而兩軍已越境交綏矣。二十七日俄皇親臨樞密院下勅語云。「奧爲不道。伐吾同姓。處心積慮。

匪伊朝夕。朕與朕民。忍辱含垢。於茲七年。今寇既深。安所逃避。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卿等其慎思之。『君子讀俄皇詔。知所憾不僅在奧矣。自二十九日以後。各國皆爲開戰之準備。外交界黯無色矣。八月六日奧俄宣戰詔下。八日俄奧宣戰詔下。

俄奧宣戰  
奧人皆  
責與其  
自辯

英俄法諸國所以責德者。謂奧之最後通牒。必由德人嗾使。而德人之自始反對調停說。實將以遷延時日。以待軍事之整備。有意釀戰。德人實職其咎。德之自辯。則謂非不願調停。奈力不贍。而奧之通牒。事前實未嘗與聞。平心論之。奧之通牒。必將忤俄。奧寧不知。知矣而竟發焉。其安能無所恃。且奧之與德共命久矣。細故猶將受成。安有以國命所託之大公案。乃反孤行其意。奧之舉措。必由德發蹤指示。雖蘇張之舌。不能爲辯也。卽奧塞交絕後。德人欲中止奧人軍事行動。亦非不能致之事。而德人不出此。此德之咎責也。雖然。易地觀之。塞之覆牒。俄亦寧不與聞。俄之動員。英法亦豈不能制止。以云可咎。則固有分之者矣。要之。今茲滔天之禍。兩造皆未必樂以戎首自居。惟各狃於前此威規之可以得志。相與怒於聲色。而量敵之必且虜撓日

德皇沉  
痛之誓  
詞

德宣  
戰

逃。其齟齬以及於戰。則亦相煎太急。必至之符。無論專歸獄於何方。皆非篤論也。俄奧戰而大局既不可挽矣。俄起斯德必起。德起斯法必起。此五尺之童所能知也。先是德一面與英討論調停之議。一面仍宣告曰。俄若攻奧。則德不能不執干戈以衛其同盟國。及俄之下動員令也。遣其駐使告德政府曰。吾以救塞故。陳兵待奧。無憾於德。德其勿疑。二十九日德皇致親電於俄皇。乞其中止動員。俄皇仍以前詞對翌日。德皇更致電曰。『陛下無意弭兵。使大局一至於此。痛哉。巨浸滔天。生民塗炭。陛下實職其咎。朕無與焉。』其日晌午。德皇出御宮廷前之平臺。人民集者無慮數十萬。皇乃誓曰。『嗚呼。大難今集於我德。我德人義不發難。亦義不避難。朕將出吾劍於其匣矣。嗚呼。我忠勇之德人乎。我有名譽之德人乎。今茲之役。當使天下共知吾德人之不易侮。共知侮我者宜蒙何譴。吾劍既以名譽出匣。則亦誓以名譽歸。嗚呼。天之所助者順也。吾德人其荷天之庥。』於是舉都之人若狂。高唱國歌。鼓舞而去。八月一日。德俄宣戰。三日。俄德宣戰。

俄奧備戰在俄德前  
宣戰反在俄德後

德法宣戰

德俄戰機正迫之時。德政府牒告法政府詢以俄德若戰。法能否中立。法人不答。而兩國國境上日日修戰備。八月四日。德法宣戰。同日。法德宣戰。十日。塞德宣戰。同日。門奧門德宣戰。十二日。奧法宣戰。其翌日。法奧宣戰。

十八 比利時中立與英國加入

比利時  
在國際  
公法上  
之地位

當俄奧德法短兵相接之時。英人猶作盤馬彎弓之勢。最後乃以德人破壞比利時中立爲口實。起與俄法共戰。奧德。比利時者。自一八三一年與荷蘭分離。始建國。國際法上所稱爲永久中立國也。永久中立國者。藉擔保國而始成立。何謂擔保國。各國相約不侵其主權。其有侵者則共擊之也。比利時之中立擔保。則凡今之交戰國。若俄若奧若德若英。皆蒞盟署約焉。而德人躬蹂躪之。此予敵以莫大之口實也。德法國境甌脫。有永久中立國二。在南者曰盧森堡。在北則比利時。八月二日。德軍已越盧境而過。同日。通牒於比。乞假道。且曰。吾德決無利比土地之心。比若見許者。吾德永永盡力爲比防衛領土。且軍行所經。苟有損害於比者。將賠補焉。牒限十二小

德人破  
法中立

英外相  
塞人之  
演說

英德宣  
戰

首加遺  
一矢於  
國際公  
法

時見覆。比人毅然曰。『倫敦條約在彼。脅我背約。有死不承。』翌日。德軍遂入比。初  
一八七〇年。德法將戰。英人要兩國以共尊比之中立。兩國皆領焉。故終彼之役。比  
人安堵。至是英外相格黎於七月二十九日。牒告兩國申此義。法人曰。如約。德不答。  
未數日而德軍遂入比。八月四日。格黎蒞議會報告顛末。且曰。『吾英人非重義務  
尊名譽之國民耶。吾儕對於比利時。有條約上應踐之義務。國家而棄其義務。則傷  
名譽。墮威信。莫甚焉。雖物質上得什伯倍蓰之利益。吾不願以易也。』格氏此語。最  
能激發英人之良知。振其邁往之氣。語未絕。鼓掌聲振屋瓦。國歌起於四座。而市民  
之集於議院門外者如堵牆。咸高歌以和之。翌日。英兵渡海矣。其日五八月英德宣戰。

### 六日德英宣戰。

外史氏曰。德人以一國挑釁於羣雄。爲道本既甚危。而初發一矢。乃以之加遺於國  
際公法。自處於曲而予人以直。毋乃不智。雖然。爲德人計。則烏得已者。彼其東西受  
挾於二憾。非先破其一。不遑顧其他。出不意以摧法。爲道莫捷於犯比。無論何國與

德人可  
諱

德易地。恐亦不得不冒不韙以出於此。彼其名相俾斯麥嘗言。天下何處有公法。所有者赤血耳。黑鐵耳。言雖詭激。實含至理。今各國之嘔嘔焉責備德人者。其前此嘗爲德國今日所爲者何限。比利時宅於歐洲之中央。而德又正爲天下所共媚嫉。故共翹之以爲掎擊之資云爾。且據德人之言。則謂法先破比之中立。其軍已密集焉。其飛機且越比以瞰德矣。英法力辯其誣。吾儕亦未敢謂爲必信。雖然。比與法皆拉丁族也。與法俄素昵。法如假道襲德。吾未敢信比之必不許也。則德之先發制人。又豈足深責。或曰。英本中立也。而德人以犯比致英師。寧非失計。吁。此爲英人所欺耳。今茲之戰。英德則兩造之主也。而其餘皆爲從。謂德不犯比而英遂永作壁上觀。寧有是事。讀者諸君試綜合吾前文所述諸史以觀之。吾言信耶。否耶。特德之此舉。供給英政府議會演說之佳題。爲其宣戰詔勅生色。則固有之矣。

且英人託於擁護國際公法。翹然自命爲義戰。吾以爲今茲各交戰國者。以云非義戰。則皆非義戰也。以云義戰。則皆義戰也。凡以國家生存發展之目的而戰者。就國

義戰與  
非義戰

人人所  
讀之兩  
大疑詞

家學者之眼光論之。皆得名爲義戰。今茲之役。奧塞法比皆以國家生存之目的而戰者也。英德俄則以國家發展之目的而戰者也。故奧塞法比之戰最義。而英德俄次之。一國而獨以義市。良史所不許爾。

英人出而戰局之雄偉。乃觀止矣。其後日本土耳其等次第加入戰團。他日更否有繼起者且未可知。然皆枝末。無與大勢。故弗論次也。

### 十九 結論一——戰局前途如何

外史氏曰。吾爲歐洲大戰史論第一篇。其職在說明戰禍之由來。今略竟矣。至其開戰時兩造之兵力如何。財力如何。作戰計畫如何。及數月來交戰狀況如何。吾將以第二篇廣續論次之。吾曷爲更爲結論。吾知讀吾書者。人人皆有兩大疑問焉。日浮於其腦際。其一曰。戰局前途如何。其二曰。影響所及於吾中國者如何。夫茲事體大。非吾所能對也。無已。試略論之。吾言不中。則失言而已。吾非前知。失言不足爲病也。今試答第一問。

德人稱  
勝之大  
原因

自開戰之始。吾嘗昌言德之必勝。且言其決勝甚速。比則頗有難吾說者。吾亦幾不能自堅持。雖然。吾終信德之決不能敗也。夫以英俄法聯軍之勢。其人口多於德國數倍。其陸軍兵額多於德國數倍。其海軍噸數多於德國數倍。其財力亦過德國數倍。其地勢形便亦過德國數倍。而吾自始敢昌言德之必勝者何也。吾觀德人政治組織之美。其國民品格能力訓練發育之得宜。其學術進步之速。其製作改良之勤。其軍隊之整肅而忠勇。其交通機關之敏捷。其全國人之共為國家一器械而各不失其本能。凡此諸點。舉世界各國無一能逮德者。有國如此。其安能敗。使德人而敗者。則自今以往。凡有國者。其可以不必培植民德。不必獎勵學術。不必蒐討軍實。乃至一切庶政。其皆可以不講矣。此非吾矯激之言。彼德國者。實今世國家之模範。國家主義如消滅斯已耳。此主義苟一日存在者。則此模範國斷不容陷於劣敗之地。不寧惟是。以德與英法諸國戰。無異新學藝與舊學藝戰。新思想與舊思想戰。新人物與舊人物戰。新國家與舊國家戰。使德而敗。則歷史上進化原則。自今其可以摧

棄矣。且戰之勝敗。非以多寡也。項羽之鉅鹿。光武之昆陽。周瑜之赤壁。謝玄之淝水。何一非以少擊衆而奏奇捷。卽德之先君腓力特列。當七年戰爭之役。曷嘗非以一敵八。而功名固自在也。况聯軍之爲物。最不利於戰鬪。六國擯秦。卒爲秦併。十字軍綿歷百年。無功而散。徵之史蹟。斯例尙繁。況德並非小國寡民者哉。彼德人開戰之初。本確有其迅速制勝之具。其計畫有略可推見者。蓋俄軍動員之遲滯。遠非德比。俄全軍集於西境。須在二十日以上。德人當此期間內。暫可無東顧之憂。則注全力以西征。故悍然蔑棄國際公法。越比以襲法。法德境上。堡壘羅列。不易攻陷。法比境上。守備空焉。如是則不待旬日而巴黎可下。一面更希冀意大利遵守盟約。與德戮力。而倚法之南。以柔靡淫泆之法人。其非德敵也明矣。如是則法人必將求和。卽不求和而戰鬪力亦盡。德則據法全境。而因其資力以與他敵國相持。其時俄軍方始集中耳。然後回師東指。以與俄角。英陸軍之不武。天下所共聞。德人未嘗以爲意也。惟謀所以制其海軍。海軍戰略。則將主力要艦。皆蟄伏於北海軍港及徐羅大運河。

內。毋使致於敵。而惟用舊艦小艦魚雷潛水艇等以擾敵師。次第減少其戰鬪力。使與我等。然後一舉而決戰。夫既破法則英人膽落矣。先聲所奪。英之殖民地。必將紛紛叛亂。英之海軍。以捍衛各地故。不能集中。則可以一擊而殲之。海軍殲則英不得不乞和。不乞和則以德陸軍入三島。如虎入羊羣耳。卽英之海軍未能遽殲。而既撫有法境。則可以復行拿破崙封鎖大陸之政策。而英亦將坐困。如是則所敵者惟一俄耳。德人固不肯蹈拿破崙覆轍。深入俄境以取敗。而距俄軍使不得入德境。其力自恢恢有餘。然後轉戰於波蘭芬蘭之野。徐俟俄之疲敝。或更以術煽其內亂。使之狼顧。夫德既撫有全法。而因法資以與俄相持。俄之不敌明矣。如是則俄亦服。德人自始所以策戰者大略如此。吾之所以敢昌言德之必勝且速勝者則亦以此。以今日形勢觀之。其海戰計畫與東部陸戰計畫皆未嘗誤也。德之海軍。至今未損一要艦。而敵軍之斃於潛水艇者。已不知凡幾。東部陸戰。俄軍雖嘗一度壓東普境。而西征之師一轉。則已辟易數百里。今惟轉戰於波蘭之野矣。獨至西部陸戰計畫。則大

戰計盡  
之備近

德軍勝  
算漸少

中途議  
和之無

反其所期。其一。意大利公然宣告中立。致法人無南顧之憂。得併力以相拒。然此猶非其至可痛者。蓋意之同盟。本不足恃。德人固已料及。原不專恃爲援。卽掃法人境內之師。亦不足以當德人一鼓之氣也。其二。乃爲德人所萬不及料之事。則比利時抵抗之力。足使全世界瞠目結舌。德人竭獅子搏兔之全力。僅乃克之。所死傷已數萬。此猶非至可痛者。而坐此停頓。軍勢十餘日。一面則法人守備之具已完。英之援師亦至。非增加倍蓰之兵力。不能決勝。一面則俄軍已集於東。不能不分軍力以禦之。故巴黎至今不能下。而德人之奔命則旣疲矣。夫德人而欲迅奏膚功。必以先服法爲第一著。法旣未服。則無先聲以震悚英之殖民地。故彼等猶懾於英之積威以爲之守。而海軍最後制勝之數未敢知矣。法旣未服。則不能因其資以與俄相持。而陸軍最後制勝之數未敢知矣。此吾所以幾不能堅持德軍必勝之說也。

今英俄法已締結不許單獨議和之約矣。而德皇名譽之劍。又誓不許以不名譽歸其匣。則力未殫而議和。在兩造皆爲必無之事。傳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而今茲之

望

兩軍持  
久力之  
比較  
軍器

役。乃真有不盡敵不休之勢。蓋德奧自始已立於萬不能乞和之地。苟乞和焉。在奧則不待敵人之處分。先自土崩瓦解。在德則必殖民地盡失。軍備大受制限。永無復起之時。其極也。或並聯邦之組織而生搖動。德奧騎虎難下之勢。既章章矣。還觀其敵。則法最脆弱。宜若易服。今則時已失矣。巴黎雖陷。其不服自若也。甚至波爾多雖陷。法之新其不服自若也。彼且效比人之例。遷政府於倫敦耳。若英者。則其海軍一日不殲。即敵師一日不能飛渡。俄則更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矣。三國之斷不肯漫然求和於德。此又常盡人所同信者。然則今後戰局。亦惟有相持而已。既已相持。則最後勝負。不視戰略之優劣。而視持久力之強弱。自然之勢也。何謂持久力。一曰軍數。二曰軍食。三曰軍器。而金錢之軍資不與焉。以軍器言之。據專門家最近所調查。則德國煤鐵之產量。遠過於英。其近年所產鋼鐵。加英一倍。而工場之從事製造者。既精且速。俄法視之。若莛與楹矣。故德人於軍器一項。其持久力最強。俄法得英之供給補助。三國協力。僅與相埒。未或能過也。而其軍器之新異精巧。則絕非英

所敢望。故軍器持久力。德又遠駕其敵甚明。以軍食言之。據英法一面所說。謂德國每年所產糧食。約僅能敷九月之食。故民食四分之一。恆仰給於外。其軍團所在地。雖有所貯藏。計不能甚多。而今茲開戰。適當收穫期。以壯丁皆從軍故。乃遣小學生從事刈穫。蓋餘糧之委於敵者約十之一二云。來春播耨。則須健婦把鋤矣。其收成當必銳減。據其敵所算度。謂彼之軍食。不能支及來秋。信否未可知也。而英則有殖民地爲之供給。俄更地大物博矣。此說若信。德其甚危。雖然。德人當開戰之始。乃饋糧於瑞士。值百萬馬克。瑞士德也。雖曰藉此以結瑞士驩心。或故示敵以餘裕。然苟中無所恃。豈敢出此。以吾所聞。則今日瑞典那威丹麥諸國。其糧食轉輸德境者。絡繹不絕。英俄海軍。莫能阻也。且俄法俘虜在德者。已不下三四十萬。彼豈不能驅之使耕。昔秦人用三晉之民以墾植。資其食以養戰士。還滅三晉。其前事矣。故此亦不爲德人病也。更以軍數言之。德兵之列於軍團者。約二百二十五萬。而當輜重及其他任務與夫後續部隊約三四倍之。故其兵之在前敵者。約九百萬人。乃至一千萬。

人而據其統計年鑑。則現在十八歲至四十五之男子。一千四百十五萬餘。除現臨前敵之一千萬外。餘四百萬耳。須留以製造軍器及從事他種產業。未必更能抽調。故一人死傷。即減一分之戰鬪力。若俄國則現在已出兵一千萬。俄皇宣言出二十萬。綽有餘裕。英人之殖民地兵應募者亦罄至。就此點論之。戰役若持久至一兩年後。德人實無術足以自支。此則雖帝力恐亦有莫能爲助者。故戰役若延長至一兩年後。則德乃處於必敗之地。而英俄法所恃以制德者。舍此亦更無他長策。夫戰而僅恃用衆。爲術已至可憐。况衆之不易善用耶。不見夫俄之醉兵。每交綏動輒爲虜耶。俄兵每戰前必酗酒近自土耳其加入戰團以來。德人之勢已非復如前此之孤立。英之地中海艦隊與其大西洋艦隊已有截爲兩橛之象。意大利觀望形勢。或且踐盟而起。亦未可定。而英海軍自訥爾遜至今未嘗一戰。浪負盛名。其實力如何。良未敢斷。而數月以來。德人深藏以驕之。亟肆以疲之。今日夕惴惴於風聲鶴唳。一日德海軍成師以出。英法海峽一失守。則絕島何由自存。英人且效比利時故技。舉其政府以遷。

德人最  
後之勝  
算

戰後世  
界大勢  
之變遷

皇失千  
載一時  
之機

於墨斯科亦意中事耳。信如是也。則敵軍軍器供給之路絕。其持久力掃地盡矣。吾謂德人終不能敗者以此。夫吾儕旁觀者於兩軍決非有所偏好偏惡。且德而全勝。良非我國之福。吾何必譽美德人而爲之呪其敵。惟以吾蠡測所及。謂結局恐將如是耳。吾固曰希冀吾言之不中也。

若問戰後世界大勢之變遷如何。則茲事體大。益非敢對。然吾猶有逆揣者二事焉。一曰政治思想必大變動。而國家主義或遂衰熄。二曰生計組織必大變動。而社會主義行將大昌也。當別爲專篇論之。

## 二十 結論二——戰役所波及於中國之影響

### 試更答第二問。

嗚呼。吾欲答此問。而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使吾國稍稍具備國家之資格者。則今茲之役。寧非予我以千載一時之機會。吾將以宣告中立故。將舉凡各交戰國之租借地。悉令解除武裝。交我暫爲管理。以待戰後之談判。吾將乘彼商業消歇之時。大

中國不  
亡之決  
論

借款絕  
望之影  
響

列強戰  
後處分  
遠東之  
影響

獎勵吾工商業。不必改正稅率以行保護。而自莫與吾競。自茲以往。吾國勢之進。當沛乎莫之能禦。今也不然。豈惟不能利用此機以自振拔。山東告警以來。舉國駭汗。惴惴憂亡已耳。雖然。吾欲登崑崙山絕頂大聲疾呼以告吾國民曰。戰爭中及戰爭後。誠與我有莫大之影響。而決不至致我於亡。今日之中國誠無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決無人能亡我。而存亡之數。可謂與歐戰絕無關係。彼持憂亡論者。不外數端。其最無價值者。則謂歐戰發生。借款絕望。吾將以財政破產致亡。吾以爲此論乃適得其反。號稱曰國。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卽暫時未亡。而借款愈多。破產愈迫。是日種亡根也。歐戰未起。國人猶嘗抱借款之希望。今望既絕。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爲計。其或者財政上從此得自立之道。孟子所謂生於憂患也。若其終無術以自立焉。是則吾所謂自亡手段之一種也。借款愈便易。則亡愈速耳。故此說不成立也。亦有人焉。謂世界各國所共患苦者。爲近東遠東兩大問題。今茲之役。則近東問題紛爭之極點也。戰後殆將解決矣。而世界眼光。將轉而全集於遠東。夫

遠東之有中國。猶近東之有土耳其也。待列強解決遠東問題時。則我與土耳其安得不同其命運。此言似矣。而非其真也。第一。當知我中國絕非土耳其之比。土耳其今誠瀕亡矣。然其亡非歐洲列強亡之也。其境內自分裂爲六七小國以底於亡。其所以分裂之故。則由其始以武力征服無數異種之民。而不能以己力同化之。又不能舍己以同化於彼。且其諸種者亦不能互相同化。是以勢不得不裂爲數國而亡隨之也。苟其不然。則全土雖至今存可也。試問我國境內其有如希塞羅布等截然相異之人種各據一隅如土之舊狀者乎。無有也。旣無有。則自斷不致分裂。自斷不至於亡也。夫蒙古西藏。則誠希塞羅布之類矣。故此後謂蒙藏可保。吾不敢言。然蒙藏之失與中國之亡。不能併爲一談。至易見也。第二。此次戰役。近東問題遂永解決與否。良未敢知。藉曰解決矣。而承疲敝之後。十年內未必能集力以事遠東。則吾於此期內。綽然有自樹立之餘地矣。且謂列強處分遠東問題之時而我遂亡者。豈不曰將見瓜分耶。無論瓜分爲必無之事。藉曰有之。而緣此必將更釀大戰。列強懲於

均勢破  
彼一國  
影響之

今茲之役。雖好戰者亦非一二十年內所敢從事矣。故此說決不成立也。其最有力之一說。則所謂歐洲列強之外。尙有人焉。眈眈於我臥榻之旁。疇昔以均勢之故。有所憚而莫敢發。今乘列強力不能及遠之際。豈復肯坐失此機。則中國之勢。真如累卵矣。誠然。吾固日日憂之。雖然。深察情實。有以知其必不能也。國際公法雖曰不足恃。然無論何國。終不能毫無口實而興兵以滅人國。彼雖日夜處心積慮以謀此。然必有機可乘。然後能得志。其機云何。一曰與吾之主權者定盟約。而將統治權之一部分移於其手。俟基礎既定。然後全取之。二曰吾國家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各軍隊紛紛割據相攻。各省小政府分立。全國鼎沸。彼乃入而戡定之。兩者有一於此。則是授彼以可乘之機也。吾敢信歐戰期內。吾國決無此等不祥之現象。將來有此等現象與否。吾誠不敢知。若不幸而有焉。則是我之自亡。而決非人之能亡我。且亦與歐洲影響無關矣。何也。國而至此。無論國外有無戰爭。而亦決不能自存也。綜合諸義。則知此次歐戰。不至有大惡影響於我國。而比較的。反有良影響於我國。我國人

惟宜及此努力。以造成完全國家完全國民之資格。以待他日得機而奮飛焉。若不此之務。而惟自亡是求。亦已焉哉。

#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目次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發 端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第二節 瑪志尼叛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亡命

第五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里米亞之役)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第十四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意法密約)

第十五節 意奧開戰之準備(加富爾加里波的之會合)

第十六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第十七節 加里波的之辭職

第十八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第十九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第二十節 加里波的戡定南意大利

第二十一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第二十二節 第一國會

第二十三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第二十四節 加里波的之下獄及游英國

第二十五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逮

第二十六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結論

##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發端

新民子曰。天下之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真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國事無忿懣。舍國事無爭競。舍國事無歡欣。真愛國者。其視國事無所謂艱。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爲。無所謂成。無所謂敗。無所謂已足。真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前唱于而後唱。一善射而百決拾。有時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敵。而其所向之鹄。卒至於相成相濟。而罔不相合。新民子曰。今國於世界者。數十。其雄焉者。不過十之一。彼其鼓之鑄之締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孰有不從一二愛

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哉。

新民子曰。歐洲近數百年。其建國之歷史。可歌可泣。可記載者。不一而足。其愛國之豪傑。爲吾生平所思所夢所崇拜者。亦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國前之情狀。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莫如意大利。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可以爲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傑。之三傑者。其地位各不同。其懷抱各不同。其才畧各不同。其事業各不同。其結局各不同。而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爲性命。意大利亦以三傑爲父母爲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國。其烏可無如三傑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國。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寤而歎之。吾寐而言之。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雖其地位相萬。其懷抱相萬。其才畧相萬。而萬其言。而萬其塗。而萬其策。而萬其業。其上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其次焉者。亦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之一一體。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之一一體。則吾中國

之傑出焉矣。則吾中國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今之意大利。古之羅馬也。自般瑟西莎兒以來。以至阿卡士大帝之世。併吞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之三大陸。而建一大帝國。爲宇宙文明之宗主者。非羅馬乎哉。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於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爲北狄所蹂躪。日削月盛。再輒於回族。三輒於西巴尼亞。四輒於法蘭西。五輒於日耳曼。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支離憔悴。年甚一年。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東隸於法。西隸於奧。中央夷於班。意大利三字。僅爲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於茲矣。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燄。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昔人詩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嗟乎。哀莫哀於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爲感慨。而况於身歷之者乎。寧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儼然一新造國。湧出於殘碑纍纍荒殿寂寂之裏。泱泱

然擁有五十餘萬之精兵。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六千餘英里之鐵路。十一萬餘英方里之面積。二千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內舉立憲之美政。外揚獨立之威烈。雪數十代祖宗之大恥。還二千年歷史之光榮。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瞑於九原。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而始願不及者矣。嗚呼。誰實爲之而克有此。

當十八世紀之末年。拿破侖蹂躪意大利。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分爲十五小國。拿破侖鐵鞭一擊。合而爲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雖然。意大利後此之獨立。實拿破侖之賜也。拿破侖廢其小朝廷。鋤其豪族。將封建積弊。一廓而掃之。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施行於其地。於是意人心目中。始知有所謂自由。有所謂統一。且對外反動。而知有所謂獨立。拿破侖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萌蘖初生。而牛羊牧之。蓋自拿破侖既敗。各國專制君相會議於維也納。絕世奸雄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名詞」一語。明目張膽以號於衆。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全意仍爲若干小國。爲外來種族波旁家哈普士博家等所分領。其王位爲意大利人血

族者。惟有撒的尼亞 Sardinia 國王之一家而已。而亦壓於羣雄奄奄殘喘。蓋至是而意大利闇無天日矣。時勢造英雄。嗚呼。時勢至此。豈猶未極耶。

天不忍神聖之羅馬。茶然黯然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乃於一千八百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瑪志尼。實怪傑拿破侖卽意大利王位於米侖之歲。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拿破侖征服意大利後十年也。猶以爲未足。復於翌二年卽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猶以爲未足。復於其翌三年卽一千八百十年。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名曰加富爾。自茲以往。而千年冢中之意大利遂蘇。

瑪志尼。一士人子也。年十三。入於市立大學。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奧大利之壓抑愈甚。而國運日以益非。每讀前史。塊然若有所失。自茲以往。惟著深墨喪制之服以終其身。後有叩其故者。瑪曰。『吾當時亦不知其

所以然。惟在羣兒稱人歡笑雜遯之中。自覺悲氣沈沈。而來襲心。使人哀。使人老。噫。噫。吾其無國之民。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一掩淚歡場。悲歌牖下。多情多恨之英雄。大率然矣。年十七。既悉通諸學之奧。見識文章。迴絕流俗。日者侍母散步於治那阿之海岸。忽一巨人。面目深鰲。鬚髯如戟。顆長七尺。風采稜稜。飄然來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母則泫然探懷中。出若干金錢。搵一掬之淚。納諸巨人破帽中。瑪志尼問母。彼何爲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離父母。割妻子。流竄以至於此。瑪志尼自聞茲言。如冷水澆背。心大感動。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實始於此。

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義烈。感物易哀。嫉不義如讐。喜鳴不平。爲人急難。其所憤激感觸。趨義赴之。視生命鴻毛如也。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觀其大壁大門大伽藍。頽址半傾。丹青狼藉。低徊感慨。亡國之悲。勃鬱於胸中。而不能自禁。年未十五。已浩然有以國事爲己任之志。常語人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自茲

以往吐棄一切。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

加富爾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始蓋一自倨不遜。純袴無賴之惡少年也。年十歲。雖卒業於小學校。然更不悅學。日聚羣兒爲惡戲。既而欲爲軍人。入焦雲兵學校。自是始嚮學。研精測算。年十六卒業。擢爲測地官。雖然。憂國之心未起也。爾後年齒漸長。誦古今之歷史。察現今之形勢。思爲國家有所盡力。而未得其下手之方法。然頗來往於治邦阿諸地。與諸亡命相往來。呼吸自由之空氣。貴族之習性一變。

## 第二節 瑪志尼創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已有哲學家文學家。但丁、麥耶俾爾、荷士哥等。微言永歎。大聲疾呼。以革新匡復之義。導其國民。風流漸播。於是有「加波拿里」黨 Carbonari 之設。加波拿里者。燒炭之義。實祕密革命之盟社也。當千八百二十年。事機迫於一髮。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同時爆發。時瑪志尼十

五歲。加里波的十三歲。加富爾十歲。然事竟不成。首事者或死鋒鏑。或死囹圄。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不可勝數。治那阿。卽瑪志尼之故鄉也。在意大利西南。爲地中海濱一絕港。政府以此竄謫志士。竄者旣多。而治那阿遂成爲自由主義之中心點。瑪志尼所遇之巨人。卽千八百二十年役中一無名之英雄也。

先是瑪志尼以愛國熱血之所湧。思有所憑藉。乃投入加波拿里黨。旣而察其內情。以爲此黨之人。血氣有餘。而道心不足。當其瀝血淋漓。指天誓日。雖凍凍然若薄雲。霄而貫金石。一遇挫折。莽然餒然。前此之壯懷盛氣。銷磨盡矣。瑪志尼以爲欲成大業者。不可不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日不成。期以明日。今年不成。期以來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數百年。所不辭也。及身不成。期之於子。子猶不成。期之於孫。如是乃至曾孫玄孫來孫。所不辭也。吾力不成。期諸吾友。吾友不成。期諸吾友之友。乃至吾黨不成。期諸他黨。所不辭也。惟求行吾志貫徹吾主義而已。瑪志尼以爲非有此等氣魄。此等識想者。不足以言革命。不足以言天下事。而欲養成此氣魄。此識

想。不可不推本於學力。不可不推本於道德。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於是脫離之。自組織一黨。名曰「少年意大利」Young Italy。千八百三十年。法國第二革命起。時瑪志尼二十五歲。加里波的二十三歲。加富爾二十歲也。風潮所簸。影響徧及。「加波拿里」黨。復揚其餘燼。蜂起於各郡國。奧國移兵。勤洗。瞬息戡定。而瑪志尼爲值吏所賣。逮繫獄中者六月。僅減死一等。見放於意大利境外。

千八百三十一年。撒的尼亞前王死。其從弟查理士阿爾拔 Charles Albert 嗣立。阿爾拔者。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夙懷恢復意大利之志。而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時瑪志尼越在法國。聞之大喜。乃上書於阿爾拔曰。

某死罪。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越在海外。逃聞我王繼體主社稷。誠歡誠抃。雖然。王其念之。王欲爲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惟今日。欲爲舊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亦惟今日。我意大利人民。其非可以姑息敷衍。因循以鎮

撫之也。非一日矣。彼等於數百年來求而不得之民權。今也認之已真。望之已渴。彼等愛法律。愛自由。愛獨立。愛統一。然而上被裁斷。外被阻絕。中被壓抑。跼天蹐地。無所告訴。今也國不知何在。家不知何附。身不知何存。外人之游其國者。字之曰奴隸之國。接其人者。諡之曰已死之人。彼等有血氣。有鬚眉。習聞此言。寧爲木石。彼等吞聲忍恨。飲奴隸之卮者已數十世。自今以往。誓以此身與此卮俱碎矣。王乎王乎。今意大利之國民。無不額手延頸。企踵傾耳。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願買絲爲殿下繡作「自由獨立統一」三字於旗上。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馬首。爲民權之倡導者。保護者。爲全意大利之建設者。革新者。舉數千萬之同胞。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而還我太平。王如有意乎。吾儕不才。願捧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而致諸王之麾下。以舌以劍而爲王服犬馬奔走之役。民困不可久也。時會不可失也。惟大王圖之。

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良敬其爲人。雖然。自以羽毛未豐。不可高飛。深慮瑪志尼

之輕率以害大局也。又不欲自居嫌疑之地也。得其手書。曾不致答。反下嚴命曰。瑪志尼若越境復入於意大利。則直捕縛之。雖然。一人之王。充耳其如褒。數百萬人之國民。傾耳其如雷。此命一下。舉國失望。相率而入於「少年意大利」者。以數千百計。瑪志尼益爲愛國志士之中心點矣。

「少年意大利」之所以異於「加波拿里」者何也。彼蓋消極主義。而此則積極主義也。彼等惡官吏。惡虐政。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雖然。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瑪志尼不憚破壞。然以爲破壞也者。爲建設而破壞。非爲破壞而破壞。使爲破壞而破壞。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實在於是。此亦可見我絕代佳人瑪志尼者。非可與彼蠻恣橫暴之無政府主義。同類而並觀矣。瑪志尼嘗言。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是根於「爲國民」For people「由國民」By people之兩大義而來者也。

按西哲言政治者有三名。首最簡而最精曰Of people。曰For people。曰By people。第一義謂國者人民之國也。第二義謂國政者爲人民而

立者也。第三義謂國事者當由民自處置也。政治之精理此三義盡之矣。若君主專制政體無論施虐政於民。施善政於民。皆不通也。People而已。論者不審別其本而欲舉中國儒者所言仁政比諸泰西。今日之政治失之遠矣。文法之一字表其義。譯之而適當者。誠束手無以故吾輩舍此之外無學術。舍此之外無宗教。舍此之外無性情。

瑪志尼之所以爲瑪志尼。於是乎在矣。雖然。加波拿里黨所以失敗之原因。猶不止此。彼等所最缺者。無協同和衷之運動也。協同和衷者。革命圖成之第一要義也。彼等無一政綱。無一信仰。無一高遠之理想。夫是以協同和衷之實。不可得舉。故瑪志尼欲就此大業。先以教育國民爲獨一之義務。而其教育之法。在首與當時腐敗之宗教宣戰。瑪志尼又言曰。

今日之大問題。宗教的問題也。彼持唯物論者。謂費爾許之辛苦周折。以求新建一國。毋寧仍其舊而改革之。苟能維新便民。雖分裂何害。雖服屬何害。爲此論者。是對於宗教上而放棄其高尚之天職者也。其能撫我者。無論如何之政府。甘服

從之。其能應援我者。無論如何之方法。皆盡諾之。其可以救目前片刻之苦痛者。無論如何之約束。皆歡迎之。是非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是故當知欲獲勝者。只有一途。曰舍身而已。曰舍目前之樂利。舍物質上之樂利而已。

是所謂瑪志尼唯心論之宗教也。是瑪志尼教育之精神也。其純潔之理想。鑒於冰雪。其精一之情感。高於雲霄。瑪志尼豈徒豪傑。實聖賢也。彼於是據其所信以定此會之綱領曰。

「少年意大利」者。意大利人中之信進步義務兩公例而確認我意大利爲有天赋一國民的資格之諸同志所結合而成者也。入此會者。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意大利爲目的。凡在此目的外之思想動作。悉犧牲之。以茲決心。組織茲會。

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則曰。

教育與暴動。同時並行。

以此二事團爲一體。可謂奇事奇文。雖然。有深識者。苟思其故。不禁爲之拍案三歎。舉世仇公敵之奧大利而擯諸境外。以收回自主之權。此其第一着手也。彼非不哀腥風血雨戰爭之慘。然以爲是固終不可得避。既爾。則其破裂早一日。早得一日之利也。雖然。用外交政畧。而借他國之政府爲應援。是瑪志尼所不許也。其言曰。

聯絡主義者。發於倚賴之劣根性。而使意大利喪其資格於世界者也。

瑪志尼之徒。以此等主義。播之人民。疾而呼之。強而聒之。如牧師神父之傳教者然。雖然。彼等非欲以力強移人民之意志者也。一旦國民統一之業若成。則應建何種類之政府。一任國民之自擇。此瑪志尼黨之所志也。其會中綱領又云。

我黨對於國民投票所立之政府。無論其形式若何。皆甘膜拜於其前而不辭。蓋服從公意者。實箇人應守之義務也。

以上所引。雖東鱗西爪。語焉不詳。亦可以畧窺「少年意大利」之綱領旨趣。而其苦心經營之人之學識才略。亦從可察矣。便約言之。則「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在救濟

意大利而統一之於共和政府之下也。其方法，則教育與暴動也。其標語，則神與人民也。其旗幟，則一面書獨立統一字樣。一面書自由平等人情字樣也。

黨體既立。應者如響。自學生而學生。自青年而青年。其結合之速力。幾爲前古所未曾有。時加里波的方夙夜皇皇。所在募同志。偶遇此「少年意大利」黨員之一人。乃始知世有所謂瑪志尼者。其所志所事。正與己同。大喜。遂投身入會。加富爾當時未知有加里波的也。顧頗聞瑪志尼。欲會見之而未得其機。

###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法國第二革命之起。瑪加二賢。固奮袂扼腕。亟欲一雪。而加富爾亦少年盛氣。不能自制。嘗於廣座之中。痛罵撒的尼亞政府之因循。謂意大利人竟無一箇是男兒者。政府聞之。直命陸軍省禁彼不許住居治那阿焦靈兩地。遂謫於僻邑。爲巴特城之土木監督。居一年。怏怏不樂。遂挂冠去。讀者試掩卷一思。加富爾去將何適。意者其不投革命軍。則入政黨已耳。而加富爾會心獨往之處。有非

尋常人所能擬議者。噫嘻。桓靈失綱。四海鼎沸。羣雄拊髀攘臂之際。而絕代偉人諸葛亮。乃躬耕於南陽。當法國革命。全歐如麻。豪傑盡起水湧之時。而絕代偉人加富爾。乃學圃於黎里。古之欲就大業者。必有所養。嗚呼。其亦可以師矣。

蓋加里波的。軍人之資也。其意以爲『彼哥索加拿破崙破地也之英雄。當法國危急存亡

之秋。能以一呼披靡天下。內平內亂。外敵俄普奧三大敵。無他。能用其國民。使懷必死之志以報國。則嚮之農民市民。皆可忽變爲精銳無敵之練卒。彼何人哉。我何人哉。我意大利今雖積弱矣。然國民憤悶勃鬱之氣。既將熟而可用。吾將率之以追我祖般比之偉績。復我史羅馬之光榮。制梃以撻奧法。吾信其非難矣。』此則加里波的之志也。瑪尼志異是。瑪志尼。學者也。理想家也。以爲『欲行革命。則不可不播革命之種子。欲求文明。則不可不築文明之土臺。故當推本於國民精神。養其不移不屈之道心。鼓其死而後已之元氣。』此則瑪志尼之志也。若加富爾則又與二豪異其撰。彼以爲『今日者外交時代也。以氣蓋一世之拿破崙。不免爲聖氣連拿拿破崙破運

死也。孤島之鬼。豈有他哉。爲其敵天下而已。夫吾恃吾力而不倚助於人。固正氣所當爾。固人道所當爾。雖然。此道此氣。豈不在我。居今日之天下。而惟侈言不顧成敗。不恤利鈍。陳義非不甚高。然業也者。期成者也。期成之業。豈惟恃道。蓋術亦有不可不用者矣。故夫「加波拿里」者。烏合之衆。無謀之師。不足云矣。卽彼「少年意大利」。亦恐至誠有餘。而智力不足以爲濟。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意大利列國中。如昔昔里。如尼波士。如羅馬。如達士加尼。如侖巴的。皆不足憑藉以成大業。其可以有爲者。惟我宗邦撒的尼亞耳。雖其地狹衆寡。不足爲輕重於歐洲。若夫善用之。豈不在人。撒的尼亞。實我一生之舞臺也。」此加富爾之志也。

加富爾之所志者。旣在此不在彼。其所以利用此舞臺之術則如何。彼自以身列貴族。一躍而爲宰相。殆非難事。今以嫌疑被謫。若不自戡。待逸此機。毋寧自隱焉。以爲他日之地。當其翩然歸耕也。其友有貽書弔之者。惜其以有爲之身。受嫉當途。老於山野。加富爾戲答之曰。「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佇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

宰相之時矣。」嘻，偉人之自負自信，有如此者。

加富爾之隱於農，非徒隱也。而眞農也。彼蓋搏虎搏兔皆用全力之豪傑也。彼始事於黎里，延及鄰近諸地。自農事之改良，道路之興作，灌溉之新案，水車之製造，無不孳孳汲汲，以身任之。其時輪船之製新發明，乃首採用之，以運輸於麥阿里之湖上。一切地方上民事，皆干預之。獎勵之，遂於彼特們興一最大之農會，創建焦靈銀行。日夕盡瘁，未嘗寧居。蓋加富爾之遠識，早有見於歐洲社會，必有一番大變革，而殖產興業，實爲之原。故先導其民使習於此。彼其後此當國之際，所以能舉而措之，若烹小鮮者，蓋其養之於前者豫矣。

不寧惟是。彼又乘此空隙，徧游英法諸國。蓋彼既以未來之宰相自命，則其於各國政治之實況，審之不可以不熟也。其至英也，與哥布頓 Cobden 最親。其至法也，與基率特 Guizot 最善。哥布頓自由之思想，與基率特保守自負之精神，彼皆能融納之。又屢往就英國國會之傍聽席，飫聞當時大政治家格蘭斯頓比康斯佛等之舌戰。

大有所感動。自是心醉英國政治。而尤歆其自由勢力之旺盛。見夫選舉法改正案、信教自由案、全廢奴隸案、等之屢次劇戰。而卒歸勝利。雖以惠靈吞之英名。猶不能壓當時之民氣。則拍案快呼曰。『有是哉。有是哉。我意大利國民之精神。其亦不可不以此爲鵠矣。我輩今猶然奴也。今猶然縛也。』自是以往。加富爾以崇拜英風聞於天下。雖然。彼無所雌黃焉。無所躡進焉。矻矻焉更研英文治英學。詳察英國政治。宗教教育農工商各事業。以備將來經國之用。蓋加富爾以農以游自隱者。凡十有六年。十六年之星霜。不可謂不久。此十六年內意大利之事變。不可謂不多。雖然。彼遂不厭。彼遂不動。蓋其胸中早有所自主。而定識定力。非外界所能奪也。加富爾實最富於忍耐力之偉人也。翻觀此十六年中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二豪則何如。

#### 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亡命

瑪志尼之見放也。遁於法國之麻士天市。自創一報館。卽以其黨名名之曰「少年意大利」。以其高尚純潔之理想。博通宏瞻之學識。縱橫透闢之文詞。灑熱血於筆

端。伸大義於天壤。舉國志士。應之者雲起水湧。時加里波的方爲一船長。航行於君

士。但丁奴不。

土耳其國都

舟中與一仙士門派

仙士門者法國一哲學家倡大同共產主義嘗與其徒實行之

之法國人

相覲。慷慨扼腕。言論風生。乃始知其祖國有所謂瑪志尼其人者。尋讀其一字一淚

之檄文。一棒一喝之報紙。則大感動。乃決棄去船長之業。訪瑪志尼於麻士天。以謀

大計。當二人之相見也。所語者不過「少年意大利」之來歷及其目的。泛泛問答一

夕話耳。及其相別也。瑪志尼語人曰。「吾見加里波的。吾之負擔輕減其半。」加里

波的亦語人曰。「吾見瑪志尼。其愉快有視哥倫布新覓得阿美利加時尤甚者。」自

是以往。兩雄握手。而半島之風雲。捲地來矣。

瑪志尼見阿爾拔撒亞的尼之不足與謀也。乃與加里波的及各同志定策。欲乘大祭

之夜起事。倒撒的尼亞政府。逐其王而絕奧國之羈絆。不幸事洩。黨人或捕縛。或遁

走。加里波的聞變。急遁入一賣餅家。求潛匿。餅師之女憐之。給以襪褲。俾易服宵遁。

間關十日。乃達家鄉。一訣慈親。再思行遜。忽爲法國緹騎所獲。伺夜深人靜。潛從丈

五高樓跳下。藏於山深菁密處。斷食者兩日。乃達麻士天。偶檢新報一讀。則己之姓名。已受死刑宣告矣。然猶與諸同志尋消問息。企圖再舉。志不少衰。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瑪志尼廿七歲。加里波的廿五歲。而加富爾廿三歲也。

雖然。以當時虎狼虺蜴之歐洲列國。萬方一概。吾道將窮。天地雖大。何處可容意大利革命英雄側身之所乎。千八百三十三年八月。法國以撒的尼亞政府之要求。驅瑪志尼出境。乃潛竄於瑞士。自茲以往。殆如囚虜者凡十餘年。避探偵。避鉏斃。屏居於斗室暗澹之中。一燈淒涼之下。日夜慷慨淋漓。伸紙吮筆。然胸臆中炎炎千丈之活火。著書草論。指天畫地。策方略散諸各地。以指揮其同志。嘻。瑪志尼雖壯快真率。光明磊落之一男子乎。至其深謀緻慮。洞察情僞。免起鶻落。熟精夫神秘隱密之革命家不二法門。往古來今。未見有其比也。其所著書。至今凡有志於政治上秘密結社者。奉爲枕中鴻秘。得其術以達所志者。不知凡幾矣。千八百三十六年。復不爲瑞士政府所容。坎軻流浪。僅得託足於從來不逐「國事犯」之英國。自千八百三十七

年以後定居焉。英國者實瑪志尼第二之故鄉也。去國益以遠。來日益以難。戰一國之大敵未已。而一身之小敵。且紛至而沓來。戰疾病。戰飢寒。三旬九食。十月單衣。典時表。典外套。典長靴。猶不足以自給。最後乃丐得一報館。賣文爲活。然猶日日奔走呼號。和血和淚。以從事於著述。遂更組織一新黨。名曰「少年歐羅巴」。外之以通他石之情。內之以繫同胞之望。如是者又十年。蓋此十年中。而其所謂教育國民之主旨。乃始磅礴圓滿。而此後如茶如錦之意大利。根柢乃始立矣。

瑪志尼既久於英國。與名相格蘭斯頓交甚契。常訴以意大利人民壓制之苦。及己之所抱負。其賣文於報館也。常發明意大利之國情。及歐洲列國所以待意大利之道。英人聽之。大有所感動。此後加富爾一統政策。大得格蘭斯頓之贊助。以底於成。亦不可謂非瑪志尼十年流落之遺賜也。

### 第五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加里波的既不見容於法國。茫茫全歐。託身無所。乃飄然倚劍。遠遁於南亞美利加。

自茲以往。不踏歐洲塵土者十四年。此十四年中。又加將軍一天然之學校。而爲將來回天事業之練習場也。不可以不記。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舉似世間人。誰有不平事。」千古之大俠。往往被髮以救鄰鬪。拔劍以助路人。蓋其至誠熱血。磅礴鬱積於腔子裏。一觸卽發。非有所爲而爲之。蓋非是則無以爲歡也。以龍拏虎擲之加里波的。一旦投閑置散於故鄉萬里之外。攬鏡華髮。據鞍髀肉。蹉跎歲月。何以爲情。彼蒼蒼者深憐夫。閑殺英雄也。無端而生出里阿格蘭共和國。倡獨立與巴西帝國開戰之役。任俠尙氣之加將軍。旣同病以相憐。復見獵而心喜。彼以舟人之子。十餘年生長於海上。使船如馬。夙具長技。乃率十二人。駕輕舟。擊巴西一軍艦。奪而據之。爲獨立軍應援。屢戰屢捷。此十二人者。皆意大利亡命志士。而與加將軍同生死共患難者也。日者碇泊於某河口。翌朝深霧障天。咫尺不辨。忽有二敵艦駛至其側。聲稱速降。隨放巨礮轟擊。此十二人中。有名菲阿命者。然礮應敵。百發百中。敵兵入海者無算。俄而爲飛丸中額仆地。加將軍

前往救之。亦中丸而仆。艦中士官。展輪急遁。船如斷梗。漂流海上。地理不明。針路不悉。當此之時。加里波的之不死。其間不能容髮。而非阿侖竟齎志而長逝矣。一士官開海圖示加將軍。乞其指揮。將軍手不能動。口不能言。惟濺一滴淚於圖中。桑得非之點。士官等悟其意。向此港進行。凡漂泊十九日。乃達嘉爾伽港。就療養焉。彼他日嘗語友人曰。吾不惜死。但吾欲塗肝腦於本國之土地。不甘如菲阿侖之葬水中也。哀哉斯言。

天爲意大利生偉人。豈其當意大利未建國而奪之。加將軍留嘉爾伽港者六月。醫療奏效。漸歸平復。雖然。嘉爾伽者。敵地也。自顧此身已等囚虜。且船被沒入官。同志悉皆就縛。而渺躬亦且夕不可測。日者乃鞭悍馬。思急遁。入一森林。人馬俱疲。藉草稍憩。而追諜忽至。卒被擒捕。盛以土囊。縛諸馬上。渡數十里沼澤。復爲階下囚於嘉爾伽長官之前。嚴鞫拷掠。背縛兩手而懸諸梁上者。凡兩點鐘。氣息垂絕。四肢冰冷。而始終不屈。時以濺血之眼。一睨堂皇上人。卒科以強盜殺人之罪。投之狂狴。閱兩

月復逃獄歸於里阿格侖。再抗巴西軍。所向有功。雖然。至是而加里波的瀕於九死者。既三回矣。曆觀古今中外正史小說所紀載英雄患難之事。驚心動魄者。不一而足。未有自入患難。自出患難。一而再。再而三。如加將軍者。將軍殆以患難爲兒戲也。加將軍者。又多情之豪傑也。兩年以前。曾在烏嘉伊國之彭巴士曠野。失途躑躅。忽遇一佳人。止而觴之。爲奏希臘前哲荷馬之古歌。將軍有所感想。未嘗去懷。今之機緣。遂爲伉儷。卽絕世之女豪傑馬尼他夫人。而此後加將軍用兵故國時。出入於萬死一生中。以佐汗馬之勞者也。天涯落魄。遇青眼於紅顏。造物有情。調冬心以春氣。嗚呼。英雄之感慨何如哉。

其後里阿格蘭共私國。遂不可爲。未幾復有烏嘉伊政府與愛黎士開戰之事。加里波的復助之。以桑安尼阿一戰。獲全捷。凱旋於門德維拉府。府民歡迎。舉國如狂。願將軍不伐其功。退然屏居。仍爲一亡命孤客之情狀也。日者法國水師提督。慕其高義。造門求謁。則數椽敗屋。不堪風雨。時日嚮夕矣。而燭不舉。提督異而問焉。將軍徐

答曰。「僕與共和政府約。供給日用所需。偶忘蠟燭之費。是以不克舉火。足下辱臨。將以談心。不必惟見吾面也。」提督肅然。以語軍務卿。乃贈以百金。彼悉分與死者之遺族。惟留足以市蠟之資。語夫人曰。備提督再來時之需也。噫嘻。偉人偉人。雲中鶴耶。朝陽鳳耶。雖欲學之。烏從而學之。

蘇子卿之棲海上。胤子已生。陳伯之之望江南。羣鶯撩亂。蓋至是而加將軍之客南。美者忽忽十四年矣。此十四年中。得子女三人。從門的維拉政府乞五畝之田。率妻子躬耕之。如是者有年。然其間常糾集故國志士。以精神上互相操練。又加以里阿格命烏嘉伊兩度助戰。奔突飄忽於銅圍鐵馬之中。爲意大利國民一天然之陸軍學校。於是加將軍部下已有阿歷山大王所謂母軍隊者二百人矣。至是爲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而意大利之形勢一變。

###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當時意大利愛國志士中。凡分三派。其一則瑪志尼派。加里波志尼黨人也專欲以共和理

想組織新國家者也。其一則加富爾派。欲憑藉撒的尼亞國以行其志者也。此外復有一派。名曰尼阿奇布黨。欲戴羅馬教皇以聯合全意者也。之三派者。其愛國之熱誠也同。其以意大利民族之一統獨立爲目的也同。但其政見異。則其手段自不得不異。其手段異。則其黨勢自不得不異。而此三者孰爲謬見。孰爲遠謨。在當時蓋猶一未定之問題也。

於是千八百四十六年。而意大利之中央。有雄雞一聲。天下白之機。時則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新卽位。皮阿士者。野心家也。竊睨天下之風雲。欲利用之以恢復百餘年前教皇赫赫之權力。乃以甘言結民望。改政體。頒憲法。開議會。聲稱與民同治。皮阿士之言。非眞言也。雖然。以當時久困地獄。渴望天日之意大利人。驟聞此語。殆如涸鮒得水。籠鳥脫樊。且距且躍。且汗且喘。奔走相慶。相告語。時適有與奧大利議界約之事。皮阿士力爭不屈。於是人望益高。教皇萬歲意大利萬歲之聲。忽徧全國。瑪志尼固不喜撒的尼亞王不喜教皇也。雖然。其愛祖國救同胞之熱心。瞬息不能自

制。於是裁一書於教皇。告以責任之重大。勉其行誼之初終。而加里波的亦自南美移書曰。『教皇陛下。竊聞陛下欲爲意大利三千萬同胞請命。某等十餘年懷抱不得達之志。將惟陛下是賴。某不才。願以一軍艦相從。以効犬馬。惟垂採焉。』加里波的既發書。乃率同志束裝以待命。而復書竟杳然。

尼阿奇布黨於時大喜過望。其熱心恰如水蒸汽。沸度益加。點點迸散於全土。如達士卡尼王。如撒的尼亞王。皆於行政上大有所改革。除尼布士王弗得南之外。全意暴君之跡。殆將掃絕。夫改革善舉也。然改革以虛不以實。以偏不以全。則往往爲革命之媒。歷史上之慣例然矣。意大利自經瑪志尼十數年大聲疾呼熱心訓練以後。其國民之理想之氣力。已非復前此之薄弱腐敗。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激昂之度。愈高愈烈。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意大利全國人。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皆懷抱本族獨立統一之決心。愈固愈劇。其秣馬蓐食。爲政治上祕密之運動者。比比皆是。於志挪亞有學術會議。於卡薩爾有農業會議。實則皆政談會也。意大利之動機。殆

如在弦之箭。持滿而待發。如陵之爆。迸星而欲轟。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彼之隱於農。既十餘年。迨皮阿士既設立憲政。人心大震。彼矚時機之將熟也。乃蹶然以起。與二三同志設一大報館。而其綱領旨趣有四。(一)立憲。(二)進步。(三)意大利之獨立。(四)列邦之連合是也。瑪志尼倡一統。而加富爾倡連合。此其故有不可不深長思者。蓋瑪志尼主共和政體。故欲於獨立之後。代表國民多數之意見。置大統領以行主權。其言一統宜也。然加富爾笑之。以爲是能言而不能行。苟實行之。則已毀我撒的尼亞國。夫撒的尼亞者。今日意大利獨一無二之憑藉也。一旦而毀之。是敵友助以餒敵也。加富爾非不渴望統一。然必代以連合字樣者。以爲既倡統一。不可無統一之人。其具此資格者。舍吾撒王莫屬也。雖然。今日而昌言以撒的尼亞併吞列國。吾恥之。故毋寧運智焉。以連合之。此加富爾之懷抱也。加富爾既不肯棄所憑藉以從瑪志尼。瑪志尼亦不肯枉其所信以從加富爾。於是兩雄不得不立於相敵之地位以終始。嗚呼。志士多苦心。豈不然哉。豈不

然哉。

加富爾既定此目的。不復旁驚他事。惟以撒的尼亞之改革爲急務。其改革奈何。首頒憲法。開國會。上下和衷。以喚起國民一致之精神。於是國論漸動。撒王阿爾拔。傾心其說。卒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召集國會。加富爾自故鄉焦靈。選出爲議員。是卽皮阿士布憲於羅馬。而加里波的自南美發軔之時也。

於時撒的尼亞復有一偉人。曰達志格里阿者。與加富爾同爲撒邦貴族。同倡自由立憲主義。方游歷全意各地。糾集同志。覩時勢之日煎迫也。乃急歸而說其王阿爾拔曰。語有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意大利統一之業。殆終不可以已。我王其無意乎。今皮阿士倡自由。民應如響矣。臣願聞我王意嚮之所存。王若有定天下之志。臣等請當之。阿爾拔頤微頷而不應。達氏厲聲曰。『王無言乎。何以謝天下。』阿爾拔環顧左右。以顛聲而答曰。『予懷此久矣。顧不敢言。時乎若來。則吾雖犧牲我王冠我生命我子孫。亦所不辭。』阿爾拔非豪膽不屈之人也。然

其所志實在於是。君子嘉之。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噫矣。眼眺矣。燈花矣。烏鵲噪矣。蟄雷鳴矣。風滿樓矣。濤湧隄矣。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怨殊毒。乃孕成歐洲十九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於是法都巴黎之二月革命起。阿良朝王統。一旦轟斃。路易拿破命。被舉爲大統領。而第二次之共和國出現。奧匈各國民黨。所在蠶起。於是四十年來控縱全歐氣燄赫赫炙手可熱飛鳥不落之梅特涅。其潭潭府第。付咸陽之一炬。其融融妻孥。爲王孫之乞食。抱頭鼠竄。子身夜遁於英國。其前此所以炮烙百千萬之志士者。今乃請君入甕。繩還自繩。至是而意大利人立憲平和之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自村而村。自落而落。自市而市。自州而州。自國而國。斬木之旗。揭竿之兵。騷然矣。衝陳吳之鋒者爲倫巴的人。倫巴的者。位意大利之東北。而與奧相接壤者也。次之爲昔昔里人。拔劍以環王宮。頑固倔強之弗得南。遂不得不頒憲法以救眉睫。米亞

藍俾尼士諸地。相率屏逐梅特涅之傀儡。創建共和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自起爲國民軍之首領。達士卡尼大公爵。亦加入國民運動。北方諸州。同時應援。齊集於阿爾拔麾下。推爲盟主。以與數百年之公敵相周旋。新意大利之幻影。忽有從大白地湧起之觀。

阿爾拔乃變其撒的尼亞旗爲赤青白三色之意。大利國旗。擁五萬之練軍。堂堂凜凜。以向於倫巴的。惜哉。阿爾拔猶非其人。志氣有餘。而才略不足以濟之。一旦與敵之老將拉狄奇相遇。屢戰屢北。最後挪巴倫一役。遂一蹶不可復振。卒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之夜半。於血雨蕭蕭之裏。與軍士訣絕。自遜絕域。以解奧軍之怒。顧命達志格里阿。使輔幼主。繼遺志。卽後此意大利統一。共主留光芒萬丈於歷史上之英瑪努埃皇帝是也。哀哀白帝。啼鴉血以誰聞。沈沈鼎湖。攀龍髯其奚及。痛哉。彼舍身救民之阿爾拔。讓位四月後。遂以心臟破裂。齋終天之恨。以赴泉臺。而革命之大業。復以頓挫。

##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其時之瑪志尼加里波的何在乎。加里波的上書教皇后。未幾即發軔於南美。一心爲皮阿士之後援。何圖抵支布拉達海峽。忽遇撒的尼亞之商船。懸三色旗。掠我舟而西。且喜且駭。尋其所由。乃知撒王阿爾拔起義之事。此壯快颯爽之將軍。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直馳入撒的尼亞。求隸王麾下以備驅策。惜哉。此心長才短之王。憚之怖之。而不能容。曰。彼乃南美洲一海賊。烏可以共事。加將軍大憤。然無如何。乃改赴米亞藍。市民耳其名。竭誠歡迎。四方義勇之士。走集麾下。不旬日而得首領五十人。士卒三萬。方飛翔於米亞藍境內。厚集其力。而撒王敗報。已日有所聞。和議殆將就緒。加里波的憤極。乃率所屬以向羅馬。而久旅英國之瑪志尼。當皮阿士宣誓之時。已與加里波的來往通問。有所密議。及法國革命起。直飛渡海入巴黎。一察形勢。遂歸故鄉。初至撒的尼亞。察阿爾拔。達志格里阿。加富爾之徒。非可與己共事者。亦迴馬首以入羅馬。

羅馬之教皇皮阿士。倡自由。倡獨立。口血未乾。一旦事變忽起。雌伏蜷縮。手足無所容。狐疑三思之後。卒宣言不加入國民運動。以媚奧大利。同時又舉自由派之首領。培志伯。使行新政。以媚國民。未幾培志伯遇刺卒。皮阿士怖怛。不知所爲。乃子身潛遁。作寓公於尼布士。於是羅馬混亂已極。陷於無政府之狀。瑪志尼、加里波的、兩雄。既入羅馬。運動不一月。而新羅馬共和國成立。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九日。結集國會。宣告獨立。嗚呼。距今十七年前。兩雄初相見於麻天士之時。皆翩翩絕世之少年也。歲月如馳。人天揮手。離多會少。有影無形。今日合併。則已同在中年。雙鬢斑斑。垂二毛矣。乃始相與灑一掬英雄淚。於生平所愛所戀所敬所夢之古羅馬會堂。彼時二豪之心事。其悲喜當何如哉。

於是瑪志尼被舉爲共和國臨時大統領。執牛耳以指揮國會。加里波的發境內之壯丁。得常備軍一萬五千人。日夜訓練。以爲國防。瑪志尼之意。以爲法蘭西今新改爲共和政體。聞我之獨立也。必喜而相助。卽不相助。亦當中立而不我干涉。何圖彼

反覆怯懦之教皇皮阿士。失地以後。憤憤不自戢。思藉外國之力。以復其位。卒搖尾以乞於法國。法大統領拿破命第三。正野心勃勃。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攫此機會。以買本國教徒及軍隊之歡心。乃驟遣三萬五千之大軍。臨羅馬城。宣言曰。汝等爲不道。逐教皇。奪聖地。吾將問罪焉。法軍初進於羅馬。以加里波的之設伏。及意國大學學生之助戰。大敗之。羅馬獲完者數月。及五月之杪。法人復以四萬之雄兵。三十六門之大礮來。羅馬新造之邦。固不足以當此大敵。加里波的率部下奮戰十餘日。驍勇將裨。死者十八九。卒以六月二十九日。會敵之大襲擊。爲最後之決戰。加將軍萬死不顧一生。揮刃叱咤。突入敵營。師子奮迅。斃敵無算。瑪志尼知非僅恃一將之勇。可以濟事也。又恐遂喪加里波的也。乃以急使銜國會之命召還之。以議善後。加里波的入議場。鮮血淋漓。胄鎧全赤。旣折旣缺之刀。插半鞘而未入。乃拍案厲聲曰。今日舍遷都他處。別圖恢復之外。更無他圖。雖然。大聲不入里耳。除瑪志尼外。無一人贊成之者。此新羅馬國會上。蠕蠕然百五十顆之頭顱。惟以乞降免難爲獨一。

無二之善後策。而所謂達官顯吏。已紛紛挈其孥以遁於城外。加里波的憤鬱不能自制。復提孤軍襲敵。却之於第二戰鬪線以外。驚然回首。則一片慘白之降旗。已懸於桑安啓羅羅城上。夕陽西沒。萬種蒼涼。瑪志尼知事不可爲。復亡命於第二故鄉之英國。加里波的以七月二日之夕。召集其兵士。告以一士可殺不可辱。與其投兵器以蟄伏於腐敗教會所詔諛之敵軍之膝下。毋寧逃於山野以圖捲土重來。一旦演說於軍前曰。

吾不揣不肖。願與諸君更造一新戰場。有欲從我游者乎。所至之地。我國民必以肝膽相接引。吾所敢斷言也。雖然。予有要求於諸君者一事。則如焚如沸如裂之愛國精神是也。吾不能予諸君以俸廉。吾不能予諸君以休息。若夫軍食。則所至之地。可取者取之。能耐此苦冒此險者。吾良友也。吾骨肉也。若其不能。毋寧勿行。今日一出國門。非至攘斥法軍使不留隻影於羅馬之日。則誓不歸來。嗚呼。我輩之好身手。既已徧染法人之血。的的其紅猗。今請更與諸君突入奧陳。啜數百年

公敵之血。衍衍其醉猗。

此一段演說。言言激越。字字光芒。聞者悲已而怒。怒已而奮。奮已而哭。哭已而歌。瞬息之間。步騎應募而集者五千人。皆以熱愛之誠心。仰首視天。高呼加里波的將軍之名。祈上帝之眷彼。且相隨設誓。從將軍以終始。於是此有名譽的敗軍之將。於蕭蕭落日之裏。率五千健兒。肅肅以行。

加將軍之將去羅馬也。美國公使奇耶士往訪之。且告曰。事已至此。足下若不棄。請艤船以向我國。僕必爲足下効保護之勞。將軍曰。羅馬雖屬落城。大事今日未了。余不能舍吾同患難共生死之部下。吾且將有所爲。遂謝之。加將軍之夫人。絕世之女豪傑也。將軍向在美洲。所有戰役。夫人無不相從贊畫。當羅馬國難之起。夫人有身。既八月矣。猶汲汲盡瘁於運械轉餉之事。將軍以其病也。憐之。尼之。夫人曰。一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爲君子。忍置妾耶。一卒不聽。至是亦束男裝。編入五千健兒隊中。從將軍。雖然。意大利劫運未盡。加將軍之前途。日益慘澹。事與心違。初被追

於法軍。次被迫於奧軍。越亞片尼山而西。去死不能容髮。部下日被衝散。不數日而僅餘千五百人。不數日而僅餘二百人。及乘漁船以渡維尼士河之際。其百五十人又爲奧軍所截留。八月三日。僅得達佐奇耶海岸。而相隨伴者。惟夫人及少數之親友而已。可憐此絕世女豪傑。以臨暮久病之身。仗劍從軍。出入於九死一生之裏。至是爲追兵所襲。困頓幾不得步。倚所天之肩。逃至一小森林。忽分婉一死兒。暈絕一小時頃。僅開猩紅之淚眼。啓蠟黃之笑臉。撫將軍之手。道一聲「爲國珍重」而長暝。嗚呼。英雄英雄。臨十萬大敵。而英雄之心緒。曾無撩亂。經終日拷訊。而英雄之壯淚。曾無點滴。至是亦不得不腸百結而淚如傾矣。

將軍既自葬夫人於叢林之坏土。自此以往。爲漂流之客者四年。後爲緹騎所獲。投志挪亞獄。未幾越獄遁。走美國紐約。爲一蠟燭店之傭保。僅免凍餒。後乃潛歸本國。更姓名爲農夫。隱於卡菩列拉島。又蓄納豪士。待時機以圖中原。

###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短命之羅馬共和國。既已殤逝。自其表面視之。則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後之意大利。無異千八百十五年以來之意大利。雖然。其然豈其然哉。凡國之存亡。在其精神。非在其形質也。苟無精神。則雖以今日擁二萬萬里地。鬻四萬萬餘人之中國。不得不謂之亡。苟有精神。則雖以當時分裂仍舊。壓制仍舊之意大利。不得不謂之存。蓋意大利之建國。非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羅馬定都時始。實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也。又非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實自千八百二十年「少年意大利」創立時始也。雖然。自此役以後。而意大利人所新經驗有得者兩事。一曰知自由統一之業非終不可成就。二曰知撒的尼亞王室之可信用可倚賴是也。自是瑪志尼之事業已終。而加富爾之事業方始。咄。我絕代佳人瑪志尼。其遂終焉已乎。曰。然也。以精神論。則瑪志尼之事業。無始無終。雖謂其至今存焉可也。以形質論。則我「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自第八節以後。無復有瑪志尼出現之舞臺。故曰終焉也。瑪志尼所妊育之殤子。越二十年而復蘇。雖然。其蘇也。借屍還魂也。非統一

而連合也。非共和而立憲也。其成之者。非瑪志尼之黨人。而瑪志尼之政敵也。故曰終焉也。然則瑪志尼瞑乎。曰瞑矣。無意大利則瑪志尼憂。有意大利則瑪志尼樂。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更無瑪志尼也。曰意大利既以立憲成。則其性質宜於立憲明矣。而瑪志尼乃倡革命。倡共和。不爲無識乎。不爲多事乎。曰惡。是何言。無革命之論。則立憲終不可成。通觀今世界之立憲君主國。何一非生於革命風潮最高點之時代也。英國憲法就稱自然發生者然非長期國會之革命則其憲法亦廢棄久矣且立憲國有兩事最不可缺。其一則君主不敢任意蹂躪憲法。其二則國民知憲法之可寶貴是也。凡已有特權者。誰樂分之以與人。故民間無革命思想。則君主斷不能以完全之憲法與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則視之不重。視之不重者。則守之不牢。故民間苟非以千血萬淚易得憲法。則雖君主三揖三讓以畀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故無論欲革命者當言革命。即欲立憲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己不欲言。亦不可不望有他人焉言之。無革命之立憲。則高麗是已。高麗於光緒廿三年自稱爲立憲也。國其憲法無一非擁護君主權利也。試問高麗憲政之前途何如矣。故

論意大利建國之功。首必推瑪志尼。天下之公論也。瑪志尼耕焉。加富爾穫焉。試問穫者之功德。視耕者何如矣。夫瑪志尼有道士。非功名之人也。倡革命不成。其究極也。至於人笑我爲無識。謂我爲多事。罵我爲峭忍輕躁。如斯而已。天下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前此無瑪志尼。則雖有百加富爾。而大功終不可就。後此無加富爾。則夫受瑪志尼之感化者。豈患無人起以穫其實也。故造意大利者三傑也。而造彼二傑者瑪志尼也。至是而瑪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

####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革命失敗以後。前此爲意大利作傀儡之諸侯王。皆嘖嘖嚙嚙以復其位。政策悉倣奧國。壓制愈加劇烈。撒的尼亞新王英瑪努埃。旣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受禪。時方監國在境內。聞命則痛哭失聲。旣而拔劍睨奧國之空。且指且語曰。「今意大利猶不失爲一國乎。」起舞者三。乃受詔。新王幼不悅學。惟好馳馬試劍。以勇略聞國中。彼蓋發強剛毅之人。非乃翁所能及也。旣受命於挫敗之後。時國論紛紛未決。咸

欲收拾餘燼。與奧軍背城借一。王知力之不足以及此也。又知非大整內治不足以圖中原也。乃排羣議與奧媾和。奧將拉狄奇迫以速廢憲法。乃議他事。前王以千八百四十七年

見布憲法第六節 王毅然曰。

將軍必以此相脅者。余雖拋千百之王冠以爭之。亦所不辭。我父既以是誓於我民。父之誓言。即余之誓言也。將軍必欲戰乎。撒國雖小。余振臂一呼。集我老弱。時我菱糧。蜂蠆有毒。將軍敢謂取數百萬撒的尼亞人民如縛雞乎。余以是死。榮莫甚焉。將軍乎。吾家有死王。無降王。將軍其圖之。

嗚呼。當大敵壓境。瘡痍滿目之餘。而敢於斷然捋虎鬚。奮鵬翼。犧牲一身。以爲國民權利之保障。王之爲王。可以見矣。至是而全意大利之輿望。盡集於撒的尼亞王之一身。而加富爾漸有英雄用武之地矣。

瑪志尼之徒之在撒者。憤前王阿爾拔之一敗而挫。不始終其業也。加以賣國之惡名。謂其子不堪嗣位。乃再起內亂。奪志挪亞而據之。布共和政。瑪志尼實執拗之人。

也。守其主義而不拔者也。雖然。天既不欲以共和政定意大利。旋復被撲滅。而瑪志尼此後。遂不得不隱於政界。

英瑪努埃即位。即舉達志格里阿爲首相。達氏方從先王於前敵。負傷未痊。以愛國故。力疾應命。時有以加富爾爲言者。王曰。否否。今猶非其時。蓋以奧難未平也。達氏組織內閣。以桑德羅梭爲農商務大臣。桑氏者。加富爾之政友。前此同創報館之人也。千八百五十年。桑氏卒。達氏乃舉加富爾繼其任。然達氏猶以爲未足。越二年。八百五十二年卒。託病乞骸骨。薦加富爾自代。於是加富爾遂爲撒的尼亞宰相。嗚呼。非有賢王。不能庸奇才。非有名相。不能讓賢路。達志格里阿亦人傑哉。

###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加富爾既相。君臣一心。銳意改革。其改革奈何。加富爾以爲欲強國必先富民。於是(第一)獎勵殖產興業。採自由貿易政策。稅之免出入口是彼遊歷英國時。受哥布丁英國名士主張自由貿易政策者之感化者也。舌戰於議院卒達其志者也(第二)開通全國鐵路。與英法比利時

等國結通商條約。皆其隱於農事十六年中所布畫者也。雖然，加富爾之大目的，尙不在是。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亞脫外國干涉之羈軛，爲完全一獨立國。彼之所志，在以撒的尼亞連合全意諸小邦，還我祖國，以齒於歐洲列強之間。於是乎其（第一）著，不得不汲汲於擴張軍備。籌兵必先籌餉也。於是乎其（第二）著，不得不議增稅。以叢爾小國，承疲敝之後，增稅實一至難之問題也。當加富爾之初入閣也，國中敵視之者固不少。雖然，彼滿腔愛國熱誠，盡曝於面，有以感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使反對者皆表同情。彼終身不娶，而曰意大利吾之愛妻也。彼不治家人生產作業，而曰意大利吾之家庫也。以此之故，至誠感人。國民咸願犧其生命，絞其血汗，一以供相公之布畫。故雖在元氣未蘇瘡痍滿目之際，而增兵增稅之議案，竟毫無阻撓。以通過於議會。嗚呼！大政治家之不可以不結信於民，有如是哉。乃知其所以十六年不飛又不鳴者，正所以爲今日一飛冲天一鳴驚人之地也。

其（第五）著之改革，則與民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蠲除一切忌諱，與天

下更始。於是衆心悅服。民智大進。雖然其（第六）事則加富爾內治第一危難之間題。卽教民治外法權案。是也。歐洲之有羅馬教皇也。其在中古。統一全洲。各國帝王。莫不膜拜肘下。雖自馬丁路得創新教以後。其權力範圍日削。然意大利則教皇之所宅都也。故其威尙赫赫不衰。撒的尼亞人民。非惟受治於國王也。亦且臣隸於教皇。於是所謂教士教民者。有種種特權。橫行國中。莫敢誰何。有犯罪者。政府不得逮捕。而別由教皇治下之法廷裁判之。是十數萬之人民。立於治外法權下也。加富爾以爲國民不一致。則內之不能施政務。外之不能振國權。而一國中有二主權。則國民終不能一致。於是毅然提出改革案。剝奪教會之特權。使一切與齊民等。雖然。以當時教會之勢力。輔以人民之迷信。異論叢起。加富爾一身。陷於四面楚歌之裏。時撒王之於加富爾。猶桓公之於管仲也。雖然。王太后王后。皆迷信最深。強聒王側。且責且勸。太后至迫王以加富爾若終不悛。將干涉王政。爲上帝除此魔賊。王純孝之人也。處此左右兩難之間。百計調停。智勇俱困。爲之絕食者累日。而加富爾以國家

大局安危所係。前途榮悴所關。反覆譬陳。王意終決。乃毅然曰。『余雖人子乎。猶國王也。國王之義務。余不可以不盡。』遂不退加富爾。而此案卒獲厲行。於戲。加富爾雖百折不撓之英雄。然非遇英明果斷之主。如英瑪努埃者。亦安得成功名於後世耶。至是而撒的尼亞之內治。一切就緒。駸駸乎有神驥出櫪。鷲脫鞴之志矣。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里米亞之役）

加富爾。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家中第一流也。彼自十餘年前。即以慧眼觀察歐洲大局。以爲處今日欲用蕞爾國以奏統一之偉業。其勢不得不藉外交。故當游歷各國時。卽隨在留意。有所布畫。至是撒的尼亞。百政修明。國步蒸蒸日上。諸國咸以猜忌之眼睨之。當時全歐專制之潮。益達高點。普奧等國。不利撒的尼亞之改革也。欲藉端干涉壓制之。謂撒王曰。『王其三思。民權興則君權亡。猛劇改革。非國之福也。王何不效意大利他國之政策。以坊其民。』王曰。『謹謝客。吾行吾意所欲爲。』此實磊落之答辭也。雖然。又危險之答辭也。如土耳其。如希臘。皆因不受他國之忠告。卒

蒙干涉以生國難。斯不遠之前車也。加富爾其熟計之矣。以爲今日自力之微薄也如此。壓力之強大也如彼。以圖維持本國之獨立。猶憂憂其難。况乃進取以圖中原哉。然則欲達此目的。不可不乞援於歐洲一二雄國。而其首注意者惟英國。英最愛自由之國。而加富爾舊遊地也。其士大夫之賢者。多所交識。而瑪志尼久旅斯土。屢著論各報中。論意大利國情。英人深同感焉。此可爲與國者一。其在法國。路易拿破侖新得政。野心勃勃。隱然欲步哥悉克拿破侖第一產地也老雄之後塵。加富爾察其必將與奧有隙也。吾其利用之。以復我國仇。達我大業。此可爲與國者二。蓋東連北拒之略。加富爾蘊蓄於躬耕時代者已十餘年。至是遂漸爲實施之期。

果也。天贊意大利。加富爾入相二年餘。而格里米亞戰爭起。先是路易拿破侖既被舉爲法國大統領。包藏禍心。未幾卽蹂躪國會。驅逐異己。遂篡帝位。稱拿破侖第三。時恰俄皇尼古刺第一。亦抱非常之遠略。思繼大彼得之志。席卷宇內。日夜睨土耳其。相機南下。拿破侖知之。以爲我新卽帝位。國民未服。非耀威域外。以大捷臨之。不

可以得志。且英國俄之敵也。吾若挑戰合縱以擊俄。歐洲必生大亂。吾乘其機。則伯父老拿皇之大業。可以復見。於是潛結英土以待時機。乃先挑釁。以保護聖墓爲名。向土耳其索耶路撒冷地。在耶路撒冷地也。俄皇聞之。亦要求特權於土。凡土國中從希臘教之人民。悉歸俄治下。俄法教權之爭。實格里米亞戰役原因也。俄皇欲先發制人也。忽發兵十五萬壓土境。土人告急於法。法乃說英國以相從事。英國疾俄之南下也。又自倭打盧後四十年無戰事。人心思動也。於是土法英聯軍抗俄。開格里米亞之大戰。實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也。

加富爾以爲是千載一時之機也。使歐羅巴全洲人。知有我撒的尼亞國者。將在今日。報百年夙仇。加富頭一棒於強奧者。將在今日。乃以加盟土英法三國以抗俄之議案。提出於國會。雖然。鯤鵬圖南。斥鷃笑之。陽春白雪。巴人嗤之。國會譁然。以爲不度德不量力。何至如是。加富爾昂然曰。

諸君諸君。諸君非以意大利全國之前途爲念者乎。今使俄人而捷也。則不待君

士但丁奴不京土之陷落。而達達尼士。波士佛拉。已入俄手。地中海之大權。永在俄矣。諸君寧能傍觀耶。且我撒的尼亞。何可妄自菲薄之甚。自重者人恆敬之。自輕者人恆侮之。今也海陸軍制。既已大整。與各國合縱挫虎狼。一舉而雪千年屈辱之汚名。正在今日矣。

嘻。豪傑乎。豪傑乎。守如處子。出如脫兔。十餘年來。舉國豪傑風起水湧之際。而蟄伏一無所事。天下之至怯。孰過是也。一旦以慧眼觀破大局。遇可攫之機會。則急起直追。勿使逸。凜然當一世之大敵。而無所於懼。天下之大勇。又孰過是也。當時國會既躊躇莫敢決。而政府諸同僚。亦無一人與彼同志者。紛紛辭職去。加富爾不屈不撓。得請於撒王。以一身盡兼各部大臣之職。壓輿論以行其志。直發二萬五千大兵出黑海。

大兵既行。而加富爾手段之活潑。尤有可驚者。彼直德意前宰相達志格里阿。共侍撒王。游歷英法二國。英皇域多利亞。以非常熱誠。歡迎彼等。且語人曰。英瑪努埃。真

一世之將才也。而倫敦市長亦率市民以最盛儀饗宴撒王。其至法國也。拿破侖第三及其皇后皆親切懇篤相接待。到處交叉意法兩國旗以表同情。時意大利革命黨首領綿寧。方在法京。前加富爾屢招與同事。而不肯就者也。至是見交叉之國旗。感極而泣。信加富爾之政策。果足以救此國。乃來謁王及兩相曰。「吾夙持共和論者也。雖然。持此論之目的。在統一意大利。今既見之。吾復何憾焉。請致書瑪志尼使。今後勿復與公等爲敵也。」至是而加富爾之手腕。益爲舉國所同認矣。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格里米亞之戰。俄軍遂北。是役英法之功雖高。而意將馬摩拉善戰之威名亦忽轟於歐界。俄皇尼古拉。聞敗憤死。列國乃開會議於巴黎。議善後事宜。此實加富爾一生之最大舞臺也。時法帝拿破侖爲主盟。英俄普奧土意諸使臣咸集。加富爾乃親當全權之任。參列此會。方攘臂扼腕以待開議。奧使忽抗言曰。「撒的尼亞。半主之國耳。其使臣無參列會議之資格。」此非意外事而意中事也。撒的尼亞之加盟英

法也。正如晴天一霹靂。響於奧人頭上。其用意何在。奧人知之。法人知之。即歐洲列國亦誰不知之。然則今日奧使之抗議。是加富爾早熟計而逆料者也。至是而知前此撒王英法之游。有妙算存焉矣。彼其於耳相語踵相躡之間。早已與拿破侖有成言。於是拿破侖以議長之力。直排奧使之議。命意國全權得占一席。當開議之始。加富爾默然不發一詞。議案益進。而加富爾惟唯諾諾。時吐一二奇警之言。使人知此中有一人物而已。其關於大計者。終不齒及。噫嘻。大智若愚。加富爾其果愚哉。昔普皇維廉嘗語人曰。加富爾非革命的人才。加富爾果非革命的人才哉。加富爾實猛如虎。烈如爆之人也。果也。會議將終。而其谷風一嘯。百獸震恐之氣象。乃大發現。

加富爾既於會議之際。與列國使臣交。使知我為熱誠不屈之人物。為瀕亡之國一大政治家。及議案將結。乃請於議長。議長為法國外務大臣華利士忌曰。願為敝邦意大利人發一言。議長諾之。奧使雖憤憤。然無如何。加富爾乃徐振懸河之雄辯。歷敘數十年來意

大利之歷史。其略謂「我國民比年以來。暴動又暴動。革命又革命。徒使生民塗炭。百務荒涼。此實革命家之罪。吾不能爲我國民諱者也。雖然。進而觀內部主權者強。暴壓抑之狀。其生息於猛虎苛政之下者。誠亦可憐民。孰不好生而惡死。好安平而惡危亂。而乃甘於擲百千萬之頭顱血肉。填苦海而不悔者。此必非可專爲斯民咎也。」乃進而描寫意大利列國苛虐慘制之形。人民呻吟呼籲之狀。舉座聞者。咸爲掩涕。遂請諸大國使臣。同以一公牘忠告尼布士王弗得南及其他諸邦。使之改革。及演說將終。乃益直擣中堅。睨奧使而厲聲曰。

余所述種種慘狀。其原因何在。則奧大利是也。奧大利者。我之鐵鎖也。自由之敵也。獨立之讐也。奧大利者。實一大惡魔。而爲我所代表之有歷史有名譽的意大利全國自由民之盜賊也。

噫嘻。此何等言耶。此實不啻對於奧大利而下宣戰書之言也。吾實不知此黎里一老農。其一身之中。有膽幾許。乃敢斷然向萬山之中。而捋虎鬚也。當時奧使目矐然。

而不揚。顏勃然而屢變。乃復抗議曰。此非國際之言。請議長尼之。雖然。舉座諸使。已爲加富爾之摯誠猛烈的以太所感動。無一人表同情於奧使。惟相與錯愕贊歎。心口相語曰。『不意阿布士山下一叢爾國。乃能有此人才。』嗟乎。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苟有人焉。何小之云。君子讀加富爾傳。不禁吞聲飲淚。而歎彼之以千里畏人者。不知復何面目以立於天地也。

#### 第十四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意法密約）

加富爾經巴黎會議以後。盛名忽轟全歐。而意大利本族中。若倫巴的。若卑尼士亞。若羅馬。若尼布士。若他士卡尼。諸地人民。咸奔走以賀撒國之戰捷。至合贈大礮百門。以爲防衛撒奧交界亞歷山德利亞礮臺之用。加富爾旣昌言奧大利爲我公敵。其不啻對於奧而宣戰也。旣宣戰矣。必求同盟。若英若法。雖表同情。至於結攻守之約。是皆未可恃也。當加富爾之初謁拿破侖也。拿破侖問曰。吾將以何助君。加徐答曰。求助於陛下者正多多。雖然。未明言也。彼何以不明言。彼知拿破侖極詭祕而不可恃。

也。故以爲與其親法。毋寧親英。乃私於英使格黎靈敦侯。即英國派遊巴黎會議之全權公使。曰。吾國

與奧之開戰。殆終不可避。自今以往。或爲奧人一完全奴隸國。或恢復千年已墜之英名。二者必居一於是。君俟其圖之。格侯頷之而歸。雖然。英國素以保守著。雅不欲與大陸列強輕生罅隙。其倭打盧一役。格里迷亞一役。不過惡其窒本國力。征經營之路。自爲計以出於戰耳。今一旦助意而與奧爲仇。於已無絲毫之利。而於奧賈莫大之怨。英人不爲也。加以適遇達紐布諸侯連絡之事。英法坐是有隙。英人却有與奧相結之勢。加富爾不得已。乃決取聯法之方針。

針畫未熟。無端而一意外之事變起。則瑪志尼黨人之所爲也。先是瑪志尼弟子。有

阿西尼者。曾與於米亞藍之役。即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役。見第八節。有戰功。其後遁於英國。當美領事

桑達士饗意大利革命黨於倫敦也。阿氏與瑪志尼加里波的巴士奇諸豪皆列席

焉。赫赫有名於英意間。其後瑪志尼南襲士乙兒。北襲倫巴的。皆一八四八年以後之事。而皆不

成。至是復編敢死隊八十人。謀鉏擊奧國將校。阿西尼雖與聞其事。然以爲無益。不

肯相從。乃獨往巴黎。謀刺拿破侖第三。時千八百五十八年。拿皇方挈其后。赴劇場。忽大爆彈轟裂於車旁。聲震天地。侍從十人死之。其負傷者百六十。而帝后竟幸免。阿西尼被縛。鞫之。則曰。『今日之事。意在殺拿破侖。使法國起革命。而傳其熱於我意大利人民。』既而在獄中。復上書拿皇曰。卿非曾爲意大利人有所盡乎。按拿破侖第三卿今後其無安枕之時矣。拿破侖得書大驚。乃微服訪獄中而慰諭之。曰。朕必守卿之戒不敢忘。未幾阿西尼遂斬於市。瀕死。莞然而笑曰。拿破侖誓踐其言。吾死瞑矣。時加富爾方以全力交懽法國。驟聞警報。忐忑不自安。方致一極誠懇之慰唁書於拿皇。爲國民謝無狀。而拿皇自見阿西尼後。悚然若冷水澆背。以爲若不及今買民望於彼國。則第二之阿西尼。遂不可免。乃急召加富爾於布郎比里殿。相與結意法密約。嗚呼。瑪加二傑。雖曰政敵。而瑪黨之舉動。往往或以直接。或以間接。或以正動。或以反動。以助加富爾之成。此亦其一端也。君子觀於此。而益歎大易同歸殊途一

致百慮之語之不吾欺也。

意法密約以攻守同盟爲目的。其大意如下。

一 戰勝之後。割奧屬之俾尼西亞、倫巴的、使合併於撒的尼亞國。

一 以此之故。撒的尼亞將其所屬之沙波、尼士、兩地。割讓法國。以爲報酬。

一 以達士卡尼爲中心點。而建設中央意大利國。

一 合羅馬及尼布士爲一國。使教皇主之。

一 以撒王英瑪努亞之女某。嫁於法帝拿破侖之從弟某。

割沙波。割尼士。固非撒的尼亞所欲。雖然。其地本犬牙錯於法境。居於此者多屬法民。以茲叢爾者比諸倫巴的、俾尼西亞、兩大地。其得失非可同日而論。至建一王國而屬諸教皇。其爲後患。固屬不小。教皇常依法國以自重。此實法人自植其勢力之險謀也。果爾。則奧去而法來。前虎拒而後狼進。以加富爾之智。寧不知之。雖然。彼以爲吾既乘戰勝之威。併倫巴的、俾尼西亞。則土地人口。皆已三倍於今日。泱泱大國。

之基已立。然後徐挑釁於中央。中央之民。其不甘服法軌也明矣。加富爾既有成算。定步步爲營得寸進尺之計。於是遂徇法請。

第十五節 意奧開戰之準備（加富爾加里波的之會合）

布耶比里密約。除拿破侖加富爾英瑪努亞三人之外。舉天下無知之者。然英瑪努亞嘗語人云。吾不久將定吾之位置。不爲全意大利之國王。則爲沙波之一平民。聞者以其夙抱大志。不之怪也。未幾又爲千八百四十八年挪巴倫之役。從先王死國難之戰士建一紀念碑。鑄一勇士之像於絕頂。揮劍以睨奧國。而拿破侖亦汲汲修戰備。不遑啓居。內之防政府之間生異議也。自兼各部大臣使事權得歸於一。外之殫慮。不遑啓居。內之防政府之間生異議也。自兼各部大臣使事權得歸於一。外之懼革命黨之生支離也。竭力與之交通周旋。密告以大計。令其少安毋躁。又欲借英國之聲援也。乃乞哀於巴彌斯頓侯。當時英國首相也巴侯雖表同情。然明告以不能兵力相助。至是而戰機已迫眉睫矣。

加里波的者。素持共和論。瑪志尼之黨人。而加富爾之政敵也。至是加富爾知挫輿之功。非此君莫屬。以書禮聘之。使出共事。加里波的。天人也。其心目中。惟知有國家。不知有黨派。至是察大勢之所趨。審機會之將熟。乃欣然諾之。蹶起於卡普列拉之山澤。著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戴綠纓下垂之破帽。直抵焦靈王宮。求謁相國。問其名。昂然不答。閤者駭其形貌之瑰異也。入以語主人。主人曰。『然是或我故鄉之貧兒。欲有所請託而來。其納之便。』至是而意大利之大政治家與大將軍始相合併。讀史至此。不禁爲彼數千萬苦壓制望自由之意大利人民。浮大白而呼萬歲也。兩雄相見。其壯快固無待言。加富爾卽以撒王之命。命加里波的爲軍團長。募阿布士山下之義勇兵。以待時機。雖然。加將軍者。尼士之產。而拿破侖之所惡也。加富爾知其然也。故隱其任用加里波之事。而不使拿破侖知。恐失拿破侖也。又隱其割讓尼士之事。而不使加里波的知。恐失加里波的也。嗚呼。英雄之深算可敬。英雄之苦心亦可憐矣。

千八百五十九年一月。拿破崙當賀年之際。接見奧公使。瞿然曰：「縱使奧法兩國之關係。不能如我所期。然朕與奧帝之私交。更無異疇昔。」奧使以其言之閃爍也。大詫異之。然已察其用意之所存。同時撒的尼亞王臨國會演說曰。

我邦乎。我邦乎。以壤地褊小之我邦。儼然列歐洲會議。博信用而荷榮譽。是我地雖小而所代表之理想。所感之同情。實大且深也。雖然。今日非我君民上下高枕爲樂之時。吾儕深願遵守條約。但我同胞疾痛慘怛呼籲之聲。自意大利之各方面而來集者。吾不能充耳而不聞。於戲。我協我力。我正我權。尙其慎重剛毅。以敬俟皇天上帝之休命。

國會之歡迎此勅語。則何如。當時有目擊之者。紀其實曰：「王每發一語。輒問以國王陛下萬歲之聲。至疾痛呼籲之一句。甫離王舌。滿堂若電氣刺激者然。其慷慨激昂之狀。非筆所能記。非口所能傳。上院議員。下院代議士。及旁聽者。皆蹴席騰躍。全身幾爲熱情歡聲之所破裂。法俄普英諸公使。目擊此狀。心膽俱奪。尼布士大使。面

色忽蒼忽白。高聲喝低聲語。曰「嗚呼。吾儕無告之流民。」曰「記憶吾儕痛苦的國王。」曰「約以國予吾儕的國王。」感動讚歎。語無倫次。和以狂不可耐之拍手。雜以湧潮飛瀑之老淚。意大利各地之代表者。既已感激固結。描寫一意大利全國統一之共主於其胸中矣。」

奧人聞此等言。固欲默不得默。前此既建戰死之碑。今茲復爲挑釁之語。乃使公使質撒廷。促其回答。英國見事機之迫也。出而任調人之役。其調停之大略曰。奧法兩國皆撤去兵備。勿使在教皇屬地內也。曰奧國將保護門的拿巴馬之權廢止也。曰奧人宜許意大利諸州以改革也。是實英人欲弱法奧勢力於意境。而使撒的尼亞鞏其實權之微意也。雖然。法奧豈能許之。奧人乃應曰。先使撒的尼亞撤戰備。乃議他事。而法帝拿破侖。亦非利撒國之得志也。又聞加里波的之在撒軍也。頗悔前約而欲翻覆之。炯眼敏腕之加富爾窺其然也。乃急如巴黎。脅嚇拿王。曰「一事已至此。一旦退縮。功虧一簣。陛下席捲中原之雄圖。亦成泡幻矣。臣無已。請以布耶比里之

密約。公之於世。以明其事之出於陛下。拿破侖之意。乃決。奧人聞拿破侖之躊躇也。謂機不可失。宜以今日先發制人。碎撒的尼亞於一擊之下。則法人雖欲助。恐終袖手。乃以千八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哀的美敦書於撒政府。使其以三日內盡解兵備。撒人不應。戰端遂開。

#### 第十六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拿破侖既受加富爾之責言。乃於月之二十六日。告其駐奧公使曰。若奧軍渡志西諾河。卽以法蘭西之敵國論。逕宣戰。二十九日。奧軍果渡河。於是法意同盟抗奧之局成。五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誓父墓。下詔布告戰事於國內。親率五軍赴前敵。瀕行。以篋封遺詔以授羣臣曰。朕若不生還。後事取決於此。法帝旋自率近衛兵。來會於志那亞。而加里波的亦奮其神變。不可思議之運動。別爲游擊隊。以五月九日。率義勇兵三千七百發焦靈。同盟軍銳厲不可當。一月之間。勢如破竹。六月四日。捷於麥京達。八日入米倫。二十四日。大戰於梭菲里那。是役也。同盟軍十五萬。而奧軍又

增之。雖然。加里波的也。英瑪努埃也。拿破侖也。皆一世之飛將軍。決非與人之所能敵也。於是敵軍遂死傷一萬五千餘。卒退却於斯時也。加富爾之雄心。忽飛躍九天之上。彼其數十年來吞聲飲淚。停辛佇苦。晝想夜夢之事業。一旦湧現於眼前。英雄快心。孰有過此者耶。

月明何預浮雲事。偏向圓時故放生。佳期易誤。好夢難圓。嗚呼。以一私人身世之經歷。猶且往往千波百折。且躓且進。且起且伏。若有造化小兒播弄之。試驗之。使之備嘗甘苦。而後達其目的。而况於建設一國者乎。加富爾之雄心。正達極點。無端意外一大波瀾又起。戰事正酣。軍中忽失拿破侖所在。咄。此公何往乎。蓋拿破侖非有愛於意大利者也。彼以爲吾之所以挫與者。苟如是。是亦足矣。過此以往。則撒的尼亞將羽翼大就。橫絕四海。而非復繒繳之所能施。於是乃微行入奧軍。與奧帝佛蘭西士會。賣撒王。賣加富爾。獨斷以結和約。所謂肥拉甫耶卡條約是也。其大略曰。

奧人割倫巴的之地。使合於撒的尼亞也。於意大利之中央。戴羅馬教皇。而設

聯邦也。於達士卡尼及門的拿諸地。逐革命黨。而還其舊主也。

依此條約。則俾尼士仍爲奧屬。教皇仍握重權。而其他意大利中央諸地之人民。日夜引領想望。謂當脫附庸奴隸之苦軛。以進入自由天國者。忽遇此報。歎息痛恨。殆將絕望。拿破侖歸自奧軍。齎此私約以示撒王。促其畫諾。不寧惟是。且更市恩而索沙波尼士之兩地。加富爾聞報。震怒欲裂。直馳入陣營。見兩君。不復顧外交之禮義。不復顧閣臣之節制。相如睨柱。頭與壁其將碎。原軫唾廷。聲與淚而俱厲。以傍若無人。之概。奮迅獅吼於兩君之側。污辱嫚罵之聲。殆如雨下。最後乃要其君曰。「必勿許此約。必勿受倫巴的。苟爾者。臣惟有披髮入山。不復能爲我王效馳驅矣。」王見法帝之意已變而不可復挽也。又見獨力而不足以抗奧法也。卒不用加富爾之言。竟與奧平。加富爾遂挂冠去。復爲黎里一老農。

綜觀加富爾一生之歷史。其意氣用事不能自制者。惟此一役而已。此役也。蓋英瑪努埃之判斷力。實遠優於加富爾也。雖然。是不足以爲加富爾咎也。彼其於開戰以

前。積憂積患。積思積慮。積智積謀。積勞積瘁。天下古今歷史上之人物。未見其比。彼以一身立於舉國怨毒最深。感情最烈。義俠最迫。騷擾最劇。窘厄最甚之盤渦中。內之壓制如沸如騰之革命。外之睨視如虎如狼之大敵。旁之應付如鬼如蜮之列邦。而又揣摩大勢。攫得千載一時之機會於其手中。故以至靜制天下之至動。以至柔制天下之至剛。始終以沈着慎重溫和不忍耐之態度出之。沈着慎重溫和不忍耐者。實加富爾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門也。當是時也。加富爾以眇眇之身。兼任總理大臣外務大臣軍務大臣內務大臣之各要職。搆寢室於軍務省內。夜則著寢衣。自此省往來彼省。處置警察之事務。監督外交之文書。指揮戰爭之準備。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殆半年。故當時撒的尼亞人相語曰。『吾儕有一政府。有一國會。有一憲法。而其名皆名加富爾。』嗚呼。其堅忍若是。其刻苦若是。其勞瘁若是。凡以收一大希望一大結果於今日也。乃功已垂成。一旦而敗之。雖聖如孔子。佛如釋迦。猶將不能無失望無憤激。而况於憂國如焚之加富爾耶。君子觀於此。而益歎外力之萬不可恃。雖

熱誠如加富爾。機變如加富爾。鷲銳如加富爾。猶且不免爲人所賣。苟非有意大利全體人民之實力以楯其後者。則此役其又將爲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續矣。嘻。可畏哉。可畏哉。

### 第十七節 加里波的之辭職

加富爾既去。王慰留不可。乃以拉達志代之。拉達志者。無主義。無定見。因循姑息。非亂世宰相才也。受事之後。卽命撤散義勇兵。義勇兵愛國人民報效而來加里波的所統也加里波的不可。乃自下令於軍中曰。

政事之方針。非吾僑軍人所得與聞。雖然。今日何日。今時何時。此必非吾人可以釋兵甲拋宿志之秋也。吾他無所知焉。吾惟知奉我英明神武之陛下。益討軍實。使歐洲列國。知我意大利男子。決非一蹶卽挫之小丈夫。嗚呼。諸君其同斯懷抱乎。吾敢信捲土重來之機會。震天鑠地之奇觀。其決不遠也。

未幾撒王命往佛羅靈。爲中央意大利軍總督。加里波的既至此地。仰其威名。望風

歸附者絡繹不絕。瞬息之間。而達士卡尼、門的拿、巴馬及教皇屬地之一部。幾全落其手。當是時。加將軍之威望。如日中天焉。乃木秀於林。風則摧之。新任軍務大臣福安治之拉達志內閣軍務大臣等。嫉其能。媚其功也。乃出陰險卑劣之手段。以防障其大業之成就。蓋自千八百四十九年以來。撒的尼亞之黑暗時代。莫此數月爲甚矣。加里波的乃長歎曰。『已矣乎。吾其復爲卡菩列拉島之一老農乎。』撒王百計慰諭溫留之。莫能挽也。乃自解其御用常佩金裝燦爛之獵鎗贈之。以志愛慕。而加將軍遂去。將軍既去。全意大利歎息苦悶之聲。徧於境內。其部下之將校。亦紛紛乞骸骨。將軍聞之。乃自卡菩列拉島發一書以慰撫之曰。

嗚呼。中央意大利同志諸君。諸君勿以鄙人一時失職。而忘其神聖之主義。冷其如焚之熱心也。自鄙人之與所敬所愛之代表意大利自由諸君相分攜也。吾悲不自勝。雖然。吾知我必有復與諸君握手戮力以成就我輩所夢寐不忘一大事之日。吾以是自信。吾以是自慰。諸君乎。諸君乎。頑陋之外交家。固不足以語國

家之大事。或且目諸君爲輕躁爲冒昧。雖然。彼外交家之休戰條約。決非可永續。吾儕固非欲侵略外國以自誇耀。至我祖宗我兄弟所固有之土地。雖尺寸不得以授人。吾儕以此決心。立於天地。其有犯不韙而與吾抗敵者。則吾與自由與彼俱斃。榮莫大焉。使彼公敵者。知吾地雖可以力取。吾民不可以威服。諸君乎。諸君乎。我輩苟堅持此主義。雖復中道以死。而此同仇敵愾之念。猶將傳諸我子孫。我輩以槍礮與獨立心遺子孫。彼國仇民賊。決不能高枕而臥也。

#### 第十八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自千八百二十年燒炭黨革命以來。迄於今日。實爲千八百六十年。時瑪志尼五十五歲。加里波的五十三歲。加富爾五十歲。此四十年中。騷亂繼以騷亂。蹉跌繼以蹉跌。意大利志士之腦之血。亦旣已絞盡矣。大業垂成。遂爲奸雄拿破侖所賣。名相名將。相繼辭職。意大利之黑暗。至是而極。雖然。積數十年來萬數千志士之腦之血。固斷非無結果以終古。至是而意大利統一之業。旣已如壁上畫龍。鱗爪俱現。其點睛

飛去。直需時耳。果也不數月而加富爾復相。

雖然。自肥拉甫耶卡條約以後。大局之形勢一變。既非復巴黎條約時代之舊。其在法國。務堅守肥拉甫耶卡約。使中意大利之附庸小侯王。皆復其舊。其在奧國與法同意。而更促撒的尼亞以實行。其在英國。則漸解意大利之真相。謂必當從民所欲以施政治。其在意大利人民。則切望統一。深恐復蹈千八百四十九年之覆轍。而憚憚皇皇。不可以終日。於是加富爾既再出山。有不可不含垢忍辱者一事。何以故。加富爾今日之政策。莫急於防奧法合縱。故防奧法合縱。則不得不踐前諾。割沙波尼士兩地於法。以買其歡心故。

時撒的尼亞志士。若達志格里阿。若非里尼之徒。游說奔走於四方。以鼓舞其人民。或往波羅格拿。或往門的拿。或往達士卡尼亞。巴爾摩。羅馬格拿。諸地。慫恿其民。使圖自立。各地雲集響應。莫不執干戈以逐其傀儡之君主。而求合并於撒國。彼時爲撒國者。何以待之。亦一困難之問題也。其納之乎。是間接以蔑棄肥拉甫耶卡之條

約。授強敵以口實也。其拒之乎。彼等之來。本出於加富爾輩所獎勵。始亂之而終棄之。是使撒的尼亞之威信墜於地也。加富爾乃說拿破侖曰。「今事勢已至此。且爲奈何。我直割沙波尼士與貴國。貴國其許我自由以處置彼等乎。」拿破侖猶豫而未應。加富爾曰。「事變終不可以無著。諸地憎奧既極。今非合於撒則合於法耳。今革命黨既得勢力。雖其首領之意。多向我撒。然民心猶未可定。盍徵諸各地輿論。使人民各投一票。從法從撒。唯其所擇。三占決二。以多票爲衡。任之天運。不亦可乎。」拿破侖曰諾。於是爲全國普通投票。卒以大多數而前舉之諸國悉合併於撒的尼亞。拿破侖愕然。而意大利萬歲萬歲萬歲之聲。遂震天地。

千八百六十年四月二日。意大利開第一次國會。凡新合併諸國。皆各選出代議士。齊集於焦靈。加富爾之喜可知矣。時沙波尼士雖割於法國。尙未實行。瑪志尼自故鄉志那亞。加里波的自故鄉尼士。皆選出爲議員。尼士之割。固加富爾所不欲。而加里波的所尤痛心者也。乃於四月十六日。在國會場。拍案厲聲。痛罵加富爾之無狀。

詈之爲犬。詈之爲狐。詈之爲卑劣之奴。詈之爲意大利之敵。最後乃放言曰。『若加富爾者。以無情之手段。而賣國於外。以挑發我同胞相殘相殺之禍。以若此之政府。而欲使余與彼握手共事。余有死不能。』而瑪志尼等復相與應和之。其咆哮無禮。實難名狀。加富爾初聞惡言。亦憤懣幾不自制。一剎那間。忽復其沈着之舊態。徐答言曰。『余知余與所最敬愛之加將軍。其間若有一深淵。使我兩人隔絕者存。余以割地之事。勸諸我王。質之我國會。是最我傷心之義務。而亦爲完我一生種種之義務。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當日余之所經驗所悔恨。案此指去年辭職之事也亦不減於加將軍。余冀以此自解於將軍。若將軍必不解而不我恕者。然吾敬愛將軍之念。終不以此而稍渝也。』雖然。加里波的盛怒之下。終不可霽。其日國會議場。紛擾不知所極。議長乃命停議。自後各有志者。頻出調和。而兩人之溝壑。終不可破。國王憂之。卒乃於焦靈城外之離宮。召二人密談。爲加里波的詳述國運內外之實情。辨明前此政府所取之方針不得已之故。加富爾亦披肝瀝膽。請將軍解怒顧大局。於是此第一大政

治與第一大將軍復握手於其所尊所愛國王陛下之前。齊呼意大利萬歲。共戮力以圖將來。

### 第十九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北意大利統一。大業成就。既已過半。雖然。加富爾巴黎會議之宣言。特指尼布士之慘狀。以激衆怒而博同情。今者尼布士之戴外族受壓制。猶依然也。當時意大利列邦之虐政。雖萬方同慨。而其尤甚者莫如尼布士。當千八百五十一年。英國名相格蘭斯頓游歷彼地。歸而述其所見。公諸報紙。大攻尼布士政府之失政。力言其地志士日日思爆裂。良非無由。而暗示歐洲列國當援手以解此倒懸之意。時尼布士政府雖亦公一書以致辯駁。然愈辯駁愈以證其言之實耳。論者謂讀格公書而知當時尼邦人民所以蓄怨積怒而欲一甘心於政府者。必非好爲犯上作亂之徒可比也。案格公書文詞甚優他書多有譯本以其太長故闕不錄

是時尼布士王兼王昔昔里。實代表波旁王統。法國路易第十四而依奧法兩強以

爲奧援者也。初歐洲中世之末，自由主義之萌芽，實自南歐起。卽南意大利之自由市府爲其最先者。而昔昔里、尼布士，卽其市府之一也。彼其在歷史上，早已以自由獲名譽。今也反爲外族傀儡所壓抑，在全歐中爲第一無告之民族。則其亟思一雪也亦宜。

至是意奧方爭於北。昔昔里、尼布士之民，以爲若失此不圖，則他日更無可以自立之望。方將起事，而北方和議遽定。事爲尼布士政府所訥知，勢將破裂。則同志不得不束手就縛。於是瑪志尼黨中有一豪傑，曰格里士比者，以爲先發制人，事不可已。乃首發難，豎義旗於巴拉摩、蔑士拿、卡達尼亞諸地。一面飛報瑪志尼加里波的二傑，乞其來援。實千八百六十年春也。

### 第二十節 加里波的戡定南意大利

時加里波的方聞故鄉尼士被割於法，憤怒填膺，往往竊歎曰：「不圖今在故國，乃反爲外國人。」深不滿於加富爾。

著者案前第十八節所記加里波的事實，在千八百六十年。

一、年南北意大利全統一之後前  
誤據他書錄入彼處今合更正

至是聞南意之亂也。乃決意自投之。自助之以達

其志。瀕行。上一書於英瑪努埃曰。

臣自知臣今所企畫者。爲至危至險之事業。雖然。臣不敢避。臣所志若成。願以一更新且瑩之寶玉以飾王冕。臣尤願陛下獨奮乾斷。排斥樞臣之卑劣政策。還我歌斯奧斯鈞斯游斯之故鄉一片地。勿使臣附屬彼以奴隸於他族。臣不勝縷數。加里波的既上書。不俟報可。竟率其麾下素共甘苦之「千人隊」。發志擲亞海岸而南。嗚呼。誰謂加將軍而徒勇者乎。彼其時義不可與撒的尼亞政府相關涉。與相關涉。則是功未就而先陷撒的尼亞於荊棘也。其此後又義不可不與撒的尼亞政府相關涉。不與相關涉。則是其統一意大利之目的終不可得達也。於是加將軍先畫成竹於胸中。乃以兔起鶻落之手段。飄然乘長風以行。實于八百六十年五月五日也。

彼時之加富爾何爲者。其許之耶。利鄰邦之叛亂。煽部民爲應援。非政府所宜出也。

其禁之耶。沮同志之大業。任同胞之塗炭。尤非政府所欲出也。於是加富爾又出其外交手段。而柴立其中央。若爲不聞加里波的之陰謀也者。不予節制。而聽其自去。隨布告各國。聲稱嚴守中立。彈壓暴民。旋派海軍艦隊躡加里波的之後以行。名爲追之壓之。實則爲其後援也。瀕行。加富爾以至簡單之一言訓誡其海軍提督曰。『此去宜航行於加里波的與尼布士艦隊之間。願足下解此意。』提督比爾薩那亦爲至簡之答詞曰。『吾已解君意。吾若誤會。請君獄余。』遂去。

加里波的之既行也。此報達於各國。外交界之激昂。不可思議。時惟一英國深愍尼布士塗炭之苦。謂此舉不可已耳。自餘各國。則詈以海賊。詈以狂人。嫚罵之聲。不堪入耳。幸加里波的地位。爲外交干涉之所不能及。而加富爾老練敏活之政略。能以一身立於非難攻擊之衝。而無所於動。嘻。加里波的南矣。南方積數百年水深火熱之慘。至是旣熟之又熟。加以百戰飛將之威靈臨之。如空捲殘雲。風掃落葉。東征而怨。後蘇來。時尼布士政府經練之兵。雖有二萬。莫不懾於先聲。望風奔潰。不出

數日。而昔昔里全定。追逐所謂爆裂王佛蘭西士二者於斯巴狄賓。九月七日。遂入尼布士。尼布士以困獸猶鬪之勢。抵抗頗力。加將軍部將比奇志那曰。『我等殆當少卻以避其鋒。』加將軍直前掩其口曰。『噫。勿言。我等到處皆可獲死所。豈擇地耶。』卒奮戰挫之。不數日。而加里波的及其同志之一隊。遂爲南意大利全部之主人。嗚呼。奮七尺以先三軍。未兩旬而舉萬乘。此實有史以來震天鑠地之偉勳。而後此雖有作者。恐亦無復能望其肩背也。於是飛報轟達於世界。舉世界之人。目眙而不能瞬。舌橋而不能下。如醒如夢。如祝如詛。相與奔走相告語曰。『加里波的天人也。非尋常有肉有血之人類也。』嘻。此際之加富爾。喜可知耳。加富爾平昔最患加里波的等輕忽劇烈之手段。懼其牽一髮而全身動。以爲大局政策之累。若夫當此等之時。在此等之地。演此等驚天動地之大活劇。則雖有百加相國。其不能當一加將軍之一指趾也。於是尼布士昔昔里之舊政府既斃。加里波的一躍而爲兩國之攝政官。

## 第二十一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時瑪志尼方在加里波的軍中。參預百事。見大功之既就也。而加里波的自稱攝政官無獨立之意也。乃詰之曰。『何不布共和政。』加將軍固愛共和者。雖然。其愛共和也。不如其愛意大利。將軍之意。以爲無統一則無意大利。苟應以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共和。苟應以非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非共和。所求者達此『統一』之目的耳。若其手段則無容心也。今日不可無一意大利亦不可有兩意大利。今日撒的尼亞既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北。吾輩亦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南。是兩意大利也。真有愛意大利之心。固不可不誦其一以伸其一。以彼經數十年厲精圖治兵強國富君明臣良之撒的尼亞。欲一旦使之棄其所據以從我。靡論不能也。卽能矣。而共和政之前途。又安敢保必有愈於彼。於是乎加將軍誦南以伸北之志。遂確乎其不可拔。瑪志尼無以難也。遂聽其所爲。雖然。加里波的瑪志尼皆崇拜古羅馬。數十年晝作夜夢未嘗去懷者也。其意以爲若無羅馬

則意大利終不得爲意大利。彼等恐撒王之自足而苟安也。乃上書以要王曰：「臣今權攝政官。便宜行事。苟非至我王定鼎羅馬之日。臣百事不敢奉詔。」此當時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加富爾既聞加里波的之定南也。又聞瑪志尼之在軍中也。且喜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於提督比爾薩那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曷爲目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的。被惑於瑪志尼所迷信之共和主義。不肯相下。而遂致分裂。（二）慮彼等乘一勝之威。不自量力。直進擊羅馬。苟爾則必招法國之干涉。而此區區民間義勇隊。終不能與強國久練之師爲敵。而終取滅亡。故其焦急至不可思議。此當時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於此時也。意大利九天九淵之界線。爭此一髮。加富爾畢生事業視此。瑪志尼畢生事業視此。加里波的畢生事業視此。吾儕讀史者至此。則酣歌起舞。拍案浮白。而不

知正諸豪絞腦髓。嘔心血。兢兢翼翼。沈沈慄慄之秋也。於是加富爾出其熟練政略。務欲移此至艱至鉅之責任。出之於粗豪的俠士之手。而入之於沈穩的政治家之手。乃決派重兵向羅馬制機先。以防加里波的之運動。雖然。當加里波的之南征也。各國已紛紛責言。謂其將則故撒將也。其兵則皆撒民也。其必爲撒的尼亞政府所唆使。百口莫能辨也。至是復以重兵向羅馬。而各國其安能默焉。於是加富爾之外交政略又出。

加富爾乃告駐劄各國之本國公使曰。『若我軍不能於加里波的的軍未到喀德里卡以前而先占荷的天那河。則我國必亡矣。意大利必沈於革命之苦海矣。』法帝拿破侖第三聞之曰。『爾撒的尼亞既知此之爲害乎。既知今日自救之不可以已乎。然則不可不賭孤注一擲之運命。以自制其所煽動之人。』時拿破侖欣欣然若有喜色。而不知加富爾所求者。正在彼之此一言也。於是加富爾毅然告以一切責任。我悉負之。於是撒的尼亞之兵。遂以九月拔隊而南。與羅馬教皇兵遇於卡士的

非達羅大敗之。遂據安哥那之地。

加富爾所慮第一事。蓋過慮也。加里波的既早有成算也。至其第二事。則不出所料。若非加富爾之急起直追。則前途遂不可問也。瑪志尼語加里波的曰。『我軍非以二十日內直抵羅馬或俾尼士。則我輩之志終不得達。』加將軍領之。急厲兵秣馬以行。幸也。天相意大利。值尼布士收拾餘燼。拒加里波的於荷的天那河之北岸。十月一日。兩軍始得決戰。尼布士軍大潰。其王走於基達。而撒的尼亞軍亦已渡河而南矣。此時之英瑪努埃。猶未知加將軍之意如何也。深懼兩軍之或有衝突也。何圖加將軍已整飭隊伍。仍被其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手提其緣纓下垂之破帽。莞爾而出迎曰。『臣待我王久矣。』王亦握其手而慰勞之曰。『謝卿賢勞。』於戲。其磊落颯爽之態度。千載下猶將見之。君子讀史至此。而歎意大利之所以興。蓋有由矣。加里波的將以血汗所得之土地獻諸其王。乃於前一日爲告別之宣言曰。

諸君乎。諸君乎。明日實我國民之一大紀念日也。何以故。我共主英瑪努埃將挾

破數百年來離間我國民之障壓。而臨幸於斯土故。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我王。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上帝所畀我之王。吾儕之愛情。能令王感。吾儕以「協回」之花撒於王路。能令王悅。自今以往。更無政治上之意見。自今以往。更無黨派。自今以往。更無競爭。更無不和。自今以往。我如錦如荼之意大利。統一於我英武仁慈之英瑪努埃王治下。意大利萬歲。英瑪努埃萬歲。

十一月七日。王與加里波的駢轡以入尼布士。此淡泊寧靜之將軍。舉全軍全士。以獻諸王。於一切勳爵無所受。於一切賞賜無所受。不攜一駒從。不拾一長物。飄然一身。直歸臥於卡普列拉島。嗚呼。吾徧讀古今東西數千年之史傳。欲求一人如將軍者。豈可得耶。豈可得耶。無已。則北美合衆國之國父華盛頓。其近之矣。

### 第二十二節 第一國會

英瑪努埃既得尼布士昔昔里。雖然。尼王佛蘭西士。非所甘心也。乃訴撒王及加里波的之無道於各國。且乞援於奧法。奧王固欲救之也。然經梅特涅專制以後。國中

反側大起。大軍一動。恐遂不免革命之慘。故不敢黷武於外。拿破侖直派軍艦聲言爲援。然不過恫喝而已。無必救之決心。加富爾乃白王曰。列國之意向可觀矣。天與不取。必受其殃。雖然。事有順序。今請仍依前者北部之例。爲全國普通投票焉。從之。卒以大多數合併於撒佛蘭西士大憤。挑戰一敗。乞降。

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開第一次國會。除羅馬俾尼士兩地外。其餘意大利全國民皆各選代議士。代表民意。齊集於焦靈。此國會開設於凱歌洋溢之中。以此思慶。慶可知矣。雖然。美猶有憾。憾者何。則羅馬俾尼士兩地。實意大利之脅腹。今則脅腹中猶張兩創口也。羅馬者。意大利志士所崇拜之偶像也。加里波的之熱力。起點於是。瑪志尼之熱力。起點於是。彼二傑者。皆有不得羅馬雖死不瞑之決心。豈惟彼二傑而已。以加富爾之沈鍊慎重。亦常言「意大利非定都羅馬。則強國之統一終不可得。」又豈惟彼三傑。舉意大利有血有淚之男兒。固未有不歌羅馬哭羅馬拜羅馬而夢羅馬者也。於是意大利之體既具矣。而若羣龍之无其首焉。故曰美猶

有憾也。

本傳第十八節之第四段當稍刪改而移置此處前誤其年也著者記

### 第二十三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第一國會開會數月後。而加相國遂長逝。相國畢生之志事。亦既十就八九矣。雖然。國之進步靡有窮。人之希望靡有窮。故愛國志士之責任之懷抱之缺憾亦靡有窮。於是加富爾遂自覺遺下無量數未了之緣。賣志以沒。其最大者則有二端。一曰尼布士善後問題也。尼布士雖合併。然其民未能同化。尼布士人久伏於專制政府之下。不知有法律。近以民氣大動之後。流於囂張。動輒以反對政府爲事。於是廷議有欲以嚴峻之手段治之者。加富爾大憂焉。常語人曰。『若妄下戒嚴令。以威力治國。以軍政臨民。雖有智者。必不能善其後也。』加富爾深懼彼捐館舍之後。執政者以此墜其業也。其在病牀。如夢魘然。輒喃喃自語曰。『勿下戒嚴令。勿下戒嚴令。』如是日數十次。蓋憂之深矣。二曰教皇權限問題也。羅馬教皇。以千年來掌握意大利之大權。其權不徒在宗教教育而已。而兼及於政治。使教皇而認此半島即意大利爲彼

所轄之土地。則意大利王。決不得爲國民的政府之元首。其事理至易明也。然以教皇之尊嚴。固非能以待尼布士王之法待之也。而欲彼之甘自退讓。將千年固有之權力。拱手以畀國王。又事之至難望者也。於是乎意廷不得不窮。當千八百六十年。羅馬康達之地。合於意也。教皇固已大怒。宣言屏逐其民於教外。夫使英瑪努埃。加富爾卽見絕於教皇。亦不足以爲二子損。無如彼君臣者。皆熱心於教會之人也。故常兢兢焉。不欲有所犯。雖然。爲一國之大計。又安得含忍以終古也。加富爾深知乎改革之業。非通於全局而不能爲功也。彼常言曰。『凡擇一國之京師。不可不因人民之感情。羅馬者。實甘於爲大國之首都。徵諸歷史上智識上德義上而皆然者也。爲今之計。宜使教皇知教會之威力。不必依於政權而能獨立。教皇脫離政權。然後教會益以光榮。吾有一主義欲宣布於意大利。卽「建設自由教會於自由國」是也。』云云。加富爾懷此主義。屢與羅馬宮廷懇篤協議。而事與願違。意大利每進一步。則教皇之執拗愈深一層。此等夢想。來往於此大政治家之腦者。殆數十年。而卒

懷此夢想以入於地。吁。可悲矣。

加富爾三十餘年之生涯。歷人類所不能歷之勤勞。荷人類所不能荷之憂慮。其晚年所經歷至可喜之勝利。與至可悲之失敗。循環相續。而彼鐵石比堅金玉失整之軀體。亦銷磨盡矣。王英瑪努埃於其彌留前十日。寸步未嘗離側。易簀之時。無一言及他事。惟疾呼曰。

下戒嚴令於尼布士。臣期期以爲不可。期期以爲不可。惟清彼等。清彼等。清彼等。

*Tilavi, tilavi, tilavi!*

最後之一刹那。猶顧其旁侍之愛弟而言曰。

吾弟乎。吾弟乎。自由國中之自由。教會。 *Brate, brate, libera chiesa italiana*

*stato*

于八百六十一年六月五日。意大利獨立大政治家宰相伯爵加富爾薨。上自王。下至士大夫農工商買兒童走卒。莫不悲慟。如喪考妣。朝爲罷朝。野爲罷市。全意大利

國民沈於煩惱海者數月。嗚呼。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爾解之。意大利人之荆棘。加富爾鋤之。意大利人之常識。加富爾教之。意大利人之自由。加富爾畀之。意大利非加富爾之妻。而加富爾之兒也。加富爾之棄意大利也。年僅五十一。使更假以十年。其未竟之業可以竟。其未償之願可以償。吾敢信意大利之國勢。不止於今日也。加富爾之造意大利。與俾士麥之造德意志同。而俾士麥之死後。於加富爾殆三十年。此德之所以能如彼。而意之所以僅如此也。此吾所以不得不重爲意大利人悲也。雖然。加富爾亦可以瞑矣。林肯以放奴爲一生大事業。南北美之難甫定。而林肯逝。加富爾以統一意大利爲一生大事業。第一國會甫開。而加富爾逝。嗚呼。加富爾其亦可以瞑矣。

#### 第二十四節 加里波的下獄及游英國

此時之意大利。實不可無一加富爾。而加富爾遂逝。舉國失望。罔知所措。幸也拿破侖第三。猶表同情。以六月下旬。遂公認意大利獨立。派公使駐劄意京。而繼加富爾

之後者。爲男爵利卡梭里。蕭規曹隨。無特別之手段。足以繫人望者。其年一八六七年。意大利政府草一與羅馬教皇交涉之法案。託法國轉達於皮阿士第九。許以教皇若放棄政權。則以巨萬之資相酬。且其教權仍得無限自由。政府絕不干涉。乃皮阿士固執不動。宣言千年以來。歷代教皇與其執政所領屬之土地。雖尺寸不得割讓。政府應付之策殆窮。於是意大利人民大激昂。革命黨又蠢起。所在出沒。加里波的乃擲長鏡手長劍。復蹶起於卡普列拉。率義勇兵千五百。由昔昔里登岸。僅一月。遂涉眉西奴海峽。進入教皇境。意大利政府懼招物議。惹列強之干涉。爲社稷危也。急發兵堵之。八月二十九日。兩軍相遇於亞士普羅門。互衝突。加將軍被傷。遂爲王軍所禽。此時之加里波的。上自王。下至屠買負販兒童走卒。莫不崇拜之若偶像然。徒以外交上之嫌疑。不得不幽之於巴力拿羅。而歐洲列國之輿論。益傾倒至不可思議。將軍之在巴力拿羅也。嘗偶語侍者曰。英人之聲。余所最樂聞。此語一出。各報館競播述之。英國之名媛名士。有欲一親其警歎以爲名譽者。有欲以一語慰其岑。

寂而自以爲功德無量者。無貴無賤。無老無少。無村無佃。咸奔走趨集若恐後。巴力拿羅之旅館。忽爲英客所占殆盡。就中有一老嫗。率其所愛之少女。亦自本國萬里渡海。抵加將軍獄地。乞爲看護婦。加將軍日聞其聲。以爲娛樂。將軍固遜謝不肯納。而彼母女者。於他國語言。一無所解。旅費既盡。熒熒無歸。以意國政府之救助。僅得返故土。而猶必欲達其目的而後已。此意達於將軍。卒許以一刻之頃。入囚室。乞將軍手書之字一枚。斑白之髮一莖。狂喜以歸云。嗚呼。此雖小事。而加將軍之熱誠。吸攝一世。與夫西方民俗。崇拜英雄。迷信英雄之氣象。皆可想見矣。

未幾遂出獄。加將軍乃漫游於瑪志尼。所謂第二故鄉之英國。將以喚起英人對於羅馬問題之熱情。英人素以好客聞天下。至其歡待之切誠。刺激之劇烈。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將軍舟抵梭僧。甫登陸。英人蟻集於江干者。忽以萬數。相握者。手復一手。相接者。吻復一吻。積半日。猶不能行寸步。將軍試劍活潑之手。已攀腫而不能動。將軍風塵蒼古之面。已涎積其如欲滴。將軍數十年來出入必借之深赤外套。

爲熱狂崇拜者所摸竊所橫奪。撕裂爲百數十變。各寶其一寸一縷以相炫耀。英國全國之社會。無朝無野。無老無幼。皆如失其腦力。失其心力。其心中腦中。不復知有職業。不復知有學問。不復知有娛樂。不復知有煩惱。而惟知有一加里波的將軍。嗚呼。大丈夫。真男子。不當如是耶。不當如是耶。

拿破侖第三。素不喜加將軍之爲人也。聞其受歡迎於英國。如是其劇且烈。恐爲歐洲全局之影響也。於是私於英相巴彌斯頓。使勸上客之返國。未幾而加將軍遂歸。

### 第二十五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逮

千八百六十四年。王英瑪努埃復以羅馬問題與拿破侖有所協議。其年九月。兩國締約。法人撤其戍羅馬之兵。而意王仍不侵犯其政權。此實外交漸進之政策。不得不然也。而熱誠如裂之加將軍。至此益欲忍不可復忍。彼其少壯以來所挾持之共和主義。遂復出現。以爲在此因循帝政之下。終不足以奏統一大業。乃宣言於衆曰。今日我輩終不可不以共和國國旗豎之於巴的幹宮殿之上。咄。共和主義。一日

不可緩。咄。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

時意王既失沈鍊敏達之宰相。而在此有共和黨之急激運動。在彼有山嶽黨之絕

對反對。山嶽黨者主張教皇之政權者也。在外復有法帝拿破崙命啤睨猜忌。意王立於四面楚歌之

中。焦苦殆不可思議。千八百六十七年秋。復以政府之命。突然逮捕將軍。使蟄居於

卡菩列拉。交地方官管束。未幾將軍之子名美那治者。忽在外自招義勇隊。復侵教

皇境。老將軍聞之。勃勃不能自禁。遂以十月十四日逃出卡菩列拉。所至響應蟄附。

以風馳雨驟之勢。忽達羅馬。與其子遇。老將軍小將軍駢轡以入羅馬。與敵劇戰

於門的郎。大捷。羅馬殆再落於加將軍之手。而佛羅靈政府。意大利自千八百六十

羅靈懼執釁債事。已制機先。急派兵於羅馬。法蘭西軍亦踵至。於是加將軍三面受敵。

進退維谷。乃集麾下而申警之曰。

我輩以貴重之血。購得此羅馬於意大利公敵之手。今佛羅靈政府以兵力侵入

之。我輩深願以無上之愛情。歡迎我同胞。按此指軍王及政府相與戮力。驅逐殘虐之傭兵

按此指於境外。此區區十年以來所懷之素志。諸君所共聞也。雖然。若彼卑劣異

弱之政治家。仍挾其模稜兩可之政策。欲維持繼續其所謂九月怪條約者。按此指一

八六四年意王與拿破侖之所定約而強逼我輩。使擲兵器。以屈服於妖狐猾魔。按此指拿破侖及教皇之下。

則當此之時。余惟自認「以己之劍保護己所有屬地」按此秦西通語也之權利而已。他

非所聞也。羅馬之政府。不可不以羅馬人民之公意投票而選之。諸君乎。諸君乎。

其有念我千年來祖宗所宅之首都。欲建設自由統一之意大利於其上者乎。如

其有之。則非待我新意大利去模稜主義之廢墟。達良心自由之天國以後。非待

千年來公敵暴軍。絕其跡於我國土以後。我輩決不得釋兵而嬉也。

由此觀之。加里波的當時之地位。可以見矣。即王師如與我同宗旨同手段也。則以

正當之方法。相戮力以取羅馬。而不然者。王師若旁觀焉。甚乃反對焉。亦必以獨力

而使羅馬終爲羅馬人之羅馬。蓋加將軍之事業。實以羅馬始。以羅馬終者也。不幸

拿破侖第三以護法爲名。早已派遣大軍。壓境以進。曾無所顧惜。無所猶豫。彼已衆

寡之數既已相懸。而加將軍麾下。又皆無訓練。無兵械。空拳白戰之軍士。徒以大將之威名魔力。奔走羣集。雖曰義勇。究豈足以爲百戰法軍之敵。於是於綿達尼一小村落之旁。兩軍相遇。加將軍大敗。士卒死亡逾半。王英瑪努埃聞之。肝腸寸裂。痛哭不食者三日。語近臣曰。『嗚呼痛哉。彼螺旋後膛之烈鎗。毒我愛子。斷我驕兒。我之苦痛。視彈丸薄擊於我肢體爲尤甚也。嗚呼痛哉。百身莫贖。萬冤誰論。吾無暇哀感。吾惟沈痛。吾無暇憤恨。吾惟懺悔。』云云。雖然。英瑪努埃固久受加富爾之薰陶。沈穩歷鍊之人也。彼雖哀痛煎迫。腸斷九迴。然其外之對於法蘭西。內之對於本邦倡亂之義民。皆保其適當之威嚴。徐乃告拿破侖曰。『君爲德不卒。從前盛意。盡付東流。今意大利全國國民中。其念君舊德者。已無復一人。兩國同盟之誼。恐非復政府之力所能及矣。嗚呼。奈何。其以螺旋彈丸。濫擲於同盟國國民之頭上也。』雖然。英瑪努埃仍自懲其首事之民。無所假借。於是加里波的復被逮。再命蟄居於卡菩列拉島。加將軍之事業遂終。

## 第二十六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意大利之建國。以得羅馬爲究竟。而其得羅馬之時。彼三傑者皆未嘗直接有所効力。彼其時瑪志尼既廢。加富爾既死。加里波的既鋼。前此絞腦髓擲頸血以易之。而經數十年不能得者。今乃若安然唾手以收其成。淺見者或謂是有天焉。非人力所能爲也。而烏知乎人事之盡既達極點。如畫龍壁上。不飛去者只爭一睛。睛之點固有時。而畫師之心力。蓋益不可思議矣。自加將軍舉事以後。意政府常以左證。以表明本國國民意嚮之所在。以布告於列國。列國亦憚意民之勇敢而憐其熱誠也。表同情者。日以益多。此驚天動地之大活劇。浸近團圓時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起。疾風暴雨。不旋踵而屆遂定。歐洲形勢爲之大變。吞聲飲恨爲城下盟之法蘭西。已無復餘勇爲教皇之保護主。至是意大利王再以滿腔之誠意。說教皇使之讓步。皮阿士第九仍頑然不動。不得已。乃以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王軍遂入羅馬。建三色旗於最高之神殿。翌日。下令府中。使其民各以己意欲從王者。欲從教皇者。

自由投票。票集積啓。則從王之數。四萬七百八十八。從教皇之數。僅四十六。翌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英瑪努埃。遂爲意大利皇帝。開國會於羅馬。勅告國民所舉之代議士曰。

於戲。我同胞。我輩數十年來。萬死不顧。一生所經營之事業。今既成就。閱無量數之艱難辛苦。危險挫折。卒乃使意大利返於意大利。羅馬返於羅馬。我數百年來。蕩析離居。肝膽秦越之父子兄弟。今乃得以代議士之名譽。集茲一堂。拭一掬。感喜之淚。以認識吾輩所思所夢之故鄉。於戲。此等經歷。實告我輩以莊嚴神聖。且以義務之觀念。銘刻於我輩之腦中。而使莫能諉也。（中略）我輩以愛自由故。故有今日。自今以往。我輩不可不生息於自由與秩序之中。以「力與平和」二德爲保持生命之要具。（中略）我輩之前途。其幸福似海。其希望如潮。立於世界大國民之間。而有代表意大利名譽羅馬名譽之責任。我輩負此責任。不可不養成其適應於此責任之實力。於戲。欽哉。意大利萬歲。意大利國民萬歲。

至是新意大利統一之大業。既已告成。時去加富爾之卒既十年。其翌年。實爲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瑪志尼卒。年六十七。更閱十年。實爲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加里波的卒。年七十五。

結論

新史氏曰。吾儕讀史何爲乎。察往以知來。鑒彼以誨我而已。吾讀泰西列國近世史。觀其事業及其人物。無不使吾氣王而神往。而於意大利建國史尤若養養然有所搔抓於余心。趨趨然有所刺激於余腦。使余笑。使余嘔。使余醉。使余舞。余求其故而不得。余爲三傑傳。乃始若化吾身以入於三傑所立之舞臺。而爲加富爾幕中一鈔胥手。而爲加里波的帳下一驄從卒。而爲瑪志尼黨中一運動員。彼憤焉吾憤。彼喜焉吾喜。彼憂焉吾憂。彼病焉吾病。吾於是一擲筆。西向望祖國。乃沈沈焉閉目焉曰。嘻。彼數十年前之意大利。何以與我祖國相類之甚。其爲世界上最古最名譽之國也。相類。其中衰也相類。其散漫而無所統一也相類。其主權屬於外族也相類。其專

制之慘酷也相類。其主權者之外復有他強國之勢力範圍也相類。勢力範圍不止一國。國民舉動。動遭干涉也相類。嗚呼。同病相憐。豈不然哉。而彼其不如我者更有數事。曰土地之小不如我。曰人民之寡不如我。曰無中央政府不如我。曰有政教之爭不如我。吾昔論中國時局。持之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國比。持之與十八世紀末之美國法國比。持之與十九世紀末之日本比。皆覺吾之困難。有甚於彼等數倍者。輒以爲彼中豪傑之所以成就大業。殆天時人事之相適。而非我輩之所能企也。及讀意大利建國史。而觀其千回百折。停辛貯苦。吞酸茹險之狀。自設身以當此境。度未有不索然氣沮。力竭聲嘶。一蹶再蹶。而吾喪我者。而今日之意大利。何以能巍然立於世界上。儼然廁於歐洲六大強國之列。而一舉一動。繫天下之重輕也。嗚呼。吾案意大利建國成蹟。而乃始知天下果無易事。而乃始知天下果無難事。吾欲速之謬見一破。吾厭世之妄念一破。

意大利建國。自發軔以至告成。中間凡五十餘年。大波折者六次。小波折者十餘次。

其間危機往往在一髮。使其氣一餒焉而卽敗。使其機一誤焉而卽敗。乃其敗也一而再而三以至於十數。而餒焉者無一焉。此或失機而常能有不失焉者與之相救。合天下古今之壯劇活劇慘劇悲劇險劇巧劇。以迭演於一堂。嘻。何其驚心動魄不可思議。至於此甚也。豈有他哉。人人心目中有「祖國」二字。羣走集旋舞於其下。舉天下之樂。不以易祖國之苦。舉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國之樂。人人心目中有祖國。而祖國遂不得不突出不湧現。佛說三界唯心所造。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西哲曰。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吾今欲祝中國之爲新中國。吾不得不虔禱彼造物者。乞誕若三傑其人於我中國。雖然。吾又疑三傑其人者。非彼蒼之生是使獨而有以靳於我國民也。皆以三傑爲不可幾及。而三傑遂不可幾及。又其上焉者。或以三傑之性行之事業之志節。望諸他人。責諸他人。而三傑遂不可幾及。故吾以爲欲造新中國。必有人人自欲爲三傑之一之心始。人人欲爲三傑之一。未必卽能爲三傑之一。而千百人欲之。則一二之

眞似者必出焉矣。卽不能。而合十人而得似其一焉。合百人而得似其一焉。則我有三十傑三百傑。而必可任彼三傑所任之事業。而何國之不能救也。雖然。我輩非徒曰慕之曰學之而已。摹其貌而失其眞。不有其所長。而藉口於其所短以自固。則褊急任氣者。何不可自言學瑪志尼。輕舉妄動無忍耐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里波的。持祿保位陰鷲取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富爾。以此學三傑。三傑不任受也。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如焚如裂之血誠故。是故當學。彼其心目中無利害。無毀譽。無苦樂。無成敗。而惟認定其目的之所在。以身殉之。人人不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人人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記不云乎。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今日中國之少年子弟。或滿腔利慾。滿腹機械。而猶敢靦然以愛國二字爲口頭禪。此又與於亡國之罪魁者也。故不欲學三傑則已耳。苟欲學之。則第一宜下慎獨工夫。日必自省吾愛國血誠之程度。與彼相去奚若。吾之言愛國也。得毋爲名乎。得毋爲利乎。得毋爲事勢之迫不得已乎。苟其若是。則是與三傑之人格成反比例。而北轍而南其

轅也。夫三傑之血誠。生而具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我卽不能若是。而日日而省焉。昔昔而養焉。固未有不能幾者矣。况夫知與行合一者也。吾旣知國之可愛。而所以實行其愛者不力焉。苟非知之未灼。則必其自欺者也。故吾以毋自欺爲學三傑之第一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專一故。是故當學彼等之愛國也。舉天下之人之事之物。無足以易其愛。撓其愛者。其例多不可具引。吾於其所以待其王者。徵之。瑪志尼。非有憎於其王也。以是爲不足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敵之。加富爾。非有私於其王也。以是爲可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奉之。加里波的。亦非有憎有私於其王也。當其見爲可以達此目的也。則奉之。當其見爲不可以達此目的也。則敵之。彼等之視其王。皆若無物也。非輕王薄王。以爲以王與國比較。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能以此分其愛也。有攫金於齊市者。吏鞠之。則曰。只見金不見人。彼三傑之只見國不見王。亦若是而已。王與國之關係。如此其密切。而猶不足以分其愛。他更何論矣。詩

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精一爲學。三傑之第二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廉靜淡泊高尚之性質。故是故當學。彼等無富貴心。無功名心。加里波的之脫履爵祿。兔起鶻落於卡菩列拉之一孤島。其高風亮節。爲史家所津津樂道。固無論矣。卽如加富爾者。終身立朝。與王室相左右。及肥拉甫耶卡之約成。則若忘其在臣位也。唾罵雜選於兩君之側。不得請則悍然挂冠而去。彼立於此位。非自爲也。爲意大利也。苟不能行其志。則一朝不願居也。瑪志尼當千八百四十八年歸國。先王阿爾拔。虛首相之位以待之。且許授彼全權。使制定憲法。此傳中失載他日付印時當補入而瑪志尼自以爲非行共和主義。則新意大利終不可立。毅然辭之。不以相位易所信也。凡此諸端。皆尋常人所萬萬不能。而三傑若行所無事焉。蓋其性質之高潔。其道力之堅定。實一切事業之總根原也。吾儕雖不能安而行焉。亦當勉強而行焉。毋曰我有所貢獻於社會。則雖厚受社會之酬償而不爲泰也。酬償非必不可受。而崇貴逸樂。最足移人。與之相習。浸假有喪其志者。而義務之觀念。將日

薄矣。浸假而有保持之之心焉。則任事冒險勇敢之精神。且日銷蝕矣。久而久之。將失其本來面目。以自伍於流俗。彼其初志未必非也。牽於外而人格與之俱降也。吾見夫今日志士。往往自恣於聲色狗馬。而以爲不拘小節者有焉矣。干謁於公卿王侯。而以爲借途辦事者有焉矣。吾豈敢遽謂此中之必無人才。顧其不墮落者幸而已。故寡欲爲學三傑之第三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沈毅堅忍。百折不回。故是故當學。綜觀歷史上建設之事業。其挫折之多。未有若意大利此時若者也。瑪志尼終身未嘗成一事。然其革命暴動之舉。自二十歲以至六十歲。凡四十年間。無一日不口講指畫。伺隙而實行也。加里波的敗於始。成於中。而敗於終。其目的之極點。一日未得達。則一日不肯休。前後被逮十數次。無所於悔。無所於懼。而一惟貫徹其所志之爲務。加富爾足智而持重。事必求可。功必求成。然其失敗之役。亦屢見不一見。愈摧而愈堅。愈拂而愈勇。至死之日。猶耿耿以未竟之志爲念。忍辱負重爲成功不二法門。於三傑見之矣。天下

事順與逆相倚。難與易相乘。一事之始末。其順焉易焉者。只有此數。其逆焉難焉者。亦只有此數。卑屈怯懦之徒。一遇逆難而遂退轉焉。則事無論小大。而無一可成。而豈知過此逆而難之一關頭。則必有順而易者之在其後。苟一退轉。則並其前途之順者易者而失之也。故堅忍精進爲學三傑之第四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閱歷甚深。學養有素。故是故當學。瑪志尼之事業。由於其哲學之深邃。理想之高尙。其主義言論。所以能動天下。皆賴是也。加富爾之事業。自彼漫游英國時所察驗。臥隱黎里時所經歷。後此內治外交。皆舉而措之也。加里波利之事業。由彼在南美時。經百戰。歷萬難。有以習於行軍之術。鍊其膽而神其用也。凡欲救國者。不可無其具。農夫出疆。猶不能舍耒耜。市儈營業。猶不能無資本。學問閱歷者。實吾輩之耒耜之資本也。日言愛國。而不汲汲於此措意。惟撫拾一二空論高談雄辯以爲快者。非欺人卽自欺也。故做預備工夫爲學三傑之第五義。要而論之。彼三傑之人格自頂至踵。無一指一髮而無可以崇拜之價值。此五端者。

不過對吾儕之缺點而舉之以相勸勉相警厲云爾。嗚呼！我輩勿妄菲薄我祖國，勿妄菲薄我眇躬。苟吾國如有三傑其人者，則雖時局艱難，十倍於今日，吾不必爲祖國憂，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險象，夫豈在吾下也。苟吾躬而願學三傑其人者，則雖才力聰明遠下於彼等，吾不必爲眇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有名之傑三，而無名之傑尙不啻百千萬，使非有彼無名之傑，則三傑者又豈能以獨力造此世界也。吾學三傑不至，猶不失爲無名之傑。無名之傑徧國中，而中國遂爲中國人之中國焉矣。

# 噶蘇士傳目次

發端

第一節 匈加利之國體及其歷史

第二節 噶蘇士之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第三節 噶蘇士未出以前匈國之形勢及其前輩

第四節 議員之噶蘇士及其手寫報紙

第五節 獄中之噶蘇士

第六節 出獄後之五年間

第七節 菩黎士堡之國會

第八節 匈國之內亂及其原因

第九節 匈奧開戰及匈加利獨立

第十節 布打城之克復及兩雄衝突

外史錄爪 噶蘇士傳 目次

二

飲冰室叢書第九種

第十一節 噶蘇士辭職及匈加利滅亡  
第十二節 噶蘇士之末路及匈加利之前途

## 噶蘇士傳

發端

或問新民子曰。子著錄人物傳於叢報。而首噶蘇士何也。曰。吾欲爲前古人作傳。則吾中國古豪傑不乏焉。然前古往矣。其言論行事。感動我輩者。不如近今人之親而切也。吾欲爲近今人作傳。則歐美近世豪傑。使我傾倒者。愈不乏焉。雖然。吾儕黃人也。故吾愛黃種之豪傑。過於白種之豪傑。吾儕專制之民也。故吾法專制國之豪傑。切於自由國之豪傑。吾儕憂患之時也。故吾崇拜失意之豪傑。甚於得意之豪傑。吾乃冥求之於近世史中。有身爲黃種。而託國於白種之地。事起白種。而能爲黃種之光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起於專制之下。而爲國民伸其自由。自由雖不能伸。而亦使國民卒免於專制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所處之境遇。始於失意。中於得意。終於失意。而所懷之希望。始於得意。中於失意。終於得意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噶蘇士者。實近世一大奇人也。其位置奇。其境遇奇。其事業奇。其興之暴也。奇。

其敗之忽也奇。要之其理想。其氣概。其言論行事。可以爲黃種人法。可以爲專制國之人法。可以爲失意時代之人法。孟子不云乎。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曠蘇士之沒。距今不過十年。吾儕去豪傑若此。其未遠也。嗚呼。讀此傳者。可以興矣。

第一節 匈加利之國體及其歷史

今世界中有所謂雙立君主國 (The Dual Monarchies) 者焉。吾中國人驟聞此語。殆不解其何謂也。雙立云者。一君主國之下。而有兩政府焉。其憲法異。其風俗異。其政府之威嚴相匹。其人民之權利相匹。語其實際。則釐然兩國也。而特同戴一君主於其上。此爲近今最新奇可喜之政體。世界中現行此種政體者有二國。其一爲瑞典與挪威。其一則奧大利與匈加利也。此等國體。與英愛君主國有異。英皇之徽號。固稱爲大不列顛王兼愛爾蘭王。然愛爾蘭非能自有政府也。又與德普君主國有異。德國皇位。固爲普國王所承襲。德普亦各有政府。然普政府對於德政府而有種

種之權限。德政府與普政府非平等也。至奧匈等雙立國。其情實全反是。雙立國者。實一不可思議之現象。而亦過渡時代所不得已而最適要之法門也。而奧匈兩國所以合而分分而合。造成此等離奇政體者。其原因經歷若何。讀噶蘇士傳。可以得之。

請言匈加利之歷史。匈加利人者。亞洲黃種。而古匈奴之遺裔也。西曆三百七十二年。匈奴一部落。自裏海北部。西侵茲土。及紀元一千年。王國之體始備。以東方之強族。浴西方之空氣。故其人堅忍不拔。崇尚自由。千二百二十二年。始立憲法。有所謂金牛憲章 Golden Bull 者。實國中貴族與其王所訂定之條約也。篇中於軍役義務之制限。租稅條例之規定。司法裁判之制裁。一一明定之。且言國王若違此憲。則人民有可以執干戈以相抗之權利。蓋匈加利立國之精神。於是乎在。今世政治學者。動稱英吉利爲憲法之祖國。而此金牛憲章之成立。實在英國發布大憲章 Magna Carta 之前二年。是世界文明政體。首創之者。實惟黃人。匈加利在世界史上之

位置價值亦足以豪矣。

匈加利與奧大利之關係。實自三百八十年以來。至千五百二十六年。土耳其王查理曼伐匈者六度。猙獰劫掠。殆不可當。匈王路易第二戰死。無子。其后馬利亞。實奧國王菲狄能第一之妹也。以匈合奧。使並王之。自茲以往。匈遂永爲奧之屬地。然菲狄能猶先向國民而誓守其憲法。乃得踐位。此後百餘年間。匈人執干戈以抗暴政之權利。未或失墜。故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大陸之國民。其享自由自治之幸福者。以匈加利爲最。匈加利國民。義俠之國民也。前奧女王馬利亞的黎沙時代。普魯士撒遜。亦德一國聯邦也法蘭西諸國。聯軍破奧。女王避難於匈之坡士李尼。開匈加利國會。求救於其民。匈人激於義憤。戰聯軍而退之。其後拿破侖蹂躪歐洲。奧大利受創最劇。奧王佛蘭西士第一。亦恃匈民義俠之力。僅乃自保。匈之有造於奧。非一端矣。及維也納會議既終。神聖同盟斯立。千八百十五年事也。當時拿破侖之風潮既息。各國君主務以鎮壓國民爲事。俄普奧三帝創此會。盟誓相援助。以助其民。奧人不念匈民之德。且忌而嫉之。奧相梅特涅。以絕世之奸雄。外之操

縱列邦內之壓制民氣。匈加利八百年來之民權。摧陷殆盡。水深火熱。哀鳴鳥之不聞。雨橫風狂。望潛龍之時起。時勢造英雄。噶蘇士實此時代之產兒哉。

## 第二節 噶蘇士之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千八百二年。實歐洲一最大紀念之年也。蓋世怪傑拿破侖。以是歲卽位。爲法蘭西王。而歐陸中心之風雲兒噶蘇士。亦以其年四月二十七日生於匈加利北方之精布梭省。噶蘇士名路易。Louis Kossuth。家系雖非貴族。而其父素以愛國知名。其母熱心之新教徒也。少年受教有方。故性質高尚。熱誠過人。有非偶然者。噶蘇士早慧。年僅十六。卒業於巴特府之卡文大學校。名聲藉甚。常語人曰。丈夫志一立。何事不可成。聞者莫不歎異之。十七歲。始研究法律。奉職於某府之裁判所。以資習練。常遊歷各地。所至必參列其法廷。閱歷益深。千八百廿二年。年僅弱冠。卽以法律名家。聞於國中。乃歸故鄉。爲精布梭省之名譽裁判官。其天才之絕特。實有足驚者。此後十年間。從事法律之業。又往往跋涉山海。獨適曠野。或游獵以練心膽。或演說以養

雄辯。鷲鳥將擊。先修羽翼。偉人之所養。有自來矣。

### 第三節 噶蘇士未出以前匈國之形勢及其前輩

十九世紀之匈加利史。得三傑焉。前有沙志埃伯爵。中有噶蘇士。後有狄渥。皆國民之救主。而歷史之明星也。噶蘇士憑藉沙志埃所養成之國力。因以一鳴驚人。而其挫敗之後。未竟之業。賴狄渥以告成功。故爲噶蘇士作傳。不可不並前後二傑而論之。

沙志埃伯。溫和派也。噶蘇士則急進派也。急進派之前乎噶氏者。有威哈林男爵。故欲知噶蘇士以前匈國之形勢。則沙威兩前輩其代表也。

匈加利本有國會也。但神聖同盟以後。梅特涅正值全盛。專制政策。日進日甚。以爲外患既不足畏。所當努力者。惟防家賊而已。思及匈人毛羽未豐。從而剪之。乃七年不甯國會。凡立憲君主國召集國會之權皆君主掌之不甯惟是。又蹂躪金牛憲章之明文。添加軍隊。脅國民以服兵役。增徵租賦。數倍於前。彼義俠之匈加利人。豈肯束手坐視此辜。恩非

禮之行哉。於是國論囂囂。嗚與人之無狀。王不得已。乃有千八百二十五年國會之設。時乃國會上議院一豪傑出焉。則沙志埃其人也。

國會舊例。惟許用拉丁語演說。蓋奧王壓制匈人之一法門也。沙伯進萬斛愛國之血誠。毅然脫此箝軌。當開會之日。卽以匈加利語大聲疾呼。申明匈人固有之權利。歷數佛蘭西士第一之失政。海潮一鳴。聲滿天地。自此以往。十五年間。自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三九年

沙伯實爲匈加利全國之代表。伯嘗作一書以獎勵國人曰。

嗚呼我同胞。疇昔光榮赫奕之匈加利。今乃陷溺至此。吾能勿悲。雖然。公等毋悲焉。奮其愛國之心。以鑄造他日光榮赫奕之新匈加利。又豈難也。

讀此數言。可以想見沙伯之爲人矣。彼不徒空言也。又實行之。凡一切開民智增公益之事。無不盡力。設民會以通聲氣。立高等學校以養人才。開新式劇場以厲民氣。演劇之事關於國民進德者甚大吾別有文論之廣郵船鐵路以便交通。興水利築海岸以阜民財。凡茲文

明事業。不遑枚舉。蓋沙伯者貴族也。實行之經世家也。其所務者以溫利手段。易俗

移風。蓄養實力。所謂老成謀國。固當如是也。

而嚙蘇士者。具如電之目光。抱如燄之血誠。深有見夫民族主義。爲立國之本。久懷一匈加利獨立之大理。想於其胸中。其不能以沙伯之所設施。而躊躇滿志。亦勢使然也。未幾而法國第二革命起。一八七三月。電流倏忽。徧傳歐洲。匈加利亦受其影響。而急進派興。志士奔走號呼於國中。曰獨立！獨立！！獨立!!!者。所在皆是。於是乎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國會。又不得不開。溫和派首領沙志埃伯。與急激派首領威哈林男。會議數四。互相調和。乃提出協議案於國會。其略曰。

憲法者。匈加利各種法律之源泉也。不經議院之承認。而妄布法律。是與國政府之專橫者。一也。千八百二十五年以來。七年之間。不開國會。是政府怠慢之罪。二也。農工勞力者。國民之神聖也。今殆以奴隸視之。毫無保護。是謂厲民。三也。選舉權者。天賦權也。成年之民。皆當有此。而妄加制限。侵害自由。四也。國會不許用匈加利語。而惟獎厲拉丁語及日耳曼語。損匈加利之國權。五也。國文

學不興。

按言愛國者本國文學最爲重要今崇拜西人者流欲以英語爲學校中獨一教科不知本也

學校不起。窒塞民智。六也。

內地工業。爲苛政所困。日漸衰頹。陷民死地。七也。

國會既開。連亘四年。此等諸案。日日提議。將以大行改革。拯民痍瘡。而奧王方醉夢於專制之中。視新政如蛇蝎。且恐諸案既定。而匈加利遂不可復制。於是悉予駁斥。無一俯從。立憲君主國議院議定之案。必經君主批准然後施行。國會失望之餘。憤激愈甚。威哈林男慨然曰。

嗚呼。我同胞其念之。我等所提議各件。固有利於匈民。而亦未始有害於奧人也。顧奧王一一反抗之。推其意非以我所愛之匈加利永世爲其奴隸國而不止也。奧王實匈加利之公敵也。

此之一語。激動數百萬義俠匈國民之耳膜。且哀且痛且憤。一嘯百吟。一呻百問疾。人人心中目中口中。惟牢記金牛憲章所謂執干戈以抗虐政之一大義。蓋舍此以外。無餘望焉矣。奧政府仇威哈林既甚。逮之下獄。思以警其餘。殊不知壓力愈緊。則躍力愈騰。百新黨演說於講壇。不如一新黨呻吟於牢檻。於是舉國中革命！革命！

曰革命!!!之聲。撼山岳而吞河澤矣。而其聲之最大而遠者誰乎。則曠蘇士其人也。

#### 第四節 議員之曠蘇士及其手寫報紙

曠蘇士之在故鄉也。聲望日隆。鋤強扶弱。恤病憐貧。閩省之人。皆感其德。願爲效力者。蓋數千焉。一八三二年之國會。被舉爲議員。當時國會乘急激之潮流。會政府之壓虐。已成飛瀑千丈之勢。雖然。奧政府頑然不顧。猶行其威權。禁各報館。凡議院中一切情形。不許登載。曠蘇士親在院中。目擊諸狀。深以國民不能備知爲憾。乃以法律家舞文之伎倆。解政府告示之語。曰政府所禁者印板者。若點石則未嘗禁也。乃將議會事情。日爲點石一紙。以布於國民。國民如早望霓。如渴得飲。展轉傳誦。不脛而徧國中。奧政府覩此情形。急下令曰。點石亦印刷物也。宜一併禁之。曠蘇士之熱心。旣以壓抑而益增。國民望曠氏之報告。亦隨艱難而愈切。彼乃廣聘鈔胥。將其所草議院日記。加以論評。手寫之以應求者。且復於政府曰。是書簡。非報章也。政府無論若何橫暴。豈有權禁我不發一信耶。政府無如之何。於是曠家墨蹟報。遂風靡

全旬。每次發行。至一萬分以上。眇然僻壤一書生。遂一躍而爲全歐奸雄梅特涅之大敵矣。

當此之時。噶蘇士之強毅刻苦。有使人驚絕者。拿破侖一晝夜睡四小時。舉世傳爲佳話。而噶蘇士此際。每晝夜僅睡三小時耳。嗚呼。偉人乎。偉人乎。豈徒其心力強。其腦力強。蓋其體魄亦必有大過人者。有志天下事者。亦可以知所養矣。

奧政府視噶氏爲眼釘。爲喉鯁也久矣。顧重犯衆怒。未敢逕與爲仇。以爲議院期滿解閉之後。而其鈔報亦當停止也。姑少俟之。乃噶蘇士於閉會之後。復移其報館於彼斯得省。而廣記省議會府議會之事。其然溫犀鑄禹鼎之筆舌。仍旋盪而不停。其呼風雨泣鬼神之文章。且光芒而益上。政府旣已處騎虎難下之勢。而彼亦自知奇禍之不遠矣。日者偶攜一友散步於布打城外之野。指牢獄之石垣而言曰。

吾不久將爲此中之人。雖然。我同胞若由我而得自由。吾雖爲此中之鬼。所不辭也。時急進黨旣失威。哈林男。噶蘇士遂有爲全黨首領之觀。其慨然犧牲一身以供國

家。蓋十年以來之素志。自審既熟矣。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男兒男兒。不當如是耶。

果也奇禍之至。如彼所期。奧政府遂以一八三七年五月四日。逮此大逆不道者。繫之於布打城之獄。此後龍跳虎擲之噶蘇士。失其自由者蓋三年。時三十歲也

### 第五節 獄中之噶蘇士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此中國之恆言也。噶蘇士之下獄。其所志一挫。雖然。此三年中。內之修養其精神。而進德愈加勇猛。外之蓄積其聲望。而國民益繫懷思。蓋爲其將來大飛躍之地步者不少焉。試觀其獄中筆記內一節云。

獄中之第一年。一書不許讀。一字不許書。誠無聊極也。第二年。始許讀書。然政治時務之書。尙一切禁之。吾之嗜政治時務書固也。雖然。旣已不得。則亦不可辜負。此時讀書之權利。反覆思維。莫如先學英文。乃向獄吏乞得英文典、英甸字典、及索士比亞之詩文集。各一部讀之。旣無教師。惟憑自悟。乃依文典以讀索集。每讀

一葉。必求全通其意。毫無疑義。乃及他葉。蓋讀第一葉費兩禮拜云。此後凡二年間。專從事於英文學。盡解其趣味。而精神之修養亦大增。

索士比亞 Shakespeare 集者。英文學之精髓。英人所稱爲通俗之聖經者也。索氏爲英國第

一詩人稱讚英書者皆能知之

噶蘇士既通英文以增其學識。復養人格以高其品性。獄吏之有造

於噶氏者。不亦大耶。加以其被逮之時。彼所播文明種子。既已徧於國中。聞者固莫不扼腕流涕矣。而當其對簿法廷。激昂慷慨。自辯無罪。而叱政府之非禮。其言論風采。長印於全國人之腦中。故此三年間。其身黑暗之中。而其聲名如旭日昇天。隆隆愈上。國民無一日而或忘也。自都會游說之士。以及山谷扶杖之民。輒引領攘臂曰。救噶蘇士！救噶蘇士！所在皆然矣。

噶蘇士投獄之翌年。奧政府因埃及土耳其事件。不得不增軍備。欲募兵一萬八千於匈加利。奧王乃復開國會。具案以請於匈人。匈人疾王之反覆無常也。無事之時。則蹂躪我權利。繫捕我恩人。一旦有事。輒欲借我兵力。是烏乎可。乃於國會未開以

前。先開一大會。採國民之意向。選委員以與政府交涉。略謂政府若能廢虐政。而釋威哈林噶蘇士。則匈民惟政府所命。而匈之溫和黨。又別具案以忠告政府曰。匈加利之國情。一如委員所述。政府非讓步。則欲事之成難矣。惟赦免噶蘇士一事。則不可從。噶蘇士猛虎也。一旦出山。其氣將不可當。云云。觀此亦可知噶氏人物之價值何如矣。奧政府之接此兩案也。躊躇未決。而國會之期已至。討論六月。異議百出。而政府所希望之目的。卒不可得達。宰相梅特涅。苦思焦慮。知非釋免噶蘇士等。而所事終不得就。於是出獄之命遂下。

千八百四十年五月十六日。是匈加利國民迎其恩人於布打獄城之一大紀念日也。萬衆簇擁之中。獄門開處。見彼目炯炯神奕奕之噶蘇士。以右手攜一白髮之髻者。徐步而出。歡呼之聲。忽震山岳。嘻。此髻爲誰。卽當年在國會掀髻豎髮聲淚俱下。直斥奧王佛蘭西士爲匈加利公敵之威哈林男爵也。從噶蘇士之後者。有狂夫一。有瀕於死者三。皆急進黨中之錚錚者。嘗叱咤風雲。爲國前驅者也。義俠之匈加利

民。搵一掬之淚。以迎其愛國者於萬死一生之中。嗚呼。其感慨何如哉。

### 第六節 出獄後之五年間

噶蘇士既出獄。暫退居於山水明媚之地。回復其疲瘁之體氣。其時仰彼聲望。思與聯姻者。踵相接。其間或有溫和黨之貴族。倩蹇修而致詞者。噶氏毅然排斥之曰。彼雖佳人。但其父結繩而縛彼已久矣。卒以千八百四十一年。與同志某之女公子結婚。而其年復應某書肆之聘。出一報紙於彼斯得省城。卽有名的彼斯得報 *Poss Herald* 是也。噶昔噶家墨蹟報。既震撼全匈。今此報以主筆噶蘇士之名。不數月而銷行數萬分以上。勢力磅礴。更倍於前。至千八百四十三年國會之開。噶氏遂立於彼斯得議員候補之地位。政府惡其入選也。百方排斥之。卒爲溫和黨候補者所攙奪。千八百四十四年。奧國政府更易。自由黨黜。而帝政黨代之。益行專制之政。悍然直以匈加利爲其奴隸。其法律之最無理者一條曰。

自今以往。匈加利人。除奧國所製造之物品。不許輸入他國之貨。

匈加利所製造之物品。雖一物不許輸出於奧國。

蓋彼等欲藉此法律以保護奧國之工商業。其不解平準之真理。愚謬固可笑。其不顧人民之權利。橫暴尤可憤也。噶蘇士乃憑藉彼斯得報之力。大聲疾呼。喚起國民全國之工商家。羣起應之。設一大會以抗政府。其會之決議曰。

我匈加利人自今以往。苟非到奧國政府改此法律之日。決不許買奧國之貨物。此決議既行。奧國之工商。反大蒙損害。馴致無量之製造廠。自奧國移設於匈境內。政府莫能禁也。於斯時也。噶蘇士之運動最烈。而爲國失明之威哈林男。亦獻其半廢之身。東奔西走。鳴政府之罪狀。革命之機。如箭在弦矣。

匈人商工大會之既成立也。奧政府苦之。不得已。於千八百四十七年。復召集匈加利國會。彼斯得省例當選議員二名。其一。則當時人望最高諸黨所共戴之巴站伯爵也。其一。則諸黨所競爭。凡候補者三人。一曰巴拉。二曰星拉黎。三則噶蘇士也。政府忌噶氏如蛇蝎。復極力沮之。黨於政府者。咸屬意星拉黎。乃星巴二人。聞噶

氏之將爲候補人也。相與謀曰。吾輩承乏議員。將以爲國家之前途也。驚鳥累百。不  
如一鶚。噶蘇士若出。吾輩不可不避賢路矣。乃悉自辭其候補。於是噶蘇士復被舉  
爲議員。國民歡呼之聲。徧徧都市。而奧政府聞之。若新得一敵國。惴惴不可終日矣。  
當時匈加利政界分三黨派。一曰溫和黨。沙志埃爲之魁。二曰急進黨。噶蘇士爲之  
魁。其三則社會黨也。溫和黨之主義。務與奧政府聯絡。徐圖改良。社會黨之主義。務  
破壞現時之文物制度。各行其新理想。惟噶蘇士一派。別出機軸。卽盡其力之所及。  
提出種種法案。迫政府以實行。若其不省。乃更出他途。非萬不得已。不用破壞手段  
也。以故此派常能調和於溫和社會兩黨之中。使全國一致。皆此之由。

### 第七節 菩黎士堡之國會

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國會於菩黎士堡。以翌年四月十一日閉會焉。  
此次國會。實近世匈加利史中重要之部分。亦噶蘇士傳中最快烈之生涯也。奧  
王腓的能第五。臨幸議院。舉行開會之典。見與人衆怒之難犯也。宰相梅特涅。勸王



之匈加利。我同胞有自治之權利。有自治之責任。非他人所能代也。

此滔滔汨汨轟轟烈烈之一段演說。如擲斗大火球於國會爆發堆中。革命之氣。若劍出匣。滿院議員。直將其保守之念。擲向九霄雲外。噶蘇士乘此機會。揮全力以行生平之所志。將所草擬改革案三十一件。悉行提出。無論溫和黨社會黨咸贊成之。茲舉其案之重要者如左。

第一。定匈加利自治政體。對於匈加利議會。而創立一責任政府也。按責任政府

對於議會而負責任即議會得代表人民以謀政府之功罪也

第二。貴族之特權。一切廢棄也。

第三。廓清封建制度之餘習。以土地爲公有。廢地主之特權。使國內勞力之人。

不爲他人所分利。而國家別籌經費賠償地主。以保障農民之完全自由權也。

按此與中國古者均田之制頗相似近世社會主義之畢者言其法理甚詳各國雖知其美然茲事體大至今未有能實行者也

第四。信教自由之權利。十分保全也。

第五。匈加利自置國民軍也。

第六。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得侵犯也。

第七。杜蘭斯哇省。按與今南非洲與名編入匈加利國也。

第八。租稅不得畸輕畸重。務平分以負擔國費也。

第九。凡納所得稅者。按所得稅者英名 Income Taxes 即人民以皆得有選舉權也。歲入所得之利益組成數於政府也

法國二月之革命。不特影響於匈加利而已。歐洲列國民政之機運。實皆至此而成。熟也。善黎士堡國會決議之日。正維也納都奧市民倡義之時。民賊梅特涅僅以身逃。國王狼狽。不可名狀。丁此際也。而吾儕所敬所愛所夢想所崇拜之絕代偉人噶蘇士者。以匈加利國民總代之資格。攜國會決議案三十一件赴奧都。

三月十三日。噶蘇士至維也納。即梅特涅奔逃之同日也。奧都革命黨。既接內蘊。復得外援。額手歡呼。喜可知矣。十五日。噶氏謁奧王於宮中。數萬人民。沿道爲羣。握其手者。禮其額者。不絕於目。噶蘇士萬歲之聲。不絕於耳。奧王惴惴慄慄。接見此偉人。

於四面楚歌之裏。以且羞且怯之語。詰問其議案之要領。噶氏則滔滔雄辯。爲之說明。奧王敢怒而不敢言。能憤而不能拒。乃以翌十六日。悉報曰可。且從噶氏之所推轂。以彼斯得省代表人巴站伯爵爲匈加利國首相。使組織政府。巴站直受之。奏報新政府之職員如左。

縣理大臣 伯爵路易·巴站 內務大臣 巴達耶士、梅利

戶部大臣 路易·噶蘇士 司法大臣 佛蘭西士、狄渥

軍務大臣 將軍拉薩、美梭羅 商務大臣 瓦波、格樓沙

工部大臣 伯爵士的英、沙志埃 文部大臣 男爵伊亞莎亞、多士

外部大臣 公爵坡兒、埃士達哈志按匈加利其時未爲獨立國此外務大臣不過專司與奧大利交涉之事耳

是役也。網羅溫利急進兩黨之名士。沙志埃、噶蘇士、狄渥之三傑。相攜比肩於一堂。蓋自有匈加利史以來所未有之盛業也。噫嘻。有志者事竟成。國民不當如是耶。大丈夫不當如是耶。

雖然。此政府者不過回復匈加利自治之精神耳。而匈加利之隸屬於奧王麾下如故也。奧王以其王族士的英伯爵。與沙志埃爲匈加利總督。代表國王之權利義務如故也。四月十一日。爲國會散會之期。奧王復親臨菩黎士堡。以馬哥耶語。利匈加之人民所用國語。述散會之勅辭於新政府大臣列席之前。而國民既達多年之宿望。復自治之權利。思亂之心亦稍熄矣。

### 第八節 匈國之內亂及其原因

使奧王而審民族之趨勢。因輿情之順潮。自茲以往。君民一心。以圖國運之進步。則豈惟匈民之福。抑亦帝室之利也。雖然。王之許匈加利以自治權也。豈其本心哉。迫於維也納革命黨內外之夾擊。聊以此緩禍於眉睫耳。未幾而本國革命已被鎮撫。肘下之毒蛇方去。心中之鬼域旋生。遂復運其機智。思以顛覆匈加利新政府。而其所以顛覆之之術則何如。蓋匈加利國最大之缺點。即合許多異種之民以成國而無所統一是也。試舉其概。

匈加利國民總數

一四六五五、四七四人

西馬哥耶人

五、〇〇〇、〇〇〇

華拉焦人

二、三二七、三四〇

撒遜人

一、四二二、一六八

士羅域人

二、三二〇、〇〇〇

盧善人

三、五〇〇、〇〇〇

活德人

五〇〇、〇〇〇

格羅人

一、三五二、九六六

塞爾維亞人

九四二、〇〇〇

蘇格拉和尼亞人

一、〇〇〇、〇〇〇

然則匈加利人口一千四百六十五萬之中。馬哥耶人雖占其最多數。然不過三分之一強耳。其他三分之二弱。則自羣異種而成立者也。奧王利此政府為馬哥耶人

所建設也。乃謀煽動此諸異種。自其內而戕之。有敗類之報館主筆某者。格羅人也。旅居於奧都維也納。承奧政府之鼻息。竊往格羅士亞省。說格羅人。使叛匈政府。其言曰。「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非馬哥耶人之匈加利也。今馬哥耶一族。猥張其燄。其在國會也。廢公等所通用之拉丁語。而以馬哥耶語代之。其所施設。惟馬哥耶人之利是視。彼之強。則我之弱也。公等格羅之好男兒也。何故甘屈伏於馬哥耶人新政府之下耶。獨立乎來。獨立乎來。馬哥耶人能獨立於奧政府之外。公等獨不能獨立於匈政府之外耶。」嘻。此等似是而非之言。實最能淆格羅人之聽者也。果也。全省靡然惑於其說。反叛之旗忽起。時五月中旬。距新政府之成立未兩月也。六月上旬。塞爾維亞人復開省會。合同種人九十四萬以抗新政府。且宣言自今以往。視馬哥耶人爲公敵。馬哥耶人之居於格羅士亞塞爾維亞兩省者。無端而遇襲擊。焚廬舍。奪財產。姦婦女。殘酷殆無人理。新政府聞亂耗。先遣兵於塞爾維亞。未平。而警報續至。曰庇納省叛。曰杜蘭斯蛙省叛。曰撒遜人叛。曰蘇格拉和尼亞人叛。曰

南方及西南諸州悉叛。新政府一面派鎮撫之兵於四方。一面以實情通報於奧政府。

奧政府喜匈人之中其計也。而尙以機會之未成熟也。陽言叛民之可嫉。而聲稱必助匈政府。特派埃拉志男爵。率兵向格羅士亞。若爲協力助勤也者。埃拉志者。格羅士亞產。而前者伊大利之役。曾率格兵以立戰功者也。奧政府之遣彼也。以鎮撫叛民爲名。而實則饋叛民以一首領也。故其將達格羅士亞也。格人以滿腔親厚之情歡迎之。直開省會。宣言格羅士亞之獨立。而戴埃拉志爲統將。埃拉志亦受之而無難色焉。匈政府得報大驚。以告於奧政府而詰責之。奧政府則以空言詬埃氏之無狀。曰吾將罰之。吾將罰之云爾。

匈人非愚者也。奧政府罔兩之情狀。旣已洞若觀火。其爲叛黨之後援明甚矣。雖然。彼未顯然以相仇。我固不可公然以爲敵。新政府乃請奧王以七月臨幸於彼斯得省之匈加利國會。使明言其贊助新政府之實心。及叛徒必當鎮壓之理由。此實對

於國王而爲試驗的要求也。果也奧王竟置諸不答。未幾而國會召集之期至矣。七月五日。實惟新政府治下國會第一次開會之期。戶部大臣噶蘇士。提議徵募兵士二十萬。豫籌軍費四千二百萬佛郎。奧政府欲沮此案。於是開會之日。所謂代表奧王之士的英總督。演述祝辭。以曖昧模稜之口吻。微言叛黨之非無理。而諷新政府處置之失宜。其辭令之巧妙。有可驚者。奧政府之處心積慮。以爲匈政府之摧滅。在今日矣。

噶蘇士之登演壇也。善能以其熱誠及其雄辯。激盪聽衆之耳鼓。而吸引其腦筋。是日傾注其胸中萬斛愛國之血淚。詳說匈加利之國情。及叛黨之性質。與其原因結果。慷慨淋漓。聲淚俱下。其畧曰。

諸君諸君。余今乞師二十萬及其軍費於公等。公等以此事爲政府之私事乎。

以此案之可決否決爲政府信任不信任

按政府所提之案而議院否決者是政府不見信任於人民之體也則政府當

辭職此立憲國之通例也

之證乎。是大謬不然也。今日之事。實維持匈加利國家之不二法門。

而我國民生死之問題也。諸君若愛自由乎。請耐忍以待此內難之削平。則我輩及我子孫。皆永得生息於獨立之天地。其成耶。在今日。其敗耶。在今日。其生耶。在諸君。其死耶。在諸君。某也不才。忝受委托。今日搵縷縷之淚。濾滴滴之血。捧心瀝膽。匍匐俯伏以提出此案於我有血性有榮譽的匈加利國民胸臆之前。諸君乎。諸君乎。若我輩各出其高尚純潔之愛國心以立於世界。某敢斷言曰。雖悉地獄。恆河沙數之魔鬼來相攙襲彼。無如匈加利何也。

噶蘇士之爲此演說也。四百議員。莫不銜枚無譁。傾耳悚息以敬聽者。演說方畢。而贊成贊成之聲。忽起於四座。有疾呼「不自由毋甯死」者。有高叫「國可亡不可辱」者。此重大之議案。竟以滿場一致。通過於匈加利萬歲！萬歲！！萬歲!!!之聲裏。與總督窮鬼極域之祝辭。卒無絲毫之效。民賊士的英瞳目結舌而退。

雖然。案雖可決。但必經國王之裁可。始能施行也。於是首相巴站。法相狄渥。齎此議案。赴維也納。與王初不意國會之贊此案也。至是多方推託。不肯畫諾。而命巴站與

埃拉志男爵協議。巴站以王命訪埃拉志者三四度。埃氏惟堅持廢匈加利新政府。仍轉於奧政府之議。協商既不就緒。埃氏則盛修兵備。將大舉以襲彼斯得省城。巴站不得已。復面謁國王。請賜勅裁。時奧國新裁定奧屬意大利之民黨。奧王得報。趾高氣傲。謂匈加利人不足恐也。乃脫其數月來之假面目。斷然宣告。謂國會所決議之增軍案。不能裁可。巴站狄渥憤然而返。而九月十一日。復得埃拉志軍已渡積黎夫河。將襲彼士得之報。至難至險之現象。沓來疊至。雖然。愈危難而氣愈盛者。匈加利人之特性也。泱泱千餘年獨立之國民。豈有隨敵人之喜怒以爲勇怯者耶。普天下血性男子。請拭目以觀曠蘇士及其國民之所以當此難者何如矣。

第九節 匈奧開戰及匈加利獨立

匈加利文明先導之沙志埃伯。既就任爲工部大臣。未幾諸路警報續到。新政府之前途。日以岌岌。痛心之極。遂至發狂。溫和黨乃舉狄渥爲首領。老成彫謝。又弱一個。至是而匈加利之運命。全在曠蘇士之仔肩矣。

奧王所派總督的士英。觀衆怒之難犯。而懼大禍之及其身也。蒼黃遁歸維也納。又自慚憤。乃更走德國。奧王乃別派伯爵廉白爲匈加利軍務總督。不特都督兵馬而已。且爲王之代表。而使專制以箝束全匈政務。以九月廿五日就任於彼斯得。匈加利國會聞之。以其授任之違法也。決議不納。傳檄四方。募義勇兵。舉國莫不憤懣。裂皆以睨維也納者。廉白以二十八日騶從抵彼斯得附近之長橋。小民激昂之餘。遂擁車而撲殺之。匈奧決裂之實象更著矣。

首相巴站。謹厚君子也。尙欲表調和之意。乃上表引咎。以慘殺總督之案。政府負其責任。請總辭職。而別設護國委員。噶蘇士被選爲委員長。噶氏責任益重大矣。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聞巴站政府之解散也。以爲機會可乘。乃於九月二十九日。率格羅兵四萬以臨布打城。屯距城廿五英里之地。噶蘇士遣匈加利將軍摩加將兵五千拒之。兩軍逆戰於梭洛省之威耶。馬哥耶兵無不一以當十。以五千怒卒。敗四萬之格羅人。埃拉志幾被擒。遽僞請和。乞休戰三日。以緩攻勢。遂乘隙遁歸維也納。

奧王聞報。赫然震怒。遂以十月四日下令。目噶蘇士等爲叛徒。其第一條云。朕能行主權以解散匈加利國會。現雖在開會中。宜卽閉之。第二條云。法令不經朕裁可者。雖由國會決議。一切不許行用。第三條云。今命埃拉志爲都督匈加利元帥。匈國中一切常備兵義勇兵。皆歸節制。第四條云。匈加利內亂未定以前。以軍令統治其國。一切由埃拉志便宜行事。此文名爲詔勅。實與匈加利下宣戰書也。噶蘇士旣以身繫國安危。內難未平。復遇大敵。危乎悲哉。護國委員長。何以待之。稜稜勁草。寧所怯於疾風。莽莽神鷹。豈損威於凡鳥。願與讀者企踵拭目。觀愛國偉人之經畧何如矣。噶蘇士見奧政府之宣戰也。不動聲色。以爲待敵之來。毋寧先發制人。乃決議進攻維也納。傳檄四方。廣募義勇。悉心訓練。夜以繼日。注其熱誠。鼓其雄辯。以振作士氣。彼常演說於軍中曰。

嗚呼軍士。今日有兩途於此。惟汝等自擇之。其一則從容安逸。歸家以對妻孥。其二則危險苦辛。獻身以蹈湯火是也。蹈湯火之道。死道也。汝等知之。吾亦知之。雖

然。是我等對於國家之義務也。何去何從。是在汝等。吾無強焉。吾進矣。吾進矣。嗚呼。我馬哥耶人擁自由二字以立於四面腥風血雨之中。有願與國同生死者。請從我來。

兵士聽此演說。齊呼不自由毋寧死。無不慨然爭赴前敵者。方出彼斯得至菩黎士堡。有兵一萬二千。有大礮三十門。以十月廿四日進次巴梭得。各地赴義來集之兵。驟至三萬。廿七日。以國會之議決。命將軍古魯加率摩加舊部二萬五千與曠軍合。越境伐奧。奧王使其子榮沼格辣。與埃拉志共率奧兵七萬迎戰。二十八日。薄暮。匈兵渡菲西亞河接綏。大小十數戰。互有勝敗。十二月。奧王以俗勤故。讓位於其姪新王。年僅十八耳。匈加利議會。直決議不認之。

十二月十五日。奧軍以如海如潮之勢壓匈加利。其大將王子榮沼格辣。善用兵。匈將古魯家屢敗北。奧軍遂迫布拉彼斯得城。擾擾風雲。歲云暮矣。千八百四十九年一月一日。護國委員開會議於彼斯得。僉謂存亡危急。不可不暫避敵鋒。乃決議遷

都於的布黎省。古魯家先誘敵於北方。率兵二萬出彼斯得北郊。榮沼格辣急尾追之。古家魯且戰且走。於是曠蘇士及新政府文武百官。遂出的奴河。二月六日。達於的布黎。爾後交戰數回。互有勝敗。

三月四日。奧王以憎曠蘇士黨之故。遂下令廢金牛憲章。而通款俄羅斯。借俄兵一萬五千以爲應援。自和拉的亞方面來襲。曠蘇士聞報。遣將軍俾謨以兵一萬防之。激戰數次。所向有功。三月十六日。捷書達的布黎省。謹呼之聲震山岳。於是議乘勢恢復舊都。使格拉布加。達米亞匿。和列諸將。以四月一日進軍。出台比岳河畔。破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六日。與榮沼格辣軍合戰。大破之。榮沼遁入布打城。古魯家率兵出維善。敵兵望風爭逃。遂獲捕虜八百。大破七門。曠蘇士得各地之捷報。與古魯家將軍相抱而祝之。洒淚於軍前曰。是皆將軍之賜也。古魯家亦感泣曰。某何足以當此。皆護國委員長之力也。曠蘇士乘此風潮。直以匈加利獨立布告天下。

千八百四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全國之代議士集於的善黎省之耶穌教會堂。依最

莊嚴之禮。舉行茲典。噶蘇士以護國委員長之資格。爲獨立之宣言曰。

以法律組織成之匈加利國會。今者以我匈加利國獨立權利之事。敢告於天下。我匈加利以千年文明之國。立於天地。憲法早布。爲萬邦冠。文物彬彬。有光歷史。乃三百年前。以國難之故。爲奧大利所盜竊。我等所敬愛之祖先。雖靡一日而忘祖國。而事機不就。未如所懷。奧之前王。亦憚於輿論。時加煦煦之術。我同胞重和平。懼破壞。不深與爲難也。比年以來。奧政府濫用強權。蹂躪我憲法。肢削我膏血。虔劉我工業。奴視我人民。我是以有新政府之立。奧王形見勢屈。僞爲應命。實乃包藏禍心。煽動我都鄙。陷溺我人民。率我蠢賊。以謀動搖我國家。我以三百餘年關係之深切。靡有貳心。以內亂之不易。民命之多艱。解散政府。以自謝於奧國。我之於奧。蔑以加矣。奧猶不悛。廢我國憲。夷我民兵。埃拉志者。我之仇讎。而奧之閒謀也。使爲總督。入我堂闈。而擇噬我國民。我匈加利人達公理。重和平。非好爲犯上作亂塗炭生靈也。以三百年來呻吟於異種縛軛之下。憔悴於民賊虐政之

中曰忍也夫。既忍之。曰待也夫。既待之。今則忍無可忍。待無可待。萬不得已。至爲此獨立之宣言。上有皇天。下有百靈。內有同胞。外有萬國。實共鑒之。謹布讀決議四條如下。

第一。匈加利國自今以往。爲自由獨立之國。

第二。奧國朝廷對於匈加利。罪不容數。自今以往。排而斥之。永絕關係。

第三。匈加利國與歐洲諸鄰國。講信修睦。一循公法。

第四。獨立以後。組織新政府。其方案一切由國會決議委任。

此報告既發布。傳播國中。重呼萬歲之聲。洋溢盈耳。而第四條所定新政府之事。卽由國會委任。選噶蘇士爲匈加利大統領。

#### 第十節 布打城之克復及兩雄衝突

奧國政府接此敗報。且羞且憤。一面派大軍於匈加利。一面重賂俄廷。乞師助勦。俄皇因以爲利。發兵十三萬。與三十萬之奧兵聯合。爲蹂躪匈加利之計。噶蘇士外當

此大敵。內察己力。則惟有未經訓練之義勇十三萬五千人。大礮小鎗。合計不過四百。雖然。彼曾不屈撓。日激厲諸將。以死報國。而古魯家之軍。竟以五月二十日克復布打城。噶蘇士喜可知矣。乃以國會之決議。發一國民公電於軍中。以表感謝。士氣驟增百倍。噶蘇士與諸將協議兵機。其決定之件如下。

一使丹邊士奇將軍。赴上部匈加利。以防俄軍。一使威達將軍。屯達紐夫河畔之巴士卡地方。爲南方之雄鎮。一使比謨將軍。自杜蘭斯哇省。提一旅以鎮勦和拉志亞之叛徒。一更爲豫備兵。屯防查阿諾地方。一使格拉布加將軍。率兵二萬五千。屯營哥摩侖地方。

格拉布加。當時任陸軍大臣者也。彼捨此重職。願爲前敵之一將。愛國之誠。可概見矣。未幾。而比謨及丹邊士奇諸軍。捷報絡繹。噶蘇士乃決意還都布打。而以古魯家繼格拉布加爲陸軍大臣兼軍務總督。時六月七日也。

當是時也。匈加利之榮光名譽。洋溢於五洲。而獨立滅亡。爭機於一髮。彼古魯家者。

一世之名將也。而噶蘇士。曠代之英雄也。此二人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匈加利千餘萬之生靈所齊託命也。使其終始一心。互相提攜。則國之前途。泱泱哉未艾也。何圖昊天不弔。兩雄相軛。當此暴風橫雨交集之日。忽爲龍跳虎鬪內潰之形。讀史至此。誰能不頓足痛哭。爲匈加利國民飲千秋之遺恨也。

布打城之既克復也。奧俄之軍。奮戰益力。衆寡懸絕。旣已太甚。此匈加利千鈞一髮之時也。噶蘇士與古魯家議戰守機宜。其意見每不相合。前陸軍大臣格拉布加及諸將校。多祖噶蘇士之策。雖然。古魯家自負勞苦功高。驕盈殊甚。輒冷笑揚言曰。外交政畧。演說辯才。吾不如噶蘇士。若夫疆場之事。則乃公方寸。自有成算。非他人所能容喙也。噶氏等無如之何。乃此後屢有交綏。輒見挫敗。古魯家所自負者。竟不能踐其言。於是噶蘇士以軍國大計。非可一誤再誤。欲用其統領之權。以實行所懷抱之軍畧。急傳命古魯家調北部軍隊。集於的彥士河畔。將以直擣維也納都城。易守勢爲攻勢。使其策果行。乘奧國之空虛。首尾不相應。一擊而破之。則匈加利今早爲

一雄強之獨立國。以屹峙於世界矣。乃古魯家陽諾之而腹誹之。竟不從也。噶蘇士乃憤然下令。免古魯家所兼任之軍務總督。而以美士梭羅將軍代之。時古魯家在哥摩侖地方。與奧俄兵戰。適負微傷。療養於軍中。得此電報。其部下軍隊。激昂殊甚。囂囂然曰。噶蘇士何人哉。彼安居於太平之彼斯得府。乃敢貶我臨疆場賭生命之將軍耶。吾等寧死。不願受他將之指揮。云云。情勢洶洶。幾欲舍俄奧之大敵。而倒戈以向於政府。嗚呼。自此以往。而匈加利之前途。不可問矣。

時格拉布加。方鎮哥摩侖。見此情形。憂懼失色。乃竭全力以調和兩雄。卒使噶蘇士收回成命。僅免古魯家陸軍大臣職。而任軍務總督如故。雖然。自是匈軍中。劃然分古噶兩派。常若冰炭。奧俄軍乘之。著著制勝。至七月十一日。而布打城復委於敵矣。

### 第十一節 噶蘇士辭職及匈加利滅亡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天下傷心短氣之事。孰有過於英雄末路者耶。噶蘇士既憤古魯家之不用吾言。以致挫敗也。

又念號令不出於一。而軍氣將更沮喪也。乃與古魯家謀。自退其職。而以軍國大事一委於彼。以圖補救。乃以八月十一日布告辭職文於國民之前。其畧曰。

奧俄大軍。併力壓境。某也不才。忝荷重任。師徒撓敗。以至於今。溺職誤國。罪何敢辭。今者國勢岌岌。不可終日。存亡絕續。悉懸於軍務總督之手。事已至此。政府之立。非徒無益。且恐爲國民害也。某今瀝愛國之血誠。策此後之大計。敢率政府諸員。向國民乞骸骨。自今以往。一切軍國重事。全託命於古魯家將軍一人之手。將軍對於上天。對於國民。對於本國之歷史。而慨然荷此重任。其必盡其力之所及。爲此可悲可憐之國。爭命脈於一線也。將軍之聰明才力。過某十倍。某敢信之。某敢保之。某德薄能淺。力竭聲嘶。淚盡血枯。審顧躊躇。計不得不出於此。嗚呼。某也。七尺之軀。久非我有。苟鬻割我。菹醢我。而有利於此國者。我甘之如飴。弗敢辭也。嗚呼。彼蒼者天。父兮母兮。其庶幾眷高下。願以拯此哀窮。無告之匈加利國民哉。嗚呼。千八百四十九年八月十一日。路易嘯蘇士。

古魯家之懷貳心久矣。故當囑蘇士之交代。亦受之而不辭。猶覩顏向國民演述忠憤之詞。以欺飾耳目。實乃私通款於奧俄軍中。賣國以圖自免。嗚呼。百數十仁人志士。竭百數十年之力。經營慘憺而不足者。一賤丈夫一朝斷送之而有餘。此東西古今之歷史。所以以奴隸國狼藉充塞。而自由清淑之氣。經數千載而不能遇也。

古魯家與奧俄軍約。凡前此匈軍中將校士卒。悉貸其罪。遂豎降旂於軍門。格拉布加。獨力不支。尋亦屈節。於是匈加利遂亡矣。奧俄軍旋食其言。藉戰勝之威。大肆屠殺。自前首相巴站以下。凡匈加利政府重要人物。處斬處絞者不下數百。民間以嫌疑被逮夷僇者。殆十餘萬。骨委爲邱。血流成河。專制之政。視前此又加數倍。重以俄人豺狼之欲。水草之性。悉索縱橫。殆無天日。嗚呼。嗚呼。哀哀匈民。一蹂躪於蒙古。再蹀躞於突厥。三夷僇於俄羅斯。民也何辜。受茲痛毒。至是而格羅人塞爾維亞人杜蘭斯哇人撒遜人等。亦隨其所敵視之。馬哥耶族同成灰燼。瘠牛羸豚。坐待割割。性命儕螻蟻。權利同弁髦。今乃始知中民賊之毒謀。爲公敵之功狗。噫嘻。悔之晚矣。昔

賢云。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

### 第十二節 曠蘇士之末路及匈加利之前途

曠蘇士既解印綬。旋察古魯家之異志。知事不可爲。乃避難於突厥。當其將發途也。舊政府戶部大臣某。檢點庫儲。尙有二百五十萬金。語曠氏曰。足下今亡命他鄉。所最需者阿堵物也。此金棄置此土。徒飽奧俄虎狼軍之谿壑。子盍挾以行矣。曠蘇士正色曰。此匈加利政府之物也。非余私財。余豈肯非其有而取之耶。遂以八月十八日。揮淚出國門。仰天歎曰。『嗟乎。非天不相我國民。今何爲至於此。』匈加利志士。從曠氏而去者。五千餘人。妖塵黯天。白日無色。嗚呼。曠蘇士逝矣。嗚呼。匈加利亡矣。自曠蘇士出獄後。始入國會。實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翌四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匈加利新政府成。不數月。內亂蠱起。遂有匈奧之衝突。翌四十九年一月一日。遷都於的布黎省。五月廿一日。克復布打城。七月十一日。再被陷。八月十一日。

噶蘇士辭職。十月。匈加利亡。此一興一亡之大活劇。不過匆匆兩年間事耳。而以此至短之日月。起至大之波瀾。聳動全歐。永爲歷史上一大紀念。嘻。可不謂人傑哉。噶蘇士於此二年中。席不暇煖。食不暇咽。極人生至繁至劇之境。自茲以往。送亡命之生涯者。四十餘年。

噶蘇士既去國。達於突厥之維毡省。省之大吏。奉突皇命款待之。如上賓禮。奧俄兩國遣刺客無數入其地。突人保護甚力。莫能損其一指趾也。奧俄以強國之餘威。屢脅突廷。或啖以重利。使交出噶蘇士。突廷結英國以堅拒之。自是爲寓公於突者凡數年。美國政府慕噶蘇士之高風也。哀其爲國民而忍苦節也。思所以慰藉之。乃於千八百五十一年。遣軍艦於突厥。迎噶蘇士。突厥亦以一軍艦護送之。既至。各地歡迎者。爭先恐後。至是而彼於獄中三年所學之英文英語。大得其用。所至演說。聽者以爲自由神之降世也。其後復游於英。其受歡迎。一如美國云。雖然。彼當宴會紛紜名譽洋溢之際。每一念故鄉之天地。未嘗不吞聲飲淚。若萬箭之攢其心也。

自曠蘇士去國後。匈加利憔悴於奧俄之虐政者凡十年。此十年間愛國之士。或殺或亡。或以病死。舉國空無人焉。其碩果僅存者。則前司法大臣狄渥氏一人而已。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奧與法開戰失利。遂失意大利屬地。奧王道於外患。又不得不求助於匈民。乃一變前策。以六十年五月。命匈加利選議員若干人。以入奧國議會。於是狄渥氏被選爲彼斯得省之代表。爲匈加利提出三事。以要求於奧政府。一曰。恢復金牛憲章。一切國務。依此憲章以行。二曰。置匈加利政府於彼斯得省。如四十八年故事。三曰。革命時代流竄異國之志士。悉招歸國。反其田里。奧王固非樂許之也。然迫於時勢。不能不從。卒以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七日。親臨彼斯得。誓守金牛憲章。兼王匈國。是卽今日奧匈雙立君主國所由成立也。

古魯家自恥其無面目。以見匈人也。乃退匿於奧國之一田舍。奧廷給以歲俸六萬。終其殘年。所至受村落之侮蔑。鬱瘵以死。曠蘇士在天涯漂泊之中。猶日日著書作報演說。謀所以開導匈加利人。而恢復其將來之利益。此後狄渥之再造茲國。實一

遵噶蘇士之遺教也。六十七年權利恢復以來。匈加利之進步。一日千里。噶蘇士大慰藉。乃卜居於意大利山水明媚之地。研究格致之學。以終其天年。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廿一日。去此世以入天國。享年九十二。

新史氏曰。匈加利之僅有今日。匈加利人之不幸也。匈加利之尙有今日。又匈加利人之幸也。夫以今日民族主義之磅礴天壤。彼匈加利者。又豈以僅有今日而自足耶。然其能使之有今日。且使之將更有優於今日之將來。誰實爲之。吾敢斷言而不疑曰。噶蘇士之賜也。嗚呼。今天下之國。其窮蹙如前此之匈加利者何限。而噶蘇士何曠世而不一遇也。海山蒼蒼。海雲茫茫。其人若存。吾願爲之執鞭而忻慕者也。



## 羅蘭夫人傳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國第一女傑羅蘭夫人之言也。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於自由。死於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侖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曠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爲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爲法國大革命之母故。

時則距今百五十年前。實西曆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於法蘭西之都巴黎之市。般奴佛之街。金銀彫工菲立般之家。有一女兒。揚呱呱之聲。以出現於此世界。是卽瑪利儂名菲立般姓女士。而未來之羅蘭夫人也。其家本屬中人之產。父性良懦。母則精明。有丈夫氣。父母勤儉儲蓄。爲平和世界中一平和市民。以如此之家。

而能產羅蘭夫人如彼之人物。殆時勢產英雄。而非種姓之所能爲力也。稍長。受尋常社會之教育。雖然。彼以絕世天才。富於理解力想像力。故於規則教育之外。其所以自教自育者。所得常倍蓰焉。年十歲。卽能自讀一切古籍。每好讀耶穌使徒爲道流血之傳記。亞刺伯土耳其內亂之劇本。文家旅行游歷之日記。荷馬但丁之詩歌。而尤愛者。爲布爾特奇之英雄傳。按布爾特奇（Burton）羅馬人生於西曆紀元後四

之大軍人。大政治家。大立法家。而以一希臘人一羅馬人。兩兩比較。故共得二十五卷。每卷不下萬餘言。實傳記中第一傑作也。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量。最大。近世偉人如拿破侖。俾士麥。皆嗜嗜之。拿破侖終身以之。自隨無一日不讀。殆與羅蘭夫人等也。

常置身卷裏。以其中之豪傑自擬。每從父

母到教堂祈禱。必手此書偷讀焉。往往自恨不生二千年前之斯巴達雅典。則掩卷

飲泣。父母詫之而不能禁也。彼其兄弟姊妹六人。不幸悉殤夭。故夫人少年之生涯。

極寂寞之生涯也。惟寂寞故。故愈益求親友於書卷之中。感情日以增。理想日以達。

彼後年寄其夫羅蘭一書有云。「妾之多感。殆天性然矣。生長於孤獨教育之中。愛

情集注一點。愈熾愈深。歌哭無端。哀樂奔會。當尋常兒女忙殺於游戲衍衍於飲食

之頃。而妾往往俯仰天地。常若有身世無窮之感。」云云。其少年奇氣。觀此可見一斑矣。

彼之熱心。先注於宗教。十一歲。得請於父母。入尼寺。天主教之信女不嫁者所居也以學教理者一年。出寺。養於外祖母家者又一年。乃始歸家。以彼之慈愛謙遜敏慧。故舉家愛之。親友慕之。如是度平和之歲月者有年。

雖然。外界之生涯。則平和也。而其內界之精神。忽一大革命起。當時法國政界革命之前驅。所謂思想界革命者。已膚寸出沒。起於此女豪傑有生以前。至是愈漲愈劇。無端而滲入此平和家庭之戶隙。而彼神經最敏之一少女。已養成一種壯健高尚之原動力於不知不覺之間矣。彼其日以讀書窮理爲事。已自悟遺傳權威習慣等。爲社會腐敗之大本。日益厭之。日益思破棄之。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於是乎其革命亦先自宗教起。彼於新舊約所傳摩西耶穌奇蹟。首致詰難。以爲是誕妄不經之說。教會神甫。勸讀耶教證據論等書。反覆譬解。彼一面讀

之。又一面讀懷疑派哲學之學說。虛論不敵實理。彼女當十六七歲頃。終一掃宗教迷信之妄想。但不欲傷慈母之意。故猶循形式。旅進旅退於教會。蓋其磊落絕特之氣概。苟認爲道理所否定者。雖臨以雷霆萬鈞之力。不能奪其志而使枉所信。彼之特性則然也。其後此所以能以纖纖一弱女之身。臨百難而不疑。處死生而不屈。放一文明燦爛之花於黑暗法國大革命之洞裏者。皆此精神此魄力爲之也。

彼其讀「布爾特奇」布爾特奇英雄傳當布爾特奇泰西學界之常語也而心醉希臘羅馬之共和政治。又

竊睨大西洋彼岸模倣英國憲法新造之美國。而驚其發達進步之速。於是愛平等愛自由愛正義愛簡易之一念。漸如沸以來往於彼女之胸臆間。雖然。彼之理想則然耳。至於言實事。彼固望生息於革新王政之下。爲王家一忠實之臣民。路易十六之卽位也。彼以爲維新之大業可以就。人民之幸福可以期。千七百七十五年。麵包之亂。彼猶咎人民之急激。而祖政府之政策。蓋彼慈愛之人。非殘酷之人也。樂平和之人。非好暴亂之人也。嗚呼。自古革命時代之仁人志士。何一非高尚潔白之

性質。具視民如傷之熱情。苟非萬不得已。夫豈樂以一身之血與萬衆之血相注相搏。相糜爛以爲快也。望之無可望。待之無可待。乃不得不割慈忍愛。茹痛揮淚。以出於此一途。嗚呼。以肫肫煦煦之羅蘭夫人。而其究也。乃至投身於千古大慘劇之盤渦中。一死以謝天下。誰爲爲之。而令若此。

未幾。與羅蘭名福拉底姓結婚。羅蘭者。里昂市人。全恃自力以自造福命之人也。十九歲。卽子身游亞美利加。復徒步游歷法國一周。其後爲亞綿士之工業監督官。常著書論工商問題。嘖嘖有名於國中。好旅行。好讀書。宅心誠實。治事精嚴。操行方正。自奉質朴。然自信力甚強。氣魄極盛。亦自幼心醉共和政治。故與瑪利儂夙相契。至千七百八十年。乃舉結婚之禮。時羅蘭四十五歲。瑪利儂二十五歲。自此瑪利儂以羅蘭夫人之名轟於世。

羅蘭夫人之生涯。以險急而終。以平和而始。結婚後二年。舉一女子。未幾。羅蘭遷里昂市工業監督官。舉家移於里昂。羅蘭之學識人物。大爲此地所尊敬。時當里昂

工商業衰頹之極。羅蘭汲汲講整頓恢復之策。常有所論著。發表已見。輿望益高。而夫人實一切左右其間。羅蘭之著述。無一不經夫人之討論筆削。猶復料理家事。撫育幼女。又以餘力常從事於博物學植物學。蓋羅蘭夫人之一生。最愉快最幸福者。惟此四五年。

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求羅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燄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迸。水漸湧。譁譁出出。法國革命。嗟嗟咄咄。法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其時之法國。承路易十四十五兩朝之後。所播之禍種已熟。新王路易十六。既有不得不刈其祖父餘殃之勢。火山大爆裂之期將近。此處見一縷之煙。彼地聞陰陰之響。大亂固已不可避。而新王之柔懦。不能調和此破裂而反激之。雖有賢相尼卡亞。見事不可爲。引身而退。於是國王之優柔。內廷權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賦斂之煩重。生計之窘迫。種種原因。相煎相迫。人民之忍之也。一次復一次。其待之也。一年復

一年。卒乃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破巴士的之獄。解放罪犯。而革命之第一聲始唱。巴士的破獄之凱歌。卽羅蘭夫人出陣之喇叭也。夫人以慧眼觀察大局。見尼卡亞之舉動。國會之舉動。無一可以躊躇滿志者。乃距躍忽起。以爲革命既起。平生所夢想之共和主義。今已得實行之機會。夫人非愛革命。然以愛法國故。不得不愛革命。彼以爲今日之法國已死。致死而之生之。舍革命末由。於是夫妻專以孕育革命精神。弘布革命思想爲事。羅蘭首創一里昂俱樂部。夫人自著鼓吹革命之論說。撮集盧梭人權論之大意。印刷美國布告獨立文。無夙無夜。自攜之以散布於遠近。於是所謂羅家小冊子者。如雨如霰。散落於巴黎里昂之間。友人布列梭。創一愛國報於巴黎。友人占巴尼。創一自由報於里昂。夫人皆爲其主筆。呼風喚雨。驚天動地。號神泣鬼。駭龍走蛇。而法國中央之氣象一變。

千七百九十一年。里昂市以財政困難之故。乞援助於國會。羅蘭被舉爲委員。於是夫妻相攜。留滯巴黎者七閱月。彼等之到巴黎也。其旅館忽爲志士之公會場。友人

布列梭比的阿、布科、羅拔士比等相率引同志以相介紹。每間日輒集會於羅氏之寓。夫人於彼時其舉動如何。彼嘗自記曰。『余自知女子之本分。故雖日日於吾前開集會。吾決不妄參末議。雖然。諸同志之一舉一動。一言一議。吾皆諦聽牢記。無所遺漏。時或欲有所言。吾必嚙吾舌以自制。』云云。嗚呼。當此國步艱難之時。袞袞英俊。圍爐抵掌。以議大計。偶一瞥眼。則見彼眉軒軒。目炯炯。風致絕世。神光逼人。口欲言而唇微嚙。眼屢閃而色逾厲之一美人。監督於其側。夫人雖強自制。而其滿腔之精神。一身之魔力。已隱然舉一世之好男兒。而盧牽之亭毒之矣。

此七月間。既徧交諸名士。加盟於所謂同胞會者。又屢聽俱樂部之演說。與國會之討論。夫人憾革命進行之遲緩也。則大憤激。乃致書於布列梭曰。『我所愛之士亞羅乎。按士亞羅者羅馬民政之領袖也。當時羅蘭夫人及其同志以心醉共和政治。故往復書簡。常以希臘羅馬共和時代之名人相呼。盍投卿之筆於火中。翩然以入於草澤乎。今之國會不過腐敗壓塊之一團塊耳。今日之內亂。早已非凶事。我等固死也。有內亂或猶得而蘇甦之。今也無內亂則無自由。我等猶

懼內亂耶。猶避內亂耶。」此實夫人當時急進之情形也。夫人既怒國會之因循。遂憤然不復入傍聽席。其年六月。路易第十六竊遁去。被捕而再歸巴黎。夫人以爲當時當實行革命而猶不實行。嗟惋益甚。竊歎息曰。「我等今日必不可無一度革命。雖然。人民其果猶有此魄力與否。吾甚疑之。」自是怏怏然偕其夫共歸里昂。歸途撤布羅拔士比之革命檄以激大衆。

夫妻歸里昂之月杪。解散國會。而別開所謂立法議會者。以七百四十五名之新議員組織而成。同時工業製造官之缺裁撤羅蘭乃專從事筆舌。益盡瘁於愛國之業。十二月。舉家移於巴黎。

彼時法國之大權。全在立法議會之手。而議會中實分三派。一爲平原派。以其占坐席於議場平坦之地。故得此名。實平凡之人物所結集也。二曰山嶽派。以占議場之高席。故有此名。實極端急激派。而此後以血塗巴黎之人。如羅拔士比、丹頓、馬拉亞、輩。皆此派之錚錚者也。三曰狄耶的士派。以其議員多自狄耶的士之地選出。故有

此名。此派當時最有勢力。布列梭、布科、魯卡埃、諸賢。皆出於此中。其人率皆受布爾特奇英雄傳及盧梭民約論之感化。年少氣銳。志高行潔。以如鏡之理想與如裂之愛國心相結。而鼓吹之操練之指揮之者。實爲羅蘭夫人。狄郎的士派之黨魁。名則羅蘭。實則羅蘭夫人。此歷史家所同認也。

至是內外之形勢益急。禍迫眉睫。彼奄奄殘喘之路易第十六。乃不得不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於是羅蘭以輿望所歸。被舉爲內務大臣。時千七百九十二年三月。夫妻受命移居於官邸。羅蘭之入謁內廷也。服常服。戴圓帽。履舊靴。如訪稔熟之親友者然。宮中侍者。莫不失驚。

昔也地方一小商務官之妻。今也爲將傾之距易朝內務大臣之夫人。羅蘭夫人之勢力。至是益盛。其家常爲狄郎的士黨之集會所。夫人日則招集諸黨派。夜則鞠躬盡瘁。以助良人之職務。羅蘭每與其同僚有所計議。必請夫人同列其席。內務大臣公案上。狼籍山積之重要文牘。一一皆經夫人之手。然後以下諸祕書官。凡提出於

議會及閣議之報告書。皆由夫人屬草。凡政府出刊之官報。皆由夫人指揮其方針。監督其業務。使當時新政府之動力。日趨於共和理想者。皆羅蘭夫人爲之也。法國內務大臣之金印。佩之者雖羅蘭。然其大權實在此紅顏宰相之掌握中矣。

羅蘭夫人以爲改革之業。決非可依賴朝廷。故他人雖信路易。夫人決不信任之。彼嘗言曰。「吾終不信彼生於專制之下。以專制而立之王。能實行立憲政治。」羅蘭之初爲大臣也。見路易。則欣欣然有喜色。歸語夫人。夫人曰。「君其被愚矣。政府不過一酒店耳。大臣不過王之一傀儡耳。」夫人不獨疑王也。無論何人。凡與貴族黨有關係者。皆疑之。時有一老練之外交家。焦摩力者。引其友以見夫人。既退。夫人語人曰。「彼輩諸好男兒。面有愛國之容。口多愛國之語。以吾觀之。彼等非不愛國也。雖然。愛國不如其愛身。吾不願我國中有此等人。」

以眇眇一羅蘭夫人。驅其夫。驅其他諸大臣。驅狄郎的士全黨。使日與王路易相遠。至是年六月。而王與新政府之衝突。已達於極點。先是四月。已與奧大利宣戰。戰不

利。人心洶洶而國內頑固教士。多不肯誓守新憲法。事機愈紛紛岌岌。政府乃提出二大政策。一曰由巴黎各區募新兵二萬。以防內訌外敵。保衛都城。二曰凡不從憲法之教民。皆放逐之於境外。王路易不許。羅蘭夫人以爲狄耶的士黨對於朝廷之嚮背。當以此方案之行否爲斷。乃促羅蘭聯合閣員。上書於王。言若欲安國家利社稷。宜速實行此案。不然。則臣等惟有乞骸骨。不復能爲王馳驅矣。此奏議文筆精勁。詞理簡明。論者謂法蘭西史中公牘文字。以此爲第一云。其屬稿者實羅蘭夫人也。果也。路易第十六。剛愎不用。至六月十一日。新政府遂總辭職。

革命之勢。愈劇愈急。至八月初十日。路易第十六。終被廢。幽閉於別殿。王政已倒。共和已立。立法議會。一變爲民選議院。遂新置行政會議。羅蘭亦復任內務行政官之職。廢王之舉。倡之者山嶽黨也。而狄耶的士黨亦贊成之。

羅蘭夫人之理想。今已現於實際。以爲太平建設。指日可待。豈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在上之大敵已斃。而在下之大敵。羽翼正成。今也羅蘭夫人。

遂不得不投其身於己所造出之革命急潮中。而被裹被挾被捲以去。

河出伏流。一瀉千里。寧復人力所能捍禦。羅蘭夫人既已開柙而放出革命之猛獸。猛獸噬王。王斃。噬貴族。貴族斃。今也將張牙舞爪以向於司柙之人。夫人向欲以人民之勢力動議會。今握議會實權者。人民也。飲革命之醉藥而發狂之人民也。夫人夙昔所懷抱。在先以破壞。次以建設。一倒專制。而急開秩序的之新天地。雖然。彼高掌遠蹠之革命巨靈。一步復一步。增加其速力。益咆哮馳突。以蹂躪躐踏真正共和主義之立脚地。不及一月。而羅蘭夫人及狄耶的士黨諸名士。皆漸不得不與巴黎之衆民爲敵。當此之時。其勢力可以彈壓衆民者。惟有一人。曰丹頓。丹頓者。山岳黨之首領。而行政會議之一員。與羅蘭同僚者也。其在民間。輿望最高。其資格正可以當此難局。雖然。羅蘭夫人不喜其人。謂其太急激。不適於今日之用。以爲必拒絕此同盟。然後狄耶的士黨之黨勢。乃可以得安全。蓋夫人乃單純之理想家。闕於實用。故執拗若是。是亦無足爲怪者。丹頓初時熱心成就此同盟。每日必詣夫人之應接

室。每官僚會集。常先期而至。至八月之末。共知同盟必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黨。不得不更敵暴民之友之山岳黨。

彼法蘭西史上以血題名之山岳黨。以此年九月初旬。屠殺巴黎獄中王黨之囚人。以爲無政府魔神之犧牲。至是羅蘭夫人。始知爲山岳黨所賣。月之五日。夫人與一書於友人曰。「我等今已在羅拔士比瑪拉等之刀下。」其九日。復致一書曰。「吾友丹頓君。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爲羽翼。握短刀持藥線。以刺爆國民。嗚呼。妾之熱心於革命。卿所知也。雖然。妾恥之。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豎子所污點。革命實可厭也。數十年所經營。而今日使我國終於此地位。吾實恥之。」可憐志高行潔。而迂於世務之狄郎的士黨。遂爲山岳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岳黨以百丈怒潮之勢。猛撲彼共和之城。其立於城上之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遂不得不爲此狂濤駭浪之所淘盡矣。

時勢雖日非。而志氣不稍挫。羅蘭夫人。愈奮力以鼓舞其麾下諸豪傑。常相語曰。「

我等今日既不能自救。雖然一息尙存。我等不可以不救我國。」其時在議院有布列梭等。在政府有羅蘭等。皆以恢復秩序。確立共和。制止亂暴。爲主義。雖然大事已去。不可復挽。羅蘭夫人之名。爲議院所唾罵。爲瑪拉等主筆之報紙所凌辱。屢構誣辭。以陷羅蘭夫妻。常有刺客出入於彼夫妻之閭。至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山岳黨遂乘勢截路易第十六之首於斷頭臺上。雖狄耶的士派爲激烈之大反對。終不可得救。其明日羅蘭遂辭職。

路易之死刑。實狄耶的士黨覆沒之先聲也。彼山岳黨既久蓄勢力於巴黎市民中。立意先殺王。次刈狄耶的士黨。以快其亂暴專制之志。乃於五月晦日之夜。遣捕吏於羅蘭家。羅蘭聞變脫遁。而夫人遂被逮。以溫辭慰諭愛女及婢僕。乃入於遏比之牢。

夫人之在獄中也。曾無所恐怖。無所頹喪。取德謨遜之詠史詩。布爾特奇之英雄傳。謙謨之英國史。西里頓之字典等。置諸左右。每日誦讀著作。未嘗或輟。時則靜聽巴

黎騷擾之聲。每到晨鐘初報。起讀其日之新聞紙。見國事日非。狄耶的士黨之命。迫於旦夕。則歎歎慷慨。淚涔涔下。此時夫人所以自娛者。惟書與花而已。夫人在獄中。粗衣惡食。所有金錢。盡散諸貧囚。惟花與書籍。則愛若性命。蓋生平之嗜好然也。夫人幼時。每當讀書入定之際。雖何人若不見。雖何事若不聞。惟屢屢以其讀書之眼。轉秋波以向花叢。此兩種嗜好。至死不衰。

在獄凡二十四日。突然得放免之令。夫人從容辭獄囚。驅車歸家。何圖席尙未煖。忽復有兩警吏躡跡而來。出示一公文。則再逮捕之命令也。於是復入桑比拉志之獄。凡知天命而自信篤者。舉天下無不可處之境。舉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羅蘭夫人在此獄者。凡四閱月。猶時時竊鼓舞其同志。氣不少衰。嘗致書於布列梭曰：「吾友乎。君其毋失望。彼布爾達士在腓列比之野。遂嗒然發「不能救羅馬」之歎。妾之所不取也。」夫人在獄中。益以書與花自遣。又學英語。學繪畫。時或從獄吏之妻假鳴琴。一彈三歎。聽者淚下。時千七百九十三年之秋。革命之狂瀾。轟天撼地。斷頭機厭人。

之血。布楞河塞人之肉。腥風颯颯。慘雨濛濛。之時節。而此以身許國之一烈女。在桑比拉志獄中。日長如年。身世安危。久置度外。乃靜念一身之過去。默數全國之將來。遂伸紙吮筆。草著「自傳」「革命紀事」「人物逸話」三書。時有英國維廉女史者。嘗訪夫人於獄中。歸而記其事曰。

羅蘭夫人在桑比拉志獄。於一身境遇。毫無所怨尤。在狹隘之獄室。爲壯快之談論。一如在大臣官邸時也。其案上有書數卷。當余入訪時。適見其讀布爾特奇英雄傳。聲出金石。余方欲有所慰藉。夫人以樂天知命。洒然自得之義告余。及最後。余問及其十三歲之愛女之消息。則夫人忽飲淚。幾哽咽不能成聲。嗚呼。夫孰知轟轟烈烈威名震一世之羅蘭夫人。其多情其慈愛有如此也。

十月三十一日。卽狄耶的士黨之名士二十二人殉國之日。夫人自桑比拉志獄移於康沙士黎獄。自是受鞠訊者數次。其最後公判之前日。有某律師欲爲夫人辯護者。訪之於獄中。夫人以己之命運已定。勸以勿爲無益之辯護。徒危其身。脫指環以

謝之。

其明日爲最後公判之日。夫人着雪白之衣。出於法廷。其半掠之髮。如波之肩。澄碧之兩眼。與雪衣相掩映。一見殆如二十許妙齡絕代之佳人。法官以種種之僞證。欲誣陷夫人。夫人此際之答辯。實法蘭西革命史中最悲壯之文也。其大旨以狄郎的士黨之舉動。俯仰天地。無所愧怍。最後乃昌言曰。

凡真正之大人物。常去私情私慾。以身獻諸人類同胞。而其報酬則待諸千載以後。余今者謹待諸君之宣告。無所於悔。雖然。正人君子獻身於斷頭臺之日。是卽正人君子置身於凱旋門之日也。今日此等污濁混亂以人血爲酒漿之世界。余甚樂脫離之。無所留戀。余惟祝我國民速得真正之自由。蒼天蒼天。其眷然下顧。以救此一方民哉。

此熱誠切摯之言。彼非法之法官聞之。皆咋舌不知所對。卒以預聞隱謀。不利於共和政體。宣告死刑。夫人肅然起立曰。

諸君肯認余爲與古來爲國流血之大人物。有同一之價值乎。余深謝諸君。余惟願學彼大人物從容就義之態度。毋爲歷史羞。

是日歸至獄中。收攝萬慮。作書數通。以遺親友。其所與愛女書之末句云。「汝宜思所以不辱其親者。汝之兩親。留模範於汝躬。汝若學此模範而有得焉。其亦可以不虛生於天地矣。」

翌日爲千七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羅蘭夫人乘囚車以向於斷頭臺。其時夫人之胸中。浮世之念盡絕。一種清淨高尚不可思議之感想。如潮而湧。夫人欲記之。乞紙筆而更不許。後之君子憾焉。

泰西通例。凡男女同時受死刑。則先女而後男。蓋免其見前戮者之慘狀而戰慄也。其日有與羅蘭夫人同車來之一男子。震慄無人色。夫人憐之。乃曰。「請君先就義。勿見余流血之狀以苦君。」乃乞劊手一更其次第云。嗚呼。其愛人義俠之心。至死不渝。有如此者。雖小節亦可以概平生矣。

刀下風起血迸。一個之頭已落。夫人以次登臺。猛見臺上一龐大之神像。題曰自由之神。夫人進前一揖而言曰。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如電之刀一揮。斷送四十一年。壯快義烈之生涯。於是羅蘭夫人。遂長爲歷史之人。夫人殉國後。其一婢一僕。自投法廷。請從夫人以死。夫人殉國後。狄耶的士黨名士布列梭。昏絕不省人事者經旬。夫人殉國後數日。由巴黎至盧安之大道旁。有以劍貫胸而死者。則羅蘭其人也。

新史氏曰。吾草羅蘭夫人傳。而覺有百千萬不可思議之感。刺激吾腦。使吾忽焉而歌。忽焉而舞。忽焉而怨。忽焉而怒。忽焉而懼。忽焉而哀。夫法國大革命。實近世歐洲第一大事也。豈惟近世。蓋往古來今。未嘗有焉矣。豈惟歐洲。蓋天下萬國。未嘗有焉矣。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其餘波亘八十餘年。其影響及數十國土。使千百年後之史家。永以爲人類新紀元之一紀念物。嘻。何其偉也。而發起之

者乃在一區區纖纖之弱女子。吾豈不解羅蘭夫人有何神力。乃能支配狄耶的士全黨。支配法蘭西全國。且支配歐羅巴全洲百年間之人心也。嗚呼。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吾以爲必有能造出「造時勢之英雄」之時勢。然後英雄乃得有所造。不然。羅蘭夫人以如彼多情如彼慈善之絕代佳人。當路易十六卽位之始。且殷殷望治。謳歌政府政策者。何以卒投身於最慘最劇之場。以不悔也。雖然。羅蘭夫人竟以是死。夫既以身許國矣。則死國事者夫人之志也。乃其不死於王黨。不死於貴族黨。而死於平民黨。不死於革命失敗之時。而死於革命告成之後。則非夫人之志也。夫人能造時勢。而何以能造之使動。不能造之使靜。能造之使亂。不能造之使平。曰。是由民族之缺點使然。不足爲夫人咎也。竊嘗論之。法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與英國千六百六十年之革命。其事最相類。其禍機伏於前王專制時代。相類也。英法之有路易十四也其激變由於今王之僞改革。相類也。其動力起於王與議會之爭。相類也。其王逃而被獲。獲而被弑。相類也。革命後改爲共和政治。相類也。共和

政治。旋立旋廢。相類也。惟其國民幸福之結果。則兩國絕異。英國革命之後。則憲政確立焉。民業驟進焉。國威大揚焉。法國革命後。則演成恐怖時代。長以血跡污染其國史。使千百年後聞者猶爲之股慄。爲之酸鼻。若是者何也。英國人能自治。而法國人不能也。能自治之民。平和可也。破壞亦可也。平和時代。則漸進焉。破壞時代。則驟進焉。據頓民族之自治力遠過於拉丁民族。故能驟強不獨英法兩國爲然也。荷蘭與比利時同居奈渣爾半島。同經三十七年戰爭之亂。而荷蘭人於戰後民生日從而德運日強。比利時則影落無復舊觀。日耳曼與意大利同在南歐。其建國情形亦相類。而德運今爲世界第一等強國。意國則蕭然不能有所進。皆緣頓拉丁兩族得失之相林也。不能自治之民。則固不可以享平和。亦不可以言破壞。平和時代。則其民氣惰而國以敝。破壞時代。則其民氣奮而國以危。孔子曰。爲政在人。豈不然哉。故以無公德無實力之人民。而相率以上破壞之途。是不啻操刀而割其國脈也。然則相率馴伏以求平和可乎。曰。是又安能。世界政治之進化。旣已進入第二級。其風潮固欲避不可避。而豈能以一二人之力捍之。事機旣迫於無可望。平和亦敝。破壞亦敝。此孔明所以有「與其坐以待亡。孰若伐之」之論也。不然。法國大革命之慘痛。雖以今日百

年以後。我遠東之國民。聞之獨且心悸。豈其當時歐洲列國而無所鑑焉。而何以全歐紛紛步其後塵。直至十九世紀下半紀。而其風猶未息也。蓋民智一開。人人皆自認其固有之權利。固有之義務。則有非得之非盡之而不能安者。使當時法之王法之貴族而知此義也。則法國何至有此慘劇。使後此歐洲各國之君主貴族而知有此義也。則後此歐洲各國何至有此慘劇。彼其君主彼其貴族。既不知此義矣。使其民復相率馴伏以求平和焉。則歐洲各國亦至今爲中世之黑暗時代而已。乃往車已折。而來軫方適。歐洲中原之各君主貴族。未嘗不知查理士第一路易第十六之事。而偏欲躡其後以弄威福於一日。此所以擾攘亘七八十年而未艾也。嗚呼。有讀羅蘭夫人傳者乎。其在上位者。持保守主義者。當念民望之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苟其儉安苟且。彌縫掩飾。腹削無已。箝制屢行。則必有如法國一日中刑貴族。王黨千餘人。斷屍徧野。慘血塞渠。乃至欲求爲一田舍翁而不可得。上蔡黃犬。華亭鶴唳。能勿驚心。自造此因。自刈此果。豈人力之所能避也。其在下位者。持進取主

義者。當念民氣之既動而難靜。民德之易渙而難結也如此。苟無所以養之於平日。一旦爲時勢所迫。悍然投其身投其國於孤注一擲。則必有如法國當日互相屠殺。今日同志。明日仇讐。爭趨私利。變成無政府之現象。雖有一二志芳行。潔憂國忘身之士。而狂瀾又安能挽也。嗚呼。破壞之難免也如彼。破壞之可懼也又如此。人人不懼破壞。而破壞遂終不能免矣。何也。上不懼破壞。則惟愚民焉。壓民焉。自以爲得計。而因以胎孕破壞。下不懼破壞。則以談破壞爲快心之具。弁髦公德。不養實力。而因以胎孕破壞。然則欲免破壞。舍上下交相懼。其奚術哉。嗚呼。念銅駝於荆棘。能不愴然。見披髮於伊川。誰爲戎首。羅蘭夫人。羅蘭夫人。魂兮有靈。當哀鄙言。

## 克林威爾傳

### 叙論

游英國國會之下議院。見其堂之中央。有巍巍然一絕大之畫像。氣宇嚴整。精神峭健。隆準而深赤。左目上點一黑子。髮鬢垂背際者。誰乎。則克林威爾其人也。克林威爾何人。彼十七世紀革命之健兒。英國王室之大敵。親翰暴君查理士第一而滅之者也。今英王臨議院時。目對此前代跋扈將軍之遺像。猶將出入必式。竭誠盡敬。以吾東方人之眼視之。以吾東方人之臆測之。其殆不可思議乎哉。其殆不可思議乎哉。顧克林威爾果有何魔力。而使全英人民馨香之歌舞之崇拜之若此。

吾儕每讀史。每讀政治學書。輒有一國焉。使吾敬慕之情。突浮現於腦際者。誰乎。必英吉利也。何以故。英吉利爲民政之祖國。其立憲政治。爲世界之模範。故吾儕每繙地圖。讀地志。必有一國焉。使吾羨妒之情。勃鬱而不能自制者。誰乎。必英吉利也。何以故。英吉利之國旗。橫絕大地。舉日所出入。無不有此大帝國之痕跡。故吾以此兩

種感情故。吾每一讀史。一讀政治學書。一讀地圖地誌。而輒有聯想而及之一巨人。突兀於吾前。其人爲誰。則克林威爾也。無克林威爾。則英國無復今日之立憲政治。無克林威爾。則英國無復今日之帝國主義。克林威爾者。實英國羣雄之雄。而盎格魯撒遜民族獨一無二之代表也。

國民不可不崇拜英雄。此蘇國詩人卡黎爾之言也。卡黎爾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於人世者也。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於其前。爲之解其靴紐。質而言之。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壇耳。治亂興廢者。壇前燔祭之烟耳。」嘻。殆非過言。殆非過言。徵諸古今東西之歷史。凡一國家一時代一社會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與否爲斷。惟以其國民之知崇拜英雄與否爲斷。吾於法國大革命。而見無英雄之時代也。奈何其以驚天動地之大事業。卒以恐怖政治武人政治爲終局。龍其頭而蝸其尾也。吾於蘇格蘭之清教徒。而見無英雄之時代也。奈何其以同志而自相殘踏卒被敵人征服之於禁禁泯亂之間也。然則吾將皇皇焉求英雄夢英雄。吾以

環游地球之目。旅行於數千年歷史中。吾遇摩西。吾遇摩訶末。預言之雄也。其人高。吾遇素士比亞。吾遇但丁。吾遇彌兒頓。詩歌之雄也。其人深遠。吾遇波爾。吾遇路德。吾遇諾士。宗教之雄也。其人勁烈。吾遇約翰遜。吾遇盧梭。吾遇本土。文學之雄也。其人奇。若夫政治之雄。戰陣之雄。其姓名錯錯落落於歷史上。大者小者。正者奇者。成者敗者。殆不下百數十。而眞使吾儕有崇拜之價值者。幾何人哉。幾何人哉。自羅馬大帝康士但丁以後。歷一千六百年。大小二百八十餘戰。人民爲治亂之犧牲。土地爲政府之墳墓。舉汗牛充棟之歷史。殆可一括以「相斫書」三字。雖然。遂不獲見一義戰。遂不獲見一英雄。彼以帝王之名。而戰者果何物。彼以宗教之名。而戰者果何物。抑彼以人民之名。而戰者果何物。僞善之世。黑闇之代。萬事皆一戲劇耳。所謂仁君。所謂忠臣。所謂俠士。所謂熱信。一旦洗落其塗畫之假臉。剝去其優孟之衣冠。則除獸性野心之外。一無復存者。吾旅行於昏昏長夜中者千餘年。吾乃遇克林威爾。吾安得不拜。吾安得不拜。

拜英雄者必拜其本色。吾拜華盛頓。吾拜林肯。吾拜格蘭斯頓。拜其爲成功之英雄也。吾拜維廉額們。吾拜噶蘇士。吾拜瑪志尼。拜其爲失敗之英雄也。雖然。吾不拜拿破侖。不拜俾士麥。不拜加富爾。何也。其表可拜。而其裏之可拜與否。非吾所敢言也。若克林威爾之歷史。則披腸瀝臆以捧現於吾前。吾拜之。吾五體投地拜之。雖然。此吾儕之感情耳。若夫二百年來鄉愿之史家。其所上克林威爾之徽號。則曰亂臣。曰賊子。曰奸物。曰兇漢。曰迷信者。曰發狂者。曰猛獍之專制者。曰陰險之僞善者。葺葺焉集矢其如莽也。顧吾謂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英雄。所以爲代表英人種之英雄。所以爲卓絕萬古之英雄。則正以其能使百千萬鄉愿之史家目彼爲亂臣。爲賊子。爲奸物。爲兇漢。爲迷信者。爲發狂者。爲專制者。爲僞善者之故。彼行其所信。而不惜現亂臣賊子奸物兇漢迷信者發狂者專制者僞善者之身。以自污。彼之現此身也。則磊磊落落。不復自掩飾。以求使人諒其非亂臣非賊子非奸物非兇漢非迷信者發狂者專制者僞善者。嗚呼。東西古今之英雄其名。而亂臣賊子奸物兇漢迷

信發狂專制僞善其實者何限。而彼等顧不肯尸此徽號。而獨以讓諸克林威爾。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英雄者在此。克林威爾之所以爲聖賢者亦在此。

語曰。蓋棺論定。吾見天下有棺已朽而論猶未定者。若克林威爾是其例也。彼其人物之眞價值。歷二百年。直至今日。始漸爲其本國人民之所認識。近數十年來。非笑之聲。殆爲謳歌之聲所掩盡矣。而彼後進國之評論家。猶我拾百年以前之牙慧。相隨以爲吠影吠聲之語。若是者於克林威爾則何損焉。克林威爾嘗使畫工爲圖其形。畫工見其左目上黑子不適於美觀也。爲闕去之。彼縮視。乃呵畫工曰。『畫我當畫似我者。』Point me as I am 蓋其生平不欲一毫有所掩飾。不欲以一毫虛假之相。以與天下相見也。夫克林威爾一生之言論行事。豈不歷歷在人耳目耶。彼鄉愿之史家與我輩皆得同讀之同見之。若者爲大醇。若者爲大疵。章章明甚也。公等之所以詬病克林威爾者。不過徒見其左目上之黑子而已。使克林威爾而欲微譽於公等。則亦何難聽畫師之去其黑子而自示美姿容也。而彼顧不爾。然則克林威爾

豈求公等之諱之。又豈求我之讚之。吾願我身化爲恆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一音。以辯護克林威爾。雖然。於克林威爾何加焉。吾又願公等之身。化爲恆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一音。以咒罵克林威爾。雖然。於克林威爾又何損焉。

天下事有所私利於己而爲之者。雖善亦惡。何也。彼蓋以行善爲一手段也。無所私利於己而爲之者。雖惡亦善。何也。凡爲一事必有一目的。目的非在私。則必其在公也。惡者亦善。而善者更何論焉。故夫克林威爾非可學者也。苟其學之。則拿破侖學其一體而爲野心。彼得學其一體而爲殘酷。羅拔士比學其一體而爲狂暴。梅特涅學其一體而爲專制。彼克林威爾一生之歷史。苟移以植諸他人。未有不爲天下僂者也。而克林威爾渾金璞玉之人格。舉凡百罪惡。不足以爲污點於萬一。何以故。彼心目中惟知有國。不知有我故。

抑克林威爾又惟知有我不知有人。何以故。彼自信此國非我不能救故。

惟不知有我也。故不知有利害。惟不知有人也。故不知有毀譽。韓昌黎曰：「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志行薄弱。而能任天下大事者。吾未之聞。若克林威爾。則一家非之一國非之。舉世非之。萬世非之。其視之猶蚊蟲也。舍吾身而有利於國。則吾身犧牲焉可也。裂吾名而有利於國。則吾名犧牲焉可也。天下古今豪傑之自信力。未有若克林威爾之偉大焉者也。史家每以拿破侖比克林威爾。顧拿破侖何敢望克林威爾。彼其內戡大亂相若也。外揚國威相若也。政治之能力相若也。戰爭之才略相若也。雖然。英國之專制政體。由克林威爾發難以推倒之。法國革命。非拿破侖所自始也。其不逮者一也。拿破侖用政府兵力以起。克林威爾無憑藉而興。其不逮者二也。拿破侖以將官始。以帝王終。克林威爾以平民始。以平民終。雖爲大統領。猶之平民也。其不逮者三也。拿破侖耀武不戢。卒爲俘囚。克林威爾治定功成。國威無損。其不逮者四也。拿破侖死後。法國雖由帝政復爲民政。而國旣以敝。克林威爾死後。英國雖由民政復爲王政。而國日以強。其不

逮者五也。故吾以爲克林威爾決非拿破侖所能望也。拿破侖功名之士。而克林威爾有道之士也。

吾生平最好言王學。雖然。吾讀傳習錄百遍。讀明儒學案千遍。不如讀克林威爾傳一編。吾生平最惡言宗教迷信。雖然。吾讀克林威爾傳。吾欲禮拜。吾欲祈禱。吾欲歌讚。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聞者疑吾爲阿好乎。請讀本傳。

### 第一章 克林威爾之家世及其幼時

噫嘻。地理之影響於人物。豈不鉅哉。豈不鉅哉。熱天燦地之亞刺比亞。實生摩訶末。宅冰凍雪之北日耳曼。實生路德。凡開拓千古推倒一世之偉人。其所產之地。形勢往往有異於尋常者。而偉人之性行。亦恆與之相應。若雄健堅忍陰鬱沈摯之克林威爾。亦其例也。英倫之北一都會。沿大烏士河之岸。東連沼澤。蘆荻掩地。西北川原雜遝。一望無際。蕭條寂寞。雖在盛夏。猶若凜烈。金風一扇。肅殺氣滿。白草黃日。四顧淒涼。天下之秋。疑悉集此。雖號都會。而其民樸而儉。質而無僞。田野之歌。聞於塵市。

噫。此卽英人所常紀念之恆菴頓市。而絕世英雄克林威爾之故鄉也。

克林威爾 Cromwell 名阿利華。Oliver 生於千五百九十九年四月廿五日。實當彼光華糺縵之額里查白女皇中興政治之末運。專制君權。已成強弩。人心厭倦。海內騷然之秋也。後此與彼爲大敵之頑固柔脆。統袴公子查理士第一。亦生於其翌年。十七世紀開幕之風雪。如是如是。

克林威爾。英國之名門也。其先世効忠王室。代有名臣。父名羅巴。叔父哈們。皆爲王黨。占士第一常行幸其家。說者謂查理士與克林威爾。少年時嘗共遊戲云。父爲國會議員。爲州內保安委員。有正直之譽。母名額里查白。富家子。年十八。與羅巴結婚。舉子女十人。阿利華其季也。父蚤世。教育之事。惟母是賴。史家謂克林威爾之性行。受諸母者爲多云。年十七。始入中學。是爲初離鄉關入社會之首歲。其年絕世文豪索士比亞沒。史家謂索氏結額里查白朝文學之終。克氏開十七世紀政治之始。一偉人去。一偉人來。實爲代表兩極端者云。十八歲。卒業。入大學。深好拉丁文。且以數

學名。後此敵黨之史家。深文巧詆。至謂其目不識丁。不學無術。吁。其善誣也。

克林威爾少年之歷史。實最簡單。最沈靜之歷史也。欲知其人物之所以養成。宜觀其時代。

## 第二章 克林威爾之時代

英人常自誇於天下曰。「我之民權。自然發生之民權也。」嘻。此言信耶。以云非自然也。則民族進化之定例。何一非由野蠻之自由。以進入於野蠻之專制。由野蠻之專制。以進入於文明之自由。雖謂凡今世有民權之國。其發達皆由自然可也。以云自然也。則所謂民權者。何國非經百數十年之呻之嚙之哭以達之。擲百千萬人之汗之淚之血以易之。而英國其亦安能免也。吾請語克林威爾以前之英國史。

當千五百八十八年。西班牙艦隊之蔽海入寇。氣吞三島也。以額里查白女皇之威靈。一舉而殲滅之。赫赫國旗。輝映於凱歌聲裏。英國國民恨不得自頂。至踵捧。至呈之於「焦陀」Tudors 王朝之腳下。其時制度文物。悉大發達。黃金時代之頌聲。徧

於中國國會虛設若贅疣焉。英之有額里查白。其猶法之有路易十四。中國之有乾隆也。其時君權達於極點。而國民政治能力。殆消滅以盡。雖然。平陂往復。人事之當專制之氣燄既極盛。人民厭倦呻吟愁懟之聲。徧伏於草莽。而所謂達官貴族者。皆復酣嬉墮落。道德思想掃地。及其末年。而反動力遂漸起。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遠因。

使額里查白而能長在王位也。彼以其女性之才略。陰柔之手段。猶可以操縱國會。籠絡輿情。以講挽救之策。乃未幾而女王卽世。「士跳活」(Suffragette)家最初之二王閣。愚無識。不能消禍未萌。乃反從而煽之。於是不平之聲始瀾漫全國。千六百三年占士第一卽位。其時新舊兩教之衝突。日劇日烈。彼忠勇純潔之清教徒。揭櫫人權自由正義回復之旗幟。以奔走呼號者所在皆是。民間之所謂「非政府黨」者已釐然組織成一鞏實之團體。權力日以益張。國會亦常爲激烈之抗議。正如爆發滿地。待線乃迸。使占士而賢也。能取前王所欲許未許之民權。一舉而昇之。則國民多年之

期。可以慰藉。而革命可以消弭。占士不悟。怙其積威。反以君權天授神聖不可侵犯之謬論宣諸議。謂國民無論貴賤。苟有抗此主義者。卽坐以大不敬之罪。於是民情憤怨。洵洵相告語曰。『國王謀叛。』『國王大逆不道。』破壞之機徧國中矣。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中因。

其時國會下議院之代議士分兩派。曰政府黨。曰非政府黨。非政府黨復分爲二。一爲各地自由民所選舉之有力紳商。一爲高材碩學之士。由各地方團體選出者。國會與政府之衝。自前王時已開其端。所謂「國會特權」問題。經幾度議會猶未能決。王之辱詈鞭撻國會也。不遺餘力。國會之彈劾近侍攻擊權貴也。亦不遺餘力。競爭之極。卒乃逮捕清教徒之領袖數人下獄。瘐死。遂至有所謂火藥隱謀之事件起。自千六百六年至七年。凡開國會者六月。因英蘇聯合問題。與王反對。千六百九年二月復極論王之專制。全院一致。提出議案。直鳴王抑壓言論自由陰謀不軌之罪。千六百十一年國會又被解散。

千六百十年之國會。所謂無爲國會也。占士王以民間橫議之故。捕議員四名下獄。輿論益激昂。自此次國會解散以後。不復召集者七年。及三十年戰爭起。以財政困難之故。復召集國會。時正千六百二十年。克林威爾甫弱冠。旦夕牧羊於故鄉大澤中。養翎厲鏑。以觀天下之變。

此次國會之成立。初以平和穩重爲主義。及老名士遏活曲振臂一呼。倡議舉委員以調查弊政。委員奉命盡瘁。察得王占士罪惡多端。於是下議院明目張胆。以科摘王之失政。取二百年來久廢不用之彈劾法而復用之。

案英國議院有彈劾法。事以糾王之近臣也。自千四百四

十九年以來久不用。舉國會悉爲非政府黨所占領。凡政府提出之法案。不論是非利害。無不否決者。政府與國會既儼然爲宣戰之勢。全國人民戰慄危懼。朝不保夕。自由埽地。蠻勇橫行。嗚呼。至此而不生英雄。則英國其陸沈矣。此爲克林威爾事業之近因。由此觀之。英國人之自由權。豈天故厚之而使雍容和平得以自致者耶。彼當其二百餘年前憔悴呻吟於虐政者。與法國革命前何以異。與十九世紀上半大陸各國

何以異。與中國數千年歷史之怪影。又何以異。顧彼獨得翹然享自由祖國之名譽。而莫與京者。彼其人人知天賦權利爲神。聖不可犯。苟有犯者。雖雷霆霹靂盤旋頂上。而必悍然毅然抗之而不疑也。豈惟一克林威爾。而克林威爾不過全英人種中最高之代表人云爾。

### 第三章 克林威爾之修養

學伊尹者。當學其耕莘時代。學諸葛者。當學其臥廬時代。何也。英雄必有所養。惟能守如處子。乃能出如脫兔也。故讀克林威爾傳者。於其十餘年之沈默生涯。不可以不察也。

恆宛頓之地。與彼有名之門治斯達市相望。在今日既爲一繁盛之都會。雖然。當克林威爾時。蕭蕭一村落耳。寒雲沈鬱。平野如暝。濁河混流。天低欲壓。克林威爾之遺宅。臨河爲屋。環以牧畜場數畝。日夕與羣兒牧羊爲業。每當黃日將夕。萬象慘淡。輒歎歎感唱。印鑄一陰沈之社會現象於其腦中。雖然。彼最純潔之清教徒也。其胸襟

磊磊。其風骨稜稜。嫉惡若仇。慕義如渴。堅苦刻厲。克己力行。彼以宗教嚴肅之觀念。自鑄其人格。而因以鑄一國。鑄天下。彼實近代之摩西。而西方之墨子也。彼養其大雄大無畏之力。自行其所信。苟有反所信者。必竭全力以與之相搏。其治己也如是。其待人也如是。故其言曰。

非以血洗血。則不能改造社會。而發揚世界之大精神。而欲改造社會。必先自改造我躬始。

克林威爾抱此主義。故先以自造。而因以造成三千鐵騎之子弟。而因以造成全英之國民。而因以造成十八世紀以後之世界大勢。推其原動力所自發。實由彼三十年來之沈默始。克林威爾之所以爲克林威爾者如是。

二十三歲之八月。與巨商某之女額里查白結婚。家庭之間。藹然如春云。每來復日。集市民於教會堂。爲說今世社會之腐敗危險。而告之以安心立命之法。教以犧牲身命爲上帝爲國民盡力。每當克林威爾之演說。或祈禱。座衆罔不感動。若有電力

刺激其腦中。往往有感泣者云。其他日相率披堅執銳縱橫無敵於天下者。皆此最  
樸儻最謹嚴之市民。而於此時受克林威爾所鑄者也。如是者六年。